

# 五 千 年 演 义

晚清血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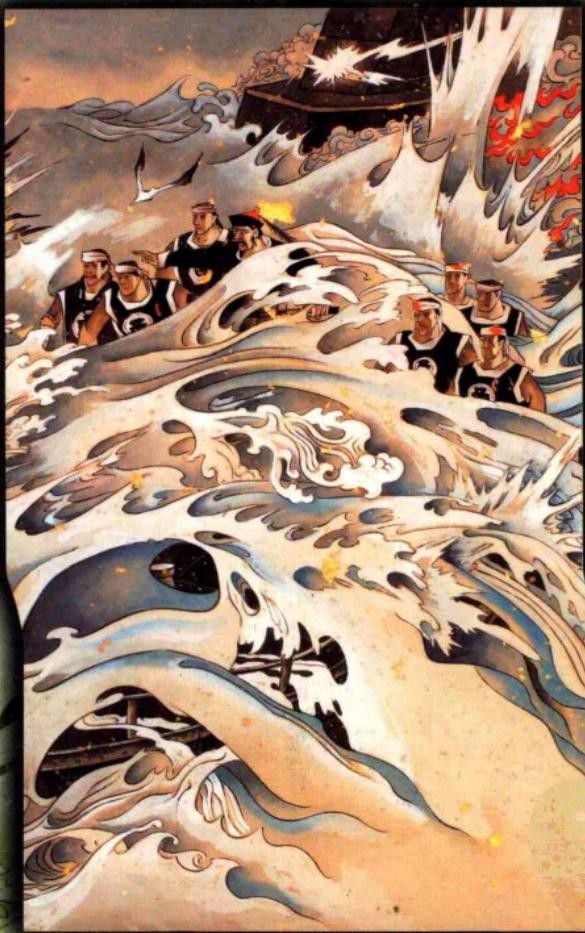
马光复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五千年演义

晚清血泪



ISBN 978-7-5315-5343-4

9 787531 553434 >

本册定价：43.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 五千年演义

晚清血泪

马光复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马光复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血泪 / 马光复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3-4

I. ①晚… II. ①马…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176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许科甲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024-23284269

E-mail：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沈阳印刷厂

---

责任编辑：盖如翔 马 婷

美术编辑：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徐 鹤

封面设计：徐 鹤

封面绘画：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张君华 胡文兴 胡昌凯

黑白插图：王玉群

版式设计：刘 俊 东 科

责任校对：贺婷莉

责任印制：吕国刚 王守志

---

幅面尺寸：168mm×230mm

印 张：23.25 字数：300 千字

插 页：4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5343-4

本册定价：43.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 18 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0.69%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年9月27日

##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异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 目 录

序    言 .....	纪连海
前    言 .....	
再版说明（一） .....	
再版说明（二） .....	
第  一  回  万里大地毒烟滚动 忠良志士忧心如焚 .....	001
第  二  回  钦差大臣顶天立地 鬼子汉奸无耻之尤 .....	024
第  三  回  七战七捷虎门显威 不屈不挠壮志凌云 .....	044
第  四  回  英盗碰壁战火北移 少穆含冤泪洒大地 .....	056
第  五  回  琦善奕山卖国求荣 虎门英烈惊天动地 .....	075
第  六  回  举义旗三元里抗英 毙敌酋三星旗招展 .....	090
第  七  回  颜制台鼓浪屿激战 裕总督镇海城殉难 .....	103
第  八  回  黑水党八桨船显威 奕将军瞎指挥败北 .....	111
第  九  回  江南提督壮烈捐躯 道光皇帝惊慌失措 .....	118

第 十 回	镇江血战海龄自缢 南京条约丧权辱国	127
第 十 一 回	道光驾崩奕𬣞继位 天王创教金田起义	136
第 十 二 回	永安城洪秀全建国 蓑衣渡冯云山死难	152
第 十 三 回	长沙城下西王请战 武昌殿上钱江献策	167
第 十 四 回	攻克南京天国定都 北伐中原扬州誓师	173
第 十 五 回	曾国藩练湘军逞凶 石达开设巧计胜敌	190
第 十 六 回	刘丽川众英杰起义 洪秀全诸首领内讧	200
第 十 七 回	英法联军纵火焚园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213
第 十 八 回	陈玉成大战三河镇 李秀成痛打洋枪队	224
第 十 九 回	石达开大渡河兵败 张宗禹高楼寨杀敌	237
第 二 十 回	天王重病含恨归天 忠王苦斗被俘就义	251
第二十一回	洋务派竞相办洋务 阿古柏猖狂立汗国	258

<b>第二十二回</b>	众百姓火烧望海楼 左宗棠西征阿古柏	266
<b>第二十三回</b>	光绪皇帝四岁登基 慈禧太后二次听政	272
<b>第二十四回</b>	黑旗军刘永福抗法 镇南关冯子材大捷	278
<b>第二十五回</b>	惧敌酋方伯谦脱逃 战日寇邓世昌殉国	285
<b>第二十六回</b>	西太后三难谭鑫培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	294
<b>第二十七回</b>	威海卫丁汝昌服毒 春帆楼李鸿章签约	304
<b>第二十八回</b>	光绪皇帝百日维新 慈禧太后戊戌政变	310
<b>第二十九回</b>	黄遵宪写诗抒情怀 李伯元撰书谴时弊	323
<b>第三十回</b>	朱红灯义和团起义 老佛爷巧盘算失策	327
<b>第三十一回</b>	瓦德西侵京师作孽 李鸿章签和约卖国	332
<b>第三十二回</b>	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光绪慈禧先后归天	336
<b>第三十三回</b>	袁贼弄权载沣失败 清廷逊位帝制告终	349



俗话说：七八月，烤化铁。

没有一丝风。那打蔫儿的树，就像断了气儿的死人，一动也不动。天上火红的太阳，仿佛要把这个世界烤成焦炭似的，喷吐着炙热的烈焰。

天气虽然闷热，可湖广总督衙门里，大小官员们却不顾汗流浃背，在忙碌着几桩贩卖鸦片烟的案子。时不时地能听到官员们的问话和喝斥声，犯人们的辩解与拷问时的哭叫声。

这一年是清朝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

已经升任湖广总督（最高地方长官，辖湖南湖北省军民要政）将近一年的林则徐，把手中的“千古江山”花名册放在桌子上，慢慢站起身，深呼吸了几下，踱步到雕漆三脚脸盆架前，伸手取过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天上午，他下决心查办了几个禁烟不力的官员。要攀山，岂能腿软！他转过身，面对着墙上悬挂的条幅。那条幅上是他亲手书写的八个大字：

愿闻己过

求通民情



他没有忘记，这是他在江苏巡抚（总管一省地方政府的长官）任上写的，转眼六年过去了。六年前，他四十多岁。六载后的今天，他已从不惑之年跨入了知天命的人生历程。五十三岁了，瞧，两鬓添霜，鱼尾纹也悄悄爬上了眼角。几十年前的往事，甚至是童稚时的记忆，常常像湖中的月影，在脑海中时隐时现。他经常想起福建侯官（今闽侯）家乡的那郁郁葱葱的荔枝树，那一片片碧水白鸭，那私塾苦读的日月和饱含期望的父亲的双眼。父亲常常向乡人夸赞儿子的聪慧。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过一家池塘，池塘里有一群鸭子在嬉戏。池塘主人见林则徐走过来，一伸手截住了他，说：“我拟一上联，你对下联。若对得好，我请你父亲吃酒。”站在一旁的林则徐的父亲，抿嘴而笑，瞟了一眼儿子，没有说话。但父亲那眼神分明在说：“今天这酒，我是吃定了。”林则徐微微点头，说：“老伯之命，小子不敢违抗。请老伯拟上联。”随着一阵呵呵笑声，那池塘主人瞧了瞧池塘中的鸭子，说：“母鸭无鞋空洗脚。”上联有了，只等林则徐对出下联。他稍稍思索了一下，嘴角带着微笑，一字一顿地对道：“公鸡有髻不梳头。”池塘主人听罢，立时竖起拇指赞道：“好，好。公鸡对母鸭，有髻对无脚，再加上头脚相对，妙极妙极。”林则徐调皮地说：“既然妙极，那老伯即可放我回去。不过，您可别忘了请我父亲吃酒——”在场的人们听罢，无不哈哈大笑……

林则徐想到此处，不禁沉思起来，自言自语道：“真怪，父亲那期待的目光，随着逝去的岁月，非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发清晰起来。但愿我林某日后不辱圣命，不辜负老父的期望。”他轻轻叹息一声，走回到书桌前。书桌上放着的人名簿共有四册。林则徐爱惜人才，平日留心各方人才的姓名、经历、特长、嗜好，并叫幕僚一一记录下来。天长日久，竟辑满了十

八只小箱子。为了查找方便，他又将这些人名分录四册，分别题为“千古江山”。凡姓之首笔为“撇”的，均列入“千”字册；凡姓之首笔为“横”的，均列入“古”字册；首笔为“点”的，均列入“江”字册；首笔为“竖”的，则列入“山”字册。这“千古江山”名册翻检起来，十分方便，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就找好了代替那些被免职的人选。

自鸣钟打点了，当当当，响了三下。

管家林升双手捧着一碗凉茶走进来。他将茶碗轻轻放在桌子的左角上，小声说：“大人用茶。”林则徐点点头，拿过茶碗，呷了一口，说：“林升，准备一下，一会儿，我要到外边去走走。”这林升，与林则徐非亲非故，他原姓范，早年跟随林则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打心眼儿里佩服林则徐，常说：“我家大人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忧国忧民，刚直不阿，心怀坦荡，两袖清风。我愿意为我家大人效犬马之劳，虽死而不悔。”出于敬佩，他干脆改范姓为林姓。一晃，跟随林大人已有二十多年了。

林大人说要出去走走，林升明白，这是要微服私访，了解情况。他问：

“带几个人？”

“不用惊动别人，有你跟我去就可以了。”林则徐抬起头瞧着林升说。

林升送来布衣皂鞋，林则徐穿好，走到门口，他忽然转过身来问：“你看，像什么人？”林升笑了，说：“上次出去，您非要穿长裤短褂，那是商人的模样。今儿个，穿上藏青长袍，腰缠丝带，是个读书人的打扮。八成人家会把大人当做私塾老师哩。”林则徐也微微笑道：“当成老师？那好，那好。我自幼崇尚师道，只惜走上宦途，与老师无缘。记得在福州为贡院题联：攀桂天高，忆八百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煎茶地胜，看五



千文字，个中谁是谪仙才。”林升边听边点头说：“您的意思是没有好的老师，就不会有高明的学生？”林则徐推门走出书房，大声答道：“不错。学子苦，老师亦难啊！”

林则徐在前，林升在后，他们缓步走在街上。由于太阳渐渐西斜，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在街道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湖广总督衙门的禁烟布告。那告示上列着六条禁止吸食鸦片的办法，凡违犯者，严惩不贷。拐过西城斜街，靠右手有一家店铺。只见店铺柜台上摆满了日用百货，一对中年夫妻在忙忙碌碌，接待顾客。顾客中有一位青年，嗓门儿挺大，瓮声瓮气地说：“李掌柜，真认不出你了！自打你戒了鸦片，精神多了！”那掌柜的，满脸堆笑，说：“您说得不假，自打我戒了烟，就像我到地狱里转了一圈儿，又死而复生。这不，走了的老婆也回来了，帮我做这买卖，日子过得蛮好。”

林则徐驻步细听，心中感到一种欣慰。他记得，半年前，这里是一家烟馆，有多少人在这里吸毒，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害了国家。林升向林则徐靠近了些，悄声说：“多亏了大人的主张！”林则徐摇了摇头，说：“凡是忠良志士，都会如此主张，都会如此去做的。”说罢，他二人又向前走去。穿过两条马路，在返回的时候，林升发现身后尾随着一个人。此人个子不高，深眼窝，高颧骨，薄嘴唇，一条不长的发辫垂在脑后。你走多快，他走多快；你走多慢，他走多慢，距离总保持在五六丈远。林升将手伸进衣兜，紧紧握住匕首，以防不测。他没有告诉林大人有人尾随，以免惊吓了他。可那人也怪，一边尾随，一边不断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慌张。约莫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林则徐回到了总督衙门，林升的心才从嗓子眼儿沉下来，放下了心。他急忙回头看，那尾随的人停在一棵大树后，不再向





前。他暗暗告诉门后的卫士说：“快，把树后躲藏的那个家伙抓起来！”

林则徐回到书房，换了衣服，坐下歇息，喝了几口凉茶。林升递过毛巾，林则徐擦了擦脸，问：“那个尾随的人是否已经拿下？”林升一惊，心想，我家大人真了不起，我未曾告知他有人跟随，他却知道了；知道了，却又丝毫不动声色！林则徐见林升没有立即回答，哈哈笑了，说：“这有什么奇怪，你有两只眼，我也有两只眼。”林升收好布衣皂鞋，说：“可我在您的身后，一则遮挡住了大人的视线，二则也未见大人回头张望呀。”林则徐止住笑，说：“世上万物之间，千丝万缕，互相影响制约。看树枝之摇摆，可知风之强弱；观河面之涟漪，可知水之深浅；视乌云之厚薄，可预测雨之大小。我看到你回头张望，面有异色；还有，你那只手伸进衣袋——”说到这儿，他又哈哈笑起来，林升呢，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林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自己又那样的不镇静呢！

林升回禀大人说：“我已使人拿下那尾随的人。”林则徐点头：“唔，你去看看，若已拿下，即刻带来见我。”林升答应道：“是。”

不一会儿，两名军兵押着那个尾随的人走进书房。林则徐为什么不升堂审问此人？他是这么想的：既然此人行动诡秘，那他一定有隐秘之事，或凶或善，尚未知晓。如若升堂审问，必然走漏消息，反而误事。

那尾随之人进了书房，站立着，双目炯炯，毫无惧色。林升呵斥道：“大胆刁民，还不跪下！”林则徐只是正面望着他，那目光犹似两把利剑。尾随之人被林升的呵斥下，在面前这位堂堂正正慈祥中带着使人折服的威严的大人的目光中，满脸犹疑。他咬了咬嘴唇，有些结巴地说：“不知面前老爷是不是林大人？我说的是湖广总督林大人！”坐着的老爷仍然没有讲话，还是站在一旁的林升问：“是，怎么样？不是，又怎样？”尾随之

人的目光从林则徐的脸上移到林升的脸上，说：“若是林大人，我就跪下并有要事稟报。若不是林大人，请老爷放小民归去。”林升向前走了几步，打量着这个黑瘦黑瘦的人，然后悄声询问押着他的军兵：“他身上可有凶器？”军兵摇了摇头。林升瞧了林则徐一眼，转头对那尾随之人说：“好吧，那我告诉你，你面前坐着的老爷就是林大人。”那尾随之人听罢，眨了眨眼睛，目光在林升和林则徐的身上、脸上扫来扫去。猛地，他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林大人，小人给您磕头啦！”

林则徐急忙站起身，走到那跪着的尾随者跟前，说：“请起，请起。”

那尾随者见林大人连说“请起”，并亲自走过来搀扶他，竟哇的一声哭起来。那如注的泪水，那痛切的哭声，使人十分同情。他边哭边诉说着：“小人姓李名苏民，广州府人。家有父母，靠打鱼为生，日子也还美满。自打英国商人贩进鸦片，不少人上当受骗，吸食上瘾，病人膏肓。我父李崽山也染上鸦片，又卖衣，又当船，倾家荡产，气死了我的母亲。不久前，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林大人主张禁烟，救国救民，我早有耳闻。如果像林大人这样的官多些，我也不至于家破人亡。大人在两湖禁烟，成绩卓著、奖惩分明。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利诱，以贩运鸦片为生。这已是第三次来到武昌了。”

这李苏民讲起他的家世，倒也惹人同情，可讲到沦为烟贩，不禁使人咬牙切齿。林升大怒，骂道：“李苏民，你真不是东西！家受毒害，荡产亡人，原本应痛恨毒品，不想，你竟贩毒害人，可恶可恨！”

林则徐摆了摆手，示意林升：不要急，且听他细细讲下去。

李苏民面有愧色，接着讲：“小人已经知错。我越想越觉得问心有



愧，所以来向大人稟报。以装扮成传教士的纓牧师为首的三伙鸦片贩共十六人，于前天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武昌，贩卖的鸦片有二百四十五斤呢。”

“哦，好大的胆子！”林则徐气得拍着桌子说。

李苏民一哆嗦，他见林大人满脸怒气，胆怯地接着讲：“他们都藏在一个叫孙永安开的永安旅店中。这孙永安身胖如猪，心狠手辣，早与广州烟贩勾结，牟取暴利。小人所讲，句句真实。小人仰慕大人，特来密报，望林大人明察。”

讲到此处，李苏民俯身在地，等待发落。林升望望林则徐。林则徐站起身，走到窗前。隔窗而望，院中的几棵柳树的枝条在晚风中轻轻摇动。那太阳已经西下，像个红火球似的一半躲在远处的房后，一半悄悄窥视着这边的半个大地。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那自鸣钟嗒滴嗒滴的声音。林则徐捋了捋胡须，转过身来瞧着李苏民，问：“你可知罪？”

“小人有罪。”李苏民额头碰地，小声答。

“念你已有悔改之意，前来密报，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谢大人。”

“你站起来吧。本总督赏你十两纹银，另谋生路。今后绝不可再做伤天害理的勾当！”

“小人牢记在心。”

发落了李苏民之后，林则徐立即吩咐林升，唤来了中军参将，命他带领军兵去捉拿那个姓纓的牧师和孙永安。林则徐吃罢晚饭，脑子里仍然想着下午发生的事。办成一件大事，难啊。鸦片之害，已遍及全国，自己虽力主禁绝，并在自己管辖之地身体力行，确实也收到了明显效果。可是屡禁不绝，犹如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房，堵了这边，那边漏；补了那边，这边

又漏。看来，要禁烟只靠一个人一个地方不行，必须全国齐心协力方可。他佩服黄爵滋的魄力，他真想立时与黄御史见上一面，开怀畅饮。黄大人虽比自己年轻八岁，但远见卓识，可敬可佩。

黄爵滋是何许人？值得林则徐如此佩服？原来，黄爵滋是道光癸未（公元 1823 年）进士。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曾被选为庶吉士，后任监察御史。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擢（zhuó 茁）升鸿胪寺卿。在京“以直谏负时望”，就是说以敢于向皇上提意见受到人们的称赞。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他冒着风险，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即《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漏卮（zhī 知）是渗漏的酒器，比喻利权外溢。在这道奏折中，他痛陈鸦片大量输入的危害，主张“重治吸食”，即用死刑严厉惩办吸食鸦片者，从而防止白银外流，挽救财政危机。他的奏折在京城引起强烈反响，以致道光皇帝也受到震动，下令各省督抚“各抒所见，速议章程”。

林则徐早就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他做过调查，进行过分析，算过一笔账。他沉吟了一会儿，毅然拿起笔来，向道光皇帝上书，阐述自己的看法。

清朝自从公元 1616 年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满洲建国，到道光皇帝已经经历了漫长的二百零四年。道光皇帝名旻（mín 民）宁，嘉庆皇帝的次子，公元 1821 年登基，年号道光，是清代第六个皇帝。这道光，时而好大喜功，想干一番大事业，像康熙、乾隆那样，做一代英主；时而多疑软弱，反复无常，享乐苟安。眼下，他对鸦片之害十分恼火。鸦片，又称大烟，是从一种叫罂粟的植物果实提炼出来的毒品。罂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入印度及东南亚一带。人吸食鸦片，极易上瘾。开始时，



能刺激人精神兴奋，但很快就使人面如土色，有气无力，骨瘦如柴，变成半死不活的大烟鬼。想戒掉此瘾非常困难，半日不吸，就哈欠连天，眼泪鼻涕，一齐迸出。天长日久，人死财空。英国一些惨无人道的商人看到种植和贩卖鸦片有利可图，就大批大批地将鸦片运销中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运入中国四十多万箱毒品，从中国赚走了三四亿银元，发了鸦片横财。其实，道光皇帝本人就吸食鸦片，那他为什么还三番五次地下令禁烟呢？这就像有人养虎为乐，心虽喜爱老虎，可不得不割爱舍弃，因为那老虎是要吃人的，还是保命重要。鸦片之害严重威胁着清朝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也就不能不重视了。

暑热已经渐渐过去，秋季悄悄到来。下过两场秋雨，气温日趋下降。西北风一吹，那树叶儿开始发黄变枯，打着旋儿，飘飘摇摇，落了一地。

皇宫养心殿里，道光皇帝放下手中的大烟枪，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向窗外望去。秋风落叶引起了他的不祥联想。他永远也忘不了，二十五年前的禁门之变。那是九月十五日，二百多名天理教（反对清朝统治的白莲教的一支）教徒突然进攻西华门和东华门，由太监刘得财等人做内应，冲向隆宗门。刘得财告诉大家：“快，快一点儿，攻破隆宗门，往南就是金銮殿，往北就是那狗皇帝的寝宫。翻上廊房，先占养心殿。”

杀声之中，还没当皇帝的道光大吃一惊。他的父亲嘉庆皇帝这时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无依无靠，他慌忙中拿起一支鸟枪赶到养心殿，向隆宗门高墙上的义兵开枪射击。在与清兵搏斗中，起义军战士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了。

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多么可怕啊！现在，他当了皇帝。眼下的鸦片之害，如火如荼，怨声载道，若再掉以轻心，这禁门之变

岂不又要重演！他越想越怕，望着那吸食鸦片的烟具，咬了咬牙，抄起来，向地上摔去。在一旁侍候他的太监吓坏了，急忙跪在地上求皇上息怒。道光冷笑一声，大声说：“息怒，息怒，你们都是浑蛋！难道你们不懂，再抽这鸦片，我们这大清国就该亡了！我不能让祖宗传下来的大业毁在我的手上。我问你们，这大烟枪是谁给我呈送的？”

跪在地上的那几个太监吓得个个像筛糠一样，天虽不热，却满头大汗。

“是谁？”道光怒目圆睁。

大殿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到那几个太监怦怦的心跳声。

“来人——”道光喊道。

太监们哭了起来，连声求饶：“皇上饶恕，奴才们该死！”说着，几个太监都歪着脖子，斜着眼瞧跪在后面的一个胖太监。那胖太监似乎已经感到大家的目光，将头低下去，恨不得地上有个窟窿，将胖脑袋装进去。他终于说话了，那声音哆哆嗦嗦：

“奴才该死。是奴才送的，奴才该死。”

道光哼了一声，向前迈了一步，骂道：

“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呀！来人，把他拉下去，打！重重地打！重打他二百板！”

胖太监被连推带搡地拉了出去。一片吆喝声过后，是木板打人的响声，接着是胖太监的求饶哭喊声、喘息声……

打到一百七十六板，胖太监已经活活地被打死了。但因为还有二十四板，所以接着打下去，尽管此时此刻胖太监完全没有了疼痛感觉。

道光皇帝在养心殿踱来踱去，满脸的忧愁。他想起前不久鸿胪寺卿黄



爵滋向他禀奏的话：“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确有镇痛麻醉功效。远在辽金，鸦片就传入我国，只是数量很少。到了明朝，渐渐多起来，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一个大烟鬼，他甚至还给鸦片烟赐了一个美名，叫‘福寿膏’。如此皇帝，怎能长久？亡国灭族，势在必然。”

黄爵滋的话说得他好不自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心想，我再不当机立断，后果不堪设想。这不，各路大臣官员的奏章摆了一堆，主意也出了不少。奏章中以林则徐的话语最为恳切，言之成理，使人信服。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心里像有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再把黄爵滋召来，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总管太监陈胜文进殿禀奏：“奉皇上之命，鸿胪寺卿黄爵滋大人到。”道光点头说：“叫他进来。”暖帘掀起，从殿外走进一位个子不高但眉清目秀的大臣，四十多岁模样。他躬腰低首，走到道光面前，放下马蹄袖，叩首问安：“臣黄爵滋奉召来到，给陛下请安，吾皇万岁，万万岁！”

“爱卿免礼，赐坐！”

“谢皇上。”

黄爵滋刚才在来的路上，心中还在打鼓，不知皇上召见是吉是凶。因为四个月前他上书皇帝，奏请严厉惩治吸食鸦片之人，得罪了许多人，其中不少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此时观看道光面色，似无怪罪之意，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

道光叹息了一声，说：“朕召爱卿，想问问你，禁烟之事，近况如何？”黄爵滋想了想，说：“皇上恕臣无罪，方敢陈述。”道光说：“爱卿不要怕，但讲无妨。”黄爵滋皱皱眉头，有些激动地说：“臣深知陛下英明，忧国虑民，多次禁烟。有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是何道理？臣以为

原因有三：惩处不够严厉；不少官吏和王公大臣贪污受贿，与洋人勾结；缺少一位禁烟得力的人才。”

道光帝微微点头，走到桌子跟前，从一堆奏章中取出一份，说：“你看看这个。”

黄爵滋双手接过奏章观看，原来是协办大学士汤金钊的保荐书。汤金钊举荐湖广总督林则徐，材可重用，严烟之业，非他莫属。

道光问道：“这汤金钊的举荐，你意如何？”黄爵滋答道：“有理有理。这林则徐素性刚直，办事认真。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二十多年来，累官总督。忠心耿耿，两袖清风；执法如山，铁面无私。而且，此人眼光远大，知识渊博，朝野上下，颇有声望。臣以为汤金钊的举荐极是，祈陛下采纳。”

道光微微点头，沉吟片刻，说：“你与汤金钊、林则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想必你们亦是至亲好友啦。”

黄爵滋连连摇头。他知道，道光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一双眼睛里，至少有一只眼睛是怀疑世界上的一切的：怀疑有人对天子不忠，怀疑臣子图谋反叛，怀疑有人暗杀下毒，怀疑别人串联勾结。“启禀陛下，”黄爵滋观察着皇上面部表情的变化说，“臣与汤金钊汤大人只是同殿称臣，并无私交。至于林则徐，臣亦是慕名而已。林大人看到鸦片泛滥成灾，为陛下社稷，为国家百姓，焦急万分。在总督任上，严厉禁烟，还让医生配制了鸦片断瘾丸，强令烟鬼服用，救人救命。仅在他的辖地就缴获烟枪五千五百多件，没收烟土膏一万两千多两。成绩彪炳，忠心可鉴。”

道光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站住，扼腕转身，望了黄爵滋一眼，自言自语地说：



“林则徐，林则徐，如若确像众人所言，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嗯，但愿他能为朕效力。好吧，明日降旨，速令林则徐进京议事——”

道光的圣旨通过驿道飞马传递，不几日就到了武昌。林则徐跪接圣旨，不敢耽搁，急忙打点行装，起程进京。林则徐已有预感，圣上召他进京，一定是为了禁烟之事。他真想插翅飞到京城，早日见个分晓。待他到了北京的时候，已是朔风呼啸、河湖结冰的十二月初了。

礼部派专人迎迓(yà)林则徐，安置他住进馆舍官邸休息。第二天，他到京城之事就传开了。

东方泛白，太阳羞羞答答地从远方地平线上升起来，将几缕紫红色的光束，透过薄薄的云层，射向天空。林则徐虽然路途劳累，但仍然按时起床，走出屋子，深深地吸了几口透着寒意的冷空气，搓了搓手掌，站定，沉气，意归丹田，然后一招一式地打起了太极拳。一套拳练下来，寒意全无，浑身上下热血奔流。

吃罢早饭，林升面带喜色来报：“稟报大人，礼部主事龚大人前来拜见。”

林则徐“哦”了一声，连忙吩咐：

“快请进，快请进！”

林则徐不等林升传话，就三步并作两步，一阵春风似的去迎接龚大人。在门口，他们相见了。抱拳作揖尚不足以表达两人的思念，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少穆兄，定庵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可知晓，你是我最敬佩的英雄！”那个龚大人激动得满脸通红，说到此，轻轻地咳了几声。

“定庵过奖了！”

林则徐握住那龚大人的手不肯放开。

龚大人，就是以才华出众而名满京城的龚自珍。字璱（sè 色）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九年进士。前不久荣任了礼部主事。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苏按察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自幼就从外祖父学习文字训诂学，熏陶弥深，不到二十岁就写成一手好文章。外祖父十分高兴，赞赏说：“我已经老了。看到我外孙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我即使现在死去，也毫无遗恨。”但是，龚自珍的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得不到理解；抨击社会弊政，遭到某些达官贵人的非议。他仕途多阻，虽考中了进士，可那是连连落第，多次不中的痛苦结果，更何况是个勉强的“同进士出身”，已经三十八岁了。虽然做官，但都是闲散小官，诸如内阁中书（起草文件的职员）、宗人府主事（登记抄录的职员）、礼部主事（庆典、接待、考学的下级职员）等。

林则徐把龚自珍让进书房，说：

“就在这里坐吧。临时居住，没有布置。瞧，连炉火都未生上。”

林升插话说：“我这就生火。”

说着，他将引燃纸扔进火盆中，放些柴火，点了火。待火烧旺，又添了些炭进去。

龚自珍咳了几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说：“天气不是十分寒冷，不生火也可。不瞒少穆兄，我见到你，心里已是暖烘烘的了。”说着，他哈哈笑起来。林则徐也笑了，说：

“端的不错！你的热也传给了我，瞧，我也不觉得寒冷了。我们身在异乡，但心是相通的。每当我读到你的诗文，就受到一次激励。”林则徐



停了一会儿，来回踱着步，微微眯起眼睛，竟背起了龚自珍文章中的句子，“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依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

龚自珍感激地望着林则徐说：“我常常胡思乱想，还望兄长指教。”

林则徐停住脚步，恳切地说：

“你主张经世致用，抨击弊端，倡导变革，开一代新风，了不起，了不起！可恨那些庸俗小辈，不识冬梅之高洁，不解鲲鹏之远志，却诬你什么言多语僻，什么狂士狂言，什么龚呆子。可悲可悲！”

“我一直以为，世有三等：治世、乱世、衰世。当今，民不聊生，又加之鸦片之害，洋教传播，世人无忧心、无愤心、无思虑心、无作为心、无廉耻心。长此下去，岌岌乎危哉！”

“我等虽无回天之力，却有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之壮志。同心协力，我想，总还是会有些作为的。”

“少穆兄所言极是。皇上此次召见，必将有重任委于兄身。若有用到定庵之时，请兄尽管差遣，小弟虽肝脑涂地，誓无反顾。”

龚自珍起身，那炯炯双目中闪烁着无限的热忱、诚恳，忍不住又咳了起来。林则徐急忙走上前，替他轻轻捶背。咳声停住，林则徐转身端来香茶，亲切地说：“定庵，来，喝口茶。你还要多保重啊！你听明白了吗？要多多保重。”

龚自珍听到林则徐颤抖的声音，抬起头，只见林则徐的一双眼里，饱含泪花。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也忽地涌出了眼眶……

林则徐送走龚自珍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为龚自珍惋惜，如此有见地的人才却得不到重用，甚而遭到排斥、讽刺、打击。比起他来，我

林则徐就算是万幸。这也是我讲究策略，努力克服我的弱点才能达到的。不然，我的遭遇和他不会有两样的。龚自珍啊，愿你今后顺利通达，身体健康！林则徐想到这里，心中无限酸楚。是啊，他想，我为定庵担忧，可我自己今后如何，是凶是吉，也难卜难测啊！

一阵冷风吹来，透过门缝儿，发出丝丝的叫声。林升搬了一把椅子放在火炉不远处，放上棉垫儿，对林则徐说：“靠门处风大，请大人靠近火炉坐，暖和一些。”

林则徐没有说话，从门前椅子上站起，走到火炉旁，坐在放有棉垫的椅子上，默默地望着炉中的火苗儿。那火，一跳一跳，在炉口上摆来摆去，时而橘红，时而蓝紫。是它，给这屋子带来了温暖。

几天来，有许多朋友和文武官员前来拜会林则徐，林则徐一一接待，希望大家体谅他的建议，支持他的举动。一晃儿，到了月底，他心中不免有些心焦。清代朝见皇上，有大朝与常朝之分。大朝每年三次，是在元旦、冬至和皇帝寿日。常朝是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三日。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 1838 年 12 月 31 日），道光皇帝在内侍和护军的簇拥下，来到了乾清宫，登上金銮宝座。大殿里站立着军机处和内阁大臣、六部长官。两侧还有威严肃立的殿上御林军，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大臣们行了跪拜礼之后，道光满面忧虑地说：“众位爱卿，鸦片之害，日益严重，朕曾下诏严禁，却不见功效。今日特召湖广总督林则徐到此，与各位共商消除烟害之事。”他停了一下，在众大臣中巡视了一遍，稍稍抬高了声音，叫道：

“湖广总督林则徐。”

林则徐听到皇上叫他，连忙整整官帽，抖抖朝服，甩下马蹄袖，向前



跨出一步，跪在拜垫上答道：

“臣林则徐恭请圣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道光仔细观看林则徐，心中确实喜悦。果然不错，这林则徐年事虽已渐高，但精神奕奕，器宇轩昂，不减当年。由于高兴，他口齿也清晰了许多：“爱卿站起讲话。”林则徐谢恩：“臣遵命。”他站了起来。道光说：“你的奏章朕已看过。你讲的鸦片之害，朕也略知大概，似乎不像你讲得那么严重。”林则徐摇了摇头，说：“陛下圣明，恕臣直言。烟毒日盛，查禁不严，致使我大清国白银外流。自本朝十一年到本朝十四年，每年漏银两千多万两；自本朝十四年至今，每岁漏银三千多万两。此外，沿海城市又漏银数千万两。如此下去，我们的白银不断地全都流入了洋人的腰包。国库空虚，后果严重啊！再加上鸦片的毒害，百姓们身体越来越坏，将来没有人种地，没有人做工，连个能打仗的战士都找不到了，陛下，那可如何是好！”

林则徐的意思很明白，再不禁烟，不仅百姓受害，大清朝就有亡国的危险。这当然触动了道光的致命之处。道光点点头，说：“爱卿之言，朕有同感。禁烟要有禁烟的办法，有人提出弛禁的主张，你看如何？”

“何为弛禁？”林则徐早已耳闻弛禁主张，此时，他故意问道。

道光沉吟了一下，叫道：

“许乃济。”

“臣在。”太常寺卿许乃济慌忙上前跪下。

“是卿在奏本中主张弛禁？”

“是。臣以为，眼下，全国百姓乃至官吏王公，吸鸦片者遍及各地，禁是禁不住的。倒不如放松禁令，承认鸦片进口为合法贸易，按药材进口

收纳关税。同时，不准用白银去买，只可以蚕丝茶叶去换。这样，既免除与洋人的冲突，又防止白银外流，杜绝走私受贿，还能增加关税收人。”

道光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又叫道：

“蒋湘南。”

“臣在。”蒋湘南也慌忙跪下。

“你在奏本中也提了个办法，是不？”

蒋湘南见道光脸色阴沉，毫无笑意，心中不免有几分紧张。可他又想，既然皇上还记得他的奏本，证明他的建议，说不定还比别人高明一些，因此在陛下心中留下了印象。他壮了壮胆子，说：

“陛下容臣启奏。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也为了与洋人比比高低，我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发展鸦片，提炼制作，用我们自制的土鸦片去和洋人竞争。外商无利可图，自然也就不来了。当然，臣也建议，禁止文武官员和士兵吸烟，以免影响国威。”

这些奇谈怪论，林则徐听了，气得浑身哆嗦。他刚想当着皇上的面，痛痛快快地训斥这些昏官庸吏一顿，但又立即劝诫自己：“制怒！制怒！”原来，林则徐是急脾气，常常为不平之事发怒。多年以来，他知道，恼怒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时坏事，倒不如冷静思考，冷静处理，以理智战胜邪恶。所以，他书写了“制怒”的座右铭，以警戒自己。

稍稍平静了些，他禀奏道：

“陛下圣明，容臣再奏。臣以为许大人和蒋大人之见不妥。要禁烟，一要禁绝鸦片进口，严惩那些买办和走私犯。二要严惩吸毒者，限期禁绝，逾期处死。三要明令禁止官员吸毒，违犯者，罪加一等。”

说到这里，又站出两位大臣，一位是举荐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



钊，一位是大学士王鼎。他二人跪下，依次禀奏：

“林则徐之见极是。皇上英明，定能采纳。只有如此，我大清国才能长治久安。”

“皇上洞察天下，事不宜迟，万万不可再拖延了。”

道光环视了一下众大臣，想了一会儿，问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爱卿以为如何？”

大殿里顿时紧张起来。原来，这穆彰阿，姓郭佳，是满族镶蓝旗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道光皇帝登基后，任内务府大臣，管理宫廷事务。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入军机处，前不久又荣升为首席军机大臣，掌管军国大计与机密要政。此人虚伪奸诈，长久以来，与鸦片走私犯勾结，包庇受贿的官吏，阻挠禁烟，从鸦片贸易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因此，他既不同意弛禁，也反对严禁。可是，近日来，禁烟呼声日益高涨，皇上也趋向严禁，他又搬出了装聋卖傻的故技。他装出一副稳健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出班跪下，慢吞吞地说：

“启禀圣上。臣再三思考，以为弛禁不妥。弛禁有伤我大清国的体面，有人会说天朝束手无策。严禁，亦非妥善之计。天下皆知，圣朝宽大，不可残酷太过。是否能找出一个宽严适中的办法，方为万全之策。望圣上谨慎从事。”

狡猾的穆彰阿，金蝉脱壳，既不倒向抵抗派，也不倒向妥协派，还掩盖了自己的肮脏行径。

道光皇帝微微皱起双眉，仰起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扫视大殿，果断地说：

“朕意已决。朕赐封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赏穿黄马

褂，可在紫禁城骑马；另赐尚方宝剑一口，火速赴广州全权处理禁烟事宜。”

林则徐急忙跪下谢恩：“臣遵旨。谢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道光皇帝瞧了瞧众大臣，又说：“从今开始严厉禁烟，若仍有人主张弛禁，严惩不贷。”

退朝的当天，紫禁城里就传下圣旨，免去许乃济的官职。主张禁烟的人，无不拍手称快。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暗暗咬牙切齿，等待着道光皇帝动摇的时刻，届时狠狠打击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一月八日，北京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林则徐入宫陛辞（向道光皇帝辞别），下午就起程上路了。一路上有许多朋友相送，渐渐走出永定门。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寒风也越刮越烈。突然，后边一匹马疾驰而来。林升迎上去，那马上跳下一个小伙子，问：“前边可是钦差大臣林大人一行？”林升点头答道：“正是，你有何事？”那小伙子从怀中取出一信，递给林升，说：“礼部主事龚自珍龚老爷差我追来，有信一封。”林升接过信，禀报林则徐，林则徐拆开信读着，不禁热泪盈眶。他从轿子里走出来，对送信的小伙子说：“龚大人体察我心，为我壮行。请你回去禀报于他，我一定按他的意思去做，严禁烟毒，决不手软。我不会为各种势力的游说而动摇决心。你还要转告他，他决心随我南下，助我一臂之力，我由衷地感激。现由于当局者阻挠，使他不能如愿，这样也好，因为，我此去前途难卜，也许吉，也许凶，而凶多吉少。这凶，让我一个人去承受吧！”

那小伙子连连点头，说：“我记住了，一定将林大人的话如实禀告。”说罢，骑上马，朝北奔驰而去。



林则徐望着那奔驰而去的人和马，忽然，想起了什么，向前跑了几步，大声喊道：

“让他多多保重——让他多多保重——”

他的呼唤，伴着呼啸的狂风，在大地上滚动。你听到了吗？这带着泪的祝福。

林则徐遥望着风沙中时隐时现的北京城，任凭狂风吹打，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旷野上。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年，龚自珍毅然辞官南归，到江苏丹阳书院讲学。两年后，他突然暴卒。逝世前不久，他写下了脍炙（kuài zhì 快治）人口的不朽诗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中华大地只有如风雷般的变革，才能获得生机。可现在一片沉寂，实在令人悲哀。我希望上天振作精神，为中华大地降下各式各样的人才。

可以肯定地说，林则徐就是龚自珍所祈求天公降下的那种人才。

林升走上前去，替自家主人抻了抻衣服，悄声说：“大人，天气寒冷，请快快上轿吧。”

林则徐微微点头，转回身，大步向官轿走去。走到轿前，他又站住，向中军参将李大纲吩咐道：

“通知我等赴广州途经各地官府，接送从简，不可铺张，不可侵扰百

姓。有违者，本官将追究查办。”

“遵命。下官立刻去办。”李大纲答应道。

风愈发地大了。狂风掠过京郊寒冬的原野，飞沙走石，仿佛给太阳蒙上了面纱。林则徐一行，在这天昏地暗的寒风中，向南进发而去。



## 第二回

钦差大臣顶天立地  
鬼子汉奸无耻之尤

钦差大臣林则徐，经过两个月零两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元 1839 年 3 月 10 日）抵达广州。

这一天，广州天气晴朗，风和日暖。钦差大臣的官船，高高悬挂着绣有斗大的林字旌旗，缓缓地向天字码头靠拢。

“钦差大臣林大人到广州了！”

这喜讯一传十、十传百，眨眼工夫传遍了广州城。广州市民和郊区乡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大码头聚拢来，都想一睹林大人的风采。

码头迎宾台上，彩幡招展。正中摆着香案，案上摆着红绿瓜果、文房四宝。迎宾台四周排着守卫兵丁，庄严肃穆。广州司道各路官员站在迎宾台下，翘首以待。为首的是年已花甲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他中等个子，留有三绺儿胡须。面目消瘦，但精神矍铄（jué shuò 决朔）。

这邓廷桢也是进士出身，历任湖北按察使（管省里的刑名按劾之事）、安徽巡抚（一省的地方长官），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升任两广总督。早期，他赞同弛禁鸦片。后来，他发现弛禁是错误的，特别是了解了林则徐的禁烟主张，顿开茅塞，改弦更张，转而热情地支持林则徐。早在半个

月前，他就收到了林则徐的信，那信中所讲的道理，他深深地佩服，那信中林则徐恳切的态度使他深深地感动。他坚决按林则徐的要求去办了，并写了一封信答复林则徐：“书奉钦差大臣林公台鉴：廷桢不才，愧为总督，眼见鸦片泛滥而不能清除，吾罪大矣！查鸦片之害，由来已久，祸国殃民，罄竹难书。致使我朝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廷桢闻林公奉旨来粤，内心无限欣喜。吾虽老朽，但心怀赤胆，愿助公一臂之力，誓为朝廷尽忠，务扫烟害……”信中流露出一位长者切切爱国爱民之心，一位悟过即改之人的虔诚。他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望着前方。啊，来了，来了。钦差大臣的官轿向迎宾台走来。

邓廷桢转头望了望身后的水师提督（又称军门，是全省江防海防部队最高长官）关天培，关天培略略点头，下令道：

“鸣礼炮！”

轰隆——轰隆——十几响礼炮响过，在锣鼓喧天中，邓廷桢、关天培率领文武大臣们迎了上去。

林则徐下了官轿，伫立观看，一眼就辨认出了邓廷桢和关天培——不仅是因为他们走在文武大员的前头，还因为他们的官服不同。邓、关的大名，他久已闻知，封疆大吏嘛！林则徐急忙迈开步子走上前去。三人互相行礼寒暄后，林则徐将道光圣旨供在香案上，率领大家三拜九叩。拜完圣旨，邓廷桢请林大人在东侧帐篷内稍事歇息。

林则徐端起茶碗，吹去茶沫，慢慢呷了一口，望着邓廷桢，笑着问：“制台大人今年贵庚？”

“虚度六十有三。”邓廷桢微微欠身答。

“则徐今年五十四岁，当称制台大人为兄。”



“愧不敢当。”

林则徐转头又问正襟危坐的关天培：

“关军门今年好像是五十八岁，不知对否？”

关天培连忙站起身来应答：“正是。钦差大人明察秋毫，可敬可佩。”

林则徐又笑着说：“仲因兄快请坐。”他转头巡视了一下各路官员，双手抱拳说：“诸位大人，则徐在此感谢你们迎接。本官奉旨前来查禁鸦片，实望诸位相辅，不可有怠。烟不禁绝，国度将日贫，百姓将日弱，吾等将愧对皇上，愧对社稷。则徐决心已下，吸烟罪绞，贩烟罪斩，有敢为烟贩说情者，与烟商同罪。”说到这儿，他激动起来，举起右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

“烟毒不绝，誓不罢休！”

林则徐讲罢话，关天培瞧了一眼邓廷桢，站起身对林则徐说：“请钦差大臣观看广东水师与边防营的会操。”林则徐点头，说了一声“请”，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帐篷，登上了检阅台。林大人伫立中间，左边陪站邓廷桢，右边陪站关天培，其他官员依品排列，此时，只听水师将士们齐声高呼：“向林大人请安！向林大人请安！”随着将士们的呼唤，围在四周的百姓们也按捺不住，跟着呼起：“向林大人请安——”呼喊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这种场面，邓廷桢从未见过，他悄声对林则徐说：“林大人之威望，百姓之爱戴，仅观此情此景，便知一二。”林则徐一边举臂示意感谢，一边回答邓廷桢：“制台大人过奖了。不是林某有什么威望，是林某和兄等之主张符合民意。民心可用啊！”

检阅完毕，林则徐乘轿进城。一路上，人山人海，市民们热烈欢迎林大人。为了迎接林则徐，邓廷桢早就为他修缮了藩台衙门，作为钦差大人

下榻之处。

第二天，以邓廷桢两广总督大人为首，宴请林则徐，为他接风扫尘，宴席过后，各路官员退去，只留下了林、邓、关三人。

林则徐由于喝了一些酒，两颊泛红，显得年轻了几岁。邓廷桢致歉说：“今日为林大人接风，简备水酒菜肴，没敢铺张。水酒虽少，但却是我等诚挚心意。招待不周之处，还望钦差大人恕罪”。林则徐转过身，一手拉住邓廷桢，一手拉住关天培，不无感激地说：“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三人，我们说说梯己话。兄弟肩负圣命，自愧能力有限，还仗两位兄长协助，禁绝烟毒，于国于民，功德无量！”

听了林则徐的话，关天培站了起来。他身高体壮，膀阔腰圆，脸膛紫中透红，威风凛凛。伸手端过酒杯，声若洪钟地说：“林大人过谦了。下官自幼习武，虽不谙四书五经，但却知人间是非羞耻。吾等身居要职，本当效忠天朝，保国为民。钦差大人若信得过我，请与我喝下这杯水酒。”邓廷桢连忙阻止说：“慢。”他也站起身来。他身材不高，只及关天培的肩头，消瘦的脸庞上闪着一股豪爽之气。他端起酒杯说：“廷桢年过花甲，早已戒酒，适才也只是酒杯沾唇，并不曾真饮。现在，二位看，货真价实的一杯酒。关军门之语亦是我的心中之语。吾等同朝为臣，为皇上尽忠，义不容辞。林大人禁烟之主张如同一把烈火，照亮了我的心底。吾等三人，虽官职有别，年龄不同，但肝胆相照，志同道合。我愿为林大人助一臂之力，千难万险，虽死不辞。来，喝下这杯酒！”关天培一捋袖子大声道：“不禁烟害，誓不为人！”林则徐深深地感动了。眼前的两位大人，官高位显，年龄都比自己大，可都是一身豪气，浑身是胆，真是英雄啊！他端起酒杯，站起身说：“两位大人之心，犹如日月。鼎力相助，则徐万



分感激。来，为我天朝，为我社稷百姓，干！”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邓廷桢、关天培也喝下了手中的酒。

一杯水酒，算什么！可它是从三位大人的心中流出来的血，流出来的泪。古人不是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嘛！他们三人一不是桃园结义，二不是歃血为盟，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说来也怪，恰在此时，狂风骤起，豆大的雨点从天上摔下来。霎时，大雨倾盆，犹如万马千军。

林则徐哈哈大笑，朗声道：

“上天为我助威矣！”

次日，雨过天晴。林则徐在邓廷桢的陪同下，视察街市、江面、海防。在江口，邓廷桢指着远处海面说：“那边就是零丁洋。看，左边那几只船，船体构造特殊，船身长，船桨大。帆张三桅，以主帆及前帆鼓风，左右快桨二三十，航速极快。船两侧有防炮的铁网。船首置大炮一座，另配有旋转炮、矛枪及燧发枪。这就是英酋贩运鸦片特制的武装走私船。此船如遇中国水师缉私巡查，则施放枪炮，瞬息逃脱。”林则徐举起望远镜观看，果然如邓大人所述。他忽然发现靠右侧停有一只船，与英舰不同，问道：“右侧那只，是美国船？”

邓廷桢点头：“正是。中国百姓称英舰为‘快蟹船’，那船真有些像螃蟹呢！右侧那只美国舰，也是为走私鸦片而特制的，叫‘鸦片飞剪船’。船上配有枪炮，航速极快。您再看那些岸边平底匣状船，犹如‘浮动堡垒’的就是趸（dǔn 瞪）船。在零丁洋面约有二十二艘，每艘趸船上都储有鸦片一千多箱。”林则徐想了想，说：“据我所知，邓大人在广州已颁布钦令，严禁鸦片，且捕获罪大恶极之烟贩二百余人，为首的十一人斩首示众。这当然很好。但仅此尚不足以禁绝烟毒。”

“依林大人之见？”

“依本官所见，还需严厉打击与洋人勾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是朝廷命官，还是带兵将领；其次，要全部缴获洋人鸦片，不准他们再犯境走私。”

“大人意见极对，只是，非用兵力不可。”邓廷桢着实有些踌躇。

林则徐放下望远镜，坚决地说：

“不当用兵之时不用，当用兵之时，则不必犹豫。以鄙见，先令沿海水师分路扼守，然后与他们交涉。”

回到官邸，二人又计议一遍，遂令水师提督，派兵扼守港口。送走邓廷桢，林升来报。原来是广州几家书院的帖子，帖子上写学生们慕林大人之名，希望林大人视察。林则徐笑道：

“好。告知他们，三日以后，本官前去，但要依我一件事情。”

“大人请讲。”林升有些纳闷儿，心想，老爷今儿个是怎么啦？葫芦里有药不明卖。

“过来。”他招手叫林升。

林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走上前来。林则徐俯在他耳边如此这般讲了一番。说罢，林升满面笑容，马上离去。

过了三天，林则徐准时来到书院。他讲了话，学生们欢欣鼓舞。正笑时，林则徐突然宣布：“各位，今天，本钦差大臣要出卷考考你们。”这可像捅了马蜂窝，学生们个个紧张起来，窃窃议论，说：“钦差大人考试，非同小可。”还有的后悔起来：“早知要考试，不如不请林大人！”

刹那间，校门紧闭，书院一片肃静。学生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卷子发下来了，一看试卷，个个都愣了！接着是一片欣喜。原来试卷



里夹着一张字条，写道：此次考试，试题可以不答，但要将自己知道的鸦片商人、走私受贿的官吏的姓名、住址及活动情况一一写明。

学生们会心地笑了。他们来自四方，情况确实知道很多，一个个认真写了起来。

林则徐利用各种办法对烟贩活动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后，命令各路官员前来衙门议事。议事厅十分宽阔，天花板，方砖地，白灰墙上面有山水花卉画。六根红漆抱柱，足有一搂粗。正面楠木书案，摆有文房四宝、飞签捕票、令箭将旗。两侧摆着钦差大臣的仪仗。院子里一百二十名站堂军手持利器，个个高大魁梧。各路官员依品次等级站成两排。林则徐一身正气，身穿黄马褂，顶戴花翎，在堂威声中，缓步登上官位坐下。

众官员齐声道：“卑职等参见钦差大人！”说着施礼。林则徐一摆手说：

“免。请邓大人、关军门坐。”

邓廷桢和关天培坐下，其他官员各归原位站立。林则徐厉声道：“严禁鸦片，本钦差已颁布命令，各位当已知晓。经查，在吾等朝廷命官中亦有许多人吸食烟毒，走私贩私，互相勾结包庇，损公肥私。如此人等，天不容，地不容，人不容，该当一一法办！”众官员低头垂手，个个万分紧张。那些身上不干净的，吓得像筛糠一样发起抖来。谁不知道这林则徐铁面无私！即使那些干干净净，与烟毒无牵连的官员，见此气氛，也不免咚咚地心跳起来。

林则徐怒目而视，喝道：

“三品道员伍绍荣！”

“在……卑职在……”

这伍绍荣原为买办，上下勾结，走私鸦片，成了富翁。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花钱买了个道员的官做。清朝中叶以后，官可以花钱买，可见腐败到了何等程度！伍绍荣心中明白，自己作恶多端。自打林则徐来到广州，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此时，听到林大人厉声呼叫他的臭名，脑袋轰的一下，像有一盆冰水当头泼下，结结巴巴答应着，走到前边跪下。

“你可知罪？”林则徐问。

啪的一声，林则徐将惊堂木一拍，众衙役侍卫“喔——喔——”呼叫起来。堂威声中，伍绍荣已是七魂出壳，六神无主。

“你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猖狂贩毒，害国害民，是也不是？”

“卑职一向奉公守法，不敢胡来。”

关天培坐不住了，呵斥道：“伍绍荣，你所作所为，有目共睹。你替英酋包销鸦片事实俱在，获赃银数十万两，难道还有假吗？”

伍绍荣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下子瘫软在地，苦苦哀求：“卑职有罪……望大人开恩，饶了卑职这一次。以后再也不敢。”

“如实招供。”林则徐说。

“是。”

伍绍荣历数自己所犯之罪，师爷一一记录下。

“画押。”

“是。卑职已尽供出，望大人恕罪。”

“伍绍荣，你罪恶累累，十恶不赦。本钦差奉皇上之命，不敢稍有懈怠。来人——”

此时，议事大厅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钦差大臣有尚方宝剑，有御颁



关防，有生杀大权，先斩后奏的权力。“来人——”后边是什么？是杖笞？是褫（chǐ耻）夺官职？是监禁下狱？还是判处死刑？在场的人一个个支着耳朵，细听下文。

“推出斩首！”

一听斩首，众官吏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一个个木头人似的。可肚子里，心肠都几乎翻了个个儿。伍绍荣突然狂叫起来：

“大人饶命——看在我一家老小——看在我为官多年的分儿上——”

中军参将李大纲监斩，不一会儿，这个胖得像猪似的鸦片暴发户就呜呼哀哉了。

接着，林则徐根据邓廷桢、关天培提供的名单，以及他自己调查的情况，历数二十多个朝廷命官的罪过。这二十多人呼啦啦地都跪在地上，面如土色，等候发落。

林则徐心想，杀了伍绍荣，看你们哪个还敢耀武扬威！杀一儆百，果然不错。他扫视了大厅，威严地说：

“你等罪恶深重，本当斩首——”

没等林则徐讲完，那些人就吓得哭喊起来：

“林大人饶命！”

“卑职再也不敢了——”

一边哭喊，一边叩头，就像鸡啄米似的。“啪”的一声惊堂木响，霎时，大厅里顿时又没了一丝声音，林则徐接着道：

“为了挽救尔等，暂免一死。但愿尔等悔过自新，为皇上效忠，不可再有二心。”

林则徐内除汉奸，解除了后顾之忧。怪不得关天培在众官员散去之

后，竖起拇指对林则徐说：“林大人干得着实漂亮！关某佩服！”只有邓廷桢不无忧虑地说：“广州之烟贼好除，只是北京那里还有大的，却极难办！”

林则徐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早有忧虑在心头，只是他不愿流露出来罢了。他脸上仍然是坚忍不拔的神情，转过头来问关天培：“洋人有何动静？”关天培答道：“钦差大臣谕令已经通知西关十三行那些洋人和买办，限各洋商五日之内将所存鸦片如数交出，听候处理。并具结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上岸。如是者，吾天朝平等对待，允许继续通商，并保护他们之人身安全。如果违抗，逾期不交，即没收货物，人即正法，并停止一切贸易，决不宽恕。现已过两日，尚无动静。”林则徐想了想，说：“这些洋人买办，十分狡猾，要严加监视。”

当时，英国最大的鸦片商人有两个。一个叫查顿，一个叫颠地。查顿，原是英国医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来往于英国、印度、广州，十分熟悉清朝国情。公元 1832 年他与人合伙组织怡和洋行，成为广州最大的贩毒组织。以贩鸦片致富，拥有一百万英镑资财，人称“铁头老鼠”。这只铁头老鼠满腹中国人的血汗，本该天诛地灭。他嗅觉灵敏，闻知林则徐南下禁烟，吓破了胆。就在林则徐抵达广州的前几天，悄悄地溜回了英国。另一个叫颠地，却贼心不死，舍不得中国这片肥肉，千方百计地对抗林则徐，破坏禁烟。

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叫查理·义律，出身英国贵族，曾在英国海军服役，当过少佐。这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他以为林则徐和其他中国官员一样，雷声大、雨点小，闹腾一阵也就云飞雨停。所以，当颠地找到他议论对付林则徐的办法时，他满不在乎地说：“急什么！没有什么可怕



的。水来修堤，兵来将挡。你放心吧，林则徐很快就会滚蛋。你那个漂亮的印度美人不是来了吗？去陪她玩儿吧！”说罢，哈哈大笑。

三十八岁的义律自以为出身贵族，高人一等，所以常常取笑笨手笨脚的颠地。大腹便便的颠地气得肚子一鼓一鼓，肥胖的大脸犹如一只熟透了的紫茄子，喘着粗气说：“义律先生，你的快活日子也要完蛋了！你清醒一下吧，林则徐绝不是昏官庸吏。由于我使了一些手脚，他已经谕令广州知府缉拿我了！”

义律也吃了一惊，问：“缉拿你？有这等事？”

“千真万确。”

“以你之计？”

“给他一点儿甜头，也就是说，交出去一千多箱鸦片，搪塞一下，你看如何？”

义律拍拍早秃的脑门儿，说：“好，以你说的办。我呢，到澳门去避一避，不，不，去玩一玩。”

这个无耻之徒到澳门寻花问柳去了。剩下的颠地果真交出了一千一百箱鸦片，实际只有一千零三十七箱，也不具结。以义律名义签署的致林大人公函送到藩台衙门，林则徐一看，火不打一处来，骂道：

“这些黑心肠的洋鬼子，实在可恶！明明他们有鸦片两万多箱，现只拿出一个零头搪塞。这明明是在戏弄我大清天朝，岂能饶恕！”

林则徐派参将李大纲去到洋行，告知他们：“不交出全部鸦片不行，不具结不行。只要鸦片不禁绝，我林则徐决不离开广州！”

躲在后院里的颠地心急火燎，慌忙派人去叫义律。义律得知阴谋失败，只好急匆匆从澳门赶回广州洋行。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元 1839

年3月24日)上午，义律召开全体英商会议。其他一些国家的鸦片贩子闻讯，也赶来参加。这些本来就是各怀鬼胎的家伙整整争吵了半天，企图想出一个巧妙的对付林则徐的办法，终于失败了。谁也没有高明的主意。贿赂、美人计、软磨硬泡、派人再次哀求等，都觉得不妥，最后甚至想到了暗杀林则徐，可那谈何容易！派谁去，谁也不去，都知道闹不好是要掉头的，而头，一个人只有一个呀！

颠地看到义律一直坐在那里吸烟，没有讲话，生气地喊：“义律阁下，你不要忘了你的职责！眼看我们的末日到了，你却无动于衷，我要写信回英国控告你的无能！”

义律被激怒了，猛地站起来，嘶哑着嗓子说：“不要吵啦！林则徐有什么了不起，竟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有大炮，难道你们忘了？我不信，林则徐不害怕我们的武力！”

颠地好像没有听到义律的什么武力，只是扯着脖子叫：“我的安全，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义律想了想，说：“那好，我今天晚上先把你送走，或到澳门，或回英国。”

颠地要逃跑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洋行外边。附近的中国百姓怒不可遏，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手拿刀剑，纷纷聚拢来，把洋行团团围住。

消息报到藩台衙门林则徐处，他立即召来邓廷桢和关天培，经过计议，决定派出兵士千名，包围洋行，撤出洋行的中国雇员，限期义律交出鸦片。与此同时，又令水师出发，截住趸船饷道，断绝海上交通。

洋行里的义律和英商们再也无计可施了。眼巴巴地被困在这座小楼里。义律心慌意乱，故作镇静已不可能。他不时地走到玻璃窗前，向外窥探。啊，可怕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随时都会把我义律撕成碎片。这不奇



怪，是我和我的这些同胞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要赚钱嘛！你们活该，谁让你们上当的，你们有本事可以到英国去贩卖鸦片嘛。他脑子里乱极了。怎么办？林则徐的通牒中明明讲了，若再顽抗，将停止食物供应。难道我们真的都困死在这里不成！中国有句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来我需要作出痛苦的牺牲，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

夜深了，他仍然拿不定主意。忽然，楼梯咚咚响，乔治慌慌张张跑上来，喘着气说：“阁下，颠地悄悄逃跑了！”义律一惊，骂道：“这只猪，自寻倒霉，可又给我招惹麻烦！”

原来，颠地害怕被捉，就凭着自己熟悉广州地形，偷偷摸摸地从旁门出去，擦着墙脚溜走了。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他站下来，辨别着他的商船停泊的方向。趁清兵替换哨卡的机会，他溜到了江边。猛然，听到背后有声响，糟糕，他慌忙靠在一棵树旁，仔细察看，原来是海风吹动的树叶在地上滚动。“不要惊慌，”他劝慰自己说，“我颠地一生，遇到无数风险，最后还不都是化险为夷了。”于是，他松了松腰带，解开了长袍的领扣——他化装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喘了喘气，又向前走去。

就在颠地溜出洋行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在洋行当雇工的中国人就把消息传了出来：“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了。”消息报到林则徐处，他笑着说：“一群瓮中之鳖，哪个也逃不了！”林升也忍不住了，说：“鸦片未交，就想溜走，没那么便宜！”林则徐点头，对李大纲说：“传我命令，水师兵勇立即出动，把那个颠地抓回来！”

颠地往前走了一段路，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了，巡逻的人增多了，有百姓，有兵士，奔跑着，呼喊着，来来往往。一个个哨卡，堵死了路口。正

在他进退两难之际，猛听有人喝道：“站住！你是干什么的？”颠地一哆嗦，他不敢讲话。一讲话——他会说几句变了调儿的中国话——那不就漏了馅儿了。没有别的办法，三十六计，“逃”为上计。扑通一声，他竟跳到江里去了。由于紧张，再加上穿着长袍，他的游泳技术得不到施展，咕咚咕咚，先喝了几口带腥味儿的江水。

“抓住他！”人们呼喊着。

他在冰凉的江水中浑身发抖，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无数人等向他扑来，他只好束手就擒。天亮以后，林则徐升堂。衙门里一片肃穆。水师人等抬来一只麻袋，内装重物，放在大堂上。林则徐问：“内装何物？”领头的人道：“内装一奸细。”“打开观看。”“是。”

解开麻袋，露出一中不中、洋不洋的矮胖子。发须零乱，满面晦气，浑身湿淋淋的，活像一只落汤鸡。林则徐一拍惊堂木，那胖子睁开眼睛观看，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

“大胆蟊贼，你是何人？”林则徐问。

“我，我——我是大英帝国商人——”

“名字？”

“颠地——哦——哦——”

说着，鼻子一抽一抽，啊嚏——一个喷嚏打罢，眼泪鼻涕流了一脸。有些人忍不住笑了起来，心说，真是出尽了洋相！

经过审问，颠地一一招供，并表示愿意将鸦片全部交出。林则徐脸上带有一丝笑意，说：“颠地，你回去告知义律，不交出鸦片——要交出全部鸦片，做做样子不行——休想走出洋行一步。如若顽抗，我们将断水断粮。好，给颠地先生松绑，然后，饱餐一顿，押回商行。”



迫于压力，义律同意交出全部鸦片。一共两万多箱，二百三十七万斤。林则徐会同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比总督低一级的地方长官）怡良，赴虎门验收。各国鸦片商人，低头认罪，具结保证从此以后，只可进行正当贸易，不再走私鸦片，如若违犯，人即正法，货船入官。

望着这堆积如山的鸦片，林则徐打心眼儿里高兴。邓廷桢笑着说：“林大人，如若将如此之多的鸦片运往北京，恐非易事！”林则徐想了想，说：“待奏禀圣上，然后再定。”

道光皇帝接到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的联衔奏折，认真观看，不由得哈哈大笑说：“我说洋人没啥了不起嘛！林则徐没有辜负朕之期望，理当嘉奖。”他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商议鸦片如何处理。众人认为，广东距京城遥远，如若运到北京，劳民伤财，且有被人偷漏抽换之弊端，不如就地销毁为便。道光准奏，传谕林则徐：“奏悉！所缴鸦片烟土，饬(chì)斥即在虎门外销毁完案，毋庸解送来京，俾(bǐ)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该大臣等唯当仰体朕意，核实稽查，毋致稍滋弊混！钦此。”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 1839 年 6 月 3 日），广州城沸腾了！城门口和重要街道上都张贴布告，告知人们：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照圣上旨意，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销毁鸦片，沿海百姓及各国商人均可前往观看。

上午，日升一竿，林大人率领各路文武官员来到了虎门。虎门海滩的一个高岗上搭起了一个台子，彩旗高悬，锣鼓喧天。无数百姓，扶老携幼，身穿盛装，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犹如过节一样。看台右面聚集着许多外国人，只有义律、颠地心怀鬼胎，不曾到来。

看台上，林则徐威风凛凛，满面春风，徐步就座。左右两侧，坐着邓廷桢、关天培，还有广东巡抚怡良、广州知府余保纯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犹如海潮一样，欢呼起来，与锣鼓鞭炮声交织成一片，充分显示出了国威民威。林则徐神采奕奕，频频点头，问关天培：“关军门，是否准备就绪？”关天培欠身道：“大人请看，万事俱备，只等大人下令销烟。”林则徐张目遥望，只见海滩上并排挖了两个销烟池，呈正方形状，每边长约四丈，深约九尺。靠海水那边设有闸门，可以引进海水。销烟池边排立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兵勇，手持挠钩、斧子、榔头等待命令。林则徐深深吸了一口气，右手握拳，毅然下令：

“开始销烟！”

关天培抱拳道：“遵命。”转身走到帅帐之外，大声传令：“钦差大人有令：销烟开始！”

嚯，霎时，万众欢腾。只见兵勇们破开烟箱，将鸦片倒入销烟坑，然后掺进生石灰，将石灰鸦片搅在一起，绞起闸门，放海水流入池内。生石灰遇上海水，产生高温，只见那销烟池内“咕嘟咕嘟”开了锅。气泡翻滚，浓烟冲天，散发出一股呛鼻子的异味儿。这些被石灰水烧得变了质的鸦片废水通过涵洞，流入大海。

一位七十多岁的瘫痪老人，发须皆白，住在离虎门百里外的广州西郊，让他的儿孙硬是长途跋涉，背来观看销烟。他哭了，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嘴中喃喃自语：“我中华大地，扬眉吐气啦！林大人英明呀——”说着，竟不顾左肢病瘫，在儿孙搀扶下，面向观礼台跪下磕头。在各路官员歇息之时，林升将此事禀报林则徐，他听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几位瑞典、西班牙商人来到林则徐面前，脱帽致意说：“林大人销烟



之举，可敬可贺，我们表示理解。”林则徐微笑着说：“鸦片走私，本非正当。吾天朝禁烟极严，但通情达理，正当贸易，我们欢迎。”

就这样，二百多万斤鸦片，整整烧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通过与外商接触，渐渐懂得了世界宽广，国际之间应有正常交往，狂妄自大不可，卑躬屈膝亦不可。英国是贸易大国，虽有鸦片之争，但应力争和平解决。因而他刻苦钻研洋务，派专人了解各国情况，翻译资料。他的这种做法有些人不理解，劝他说：“鸦片已销毁，大人可松一口气了。”他摇了摇头：“不，事情尚未结束。古人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终于，他编成了名叫《四洲志》的书，专门论述各国的历史、疆域和政治状况。为了取得斗争的主动，也为了在道义上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一月给英国女皇写信道：“本钦差大臣奉吾圣命禁烟，实出无奈，烟害之大，贵女皇恐难预料。吾朝禁烟严，但通商之策不变，望贵国理解。吾窃闻陛下圣明，品德高尚，从不将己不欲之事强加于人，亦曾令商船不得夹带鸦片。只是某些商贩可恶，不听贵国命令，亦违我朝宗旨，愿陛下与吾皇共同禁止私贩鸦片。”果不其然，这封信获得了一些外国友人之赞赏，说：“中国林则徐扫除闭关自守之昏庸，放眼世界，不愧为大外交家。此可谓中国官员之极大进步。”

那些发鸦片横财的人，当然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到处拉拢、贿赂，想尽办法打击林则徐。义律也不甘心，借口具结内有“此后如夹带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语，拒不签字。林则徐飞奏清廷，道光皇帝阅后，批回奏折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谕。”紧接着，又降谕旨：“我朝抚绥外国，恩泽极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鸱（chī吃）



张，我直彼曲，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钦此。”

林则徐叹了一口气，只好遵旨宣布与英国断绝商务关系。

道光皇帝降旨以后，匆匆赶回后宫看望他的皇后钮祜禄氏。这钮祜禄氏能歌善舞，甚得道光宠幸。而且生了一个儿子奕訢（zhǔ 主）（后来的咸丰皇帝），更是得意扬扬。这可触怒了皇太后（道光的母亲），她指责说：“妇女以德为重，仗着一些才艺，恐非福相。”这话很快传入钮祜禄氏耳中，因而常常顶撞太后。这皇太后与皇后之间婆媳矛盾，闹得道光心中十分不悦，但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不，皇后一气之下，病倒了。道光见了皇后，恩爱一番，劝慰道：“爱妾不要听信飞语流言。朕望你好好养病，早日康复。”皇后觉得委屈，伏在道光怀中哭了一通。道光抚着她的肩头，笑着说：“告知爱卿一件喜事，与朕同乐。吾大清朝已与英吉利国断绝外交关系。英国人算什么东西！大清国威，全世界无不降服；否则，还称什么天子！”皇后抹去泪水，问：“英吉利人，听说住得很远，跑到我们这儿干什么！真是无事生非。怪不得他们都生得怪模怪样的，红头发白脸膛，蓝眼睛，鼻子大得像棒槌，是吗？”

道光哈哈笑了一阵，回到养心殿，太监来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求见陛下。”道光说：“传他进来。”穆彰阿行过大礼，奏禀说：“陛下容奏。据悉，林则徐禁烟，已告一段落，可近来又募款捐资，购置二百门大炮，说什么要跟英国人打仗，以防万一。依奴才之见，林某故弄玄虚，耗民伤财，小题大做。还有，他还大张旗鼓收缴民间烟土烟具，臣以为也是多此一举。”道光皱皱眉头说：“爱卿所言亦是，英夷已经屈服，断绝来往，也就罢了，还置什么大炮！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偏去自找麻烦。朕以

为乡间烟土烟具亦不必过问，由它自生自灭去吧。”穆彰阿眼角充满了笑意，连连说：“陛下英明至极。”道光一摆手说：“一切由爱卿去办，跪安吧！”

打发走了穆彰阿，道光坐下来批阅奏折。天渐渐黑了，用过御膳，在殿内踱步。猛然，听到太监在门外惊呼：“皇上，大事不好，皇后驾崩了！”

道光愣了一下，只觉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 第三回

三战七捷虎门显威  
不屈不挠壮志凌云

几个太监吓坏了，慌忙搀扶道光皇帝，让他斜靠在座椅上，然后七嘴八舌地叫着：“皇上，皇上。皇上醒醒，皇上醒醒。”叫着叫着，一个个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了起来。

道光慢慢睁开眼，一时觉得纳闷儿，问：“你们哭什么？”他不问还罢，一问，几个太监竟号啕大哭起来。道光大怒：“浑蛋！朕未死，你们号什么！”说着，一个嘴巴打在最前边的太监脸上。啪的一声脆响，顿时没了哭声。这一巴掌也惊醒了道光自己，他想，我是怎么了？朕适才还是好好的——对，他们来禀奏说皇后驾崩了——这怎么可能呢！中午我还看她病体好转，有说有笑呢。他慢慢坐直了身子，问：“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太监们跪在地上，像死了的伏地癞蛤蟆，不敢抬头，不敢哭，也不敢说话。道光又火了，抬起脚，踢在一个太监肩头上，咕咚一声，那太监就倒在了地上。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道光吼道。

那太监低着眼，浑身发抖，说：

“奴才不敢说。”

“说！”

“喳。皇上恕奴才无罪，奴才才敢说。”

“朕恕你无罪。”

“谢皇上。稟奏圣上，皇后她——”

“皇后怎么样？”

“皇后她，她，她升天啦——”

她死了？老天啊，你怎么如此残忍！她还那么年轻，她的儿子还没有成人……

道光想着，丧魂落魄地奔出大殿，向后宫跑去。太监们慌了，从地上叽里咕噜爬起来，飞快地追上去。刚才挨了一嘴巴的那个太监追上道光，说：“皇上，我来背你。”

来到正宫寝室，道光听见一片哭声，秀女、贵人和嫔妃们见皇上来，连忙跪迎。道光流着泪，走到床头，默默地望着紧闭双目的钮祜禄氏。不久，宫中就传出上谕：派惠亲王绵愉，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礼部尚书奎照，工部尚书廖鸿荃，总理丧仪。不久，道光也了解了皇后死时前后的情景：那天，太后派太监，赐给皇后一瓶御酒，转告说，此酒于皇后身体有补，望皇后遵太后懿旨服用。皇后谢过太后之恩，把酒酌饮，着实感到酒香味美。傍晚，略觉头脑发昏，不大工夫就人事不省，崩逝了。难道母后酒中有毒？太后与皇后不和，他早知晓，可太后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呀！他不敢想下去了，太后是自己的母亲，他怎么能如此去怀疑她呢……

他心情烦躁，看着什么都不顺眼。恰在这时，军机大臣穆彰阿求见陛下。太监禀报之后，道光皱着眉头说：“召他进来。”穆彰阿见道光满脸不高兴，就格外小心地稟奏：“启禀圣上，林则徐呈来奏折，要求国库拨



款给他，置备大炮，编练水勇。”道光听了，本来就皱着的眉头现在成了一个疙瘩，不耐烦地说：“这林则徐真是麻烦！前次朕已传谕，英夷已被降服，以后和他断绝来往就是了。国库哪里有那么多钱！”穆彰阿见道光厌烦林则徐，心中暗喜，说：“陛下圣明，林则徐得寸进尺，益发不可一世。明明是沽名钓誉，还美其名曰加强防卫。”道光咳嗽一声，打断了穆彰阿的话，说：“好啦，好啦，朕已知晓，不必啰唆。告诉林则徐，国库没有多余之银两。爱卿跪安吧！”穆彰阿吃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林则徐见道光不支持也不理解他的加强防卫，以防英吉利入侵的主张，叹了口气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吾当好自为之！”他决心不管别人如何诬蔑他，攻击他，他决不动摇。孟子不是讲过嘛：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他要沿着自己设想的路走下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吃罢早饭，林则徐在院中散步。猛听到头顶一声咕咕的啼叫，急忙抬头，循声望去，原来是一鸟停落树上。那鸟的叫声凄厉，使人顿生怜悯之心。适值一老花匠在院中浇水，林则徐问道：“请问老先生，此鸟是否子规？”老人抬起头，看了看，听了听，点头称是：“大人所说不错，是子规，又叫杜鹃。”林则徐又问：“子规啼血，可是真的？”老人笑了，说：“老汉不知。只听说杜鹃鸟不造窝，它将小杜鹃生在别的鸟窝里，让人家代养。小杜鹃长得很快，常常挤走鸟窝里的真正的小主人。渐渐地它长大了，就远走高飞，寻找它的亲生父母。叫啊叫啊，叫得嘴都流血了。”

林则徐很有兴趣地听了老人讲的传说，陷入了沉思。忽然，他高兴起来，说道：“好，借窝养子，聪明，聪明！”

他快步回到书房，叫来中军参将，传令说：“传各路官员、绅士等到藩台衙门议事。”

“是。”

趁中军参将去传令之时，林则徐取出自己的笔记，查阅本地有钱的官吏、地主、富商名单，一一作了摘录。

不到午时，各路官员就已到齐。林则徐心平气和，向大家讲了广州禁烟情形。最后说：

“本钦差大臣禁烟之心犹石似铁，全为社稷皇上着想，无一丝一毫谋取私利之心。今日，禁烟进展顺利，打击了英国鸦片贸易，使得英国失去一大笔收入，试想，他们怎能善罢甘休。窃以为他们早晚会诉诸武力。如若我们不作防范，必然失败，不仅禁烟之功尽弃，还会招致更大灾祸。为了修筑炮台，加强海防，需要一笔款项，望大家齐心协力相助，尽力捐款。林某身为钦差大臣，义不容辞，先捐五万两银子。”

林则徐的诚恳深深感动了大家。邓廷桢朗声说：“总督衙门捐五万两！”关天培接着捐了三万两。师爷急忙造册，将捐款之人一一登记。

最后，林则徐指着几个名字说：“诸位忠君爱国之心昭著，实可嘉奖。但也有一二十人，家有万贯，却不肯多捐一文。”他念了海关协理副监督齐齐哈朗等人名字后，说：“此二十余人留下，其他皆可散去。”

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渐渐离去。最后剩下的二十多人都是发了鸦片横财的。林则徐不客气地说：“诸位有钱，尽人皆知；这些钱上沾有百姓血泪，自不待言。诸位应当为国分忧，立功赎罪。不捐不行，捐得太少亦不行。”

对这些人，决不能客气。迫于压力，他们咬着牙，揪着心，总算捐了



几十万两银子。

钱有了，林则徐再次来到虎门，与关天培一起视察阵地。关天培指着珠江口说：“虎门地势险要，为南国海防要地。这一带共有炮台十一座，炮三百三十门。只是年久失修，武器陈旧，不堪一击。”林则徐点头：“新购置了火炮二百门，抓紧布防。”关天培又献计说：“我还想在前沿设置拦路铁索，在沿海岸边密钉排桩，以加强阵地，形成屏障，大人意下如何？”

林则徐转过头，敬佩地注视着面前这位发须皆白了的老将军，感慨地说：“好，老将军深谋远虑，可敬可佩。我有一位朋友，名叫魏源，关军门可曾知晓？”

关天培点头说：“可是湖南邵阳人氏，才思敏捷，闻名京师的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字默深的那个魏源？”

“正是。此人知识渊博，不仅研究国内，也研究国外，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他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洋人之长处，加强我们自己，万万不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他还主张，组织义民，抗击敌夷，我们亦可采纳。”

“已经据大人之命，组织了水勇（水上民兵），再加上水师（正式编制的海军和边防军），我们不怕敌酋来犯！”

广州的七月，骄阳似火。火树红花盛开，招来了无数嗡嗡嘤嘤的蜜蜂和翩翩飞舞的彩蝶。道光十九年六月八日（1839年7月7日），九龙尖沙咀的农民林维喜挑着一担青菜回到村里。村口，正在大榕树下乘凉的几位媳妇、姑娘一边聊天，一边做着针线活。几个孩子在追跑玩耍。他们见林维喜走过来，叫道：“叔叔，青菜好嫩呀！”林维喜答道：“是呀，你们

拿几棵回家吃吧。”

忽然，从路口房后小路上窜出十几名英国水手，叽里呱啦说笑着，堵住了林维喜的去路。

林维喜吃了一惊，问：“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矮胖子抹了一下稀稀拉拉的黄胡子，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喊：“哪里，金子银子，有？嗯，钱，钱——你有？你家有银子？”林维喜摇了摇头，说：“没有，我家没有金子、银子。”

那群水手喷着酒气，把林维喜拉到大榕树下，再三让他讲出哪里有金银财宝。那几位媳妇、姑娘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把孩子拉在身边，嘴里在祷告着：“老天爷，快让这些坏蛋滚开吧。”

那个黄胡子水手一脚踢翻了林维喜的菜担子，骂道：“再不讲，老子揍你。”

林维喜十分生气：“你们欺负人，我要到钦差大臣林大人那里去告你们！”

那些水手听罢，在黄胡子指挥下，一拥而上，劈头盖脸地把林维喜打倒在地。林维喜寡不敌众，被打得奄奄一息。姑娘、媳妇们惊叫着跑过来解救林维喜，被那些强盗拦住。黄胡子大怒，喊道：“打！”他们竟将在场的妇女、孩子都打成了伤残。

林维喜死了，他死不瞑目。那帮强盗又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然后，哈哈狂笑着扬长而去。

尖沙咀的百姓急忙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官府，最后，禀报了林则徐。林则徐大怒，一拍桌子，说：“简直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伙强盗竟敢在我们国土上行凶，致人死命，决不能善罢甘休。”为了维护我国和民



族尊严，林则徐立刻照会义律：交出打人凶手，并向大清朝道歉。

义律骄横无礼，说：“林大人，我们可以表示遗憾。至于交出凶手，这不可能。英国人要由我们英国人处理。”

林则徐正气凛然地说：“在我大清国土上打死我国百姓，凶手要由我们惩办！不交出凶手，由此引起的后果，你要负责！”

义律理屈词穷，狡猾地说：“凶手嘛，可以处罚。我要向我国女王报告，等来了指示，再进行处理。”

等了将近两个月，毫无音讯，林则徐再次照会义律，坚决要求由中国惩办凶手。义律为了做做样子，就自己开庭“审判”，装模作样地对凶手处以三个月监禁和少量罚款。消息传来，激怒了中国百姓。林则徐为了维护主权尊严，毅然决定停止供应英国船只的柴米食物，三日内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工，驱逐英船离澳。与此同时，照会其他各国商船，惩办凶手与他们无关，让他们的正常贸易继续进行。

这样，英国洋馆又一次陷入瘫痪。义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端起盛满白兰地酒的杯子，咕嘟嘟，一饮而尽。他问颠地：“阁下，鸦片我们全部交给了林则徐，他用石灰卤水烧了个精光。可你想过没有，我们如果不走私鸦片，还怎么赚大把大把的银子？”

颠地点着头，将鼻烟抹在鼻子上，哦——哦——抽搐着鼻子，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喷嚏。

义律一把夺过颠地的鼻烟壶，扔在桌上，说：“好啦好啦，你忘了被人家捉住装进麻袋的滋味儿了？”

颠地从桌上收回鼻烟壶，说：“你讲你讲，我在听嘛！”

义律皱着眉头接着说：“偏偏我们的水手又打死了那个叫林维喜的农

民，闹到现在被赶出澳门的地步。我看，得想个办法，给林则徐一点厉害看看。”

颠地擦了擦脑门儿上的汗，说：“我十分同意阁下的意见。现在有几艘英国船甘愿具结进入江口，表示决不夹带鸦片，实在可恨！他们等于给林则徐长了威风。我看就先拿他们开刀，让林则徐的愿望落空！”义律想了想，说：“据我所知，英国商船丹玛士革号已经具结驶入广州。今日，撒克逊号正向珠江口驶去。”

颠地疯狂地吼叫起来：“挡住它！把它截回来！”义律一挥手说：“好。你跟我到兵舰上去。”颠地一听义律让他去，连连摇头说：“阁下，这就不对了。你看，我这么胖，上次被捉，又使我患了心脏病，我怎么能打仗呢！我已经计划好了，最近就准备返回英国，让议会和女王知道，我们需要使用武力，用武力征服中国。”

义律撇了撇嘴，说：“我看，你已经被林则徐吓破了胆！你走吧，越快越好！我义律却要在这里跟林则徐斗一斗。”

义律带领两只兵舰和十只武装商船（快蟹船）驶进穿鼻洋面。他用武力命令撒克逊号返回公海，不准进入珠江口。

这日，恰巧关天培率领三艘巡逻船在穿鼻洋巡逻。他警惕地举起望远镜巡视着大海上的各种船只。他奇怪地发现，已经具结准备驶入江口的撒克逊号掉头离去。又一看，他明白了，原来是义律率领兵舰截堵了撒克逊号。他命令舵手：“到英国兵舰前问话。”巡逻船飞快地驶近了义律的兵舰。突然，轰隆几声巨响，一发发炮弹飞了过来，落在关天培左侧海面上，爆炸了，激起几丈高的浪涛。关天培大怒，命令炮手：“瞄准英舰，开炮！”火光一闪，大炮轰鸣，炮弹向英舰飞去，打了十几发炮弹，关天



培举着腰刀，命令：“舰只右转，打它的左舷。”

义律见关天培指挥巡逻舰只向右转动，慌忙下令：“放炮，截住它！”六门火炮同时发射，一片火光在关天培巡逻舰周围燃起。轰轰炮声如霹雳炸响。关天培觉得肩头被什么狠狠一击，身子晃了几下。他大声呼喊：“冲上去！快，冲上去！”他看到一名兵士头部炸伤了，倒在船上。他刚要去搀扶，猛地那兵士又站了起来，奋力去装填炮弹。关天培的巡逻舰冲出火海，迅速靠近义律兵舰左舷。关天培高举的腰刀向下一砍，命令炮手：“放！”

轰、轰、轰，隆隆的炮声惊天动地。

“打中了！”关天培和兵士们一起欢呼起来。

这一炮击中了义律所乘兵舰左舷。顿时，船上大火熊熊，英兵呼叫着，一片惊慌。大副向义律报告：“阁下，我舰受伤，处境危险。”义律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撤退。”英舰在广东水师的攻击炮声中，匆忙逃窜了。

关天培肩膀受了轻伤，包扎以后，笑着说：“洋鬼子欺软怕硬，不见棺材不掉泪。今天大家打得不错，我们可以回去向林大人报喜了。”

林则徐听说关天培打了胜仗，十分高兴，下午亲自来看望关天培。他查看了关军门的肩头炮伤，说：“你要好好养伤。英夷义律今日失利，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你等要日夜警惕，不可大意。”果然不出林则徐意料，从第二天起义律每天都来攻击珠江口和官涌山炮台，一连六次，均被广东水师击退。

广东水师英勇奋战，七战七捷，使义律率领的英舰屡屡受创，以失败告终。义律走投无路，他终于和英国商人联名写信给英国女王，请求派兵





进攻中国。义律的请求在英国引起了震动。他在请求报告中颠倒是非，对中国极尽诬蔑之能事。公元 1840 年 4 月，英国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中国的办法。英国外相巴麦遵喷着唾沫星子说：“中国严重违背国际法，破坏我国之正当贸易，攻击我兵舰商船，侵害我大英利益。这种侵略我大英帝国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派兵吧，用战火去惩罚他们！”会议开了三天，经过辩论，以多数票通过派遣军队进攻中国。维多利亚女王任命乔治·懿律（义律的堂兄）为侵华军总司令，任命伯麦为海军司令，率领兵舰十六艘，载大炮五百四十门，英军三个团，印度兵一个团，还有在印度驻防的兵舰二十多只，进发中国。

1840 年 6 月下旬，英国侵略军到达澳门，接着宣布：自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锁珠江口。从此，历时两年两个月的鸦片战争开始了。

五个月前，道光皇帝降旨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则由林则徐担任。邓廷桢离粤赴闽时，林则徐与他作了长谈。自打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转眼间，一年多了。原来林、邓并无深交，只是慕名而已。一年来，他们朝夕相处，共谋拯救国家百姓之大计，已是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邓廷桢望了望林则徐为他饯行的宴席，说：“少穆，一年来并肩携手，深感你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禁烟之举，公理在心，愚兄决不动摇。我是一条道走到黑，跟定你了！”林则徐欠身说：“兄长过奖，林某与兄同心，明知日后风险必有，但矢志不渝，即使砍头流放，我决不后悔！”

林升慢慢为两位大人斟上了酒。

林则徐端起酒杯，站起身，满怀深情地说：

“我有两句话相赠。”

“请讲。”

“铜墙铁壁，威武不屈。”

邓廷桢点头，心领神会，说：“我记住了。我也有两句话要说。”

“请讲。”

“携手并肩，遥相呼应。”

说罢，两人对视一下，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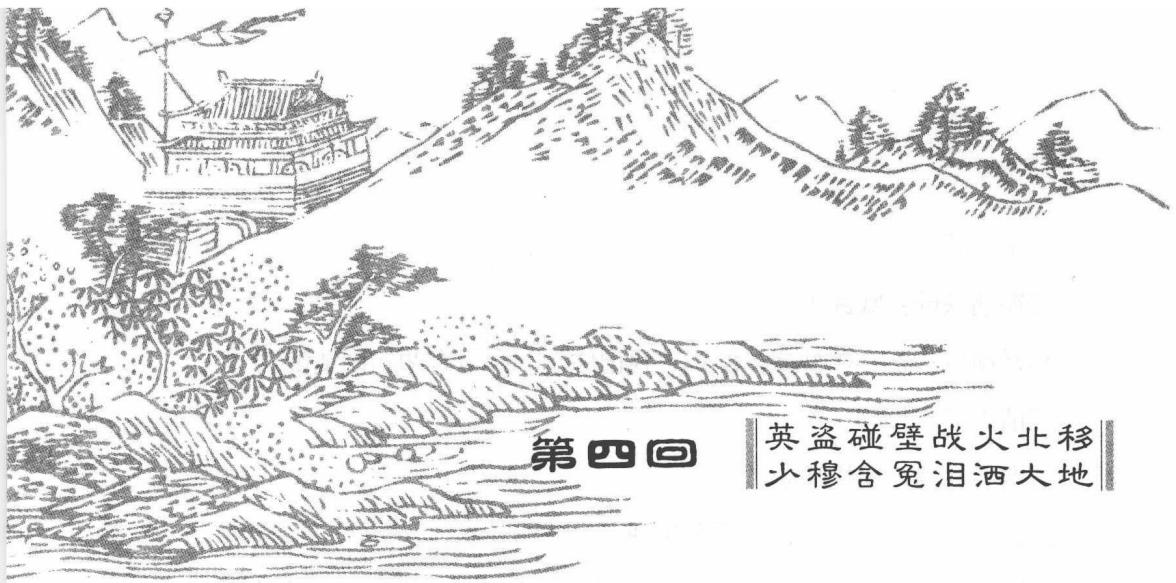
林则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相信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一定会加强海防，与他的广东一起，筑成东南沿海抗击洋人入侵的铜墙铁壁。

忽然，中军参将通报：

“关军门求见大人！”

“请！”

关天培急匆匆走进林则徐书房，气喘吁吁地说：“下官有紧急军情稟报——”



## 第四回

英盗碰壁战大北移  
少穆含冤泪洒大地

关天培急匆匆来见林则徐，禀报说：“林大人，果然如制台所料，英兵浩荡而来。”林则徐点头道：“来吧，我们已做好准备，等着他哩。”

自从与英国断绝来往之后，林则徐就全力以赴，加强广东水师水勇的建设，扩充人员，日夜操练。同时，增置大炮，加固阵地，并张贴告示，提醒各界人等，增强抗击洋人入侵的斗争意识。他还亲笔给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所有沿海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写信，请他们做好准备，以防敌人从海路入侵。

正说着，赵衙司拿着起草的杀敌有赏的告示进来，说：“大人审阅，若可，即令刻印张贴。”

林则徐和关天培一起阅读起来。那布告上写：英夷贩毒品受阻，必不肯甘休，狗急跳墙，会派兵来犯我境。战火燃起，为保大清江山，为吾民安居乐业，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来敌不共戴天。英夷武装进入内海内河，当痛击歼杀，凡杀白头鬼一名，赏银一百元；杀黑头鬼一名，赏银五十元。

关天培看罢，说：“军民同仇敌忾，好。”

林则徐亦说：“颁印张贴去吧。”赵衙司走出书房，林则徐又问关天培：“你可曾探听敌酋虚实？”关天培说：“敌酋约有三十艘大小兵舰，一万英国或印度籍兵士。”林则徐一边听一边将书桌上的各国报纸及刊物取过来，指着已请翻译译出的文章说：“不错。他们的头目，一个叫乔治，一个叫伯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吾等不可掉以轻心。我与你当即起程，到江口督战，军门意下如何？”

关天培忧虑地说：“海上危险，大人还是不去为好。”

林则徐哈哈大笑说：“我知道，关军门胸怀浩气，是吾朝栋梁之才。林某肩负重任，大敌当前，安能在后方养尊处优。禁烟伊始，少穆即置生死于度外！走，马上走！”

林则徐偕关天培乘水师兵舰来到海上，只见六月骄阳下，万里海洋翻腾着波浪，充满了一场海战前的肃穆。关天培将望远镜递给林则徐，林则徐举起细细察看。他以商量的口气说：“依我之见，吾军除加强水师与炮台之外，在作战上，要以孙武之法，攻其无备。海风习习，敌之炮火虽比吾强，但无后援，我水师当以火攻袭扰为主。”关天培说：“制台所言极是。我已备有多只火船，随时准备去袭扰敌酋。”林则徐又说：“敌酋远途而来，人生地不熟，他们要依靠汉奸。对那些为贼卖命的奸贼决不姑息。”

关天培一指江口徐徐驶来的几十只小船，说：“大人请看，那些小船上装满了柴草火药，待靠近敌舰，即点火燃烧。”林则徐望着远去的火船，又问：“火舟燃起，水手如何？”关天培说：“水手尽挑江上海上长大的渔家子弟，个个赛过浪里白条，火燃之后，即跳海潜回。”

他二人又视察了炮台，慰问了将士，然后返回营房。



英军司令乔治已是五十六岁的老头子了，其父为英国驻印度总督，后调回国内在海军部任委员。这乔治也是细长身材，常常挺胸凹肚，犹似刀螂。大概是为了表明军人气概，尽管骄阳似火，他仍然军服笔挺，面目严肃。他很少笑容，总是像死了亲人似的，哭丧着苍白的脸。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一只小船驶来，问：“义律阁下，这小船是干什么的？”义律接过望远镜仔细观望，发现船上是一袋袋粮食、一堆堆青菜，答道：“这是中国农民，在海上给各商船送粮送菜，以此谋利。”

老奸巨猾的乔治眯起小眼睛又问：“那么说，对他们可以置之不理？”

义律摇头，说：“兄长，我不是此意。我在中国为英王效力多年，深知中国，汉奸有——中国人把为我们工作的中国人叫汉奸——志士亦有，即不怕死的人也有。林则徐、关天培都很会作战，我军不可大意。况且我们已宣布封锁了海面，对任何船只都不能客气。”

乔治听了，命令炮手：“左前方，目标中国小船，开炮！”

轰隆轰隆一阵响，炮弹在小船四周爆炸了。那些小船在海上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快，忽而慢，就像孩童在捉迷藏，时隐时现，几十发炮弹竟无损于小船一根毫毛。乔治急了，骂道：“瞄准！他妈的，你们的眼睛难道都长到屁股上了！”炮手们遵照司令官之命，认真瞄准，但仍然是弹弹虚发。义律从指挥台爬上更高一层的瞭望台上观察，大喊道：“注意，这些小船是向我们驶来的，行动诡秘。”

海风渐渐大了，掀动海水呜哗呜哗地轰叫着、跳着，拍打着舰只的两舷，似乎要将这些人造的怪物拍烂打碎。乔治掉转船头，继续对准小船开炮。那些小船借着风浪，迅速靠近了英国船队。一刹那，几只小船上同时起火，犹如一个个从天而降的火球，向英舰飞来。乔治急令各舰退避，却

已躲闪不及，那火已燃着了两只舢舨船。

英兵好不容易扑灭了大火，个个已是筋疲力尽。夕阳西下，天渐渐黑了。夜幕中，各舰不断有情况报告，而情况都是一样：发现船侧有火球滚动！

整整一夜，火球滚动的报告不下三十回，闹得乔治司令和他的将士们心烦意乱。天一亮，乔治就气急败坏地命令义律：“出高价雇几个向导，今日我们发起进攻。”

义律派人到海上寻找向导。到了中午，找到了三名：一老二少。老的已是发须皆白，但腰板仍十分硬朗。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岁，一般高，一般胖瘦，老人说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乔治见三个向导，腰圆肩阔，紫黑脸膛，确是地地道道的渔民。他问：“你们熟悉海路？”老人点了点头。乔治又问：“带路，你们愿意？把我们带进珠江口，避开暗礁，避开大炮。我要重重地给钱。”老人仍是点了点头。

义律转身从一只提包中取出五十两银子，故意在手中掂了几掂，说：“这银子，你们先拿着。事成之后，再给一百两。”

老人笑了笑，接过银子，微微点头，好像是表示感谢。那孪生兄弟只是睁大眼睛，仔细地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话也没有一句。

乔治乜斜着眼睛，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若骗我，那我决不饶恕你们！”

老人瞪了瞪眼睛，嘴中哼了一下，把手中的银子放在甲板上，向孪生兄弟摆了摆头，意思是：“信不过我们，走，我们不干了。”乔治看他们要走，连忙拦住他们，笑着说：“哦，请原谅。我是说只要不出问题，就



重重有赏。”义律也急忙把甲板上的银子拾起来，递给老人。

有一老二少做向导，乔治的兵舰浩浩荡荡地向内海驶来。一路上，在老人的指指点点下，航行还算顺利。两个时辰以后，前方有一小岛。老人说：“等一等，让我到岛上去查看一下，若无埋伏的广东水师，才可前进。”乔治翻了翻蓝眼珠子，说：“可以。你们三人留下一个在舰上。”老人答应了，带着一个青年下船跳海，奋力向小岛游去。他们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岛上的山丘后面。猛然间，听到轰隆隆几声巨响，隐藏在小岛上的火炮发射了。

“我们中计了！”

乔治一声惊呼。炮声中英舰上霎时乱成一团，待找留作人质的那位青年向导时，早已无影无踪了。有人说，见他向船舱跑去；有人说，看见他跳进了大海。乔治也顾不上寻找向导，连忙下令：“撤退！”

英船急速后退了。忙乱中，有一艘船在弯弯曲曲的航道上忽然停住不动了。乔治用旗语和喊话通知它：“速速撤退！”原来这只舰船搁浅了。终于，它被一发炮弹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船上的英国士兵、水手争相逃命。

丢兵卸甲的乔治和义律返回到公海上，愁眉苦脸。白天天气炎热，晚上是无休止的骚扰偷袭。粮食虽然够吃，可淡水却日趋紧张了。

乔治问海军司令伯麦：“淡水还可以用几日？”

伯麦扔掉手中的雪茄，叹了口气答道：“阁下，很不乐观。不是还可以用几日的问题，而是今天的中午饭就已经要断水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用帆布接雨水储存起来。你难道没有去做？”乔治生气地质问。

“司令阁下，你指挥失利，有气别在我身上发泄。告诉你吧，帆布接的雨水也已用光了。”伯麦也没有好气，大声地说道。

“如果战事受到严重影响，你要负责！”

“我有责任，你的责任你也推卸不了！”

他俩唇枪舌剑，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不休。义律一拍桌子，说：“你们俩争吵有什么用。既没水，就赶快找水就是了。”

“你有什么办法？”乔治问。

义律一指右前方：“我记得就在那个方向的海面上，有一座不大的荒岛。中国渔民常在那里躲避台风。那岛上有一口井，我们可以去取水来用。”

乔治接受了义律的建议，指挥全部英舰向小岛转移。经过将近半天的航行，终于看到了那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乔治下达命令：“伯麦阁下，请你选派七十名身强力壮的士兵上岛上取水。”不一会儿，选好的七十多名士兵带着帆布水桶，乘上舢舨朝小岛进发。上岸后，果然在一棵大树旁发现了一口水井。井不太深，嚯，好清凉的水！这些口干舌燥的兵士欢呼起来：“有水啦！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喊着，就将水桶放入井中，打上了一桶清澈如镜的水。他们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你几口他几口地咕咚咕咚喝起来。

一个个喝足了水，就开始往水囊中装水，他们干得正欢，猛然，咕咚一声，一个大个子士兵倒在了地上，翻着白眼儿，嘴里冒着白沫子，喊：“我，肚子疼，肚子疼！”紧接着，又是一个倒下了。不大工夫，倒下了几十个。

“我们中毒了！”一个兵士捂着肚子喊。



哈，他们惊慌失措，就像一群掉进陷阱的恶狼，东奔西窜，死的死，逃的逃……

活着逃回兵舰的只有十几个兵士。他们哼呀唉哟地哭喊着：“疼死了，救救我们吧！”“水、水，给我喝口水吧——”

乔治看到这十几个人的哭喊，愈发使大家情绪低落了。他喝令围观的士兵：“都离开这里。”兵士们哭丧着脸走开了。乔治对义律说：“你带几个人，迅速下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几个人扔进大海。”

“我的上帝，这太残忍了！”义律说。

“反正都是要死的。执行吧。”乔治说。

不到十五分钟时间，那十几个哭喊着的士兵就被抛进了大海，葬身鱼腹了。

英军失利，士兵情绪低落。乔治召开紧急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英军大小头目，争吵了一天，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和关天培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无不欢欣鼓舞。林则徐的捷报奏折飞传到京，道光阅后，大喜。他冷笑一声，说：“洋人来势猖狂，其实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我大清，国威赫赫，洋人来犯，犹如以卵击石。谕旨，嘉奖林则徐、关天培及广东水师。拨国库银子五万两。赏林则徐如意一把，关天培宝刀一口。”

穆彰阿出班禀奏：“广东水师作战有功，实可嘉奖。只是这林则徐与关天培，奴才认为，不奖也罢，以免他们居功自傲。望圣上三思。”

道光略略想了想，说：“还是奖的好。爱卿不必多虑。”

“是。”穆彰阿退下。

大臣中有些主战派确有远见卓识者，都暗暗为林则徐高兴。更多的大

臣是不学无术的庸人，趋炎附势。他们见道光情绪不错，就装腔作势地拍马逢迎：

“臣以为英夷犹如蚂蚁，我朝好比大象，因而可以全面向英夷宣战，打它个落花流水。”

“臣以为，我大清国不应与洋人来往，闭门锁国方是上策。”

“请陛下降旨，杀所有洋人，一个不留。”

道光听了，笑着说：“众爱卿所奏，待我想想。斟酌之后，再作定夺。”

不几日，道光嘉奖谕旨就到了广州，林则徐、关天培接旨，心中亦甚欢悦。他们越发经心，巩固海防，打击英军。乔治、伯麦和义律与众军官开了军事会议，找不出一个打败林则徐的好办法，心中好不烦躁！忽一日，一名汉奸偷偷上船，带来了一封书信，交给了乔治。这信是德国籍、英国传教士郭实腊写来的。郭实腊是个中国通，在中国传教多年，不仅调查民情，也刺探军情。他在信中讲，林则徐是清政府中绝无仅有的人物，包括清朝皇帝在内，大多数臣子都昏庸无能，贪污腐化。

乔治读了郭实腊的信，站在地图前沉思。忽然，他发现，中国沿海大城市极多，广州攻不下，何不换个地方！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伯麦和义律，伯麦和义律听了，表示支持。

于是，乔治、伯麦率领英军放弃攻打广州的计划，起程北上，仅留一小部分舰只停在珠江口外。两天后，就来到了福建海上。

伯麦举着望远镜报告：

“前方就是厦门。”

乔治仔细观察，发现此处一片宁静，并无清军阻拦，英军所到之处，



如入无人之境。他下令：“一鼓作气，攻占厦门！”

英军舰只飞速前进，眼看离厦门不远了。

义律端来两杯白兰地，一杯递给乔治，一杯递给伯麦。伯麦向乔治说：“但愿攻打厦门顺利。”乔治和伯麦碰杯后，说：“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干杯！”

就在他们举杯时，猛然炮声四起，杀声震耳。“怎么回事？”乔治喊道。话声刚落，一下级军官冲进屋来报告：“福建水师突然出现，我舰队处于不利地位。”伯麦脸色涨红，大声命令：“通知各舰，呈金字塔形，减慢速度，开炮还击！”

霎时间，厦门海面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炮声震天动地，杀声此起彼伏。好一场恶战！福建水主帅指挥台上稳坐着闽浙总督邓廷桢。邓廷桢在福建依照林则徐的办法，设法筹款，加固和新建炮台，造筑新舰，演练水师，把这个厦门和福建沿海经营得无懈可击。前天他就收到了林则徐派人送来的紧急函件：“驰报闽浙总督大人台鉴，今日英夷舰只北移，望速作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痛惩。弟则徐与兄同御寇仇，胆赤心忠，英何能为！”邓廷桢以逸待劳，等英舰驶近，船炮与炮台一齐开火，一下子把乔治、伯麦打得晕头转向。

激战中，英军有十余条舰只被击中，有的起火，有的下沉，伤亡惨重。

乔治连忙与伯麦商议：“将军阁下，你看是战是退？”伯麦眉头皱成一团，无精打采地答道：“据我所知，这里的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我看，这里不行，就另换一个地方。”义律建议说：“浙江省的舟山群岛有个定海县，据为我们探听消息的中国人说，那里防

守薄弱，官吏是一群废物。”

公元 1840 年 7 月 5 日，英军舰只驶入定海县海域。果然如义律所讲，并无清兵水师阻拦。原来，定海县总兵（一个地区的军事长官）名叫张朝发。张朝发无勇无谋，庸庸碌碌。英军攻击，他消极抵抗。突然，一发子弹打在他的左腿上，晕倒在炮台旁。清兵见总兵受伤，纷纷溃逃。英军迅速攻下港口，派兵进逼定海县城。

定海县的知县姚怀祥，平日只知饮酒作乐，不管民忧国难。大兵压境，才派遣典史金福，招募数百乡勇，临时充当县城保卫部队。英军冲到南城城墙下，向城中发射了几发小炮弹，然后在枪弹掩护下，猛烈攻城。金福望望躲在城楼角上的姚怀祥，转过身来大声呼喊：“射箭！”喊声刚停，一颗子弹飞来，他慌忙趴在地上。那些乡勇以为他中弹了，就呼喊着四散溃逃。姚怀祥见状，慌忙向城北门跑去。他看着大火四起的城池，眼泪哗的一下流了下来。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些洋鬼子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逃？城已被围，逃亦不易；是降？受辱于洋人，实在不甘心。丢了城池，罪责难逃，不如一死了之，倒也干净。想着，他抽出腰刀，猛地向脖颈上抹去，自刎而死。

定海总兵张朝发中弹后，被兵丁救起，送到镇海城，不几日，因伤势过重，亦不治而亡。

定海失守，道光皇帝很不高兴。善于察言观色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出班奏道：“陛下容臣稟奏，定海失守，当然是张朝发、姚怀祥之无能，但林则徐办事欠妥，轻开战衅，不能不说这是祸事之起因。望圣上……”

道光皇帝微微闭上眼睛，好像是在听穆彰阿的话，也好像是不想听穆彰阿的话。穆彰阿见状，不敢多讲，连忙退了下去。道光帝心中明白，穆



彰阿之意，是要追究林则徐的罪责。可林则徐赴粤禁烟，不是自己派的吗？严惩英夷，与之断交不也是自己批准的嘛！追究林则徐，不就是要追究朕吗？

这位曾经坚决禁烟的天子，此时陷入了糊涂的矛盾之中。定海失守的原因是什么？为何英兵在广东、福建屡遭失败而束手无策？他没有去想。不管怎么说，事情是越来越糟糕了，怪谁呢？怪谁呢？他默默地问着自己。

最后，他决定先派两江总督伊布里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去巡视，了解情况，伊布里还未到达浙江，义律就与乔治商议，义律说：“我军虽然占领了定海，可这里并非久留之地。这里的百姓逃的逃，死的死，我们买不到粮食。近日来，又有一个叫做黑水党的组织，不断袭扰我军，毁舰一只，死伤多人。”乔治一惊，问：“你讲的情况十分紧要。依你之见？”义律指着地图说：“我们士兵不多，占领定海，不可能再深入内地。要想使中国皇帝害怕，必须再继续北上，攻打天津，威胁北京。”乔治点头说：“你的主意好。命令舰队北上。”

1840年8月13日，英军舰队抵达天津的白河口。乔治·懿律站在舰头，对义律说：“阁下辛苦一趟，将我国议会致中国宰相的书信送到直隶总督衙门。”义律伸手接过信，说：“遵命。”

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里，一片紧张气氛。直隶总督琦善已满五十岁，微胖的脸上闪动着像老鼠一样的两只眼睛，胆小而狡黠。他，满洲正黄旗人，袭一等侯爵。嘉庆二十年，曾任河南按察使，镇压汝宁、光州农民起义，受到朝廷嘉奖，赏戴花翎。道光四年，他任山东巡抚，又镇压临青州的马进忠农民反清起义。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升任直隶总督。

参军报告琦善：“英国领事义律拜见大人。”

“请。”琦善吩咐说。

琦善在大堂上坐定，心中不免有些慌张。这义律，他早就听说过。鸦片贸易中，他曾多次受贿，此时才得会这鼎鼎大名的洋大人。他见义律走了进来，心中自有几分亲热，但面上仍装出威严，问：“你是义律？”

义律耀武扬威，笔挺地站着，微微点头说：

“大英国副全权代表义律拜见大人。”

“既然前来拜会本制台，就应跪下。”

“请阁下原谅。我国没有跪拜礼。鄙人向您鞠躬！”

琦善无奈，转而又问：

“你有何贵干？”

义律嘿嘿一笑，说：“制台大人，大英国海军已经打到贵总督管辖的白河口。我想，大人不会不明白吧？”

琦善心想，这个家伙果然是个中国通，厉害得很！我怎么会不明白呢！你们来到天津，与京城近在咫尺，还不是威胁我们降服。你们的洋枪洋炮一响，我的总督可就要倒霉了。打，打不过；不打，不打怎么向皇上交代！我呀，还是好说好办吧，想到这儿，他眨巴眨巴眼睛，站起身来，吩咐下人：“来人，给义律阁下看座！”

几个侍卫搬来了一把太师椅，放在大堂中央。义律坐下，微笑着说：“制台大人，我们兵进天津，并没有想打仗的意思，更没有想攻占你们京城的打算。”他心中明白，靠他们一个国家的那几千名远征军攻打天津和北京也非易事，所以，不如实话实说，装出一副仁义的样子，“我们到天津来，只是想向贵国说明，林则徐收缴我国的鸦片，没收我国商船货物是



错误的，不仅侵犯了我国利益，也违背了国际公法。我们在广州想和林则徐谈判，可他开炮击沉击伤我大英船舰十余艘，打死我军将士数百名。简直不能让人容忍！我们有五项要求，请转告贵国皇上，不然，我们也不客气，后果由你们负责！”

义律的一席话，只有一点，琦善特别爱听，那就是指责林则徐的不实之词。琦善与穆彰阿友情极笃，相互勾结，曾多次密谋，阻止林则徐禁烟。对皇上委钦差大臣予林则徐，忌妒得他牙根直痒痒，恨不能立即取而代之。今日，洋人前来告状，他忍不住心中一阵欢愉，想道：“林则徐，林则徐，你该倒霉了！”

琦善幸灾乐祸，咧了咧嘴，问：“你有哪些要求，一一讲来。”

义律斜眼望了一眼琦善，对琦善的心理已明白了大半。他嗽了嗽嗓子，大声讲了五项要求：

- 一、中国要赔偿英商全部损失；
- 二、赔偿军费；
- 三、开放广州等为通商港口；
- 四、不得以查禁鸦片要挟英商；
- 五、两国交往，礼节平等。

琦善听罢，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好苛刻的条件！如此要求，皇上恐怕难以答应。话又说回来，管他呢！反正钱又不从我腰包里掏。他命人接了英国的照会，说：“所提条件，非同小可，待本总督稟奏皇上再议。”

送走义律，琦善立即动身赴京。半夜，满天星斗，在一群随侍护卫下，琦善策马奔驰。正值伏天，气候闷热，他擦了擦汗，喊：“快，西北

乌云上来了，怕有一场大雨。”果然，半个时辰过后，在隆隆的雷声中，下起了瓢泼大雨。待到天亮，他们进了北京城，雨也住了，天也晴了。琦善骂道：“他妈的，这老天也与老子过不去！先到穆彰阿大人官邸相议。”

穆彰阿望着落汤鸡似的琦善，惊讶道：“制台一定有紧急军情？”

琦善将事情一一禀报穆彰阿，穆彰阿捻须沉吟：“机不可失！速速禀奏圣上，参林则徐办事不周，惹起事端。你快快收拾一下，我们去面见皇上。”

道光皇帝这几日正闷闷不乐。他已得知，英舰北上，可就是想不出对策来。再看看案头上的一摞奏章，竟全是指责林则徐的。他头有些疼，拍了拍脑门儿，呷了一口人参桂圆汤，又拿过林则徐的奏章看着。林则徐讲了广州形势，讲了防范洋人侵扰的对策，可有什么用呢！定海失守了，洋人又北上了……

他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道：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hé 合）胜愤懑！看汝又以何词对朕也。特谕。

他实指望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可天下太平。他无忧无虑地当自己的皇帝。可如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心中烦躁，肚子里一股火无从发泄。正在此时，总管太监来报：“军机大臣穆彰阿偕直隶总督琦善有要事禀奏。”

道光皱着眉头说：“叫他们进来。”

穆彰阿和琦善跪下问安以后，低首弯腰向道光禀奏了英兵已达天津和五项要求。道光听罢大怒，骂道：“浑蛋！洋人如此狂妄，你等竟束手无



策，真是一群饭桶！”

穆彰阿战战兢兢地说：“皇上息怒。此事都怪林则徐。他处理不当，引起战火，致使洋人直抵天津，威胁京城。英国人还是讲理的——”

“什么？讲理？”道光怒目圆睁。

琦善连忙跪奏：“皇上恕臣大胆。洋人并非要进攻京城，他们只是想跟林则徐讲讲理，要求赔偿损失，可林则徐不仅不讲，还开炮轰击人家。”

道光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问：“依你们之见？”

琦善连忙答道：“依奴才之见，可以先接受五项条件，作为缓兵之计。”

穆彰阿点头说：“琦善所言有理，先让他们退兵广州，再作计议。琦善头脑灵活，可以赴粤处理此事。”

道光微微闭上眼睛想了想，说：“那，林则徐呢？难道查办不成？”

穆彰阿顺水推舟，急忙说：“查办林则徐，以息洋人之怒，谈判亦好进行。”

道光听罢，好久没有讲话，只是信手翻阅着那些主张投降的大臣们的奏章。他觉得自己面前点着的明亮的灯，突然熄灭了。他拍了拍脑门儿，说：“好吧。着琦善赴广州查办，授钦差大臣关防，撤去林则徐总督职务。”

琦善万万没有想到，道光皇上如此果断。一方面受宠若惊，心中万分喜悦；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命运担心，他知道当今皇上反复无常，谁知道哪一天会降下灾祸！他顾不上多想，连忙跪下叩首：“谢皇上。奴才遵旨。”

穆彰阿和琦善退出之后，又密商一阵，琦善便赴天津移交官务并与义

律协商。英军答应撤兵南海，在广州谈判。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六日（公元 1840 年 11 月 29 日），琦善抵达广州。当日，在总督衙门议事大厅，率领文武官员，给供在厅中堂桌上的圣旨叩头。他站起身，扫视了一下大厅，撇了撇嘴，趾高气扬，大声喊道：“林则徐听旨！”

文武官员又重新跪下，洗耳恭听。

林则徐跪在最前边。他身着朝服，头戴花翎，脚登皂靴，面孔肃敬，口中轻轻答道：

“下官在。”

琦善脸上流露出一丝讥笑，望了望跪在脚下的林则徐，轻嗽喉嗓，读道：

前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时随地，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私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刑部严加议处。两广总督之职，着琦善署理。钦此。

犹如一声巨雷，在议事厅上空炸响，在场人等无不惊讶失措。林大人被免除职务交刑部判罪？他何罪之有？人们虽然早有预感，奸佞当道，皇上昏庸，林大人忠心爱国，必遭忌恨，但尚未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这么凶。

有人气得叹息起来，有人悄悄淌下了泪水。上天啊！这太不公平啦！关天培胸中像有一团火，熊熊燃着，他猛地抬起头，怒目而视，可又一



想，这是在宣读圣旨，圣命难违啊！

林则徐却纹丝不动地听罢了圣旨。他一不惊慌，二不惧怕，脸上显出十分平静的神情。他心中明白极了。这一天，他也早就料到了。大厅里安静得可以听到人们的喘息声。琦善狞笑着。他认为林则徐听完圣旨，一定惊魂不定，手足无措。当他的目光与林则徐的目光相对时，才发现林则徐大义凛然，如剑如火的目光中一股威镇一切的正气。林则徐望诏谢恩，说：

“臣谢恩。皇上万岁、万万岁。”

琦善见林则徐镇定自若，故意大声喊：

“摘去林则徐的顶戴花翎！”

一阵呐喊，琦善的随侍参将走上前去，摘下了林则徐的顶戴，拔去了花翎。

原来，清代高级官员的礼帽帽顶均缀红色之缨。帽顶中央为珠形帽饰，以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chē qú 车渠）、金、铜等制成，按品级而分质色。一品二品官为红色，三品四品官为蓝色，五品六品官为白色，六品以下官员为铜黄色。通常，皇帝可赏给无官之人某品顶戴，亦可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的顶戴，以示恩宠。花翎是顶戴的帽饰。花翎就是孔雀翎。以翎眼之多寡区分等级。普通皆一眼，高者二三眼。早期仅贝子（爵位名称）以上冠三眼，公爵冠双眼。后来逐渐滥赏，凡满族五品以上官员以及汉族官员有军功者均可赏戴。

此时，林则徐才感到一阵冤屈，虽然心中坦荡，但眼眶中却充满了泪水。他心中为自己没有完成禁烟重任而难过，也为霎时间被贬为庶民而感到轻松。

接旨完毕，林则徐回到自己的书房。林升默默地给他端来香茗，他点了点头，没有喝。不一会儿，关天培和许多林则徐的好友来看望他，安慰他，他一一谢过，说：

“蒙各位多方协助，则徐才有些微成就。今日圣上怪罪，则徐唯有自责，不敢有他念异想。壮志未酬心不甘啊！则徐无他求，只祈愿吾中华日渐强盛，不为洋人所宰割。”

天渐渐转暗，客人一一离去。林升端来晚餐，轻声说：“大人不必过于忧伤，身体要紧。天已不早，快用晚餐吧。”

林则徐摇了摇头，说：“端走吧，我不想吃。”

官场浮沉，他见得多了。削官去职，他并不在乎。他担心的是，广州的安危。他望着跳动的蜡烛，心中感到一阵阵困惑。窗外，海风习习，摇动着那高大的木棉树，抚拂着院中的青竹。他站起身，在室中踱步。他脑子里忽然有了一副对联。他走到桌前，铺开纸，提笔写道：

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

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

写罢，他诵读了几遍。最后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把它裱起来。”他坐下，靠在椅背上，慢慢闭上眼睛，仍然自言自语：“明天——把它裱——裱起来——”

林升悄悄走过来，望着自家主人。他叹了口气，心中说：“大人，睡吧，你太累了。来到广州多少日子，这是你第一次早早地睡啊！”他拿过一条线毯，轻轻地盖在林则徐的身上，忍不住，热泪从脸上流下来……

事隔不久，道光皇帝又降旨将林则徐、邓廷桢流放新疆伊犁。连曾举荐过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也遭严谴，连降四级。



海风越吹越急，驱赶着厚厚的乌云，从东南天边驰来。乌云翻滚着，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将乌云撕裂，接着是轰隆轰隆的震耳欲聋的霹雳。闪电的霎时明亮中，一个身着戎装的战将，骑着战马向广州城疾驶。

啪——他的马鞭在空中炸响。

战马飞奔到总督衙门，那位将军跳下战马，向衙门闯去，口中呼喊着：“我要见琦善大人——”

卫兵上前拦住了他。

他推开卫兵，仍然高喊：“不能撤防——大人不能撤防呀——”

衙门忽然打开了，琦善出现在门前，怒吼：“大胆！把他拿下！”



## 第五回

琦善奕山卖国求荣  
虎门英烈惊天动地

雷电交加。总督衙门的大堂上，琦善满脸怒气，望着跪在下边的那位将军。

琦善大声呵斥：“你好大胆子！你是谁？”

跪着的将军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说：

“末将陈连升，原三江口副将，现调守沙角炮台。”

琦善哈哈大笑，说：“原来你就是陈连升！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倒送上门来了。我问你，是你与英军在磨刀洋交战？”

“是我。”陈连升答。

“谁让你打的？嗯？”

“奉林总督之命，带三千水兵，将英军赶出磨刀洋。”

“是你先开的炮？”

“对。攻其不备，方能取胜。”

“混账！你陈连升大胆。英军本不想打仗，是你首先挑起战火。今日你又闯撞总督衙门，违抗本总督撤防之命，该当何罪？”

“末将无罪。抗击贼盗，忠于职守，怎说有罪？大人下令撤防，末将



以为不妥。这是林大人与军民费尽心血修筑起来，设置的边防啊！一旦撤防，后果不堪设想，望制台大人三思。”

陈连升的话，没有一句是琦善爱听的。他骂道：“放屁！来人，推下去把他砍了！”

刀斧手一拥而上，连推带搡，把陈连升押了下去。这时，几位幕僚走到琦善身旁，劝道：“制台初到广州，不宜先斩战将，以免激起民愤。大人三思。”

琦善想了想，觉得此话有理，改口命令：“慢，暂免陈连升死罪，先押入死牢，如何处置，明日再议。”

第二天，广东水师降士们得知陈连升被押，议论纷纷。不少将士联名写信给关天培，请他转请总督大人开恩，饶恕陈连升。关天培火速赶到总督府，向琦善陈述：“总督大人明察，陈连升赤胆忠心，并无二意；他此次急躁，冲撞了大人，望制台宽恕。”琦善听罢，思忖片刻，说：“看在关军门面上，此次饶恕他。回去之后，速速撤防，并裁减兵船，解散水勇乡勇。还有，设置在海口内的全部木排和铁链，也要拆除。我们与英夷谈判，要有罢兵姿态，万万不可唐突。如若招惹是非，你我都吃罪不起。”

关天培一边听，一边心中骂道：“一派混账话！如此妥协，大祸临头矣！”他眼睛里闪着怒火，刚要启唇辩解，琦善倒先说话了：

“去吧！军令不可违抗！”

关天培只好将张开的嘴又闭上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是。”站起身来，憋着气，退出门外。

琦善放了陈连升以后，又唤来参军，说：“为解除英人疑虑，撤防不可违抗。谁敢不遵军令，务要严办。”琦善撤防的举动，英兵头目乔治、

伯麦和义律均已得知，他们暗暗欢喜，举杯庆贺。乔治哈哈笑着说：“这个琦善来到广州，果然撤防，这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一定要迫使他签订条约，答应我们的要求。”

第二天，义律带着使命来到两广总督衙门，会见琦善。琦善让座敬茶，媚态十足，说：“义律先生，本总督来到广州，不食前言，真诚地与各国友好相处，不仅减裁兵船，解散乡勇，还坚决撤防，想贵军均已目睹。”

义律斜眼望了望琦善，佯装敬佩模样，微笑道：“总督大人果然信守诺言，钦佩钦佩。我以为，大人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官员。”一顶高帽子抛到琦善面前，使他得意忘形，他奴颜婢膝地说：“当然，当然。我决不会像林则徐那样莽撞，那样不讲信义。”义律见琦善接受了高帽子，就进一步要挟说：“我国曾向贵大人提出了停战协定，想大人不会忘记吧。贵国必须赔偿这次战争中我们所有的损失，仅鸦片损失就有六百万两白银。另外，我们要求，把香港割让给我们。”

琦善惊讶地问：“什么？仅鸦片就要赔偿六百万两银子？还要割去香港？啊，这——这——太苛刻了——”

义律哈哈笑起来，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水，说：“苛刻？不，不。我们看在你的面子上，已经减低了标准。大人不要再犹豫了，就在这条约上签字吧。”说罢，他把草拟好了的条约章本摆在桌子上。

琦善慌了。他想，这些洋鬼子，真是给个棒槌当针（真）使！不签字，他们不答应；签字吧，赔款数额巨大，还要丧失领土，事关重大，闹不好是要杀头的！想着，他的胖脑门儿上沁出一层汗珠，慌忙用手抹了一下，吭吭哧哧地说：“请义律阁下能体谅我的难处。香港，是不是暗暗地



割让。其他条款，待我们再计议一下，然后再通知贵国。”

“你不签字，由此引起的后果，你要负责。”义律大声威胁说。

“不，不是不签字，是缓一缓。请谅解，请谅解。”琦善苦苦哀求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义律的同情。义律恼怒地说：“那好，既然你们没有诚意，那就算了。我们将诉诸武力，决不客气！”

说罢，义律匆匆离去。琦善在他身后点头哈腰请求原谅，他连理也不理。琦善见义律远去，心中忐忑不安，失魂落魄地倒在太师椅上瞪着眼发愣。

义律回到英舰，连忙将谈判情况汇报给伯麦。伯麦一拍桌子，说：“打，打到广州去，用战火征服中国！”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841年1月7日）英军不宣而战，使用武力向琦善施加压力。不久，伯麦、义律率军舰向广州进发。拂晓，大海上飘着淡淡的紫雾，东方天边散射出蓝色的光，蓝光下，可以看到翻滚着的海浪，时而黑，时而白，变幻莫测。星星隐去了，仿佛害怕即将来临的战火。前方舰上打来信号：“舰队已过穿鼻洋，前边就是虎门要塞的门户，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

守卫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磨刀洋大战英夷的名将陈连升和他的儿子陈长鹏。陈连升，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因协助林则徐禁烟、回击英军挑衅，功擢三江口副将，调守沙角炮台。他的儿子陈长鹏二十多岁，自幼习武，曾考中过武举人。初为其父助手，后林则徐认为他有勇有谋，就提升他为游击将军，带兵驻守大角炮台。自从林则徐被罢官之后，陈连升满腹不平，及至琦善媚外求荣，他更是怒不可遏。他劝谏琦善，反被辱骂，心中郁闷不乐。他有过罢官还乡的想法，可又觉得有愧于林公，有愧于父老乡亲。他摒除杂念，决心巩固炮台，以报国家。由

于琦善撤防，两炮台两千多名兵士已经减至六百多名，炮也被拆去大半，炮弹也很少。陈连升早已估计到有一场恶战，所以嘱咐他儿子陈长鹏说：

“孩子，英军心怀叵测，久怀虎狼之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忘了林大人的期望，要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由于陈连升父子早有思想准备，所以英军舰队一进入穿鼻洋，他们就装好炮弹，等待敌人了。炮台隐蔽在遮满绿树枝的绳网中。专司观察的参军从瞭望台上喊道：

“发现英舰！”

陈连升一边命令陈长鹏速回大角炮台，一边派人去报告琦善，请求援兵。

“做好准备！”

陈连升拔下腰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海面，啊，上百只大小英舰，黑压压一片驶来。越来越近，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前边那艘舰上走动着的兵士。

“进入射程！”

海风似乎也停了，除了浪涛声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了使炮火更有效，陈连升等着，等着。“预备——”他怒吼：

“开炮！”

轰、轰、轰！带着仇恨的炮火猛地向敌舰射去。空气仿佛都被烤热了，大海在咆哮，整个炮台似乎都在颤动。霎时，英舰起火了。一艘，两艘，三艘……

“打中了，打得好！”

陈连升高兴地哈哈大笑。

敌人还击了。天摇地动。敌舰呈品字形冲过来。密集的炮火铺天盖地。不幸，十几门千斤大炮被敌人炮火击中，哑巴了。陈连升急得满头大汗，看到兵士们英勇抗敌，一个个英魂归天，忍不住热泪盈眶。不一会儿，阵地上的炮渐渐都没了声息。陈连升大声地问：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炮弹打光了。”陈连升听兵士们喊炮弹打光了，紧握大刀，向天高呼：“誓与炮台共存亡。”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泥土、硝尘，向兵将们喊：“用刀枪和洋贼拼了！”

英军发现陈连升炮台炮弹打光了，就肆无忌惮地登陆，抢占阵地。乔治命令道：“捉活的，捉住那个陈连升！”

陈连升见敌人登陆，胸中怒火燃烧。此时，他儿子陈长鹏带着一彪人马奔驰而来，满身血污的陈长鹏猛地跪在父亲面前哭诉道：“爹爹，弹药净尽，大角炮台失守。儿率领弟兄们前来，合力拒敌。”陈连升叹了口气说：“琦善该杀！老贼见死不救，拒发救兵，大势去矣！儿啊，敌寇已经上岸，你我拼死为国，与炮台共存亡。”

“遵命！”陈长鹏答应一声，站起身，随父亲与众将士向敌人冲杀过去。杀声震天，炮台将士与英军展开了肉搏战。陈连升武艺高强，抡着大刀，左砍右杀，几个鬼子倒在了他的脚下，呜呼哀哉了。陈长鹏手持一把长戟，一连挑死四个敌人，突然，几声枪响，他见父亲陈连升手中大刀在空中摆了几下，另一只手捂着胸膛倒在了地上。

“阿爹——”陈长鹏跑过去叫着。陈连升双目圆睁，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喊：“不要管我，快去杀敌！”陈长鹏见父亲为国捐躯，不禁大哭失声，他流着泪，挺戟大呼：“杀——”他像一只下山猛虎，扑向敌人，几戟砍

杀，刺死了几个鬼子。炮台将士们大部分阵亡了。敌人一批一批包围过来，陈长鹏无奈，只好且战且退。眼看退到了崖边，崖下是翻滚着巨浪的大海，他仰天长叹，将手中长戟投向一个鬼子，那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陈长鹏冷冷一笑，翻身跳进了大海。

陈家父子英勇牺牲了。后人为纪念两位民族英雄，在沙角山麓修建了“昭宗祠”。

消息传到总督府，琦善咧着嘴骂道：“陈家父子不知死活，拒听本总督之命，如此下场，活该！”他怕英军进攻广州，连忙又派人去向英军道歉。义律再次找到琦善，要求签订由英方提出的条约。琦善想出了一个为自己解脱的主意，说：“那，我们先签一个草约，不算正式的。待皇上有旨，再正式签字。”义律知道，琦善是怕皇上怪罪，丢了官职。心想，好吧，加个草字给个台阶让他下。就这样，在穿鼻洋英方军舰上，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同意割让香港，赔偿英方军费及英商损失费一千二百万两，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等。

琦善签完草约，就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个奏折，编造谎言，希望草约能够获得皇上恩准。他蒙骗道光皇上说，割让香港，就是允许英国人在一个小小荒岛上居住；赔款可以暂不付款。

就在他呈送奏折的同时，广东巡抚怡良也秘密写了一个奏折，派人送往北京。

道光皇帝正惦记着广州的情况，太监送来了两道奏折。他先看琦善的，虽不太高兴，但觉得这个草约也还不太苛刻。赔款可以拖欠，以后再说；割去一个荒岛，将来再作计议。然后又阅看怡良的奏折。怡良在奏折中讲：琦善来到广州，一味媚敌，卖国求荣。沙角、大角炮台失守，陈氏



父子阵亡。琦善签订《穿鼻草约》，丧权辱国。望皇上明察，特此密奏。

“大胆琦善！竟骗到朕头上了，实在可恨。”道光大声骂道，“把军机大臣穆彰阿叫来。”

穆彰阿战战兢兢来见道光：“臣穆彰阿遵旨来到。”道光皱着眉头问：“琦善签订《穿鼻草约》，你可知晓？”穆彰阿答：“军机处知晓。”道光一拍桌子，又问：“丧权辱国，丢尽了我大清脸皮，你可知道？”穆彰阿见道光发怒，心中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辩解说：“琦善办事不周，辜负了圣上期望。其他情况，奴才尚不知道。”利害关键，穆彰阿也顾不上朋友了，先保护自己再说。

道光把怡良奏折扔给穆彰阿，说：“你看看这个！”穆彰阿拾起奏折，仔细观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心中骂道：“这个混账怡良，真够狠毒的！”他看罢奏折，一下子跪在地上，连连说：“皇上恕罪。奴才眼瞎了，没有看透这琦善，竟敢欺君。望皇上恕罪，奴才以后荐人一定慎重。”道光挥了挥手，说：“算了，朕宽恕你。至于琦善，免去他两广总督职，交部查办。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你看，派谁去接替琦善？”穆彰阿心想，得了，我别自找麻烦了。广州事务，难办至极。这位皇上，朝令夕改，变化无常，没个主心骨，谁知哪天他会责怪谁呢！于是，他垂首细声答：“臣一时想不出谁可担此重任。”

道光略想了想，说：“你看奕山如何？”

这奕山，四十八岁，姓爱新觉罗，满洲镶蓝旗人，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侍卫出身，后提升为御前大臣。道光皇帝以为此人文武全能，其实也是一个窝囊废。

穆彰阿听道光皇上说要派奕山赴广州查办，连忙答道：“皇上所言，

臣以为可以。”

道光皇帝说：“那好，就这么定了。委任奕山为钦差大臣、靖逆大将军、节制两广军政事务。”

奕山接了圣旨，匆匆赶赴广州。英国人很快得到了消息，认为清朝政府撕毁了《穿鼻草约》，决定再次发起攻击，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公元1841年1月26日，英军攻占香港，不久又包围了横档、永安两炮台。26日两炮台失守。至此，虎门炮台已被敌人占去了一半。27日清廷对英宣战。虎门炮台最后的镇远、大虎炮台是由主将关天培镇守的。老英雄关天培已是六十二岁的高龄。他原为江苏山阳（今淮安）人，行伍出身。幼时家境贫寒，无奈投军从戎。为人正直，逐渐提升为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江南提督，公元1834年调任广州水师提督。林则徐禁烟时，他极力支持，巩固海防，抗击英兵，立下功劳。为了办好军务，他将自家妻儿老母送回老家，以免牵挂。琦善卖国，他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但无可奈何。他曾给林则徐写信，表示想解甲归田，不受琦善的窝囊气。林则徐复信劝他，国家安危，正需吾辈出力，如若辞官，那些琦善之类更为所欲为，国家将受害无穷。为保卫国家要坚决干下去！关天培与众将士同仇敌忾，守卫在虎门炮台。前不久，沙角、大角炮台失守，陈连升、陈长鹏父子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他痛哭了一场。他本想去援救，可琦善坚决不肯。他急得向着大海呼唤：“我虎门炮台失去了一只臂膀啊！”

关天培心里明白，虎门炮台是很难保住的。一是琦善反对抗敌；二是弹药不足，给养困难；三是因琦善撤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兵员已减去大半。虽然如此，他决心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人可死，志不可侮！他召集了全体将士，对他们说：“弟兄们，我关某与诸位多年来驻守在此，亲



同手足。往日，关某若有不周之处，望各位包涵。今日，吾等面对强敌，只有决一死战，以报国家皇恩。关某在此，对天宣誓，关某在，炮台在，决不后退！”说着，满目热泪。将士兵丁被老英雄的气概深深感动了。他们禁不住异口同声响应：

“吾等愿与大人同生死，与炮台共存亡！”

呼声震天撼地，浩气凛然，催人泪下。关天培拔出大刀，向天空一挥，命令道：

“诸位速返炮位，准备战斗！”

他布置完了将士任务，一路小跑，进入寝帐，铺开纸张，迅速写了一封家信给老母妻儿。大意是：你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上不能报答皇恩，下不能敬养老母妻儿，惭愧至极。我身为卫国将士，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不要为我伤悲。望你们多多保重，教育关门后人，勿忘民族国家，永不与奸佞同流合污。

写罢，连同自己随身携带的几件物什，一并装入一只小木匣子里。装好之后，叫来亲兵孙立，嘱咐说：“孙立，请你为我办一件事。”孙立说：“大人尽管吩咐。”关天培说：“你到我家乡，将此信及纪念之物带去，交给我老母及妻儿。拜托了。”孙立犹豫了一下，恳求道：“大人，送信之事，我本当去，但恶战已迫在眉睫，我怎能离去，临阵脱逃！请大人派别人去吧，我愿与大人在一块儿，要死，也死在一起！”关天培听罢，又劝说道：“去吧。你家中亦有老母，将我家信送到后，顺便也回你家看一看。”孙立听到这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一下子跪在地上，说：“将军，我不能走，我要保护大人，我愿战死在大人身边！”关天培生气了，拔出腰刀，大声说：“快去，事不宜迟！再不走，我就把你砍倒在这里。”孙

立无奈，只好挥泪而别。

太阳渐渐升高。阳光下，大海湛蓝如洗，风平浪静。几只白色的海鸥掠过海面，鸣叫着消失在远方。海平线上，突然，露出一片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观察瞭望的参军报告关天培：“英夷兵舰向我炮台驶近。”

关天培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他知道，炮台上炮弹不多，要提高命中率，近一些再打。敌舰已进入了大炮射程之内，他果断地命令：

“预备！”

英舰的指挥塔上，站着伯麦和义律等人。义律面部紧张，说：“要百倍谨慎。我们的对手是那个老将关天培。我去年与他多次交锋，知道他的厉害。”伯麦哈哈笑道：“那琦善撤防以后，他那里一无弹药，二无众多兵士，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你们瞧，我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就在他们几人同时举起望远镜的那一刹那，炮声响了。接着是一片炮火在英舰前卫地区燃烧、爆炸。

“他们开炮了。传我命令：三面包围过去，同时发炮，先摧毁关天培的主炮台！”

敌人三面夹击，关天培镇定自若。他指挥将士们把发发炮弹射向敌舰。敌人受阻，舰只停在海面上。但同时，敌人的炮火也更猛烈了。

“炮台起火！”参军向关天培报告。

关天培从望远镜中看到，英兵已经在炮火掩护下登陆了。枪声大作，喊声震天。短兵相接，你砍我杀。关天培率领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一把大刀，上下翻飞，一个个英兵倒在了他的脚下。几百炮台勇士死的死，伤的伤，琦善却不发一兵一卒来援。英兵一批一批登陆，包围了炮台。他们人多势众，枪支又占优势，关天培的部下大多伤亡，炮台失守



已成定局。老英雄浑身是血，肩头、胳膊都已受伤。他向前跑了几步，挥刀向一名举枪正要射击的英兵头上砍去。那英兵吓呆了，还来不及喊叫，脑袋已经被劈去了一半。关天培看看周围，几乎全是英兵，他长叹一声，回头看了看血战的阵地，举起刀，将刀刃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大叫一声，自杀了。血流如注，老英雄双目燃着怒火，用刀支在地上，久久伫立着……

镇远、威远等炮台相继失守，但数百名官兵没有一个投降、后退的。遍地是英雄们的尸体，他们死了，但浩气长存！

虎门失守，关天培英勇阵亡，震动了京城，激怒了道光皇帝。他命令奕山速赴广州查办。公元 1841 年 4 月 25 日，奕山到了广州，宣读圣旨道：

香港地方紧要，前经琦善奏明，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旋又奏请准其在广东通商，并给予香港泊舟寄往。前后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此时并未奉旨允行，何以该督即令其公然占据。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慨！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施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坚，民心不固，摘举数端，危言要挟，不知是何肺腑？琦善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着即革职拿问，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官！钦此。

琦善听完圣旨，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悲伤之余，心中骂道：“怡良老狗，我与你前无冤，后无仇，你为何密告于我！”

奕山看了跪在地上的琦善一眼，命令左右：





“把琦善押下去！”

几个参将上来，连推带搡，将琦善押了下去。奕山嗽嗽嗓子，说：“诸位，本官奉旨来粤查办，令行禁止，不许怠慢。大家可以互相检举，先肃清内患，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我看，广州的百姓和军队里，汉奸多，实不可信任。因之，我已从福建、陕西调来远征兵勇，抵抗英夷。”

奕山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在广州，他肆意抢夺搜刮民间财物，大吃大喝，寻欢作乐。同时，任意抓人杀人，使广州处于一片恐怖之中。百姓们骂道：“洋人害我，现在奕山又害我，我们哪里还有活路！老天爷让他们不得好死啊！”

道光皇帝派出奕山之后，惦记广东战况，多次询问，均无消息，心中十分着急。四月底，传旨奕山：“至粤多日，为何按兵不动？命你迅速发兵，围歼英军，不准逃去一卒一船，以示天朝神威！”

英国政府也得寸进尺，继续执行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派陆军少将郭施、海军提督巴尔克率大军增援。攻占定海的英军也奉命集结到广东。五月二十一日，全部英军驶进虎门，准备向奕山发起攻击。

消息传到奕山耳中，他想，皇上三令五申让速发兵攻打英军，再不行动，恐怕就要怪罪了。英军刚刚进入虎门，我以逸待劳，夜袭敌兵，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他想得很美，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召集各路将领，布置夜袭任务：兵分三路，打他个措手不及。

夜，伸手不见五指。海风习习，吹得树叶哗啦啦响。清兵按奕山的布置沿江前进。探子报：“已接近英军。”岸边停泊着许多船只，奕山大喜

说：“英舰毫无知觉，今夜偷袭一定成功，天助我也！”他下令，先放炮轰击。

炮声隆隆，一发发炮弹呼啸着向海岸近处的船舰飞去。那些船纷纷起火，船上的人们呼唤着，倒在炮火中。奕山哈哈大笑：“英军不堪一击嘛！炮火过后，我军分头包围冲杀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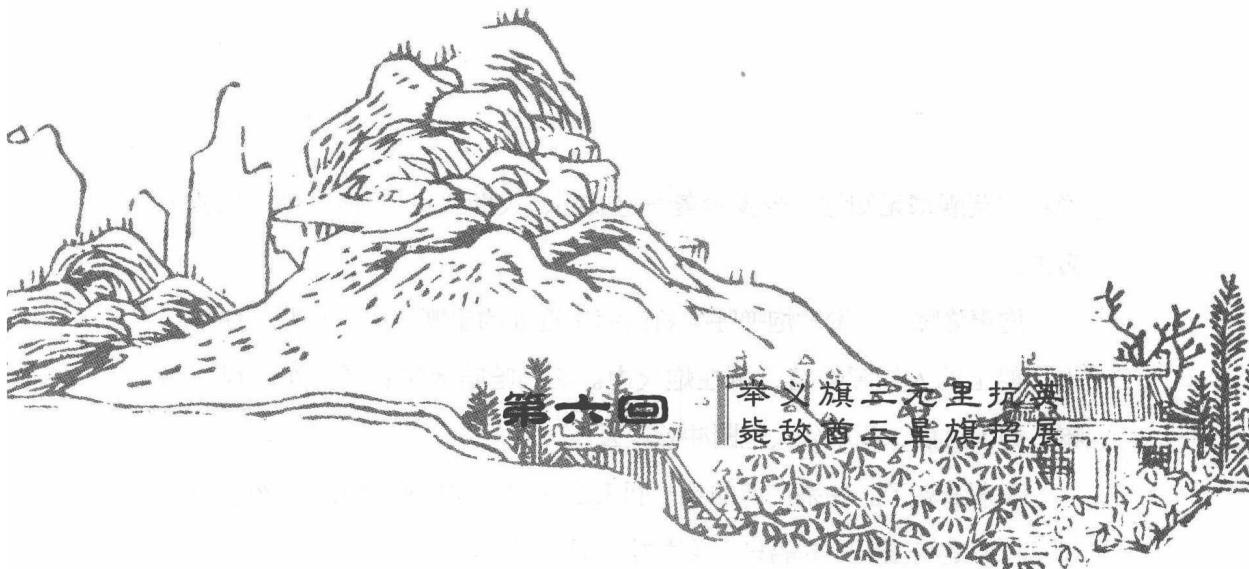
天渐渐亮了。冲杀在前的兵士回来报告说：“禀奏大人，昨夜攻打的船只，多是我国船民的船只，英军并无损失。”

奕山听后，大吃一惊，心中正在纳闷儿，忽然，探子又来报告：“禀报大人，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奕山问道。

探子哆哆嗦嗦地答道：“我军败退下来，英国军队已经打到了天字码头！”

奕山的头像挨了一棍子，骂道：“笨蛋！你们误了我的大事！传令，撤回广州城，关闭城门！”



奕山夜袭英军失败，退回广州城。无奈，只好关闭城门，另寻对策。

原来，他的部下夜袭作战，根本就没有接近英军，见船就打，反而打伤打死了无数我国百姓。英军听到奕山愚蠢的指挥后，哈哈大笑说：“奕山是什么？他们皇帝封了他一个什么靖逆大将军的称号，对吗？笑话，笑话！我看他是稀泥大将军。”

义律摇摇头说：“奕山是个饭桶，是破烂稀泥，可中国百姓不好惹啊！”

璞鼎查斜了斜眼说：“阁下，我看，你是让中国人吓怕了。你与琦善订的什么《穿鼻草约》，我国议会根本不承认！那算什么条约啊，哈哈，对中国太宽容了！”

义律对璞鼎查讥笑自己，十分反感：“你？”

璞鼎查捋了捋嘴巴上不长的胡子，又说：“不要生气！你和乔治在华虽有成绩，但错误亦很严重，对中国人，不够硬，不够狠！乔治有病，回了英国。现在，你的工作调动——我国政府不是派你到美洲任得克萨斯共和国总领事啦？就说明对你的不满意！”

义律叹了一口气，问：“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璞鼎查一拍桌子，说：“攻打广州城，让奕山拜倒在我的脚下。我要为英国争取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什么草约。”义律撇了撇嘴，小声骂道：“一只咬人的狗！”璞鼎查问：“你说什么？”义律翻了翻白眼，说：“我说，阁下，我后天就动身到美洲去了。”璞鼎查点了点头，说：“祝你一路顺风！”

奕山退回广州城，放弃了城外的重要军事设施泥城炮台和四方炮台。结果，广州城被英军团团围住。璞鼎查命令：“把四方炮台的大炮掉转头来，用中国人的大炮轰击中国的广州！”原来，这四方炮台筑在广州城外山上，是林则徐为保卫广州城修建的。琦善撤防后，还剩有几十门大炮。现在，英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里。

四方炮台居高临下，炮口对准广州城，开始轰击了。顿时，广州城里墙倒屋塌，大火熊熊。奕山听到炮声，大惊失色，叫来了广东巡抚怡良，问：“你看如何是好？”怡良想了想说：“大人如果觉得总督衙门不安全，那就搬到我那里去吧。巡抚衙门在越秀山下，要稍稍好些。”话刚说完，轰隆一声，一发炮弹在总督衙门前院爆炸了。奕山大喊：“快，快，搬到巡抚衙门去！”

广州的老百姓可苦了。那炮弹东一片西一片地爆炸，瓦裂砖飞，一片片火海，人们哭爹喊娘，惨不忍睹。就这样，英国军队炮轰广州三天，几乎把广州城摧毁了一半。

奕山躲进巡抚衙门，以为大炮可以轰不着，比较安全。不想，炮弹照样飞到那里，东侧书房炸塌了，南院厢房炸飞房顶，燃起了大火。奕山着急了，心想，这怎么得了，死几个百姓倒没啥要紧，可那炮弹不长眼睛啊，谁知何时会飞来一颗炮弹正巧炸死了自己呢！不能等死呀，得想个办



法。于是，他召来了怡良和广州知府余保纯。这余保纯是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出身，出任广东的知县、知州，曾支持林则徐禁烟，升任广州知府。他为人诡诈，遇事随风倒，好事坏事都能干。英军对广州一开炮，他早吓得没了魂，躲在家中的地道里。现在，奕山召他前来，问：“冰怀兄，”余保纯字冰怀，“你看怎么办？”余保纯眨眨眼睛，转过头用同样的话问怡良：“抚台大人，您看怎么办？”怡良也眨眨眼睛，又问奕山：“制台大人，您的意思是？”话转了一圈，又绕到奕山这儿来了。他想了想，说：“我们不能都死在这炮火下。如若这样，对不起祖宗，也辜负了圣上的期望。”他倒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讲：“我想，不如举起白旗，求和吧。”怡良点头，急忙应道：“好，好主意。”余保纯也连连点头，附和道：“大人高见，大人高见。既已定下，事不宜迟。”

奕山传令：“广州城门上挂起白旗！”

果然，两个时辰之后，炮声渐渐停息了。

奕山和怡良、余保纯继续计议。奕山望望他们二人，问：“既要讲和，就要谈判。你二人谁出城一趟，与英人会谈？”

一听说出城谈判，怡良和余保纯都很紧张，连忙推辞说：“制台大人可派一精明之人前去。”奕山一指余保纯说：“知府大人去一趟吧。”余保纯脑门儿上的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心想，妈呀，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他急忙说：“卑职人微言轻，不合适，请大人派他人前去。”奕山说：“你去名正言顺。反正，洋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先解了广州之围再说。”

余保纯无奈，只好带了十几个随从，打着白旗，出城乞求。他见了英军官员卧乌古竟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在英军早就拟好的条约上签了

字，这就是丧权辱国的《广州和约》。和约中规定，中国军队退出广州城六十里；赔偿英军损失六百万银元，答应这些条件，英军撤出虎门。

余保纯回城报告奕山，奕山一口答应，第二天，他写奏折给道光皇帝说：“承蒙圣上天威，与英军大战，一举获胜。英夷将领跪在我们脚下，一再乞求通商，表示从此顺从我大清意志。臣不敢擅自做主，恳请皇上准奏。”昏庸的道光阅了奏折，信以为真，答应以后可以与英国恢复通商。

英军驻守在泥城、四方炮台，常常四出骚扰，抢掠烧杀，无恶不作。就在广州城北四方炮台，大约五里开外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名叫三元里。由于英军经常到这里捣乱，百姓们都恨透了这些洋鬼子。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元里村北刘家十八岁姑娘刘姣姣去地里给她父亲送饭，刚出村，就遇见了十几个英国兵。她知道这些洋鬼子很坏，所以，急忙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她哪里知晓，这些洋鬼子早就看见了她。

“从两边过去，抓住这漂亮的姑娘！”英国兵喊着，从两边包抄过来。

刘姣姣把手中的篮子放在地上，准备拾起一块带尖儿的石头和洋鬼子搏斗，腰还没有直起来，一个大高个子洋鬼子就搂住了她的腰。刘姣姣一面用石块砸鬼子的大腿，一面高声呼喊：

“救命啊——”

高个子鬼子使劲儿一拽，姣姣的裤子被拉了下来，露出了粉红色内裤和雪白的大腿。鬼子们哈哈大笑起来。鬼子们的喊声和姣姣的呼救声惊动了正在村头收拾菜地的韦绍光。韦绍光，身体魁伟，力大无穷，精通武艺。平日，他助人为乐，最爱打抱不平。林则徐禁烟，抗击英兵，招募水勇，他积极参加了。当年，围困英国商馆，他是带头人之一。后来，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官充军，他气得咬牙，回家来继续种他的菜。今天，他刚



来到菜地，猛听有人喊救命，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群洋鬼子在调戏一个姑娘。他骂道：“洋狗！太浑蛋啦——”顾不上擦去脚上的泥水，一步跨上小路，在村口招呼了十几个乡亲，说：“拿上家伙，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家异口同声地响应：“对，打他个措手不及！”

那些洋鬼子正在撕扯姣姣的上衣，冷不防被韦绍光他们包围了起来。“打！”随着呼喊，锄头、铁锹、斧子、砍刀、扁担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洋鬼子吓得捂着脑袋哇哇地叫起来，当时，有八九个洋鬼子被打倒在地，其他鬼子仓皇地逃命去了。

韦绍光看看地上的几个鬼子已被打死，说：“乡亲们，洋鬼子如此欺负我们，他们罪有应得，死得活该！”说着，他指了指已穿好衣服、哭得像泪人似的刘姣姣，接着说：“我们不再受这等欺辱了！今日打死了鬼子，他们绝不会甘休，一定会来报复的。我看，晚上，锣声为号，大家都到村北的北帝庙里集合，商议对策。”

“好，晚上北帝庙见。”大家异口同声地喊。

晚饭以后，北帝庙里灯火辉煌。韦绍光连续跑了一个下午，联系来了附近几十个乡的百姓，还有肖岗乡的举人何玉成，唐夏乡的颜浩长，沙亭岗的周春等有威望的人士。他大声说：

“乡亲们，洋鬼子攻打广州，又侵扰我乡，烧杀抢掠，侮辱妇女，无恶不作，大伙儿说，我们怎么办？”

何玉成说：“五个指头握成拳头才有劲儿。我看，我们需要组织起来。”

韦绍光一把将北帝真君神像前的黑底白边三星旗拔下来，高高举起，说：“我们组织起来，就叫平英团，好不好？”

“好！就是要平掉这英国鬼子！”

韦绍光一挥三星旗，说：“这把神旗就是我们平英团的指挥旗。我们大家对着神旗盟誓吧！”

接着，他念一句，大家照着念一遍。誓词是：

旗进人进，

旗退人退。

脚踏故土，

头顶苍天。

杀绝英夷，

打死无怨。

大家宣完誓，又商议了扩大队伍的办法。决定把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百姓都组织到平英团中来，年龄是从十五岁直到五十岁，鸣锣为号，一乡有难，各乡支持，联合对敌。

第二天，在三元里的北面牛栏岗又开了各个乡代表大会，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五千多名平英团战士手持农具，在三星旗的指挥下，杀向四方炮台。

英军驻守在四方炮台的指挥员卧乌古正在洗脸，哨兵来报告说：“不好，清兵来攻打炮台啦！”卧乌古摇了摇头反问：“清兵？不可能。”说着，他拿起望远镜走出房子。在炮台哨口仔细一看，他哈哈笑着说：“什么清兵！一群老百姓，没有什么武器，拿的是铁锹锄头之类。不过，人数可不少哩。”

平英团的战士们高举三星旗，呐喊着包围了四方炮台。

“扫平洋鬼子！”



“赶走英夷，收复国土！”

呐喊声震天动地。天气炎热，英兵少尉缪力本来就因偷吃了中国农民种的番薯，上吐下泻，此时听到呐喊声，吓得咕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拉了一裤兜儿臭屎，死掉了。卧乌古骂道：“没出息的猪！”他皱着双眉，命令道：“开枪！快快赶走这些中国百姓！”

枪声大作，但平英团的战士们并不害怕，仍然呐喊着攻打炮台，石块、火球、标枪不时地飞到英军阵地上。卧乌古气得撅起胡子，喊道：“放炮！”

炮声中，只见三星旗摇了几摇，平英团大队人马渐渐退去。原来，韦绍光假装战败，要引蛇出洞。

卧乌古看到平英团退去，就喊：“留下一团守防，其他跟我追杀！”说罢，就带领一千多名英军追杀平英团。平英团战士们且战且退。英军认为百姓软弱可欺，就穷追不舍。平英团退到牛栏岗，又呼喊起来：“不杀鬼子，誓不罢休！”“有种的，你们来！”

路越走越窄，卧乌古指挥着他的一千多人马追赶着。他们的大炮无法行进，只好留一部分人看守，其他兵士单行行进。卧乌古发现牛栏岗树林茂密，杂草丛生，看不到一个百姓，心中有些紧张。正在他观望的时候，锣鼓齐鸣。冲杀声惊天动地，平英团勇士们漫山遍野地扑过来。卧乌古想下令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平英团勇士们已经冲到了跟前，两军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战。英军的洋枪发挥不了作用，平英团的大刀长矛和钉耙锄锹却大显神威。英军霎时乱了阵脚，四散溃逃。英军少校毕霞，正奔跑时，颜浩长紧追上去，一枪刺在他的背上，毕霞倒地而死。沙亭岗的周春看到英军旗手举着英国国旗

企图逃窜，就捡起一支英军丢弃的洋枪，举起瞄准，扣动扳机，乒的一声，那个名叫伯克莱的旗手应声倒地。

卧乌古指挥他的军队突围，企图冲出洼地，大声喊：“抢占有利地形，开枪射击！”

说来也巧，只听轰隆隆几声霹雳，老天爷下起了倾盆大雨。英军的枪支受了雨淋，无法开火。大雨中，英兵更加惊慌，落水的，摔倒的，被打伤的，他们呼喊着，狼狈不堪。卧乌古看到英军死伤惨重，只好命令：“撤退！集合队伍，撤回炮台！”

下午三点多钟，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英军结成方阵，丢了无数死伤者，一步一步退去。临逃时，还有一个连被平英团勇士们截住。鬼子们跳到泥塘里逃命，哪知，在泥塘里进退两难。平英团的勇士们用带钩的长矛将他们钩出来，然后用锄头、钉耙打死。

天渐渐黑了，卧乌古在炮台援兵的接应下，如丧家之犬，逃回了四方炮台。这场战斗，英兵死伤了五十多人，其中有两名校级军官和一名将军，还活捉了十几个敌人，缴获了两门大炮和无数枪支。三元里平英团大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方。次日，广州附近的佛山、番禺、花县、增城、从化等县四百多个乡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三元里。韦绍光兴奋得满脸通红，高举三星旗，招呼大家：“乡亲们，出发，包围四方炮台！”人们越集越多，大约有十万人，浩浩荡荡奔赴四方炮台。

吃了败仗的卧乌古和他的士兵龟缩在炮台里，偷偷窥视漫山遍野的百姓，他们个个吓得如同失去了魂魄，画着十字，请求上帝保佑。

平英团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城里总督衙门奕山耳朵里，他问探子：“有多少人？”探子答：“十几万百姓。”他又问：



“英国兵竟无办法？”探子答：“据说三元里英兵大败，吓得他们像王八一样躲在四方炮台动也不敢动，老爷，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攻下炮台？”奕山生气了：“混账话，你懂个屁！下去吧。”他想，刚刚签订了和约，躲还躲不及呢，何必再去捅马蜂窝！趁此机会，我们赶紧执行和约规定，退出广州城六十里。

四方炮台里的临时英军指挥部里坐着还未离去的义律，他若无其事地吃着面包，卧乌古愁眉不展地求他：“阁下，你是中国通，现在我军被围，你看怎么办？义律走出房子，在炮台上居高临下，指着广州城说：“将军，你看，广州城门大开，清兵撤退，对不对？”卧乌古仔细观看，果然如此。清兵从平英团战士后边走去，似乎各不相干。义律接着说：“这说明一个道理。”卧乌古莫名其妙地问：“什么道理？”义律哈哈一笑：“这个道理就是中国政府并不支持这所谓的平英团。”卧乌古仍不大明白，问：“不支持又怎么样？”义律声音提高说：“你知道，我们怕中国老百姓，可中国政府怕我们！我们可以让中国政府去管他们的老百姓嘛！”卧乌古这才明白过来，连声说：“好主意，好主意！不然，我们就会被困饿而死。派谁去呢？”义律说：“你这里有两个人，姚三孝和姚四孝兄弟，让他二人前去见广州知府余保纯。”

卧乌古点头称是。立即叫来了姚家兄弟二人。这姚氏兄弟是一对汉奸，专为洋鬼子引路、出谋划策。现在，被叫了来，低三下四地问：“长官，有何贵干？”卧乌古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你们二人，各持一封本司令部给余保纯的信，到广州城去，面交给他。你二人分头走，一定要有一个人见到余保纯！”说罢，先让姚三孝化装成乡民模样，从僻静处溜出炮台。然后又让姚四孝陪同英军舰长米尔从另一处溜出炮台。



姚三孝下了炮台，穿小路向广州城方向跑去。走到半山腰，猛听有人喝道：“站住！”他跑得更快了。

“捉汉奸！”

也不知从哪儿钻出了这么多人，团团围住了姚三孝。姚三孝见走不脱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此时，有人已经报告了韦绍光。韦绍光一把揪住姚三孝的衣领问：“你这汉奸姚三孝，下炮台来干什么？”姚三孝浑身发抖，说：“没，没，没干什么，哦，哦，是想找点儿吃的东西。”韦绍光命令弟兄们：“搜！”姚三孝像癞皮狗一样恳求说：“我说，我说，我这有洋人写的信。我交出来，饶了我！”他交出了信，韦绍光看了，大骂道：“洋人要勾结官府镇压我们，可恨！来，杀了这个汉奸！”

一刀砍死了这条汉奸狗。百姓们把他的尸体吊在大树上，还在他的胸前挂上一条白布，上写：做汉奸的下场！

姚三孝死了，姚四孝和英军舰长米尔却混出了包围圈，进了广州城。姚四孝带领米尔来到广州知府衙门，求见余保纯。余保纯听米尔讲了英军被围，大吃一惊，说：“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您看怎么办？”

米尔双眼一瞪，威胁道：“你们是不是要撕毁和约？”余保纯连连哈腰说：“不敢，不敢。”米尔又说：“你要迅速让你们的百姓离开四方炮台，不许与我军为敌。若不解决，我们将炮轰广州，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

余保纯吓坏了，连忙说：“您息怒，此事由我负责，我马上去见总督大人。放心放心。”他安置了米尔和汉奸姚四孝去歇息以后，立刻赶到总督府向奕山报告。

奕山听了余保纯的报告，着急地说：“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洋人惹不得呀！你快快带领南海县令梁星源和番禺县令张熙宇，到四方炮台，命令百姓离去，违者从严处治！”

当时，恰巧广东臬台王廷兰在一旁听到了余保纯的报告，壮着胆子对奕山说：“制台大人，在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奕山不耐烦地说：“讲。”王廷兰说：“依我看，洋人讲炮轰广州，纯属吓人的鬼话！他被百姓包围，自身难保才来求我官府，哪有胆量开炮？我认为，时机可以利用，不如立即派福建新到的水师，协助义民，痛击英夷，让他们退出虎门。”奕山驳斥道：“你的话错矣！他英国人虽被围在炮台，可他海上还有兵舰，他英国还有无数军队，万一事情闹大啦，怎么得了！我的主意已定，余保纯速去解围，不得有误。”

余保纯带着亲兵飞速来到四方炮台，对韦绍光众平英团战士讲：“诸位义士，你们的义举，本知府深深理解。可是，圣上有旨，已与英兵签订了《广州和约》。你们如此闹事，不是违抗圣旨吗！我看，大家还是散去吧。”

韦绍光一摆手：“不，你怕洋人，我们不怕！”人们高声呼喊：“官府怕洋人，我们不怕！”

余保纯威胁说：“违抗圣旨，就是造反。诸位万万不可胡来，以免遭杀身之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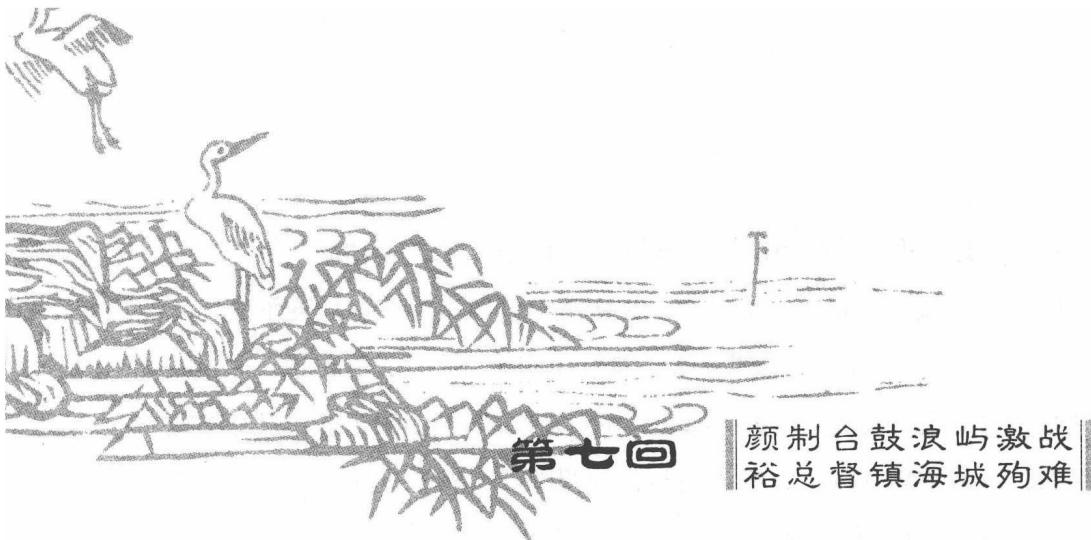
韦绍光与各位首领商议之后，提出：“鬼子若想不死，要依我们三条：一是退出炮台；二是退出珠江海口；三是鬼子逃命时，不许高声喧哗，不许骚扰百姓，要偃旗息鼓，老老实实。”

余保纯无奈，去和卧乌古商议，卧乌古怕死，点头答应，接受三元里



百姓的条件。

当天晚上，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洋鬼子，灰溜溜地在余保纯带领下，滚出了四方炮台。



## 第七回

颜制台鼓浪屿激战  
裕总督镇海城殉难

广州三元里平英团的胜利吓坏了英国鬼子，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把海军少将巴尔克、司令卧乌古找来，满面愁容地说：“我自 1803 年起，就随海军远征印度，后又去阿富汗。四十年来，积累了许多经验。十年前，我就到过广州，学过中国话，练过毛笔字。广州，我太熟悉了！你们知道吗？那里不仅有新兴起的平英团，还有天地会。广州，不好对付。我想，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打他个措手不及。诸位看如何？”

巴尔克捋着胡子说：“你是中国通，我同意阁下的分析。”

“男爵——”卧乌古说，璞鼎查因侵略阿富汗有功，英国女王封他为男爵，“我同意你的意见。我看，我们可以去攻打福建的厦门。”

璞鼎查想了想，点头说：“好！留两千人驻守香港，其余兵舰五十艘，四千兵士，一齐派去攻打厦门。”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五日（公元 1841 年 8 月 21 日）璞鼎查率领侵略军北犯。消息很快传到闽浙总督府。原任总督邓廷桢已被道光皇帝撤职查办，新上任的是满族将领颜伯焘。这位颜制台是一位极端排外主义者。他认为，所有洋人都是坏蛋，应该斩尽杀绝。他上任后，积极巩固海防，曾



说：“邓廷桢巩固边防可取，但只防守，不进攻，实不可取。”他下令造兵船五十多艘，征新兵，练水勇，并新筑炮台数座，准备与英军决一死战。他将自己的计划奏禀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十分生气，斥责说：“国库紧张，岂有银两浪费。英夷已议和，不可造次。”颜伯焘无奈，只好削减军费，遣散水勇。现在，英夷来犯，他骂道：“老子正欲和鬼子决一雌雄，这一天到了！传我命令，加强海上巡逻。”

中午时分，参军又来报告：“禀奏大人，英舰已至鼓浪屿。”颜伯焘哈哈大笑：“都说洋人可怕，我倒要看看他们长几个屁眼儿！”说罢，披挂上阵，指挥战舰迎击英军。他举起望远镜，看到黑压压一片挂着米字旗的军舰疾驶而来，越走越近，已进入射程之内。颜伯焘传令：“瞄准前右方，开炮！”

一阵炮响，击中了五只英船。颜伯焘拍起巴掌，高呼：“哈哈，打中了五艘英舰，打得好！瞧，他英夷连屁也不敢放！哈哈哈……”

颜伯焘笑声未落，就听轰轰轰轰的炮声在三面响起。原来，璞鼎查命令他的舰队呈三面包围的队形疾驶过来。炮轰过后，清兵伤亡过半，兵船被击沉多艘，寡不敌众，颜伯焘只好退守炮台。鼓浪屿一带三座炮台，同时开炮，顽强抵抗。无奈，炮台陈旧，在璞鼎查的集中炮火的轰击中，塌的塌，坏的坏，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璞鼎查命令：“乘小艇登陆！”英兵分路上岸，清兵终于溃败。颜伯焘举起战刀大喊：“与敌人肉搏！”激战中，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把总纪国庆等力战身亡。颜制台流着眼泪，对苍天喊：“天啊！何不助我？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他见大势已去，只好带领部分败兵退出厦门，暂驻同安县城。

璞鼎查带领英兵侵入厦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几个英兵看见一个

老人搀扶一名孕妇逃亡，追上去，一刀刺死老人，然后把年轻的孕妇拉到海边，脱光她的衣服。光天化日之下，那孕妇又羞又怒，骂道：“丧尽天良的洋鬼子，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英兵哈哈狂笑，上前分头扯住她的两条腿，另一鬼子猛地往她小肚子上砍了一刀，霎时，胎儿流出肚子。惨无人道的鬼子们望着那一动一动的胎儿，笑着，叫着。璞鼎查恰巧从此路过，摇了摇头，说：“当然，中国人罪有应得！不过，不要过分，招怒了清朝官府，我们不怕。可招怒了百姓，那就麻烦了。”

英军的罪行激怒了厦门的百姓，他们趁着黑夜，秘密串联。一个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中年人跳到一块石头上，说：“我姓陈，你们就叫我陈大哥吧。趁此天黑，我们去攻打英国鬼子。”大家问：“如何打？”陈大哥挥了挥胳膊，压低声音说：“大家回去，有枪的拿枪，有刀的拿刀，什么也没有的，拿根棍子或一块石头也可以。五老峰下集合，由我带路。”

三更时分，满天星斗。五百多厦门群众，举长矛，持大刀。扛抬枪，浩浩荡荡悄悄靠近了码头英军驻地。英兵哨位上的兵士还来不及扣动扳机，就被大刀砍倒了。猛地，一阵喊杀声，惊呆了熟睡的英军将领们，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下令：“开炮！”不一会儿，英军陆上舰上的大炮一齐轰鸣。陈大哥带领兄弟们左冲右杀，砍死打伤英兵一百多人。东方海上渐渐发亮，已是五更天了。陈大哥传话：“撤退。”不大工夫，弟兄们隐没于黑暗中，沿小路汇集到五老峰下。清点人数后，发现死了三个人。

天亮了。英军惶惶然过了一夜，糊里糊涂死了一百来人。璞鼎查十分懊丧，召开军事会议，说：“此地不可久留，退回鼓浪屿。”巴尔克恼怒地说：“退至鼓浪屿，我同意，但要报复他们，让他们知道英军的厉害！”



英军退出厦门，进驻鼓浪屿。第三天，巴尔克率舰再攻厦门，在海上遇到了提督普陀保的阻击，被打沉一艘兵舰。巴尔克灰溜溜地找璞鼎查商议，璞鼎查指着地图说：“我们去攻打浙江的定海。上次，乔治将军曾经攻占过这里。”巴尔克点头说：“好的，这叫卷土重来！”

英军又继续北上了。清军见英军离去，又重新收复了厦门和鼓浪屿。道光皇帝收到了奏折，降旨：“初奏厦门失守，旋即又告收复，颜伯焘有失朕望，先事疏防，降三品顶戴留任。”颜伯焘磕头谢恩后，长长地叹了口气，问自己说：“下一步，我该如何办是好？”他无法回答自己。

英军在璞鼎查率领下，九月底到了浙江舟山群岛海域。原任两江总督伊布里因收英军厚礼被裕谦揭发，道光皇帝将伊布里调京审讯，道光皇帝委裕谦为钦差大臣，接替伊布里任两江总督。裕谦原名裕泰，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1817年中进士，曾任荆州知府。裕谦原来就十分敬佩林则徐，认为林则徐所作所为，并无不是。他痛恨琦善和伊布里的卖国行径，因而，一上任，就增添火炮，编练水师，并上书皇上，请求道光撤回裁兵节饷的决定。道光皇帝降旨斥责说：“勿听妄言，按朕所言去办。”

裕谦每隔不久，就派密探到英舰上打听军情。几个月前，他就收到了英军北犯的消息，再次给道光皇帝写了奏折，但道光仍然坚持他的主张，说：“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撤兵。”裕谦无奈，望着北方，仰天长叹：“敌增兵，蠢蠢欲动；我撤兵，后患无穷！想必是穆彰阿的主张，可恨可杀！”他大骂穆彰阿，至于道光皇帝，他当然不敢讲一个不字。

现在，英兵果然不出裕谦所料，前来攻打浙江了。裕谦根据得到的情报，再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全面分析了英军的战略和力量，提出建

议：趁香港英军力量薄弱之时，乘虚而攻击它，不仅可以收复香港，还可以解浙江舟山之危。因此，圣上应速速命令两广总督奕山进攻香港。

道光皇帝看了裕谦的奏折，觉得有一定道理，于是，降旨奕山，让他抓紧时机，攻占香港。奕山在广州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每月仅军费就要开支三十万两银子的奕山，贪赃枉法，早就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哪里有心去打仗呢？他连忙回奏道光皇帝：“圣上容奴才稟奏，香港弹丸荒地，英人不会久留。为弹丸之地而燃起战火，恐不利于我。皇上万勿听取妄言，糜饷劳师。奴才以为广州仍以守为上策。”道光皇帝听信了他的话，失去了一次打击英兵的良机。

裕谦无奈，只好自己设法守卫定海。定海是浙江门户，一旦失守，全局俱败。他飞檄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兵五千余人，严守定海。

裕谦站在定海城头，说：“三位总兵大人，我意请郑总兵把守竹山门，王总兵把守晓峰岭，葛总兵把守道头街。要特别谨慎的是晓峰岭之后，有一条小道，敌兵可能偷袭。”葛云飞点头道：“制台大人所讲极是。只是兵力不足，炮火亦不够用。”裕谦皱皱眉头说：“尽力而为吧！”“遵命！”三位总兵答应后，带兵飞驰而去。

天上乌云密布，不一会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下午，英军已经登陆来到竹山门。郑国鸿一阵炮轰，迫使英军退去。第二天，英兵在汉奸带领下，抄小路攻打晓峰岭，王锡朋奋力抵抗。激战之中，一英兵躲在一巨石之后，用枪瞄准王锡朋。枪声一响，王总兵中弹倒地而亡。接着，竹山门也被英兵占领，郑总兵阵亡。葛云飞站在道头街山头，看到英军黑压压一片扑了过来，大声对部下说：“敌强我弱，但正气在我，我何惧哉！我等



拼力拒敌，以死报国。”众将士被总兵的慷慨激昂的话语所感动，齐声高呼：“以死报国，以死报国！”炮手李继林被枪弹击中，葛云飞跑过去，亲自放炮。轰隆隆，几声炮响，英兵伤亡数十人。敌兵从左右两方包抄过来，葛云飞大呼：“和英夷肉搏！”一场刀对刀的恶战开始了。葛云飞抡起他的闪闪发光的大刀，左砍右杀，敌人不能近身。他刚刚砍倒一个英兵之后，忽然发现有一个胖胖的英军首领站在右侧青石旁指挥部下。他三跳两蹦，来到敌酋面前，大喊一声：“看刀！”那刀猛地砍下，噗的一声，英军首领安突德的脑袋被削了下来。葛云飞看了看刀，刀刃已砍缺，急忙又换了一把。在葛云飞拼死抗击下，英兵暂时停止了进攻。葛云飞重新布置了兵力，自己带领数十人，准备抢救竹山门。不想，此时，突然一群敌兵悄悄围拢来，葛云飞猛然回身，不料，正迎上敌兵砍下的刀锋，他的面部被削去一半。顿时，鲜血淋漓。他大喝一声，向敌人冲去。这时，敌人从他背后开枪，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他不愿让敌人看到他倒在地上，就伸出手扶着山崖，瞪着脸上仅有的左眼，挺立站着。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仍然伫立着。兵士们见葛云飞气壮山河，也都个个奋勇，直到战死为止。道头街终于失守了。天渐渐被夜幕笼罩，英兵就地宿营。

海风阵阵，加上霏霏细雨，寒意袭人。阵地一片死寂，后半夜，雨停了，风吹散了天上的乌云，渐渐露出了一片一片的星星。弯弯的月牙儿，将淡淡的银色月光洒向大地。阵地东侧山坡上慢慢站起一个人来，他满身是血，脸上、胳膊、肩头，处处是伤。他借着月光巡视，猛然，趔趔趄趄向山崖走去。走到山崖前，他看到了仍然站立在那里的葛云飞。他慢慢跪下，轻声说：“镇台大人，您死不瞑目啊！我，徐保，来送您回家。”说罢，痛哭流涕。一边流着泪，一边将葛云飞的尸体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向

海岸走去。

第二天，裕谦在镇海城正与浙江提督余步云商议拒敌之计，参军来报：“葛云飞部下义勇徐保求见。”裕谦点头说：“让他进来。”徐保踉踉跄跄走进来，已是筋疲力尽。裕谦让他坐下，说：“你讲讲道头街失守经过。”徐保一一讲了，当说到葛云飞英勇牺牲时，痛哭失声。他说：“我背着大人尸身，趁黑夜乘小船来到城里。”裕谦听罢，连连说：“好葛公！好葛公！”又问：“义士何往？”徐保说：“葛大人是我省山阴人，我负大人去他家乡安葬。”裕谦说：“义士所为，令人钦敬！现在，我派几位官员，护送你去。”

裕谦料理完毕，转回身来，对提督余步云说：“军门大人，您是一省军务之长，守卫镇海，义不容辞！”余步云犹豫不决地说：“我看，不如派人前去和英兵议和。”裕谦摇头：“不妥。大敌当前，城下乞盟，本帅决不肯干！”余步云垂头丧气地说：“大人既不肯议抚，据我看，镇海难守。一旦镇海不保，我等只好退去宁波。”裕谦十分生气，说：“军门所言差矣！镇海不保，退到宁波；若宁波不保，你又退到何处？请军门一定守住镇海门户招宝山。”余步云怏怏不乐，离城而去。不一会儿，探子来报，英兵已快接近金鸡岭。裕谦让参军通知金鸡岭守将谢朝恩：“一定守住金鸡岭！”

裕谦急忙登上镇海城楼，遥望余步云防守的招宝山。猛地，他发现招宝山上竖起一面白旗，他大吃一惊。正不知什么原因，探子来报：“禀报大人，招宝山已被英兵占领，余大人已退去宁波。”裕谦听罢，骂道：“余步云可恶，临阵脱逃！只不知金鸡岭如何？”探子接着讲：“金鸡岭谢朝恩大人与英军激战，击死英兵上百人。因见招宝山竖起白旗，军心动



摇，兵士们溃散而去，谢大人中弹已亡。”裕谦叹息说：“大势已去，镇海城难保！”正说间，参军慌慌张张跑来说：“大事不好，英军已近东门。”裕谦叹了一口气，解下身上的帅印，交给身旁的副将丰伸泰，说：“我到东门去看看。”他下了城，没有去东门，却直奔学宫。学宫前有一池水，水深数丈。裕谦站在池水岸边，眼含热泪说：“裕谦无能，只有一死报君了！”说罢，纵身投水。

“总督大人投水了！”

有人呼救。人们急忙打捞，但为时已晚。待捞上岸来，他已经奄奄一息。裕谦投水殉国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文武官员纷纷弃城逃亡，只有县丞李向南说：“裕大人为国殉难，我亦随之。”说罢，悬梁上吊，自缢身亡。

颜伯焘战败，裕谦自杀身亡，英军益发猖狂，不仅攻占了镇海，还攻下了宁波、慈溪等城镇。道光皇帝十分着急，他与穆彰阿等军机大臣商议之后，降旨重新布置南北沿海守御：调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到福建去；调河南巡抚牛鉴，任两江总督；派奕经（道光皇帝的侄子）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与英军作战。

已经五十岁的奕经，姓爱新觉罗，是满洲镶红旗人。侍卫出身，曾任工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道光皇帝望着只比自己小九岁的侄子，说：“奕经，此去不可大意，有事要与参赞大臣文蔚和特依顺多多商议。”

“奴才遵命！”奕经说，“奴才一定小心，不收回失地，决不罢休。”

道光点头说：“但愿如此。跪安吧。”

奕经走出紫禁城，除了记住他的赫赫官职扬威大将军之外，别的话早忘得一千二净了。



## 第八回

黑水党八桨船显威  
奕将军瞎指挥败北

奕经率领川、陕、河南新兵六千多人出征了。沿途逗留，勒索供应，招养歌伎。老百姓指着他的脊梁骨大骂：“什么扬威将军，明明是个吃喝玩乐的混账将军！”

本来只有一个月的路程，他却走了两个多月，磨磨蹭蹭来到了浙江杭州。恰值元旦，又放假数日，西湖游览了一番，自不消说。

军中有位名叫臧纤青的参将，看到主帅大敌当前不思征战，十分着急。在苏州时，奕经搜罗美女，酗酒作乐，他就婉言谏说，受到了一顿斥责。这一天，他又见一群打扮妖艳的女子，乘坐花轿，进了帅府，心中越发憋闷。他左思右想，决定求见奕经，将自己的作战设想呈上，以提醒主帅重任在肩，不可掉以轻心。通报以后，他来到了临时帅府。奕经从内庭走出来，问：“有事吗？”臧纤青行过礼，答：“将军率督大军，已到浙地，下官有一作战之计，稟报大人，望大人采纳。”奕经回头看了看内庭，那里传来阵阵女人的嬉戏声，不耐烦地说：“快说。”臧纤青说：“下官以为，除去我们带来的六千川陕豫新兵之外，还应招募一些山东、江淮的乡勇。听说，这一带还有一支抗英秘密组织，名叫黑水党，为首的是徐



保、张小火、钱大才等。这徐保肝胆侠义，曾从战场抢回殉难的总兵葛云飞之遗骸，送往家乡埋葬。他们在江中备有八桨船，来去无踪，打击英军。我们可以联络他们，请他们为内应。”说到此处，奕经更不耐烦了，说：“好啦，此事以后再议。”臧纤青说：“将军勿急，下官尚未说完。我们把一部分乡勇埋伏在定海、镇海、宁波城外，让黑水党在城内做手脚。与此同时，海上派出水师。这样，内外夹攻，双管齐下，我们定会取胜。望大人速速发兵，万勿延误。”这回，奕经更气了，心想，原来你话中有话，给我提意见来了。不等臧纤青再讲，就厉声说：“大军作战，我自有安排，你如此啰唆，多此一举。”说罢，一甩袖子，进里院去了。

过了几日，奕经怕皇上怪罪，下令留参赞特依顺驻守杭州，自己偕参赞文蔚，督兵过江，进驻绍兴。奕经此时想起了臧纤青的建议，觉得可以采纳，就令各部准备火船、柴草、苇子等物资，分配人马，同时向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发起攻击。天公不作美，连续几天阴雨绵绵，战备物资皆被雨水淋湿。各部将领请求奕经，攻城日期延期半月，奕经不听，命令说：“我等受命作战，不可再有耽搁。各路兵马，必须在三月八日攻下三城！”

参赞文蔚率两千兵士、副将朱贵率两千兵士，分两路攻打镇海。

总兵段永福率兵四千，偕知州张应云攻打宁波。

总兵郑国鸿的儿子郑鼎臣，率水兵渡海，攻打定海。

奕经自己率兵三千，驻扎在绍兴东关镇，调度兵马。

三天过去了，奕经刚刚送走几名歌妓，坐下等待捷报。是啊，他昨夜曾梦见洋人乘船来向他求饶，一堆一堆的银子献到他的面前。他醒来后，逢人就讲：此梦就是吉兆，我军必然是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中午时分，探子来报：“大人，不好了！攻打定海的郑大人的船只在海上遇到大风，船破兵伤，退了回来。”奕经听罢，大失所望，仰天长叹，只好等待另两路兵马捷报。

攻打宁波的总兵段永福和知州张应云来到宁波城下，两人商议。段永福说：“我们不可贸然攻城。听说，此地有抗英的百姓组织黑水党，若能找到他们做内应就好。”张应云说：“我等均不熟悉，上哪去找。不如就地打听一下，那些为英人做事的汉奸，收买他们作为内应。他们无非都是为了钱财。”段永福犹豫说：“汉奸多不可靠，要小心为是。”经过打听，终于找到了几名汉奸，给予银子，让他们作为内应。不想，这些汉奸极其狡猾。他们领了银子，转脸又去报告了英军。英将巴尔克急忙对璞鼎查说：“阁下，此事你看如何办？”璞鼎查狡诈地挤了挤眼睛，笑道：“将计就计，让他们上钩。”

到了攻打城池的日子，张应云见城门打开了，急忙报告段永福：“那些汉奸如约打开了城门，请将军速速攻城。”段永福有些疑惑，说：“先派五百人前去。”五百人马接到军令，向城里冲去。他们个个喜出望外，以为老天帮忙，事情竟如此顺利。不料，清兵刚刚进城，埋伏的英兵就开火了。五百清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只有少数退出城外。张应云见状，大呼：“上当了！上当了！该杀的汉奸贼子！”段永福脑门儿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他一阵后怕，心想，幸亏多了一个心眼儿，不然，今日必定全军覆没。奕经派来支援攻打宁波的余步云的部队，半路上听到段永福吃了败仗，吓得四处乱逃，溃散了。

攻打镇海的文蔚停在长溪岭，命朱贵与他的儿子朱昭南领兵先行，在城外大宝山与英军展开激战。英军的大炮不停地轰击，朱贵被阻，不能前



进。他命令前队用抬炮回击，靠近英兵，百发百中，两个时辰，毙伤英兵数百人。英军后援部队不断增加，朱贵父子兵少将寡，只好拼命相抗。整整打了将近一天，饥渴交加，腹背受敌，等不来援军。朱贵命令部下：“与敌人拼了！”他把手中的大旗往地上一插，抡起寒光闪闪的砍刀向敌人杀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他的战马受伤了，猛地跌在马下。英军见状，冲上来用剑来刺，被朱贵挡回。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英兵举起手枪瞄准了他。砰的一声枪响，他被击中，倒下了。朱昭南见父亲被敌人杀死，冲上前去，被几十名英军团团围住。朱昭南拼力搏斗，打倒了几人，但终于寡不敌众，活活被打死了。其他将士见朱家父子英勇牺牲，义愤填膺，拼死搏杀，最后全部为国捐躯。

此时，离大宝山二里地的路上，负责督粮的知县颜履敬，听到朱贵父子被围，说：“我应该去援救他们！”他的家人劝他：“此去危险！”他说：“我知道，死我不怕！我与朱贵是朋友，不能不救。死了，上报皇上，下全友谊，值得值得！”说罢，脱去外衣，举起佩刀，冲下山去。来到大宝山下，冲入阵中，砍死英兵数人。在他冲向一名英军指挥官的时候，一颗炮弹击中了他，英勇阵亡了。

朱贵父子阵亡的消息传到参赞大臣文蔚耳中，吓得他面如土色，战战兢兢地说：“长溪岭离大宝山不远，我等急速退兵返回绍兴东关镇！”待到他们到达东关向奕经禀报作战情况时，那奕经早就逃回杭州去了。

在杭州，文蔚见到奕经。文蔚惊魂未定，向奕经禀报说：“将军，此次攻打英军，英军实在是狡猾，又加之汉奸内外串通，英军武器精良，导致我等失败。”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启发了奕经，奕经点头说：“不错不错。我当据此禀奏圣上。”于是，奏折飞传到京，道光看了，心中暗

暗吃惊，说：“英人好厉害！看来只好再次议和了。”叫来了穆彰阿，传旨奕经：“兴兵伐逆，靡饷劳师，英夷奸诈，未奏功效。日前宜靖难息民，观英人之动向，然后再图规复。”

璞鼎查率领英军打败了奕经，心中十分高兴，摆了一桌酒席庆功。他端起酒杯，说：“诸位，此次一仗，我军虽有伤亡，但挫败了清兵，打击了中国皇帝的气焰。我国政府的目的是，求得一个满意的受降条件。我们的要求一日不满足，就一日打下去！”巴尔克说：“对，下一步，我们就攻打乍浦，然后打开进入中国腹地的吴淞口。”璞鼎查接着说：“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为我们的顺利进军，干杯！”在一片欢呼声中，几十个英军将领一饮而尽。他们大吃大喝之后，璞鼎查叫来了卧乌古，问他：“派去几个兵士，探一探攻打乍浦的道路。”卧乌古点头答应：“遵命，马上就派。”

卧乌古派了七名英兵，由分队长琼斯带领出城探路。他们穿上中国衣服，衣服内藏上手枪，由一名叫胡四的汉奸领路出发了。出城不远，来到江边，却无人影。胡四叫道：“船家，船家！”话音落下，从远处苇丛中划出一条小船，船上一位发须皆白的老翁问：“客人是要过江？”胡四答：“对。我等过江之后，当以重金酬谢。”老人一边将船划过来，一边喊：“好，客人稍等。”

老人的船靠岸了。他发现这八个人中，只有这个叫船的是中国人，那七个竟是白面皮，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他笑了，问：“客人过江，我这小船装不下你们这些人，待我去找条大船来渡你们。”老人说罢，刚要将船划走，琼斯拔出枪来，砰的一声，朝老人打去。枪响人倒，老人落入水中。琼斯说：“快，上船！”他们八个人缩成一团，硬挤到船上，由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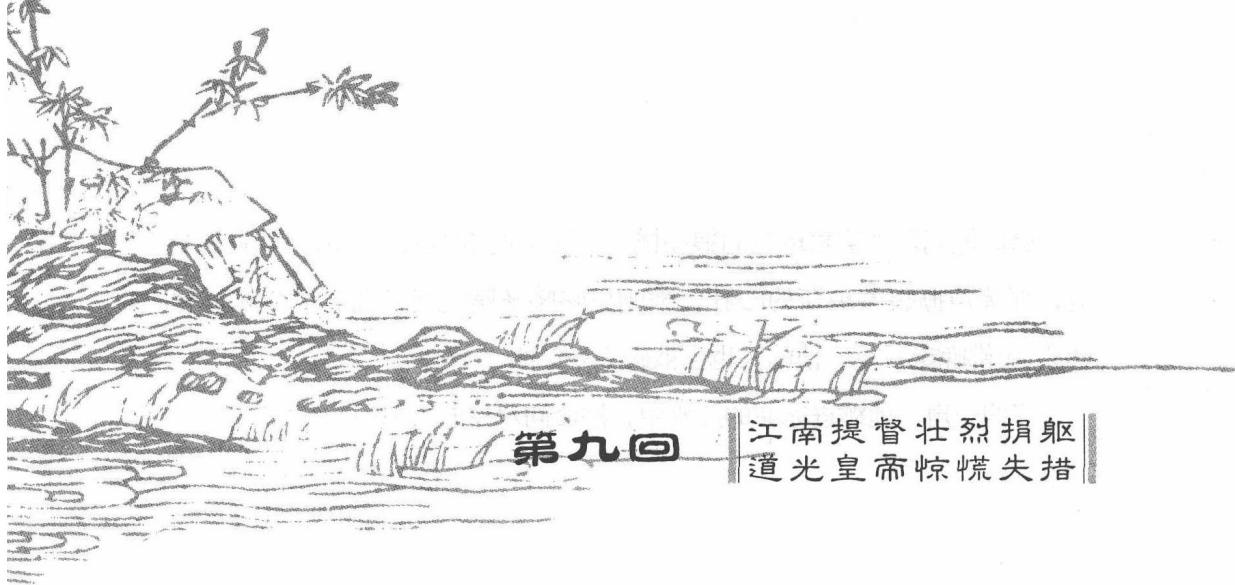
四划着，向对岸渡去。小船走得很慢，在江中摇摇晃晃，像一片树叶漂在水中。当船走到苇丛前时，忽然，一只八桨船飞速驶出苇丛。琼斯惊呼：“注意，射击！”就在他们拔枪之时，那八桨船上的四个人一齐跳进江中。琼斯和另六名英兵向江中连连放枪。却没见江中有任何动静。一会儿，这只小船忽然摇动起来，越摇越厉害，扑通扑通，胡四和七个英兵一齐跌进江水之中。“救命！救命！”英兵呼喊着，没有喊几声，他们就一个个沉入江中，仿佛江中有一股力量拉着似的，再也浮不起来了。唯有胡四和琼斯游得快，爬上了岸。他俩还没站起身来，就听一声呵斥：“狗子胡四，今日已到了你该得报应的日子了！”胡四和琼斯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老人，正是刚才被琼斯开枪打入水中的老人。琼斯伸手摸枪，枪早已不知去向。老人哈哈大笑，对从江中走上岸的四位壮汉说：“这两条狗怎样处置？”四位壮汉中个子最高的一位说：“把这个洋人放回去。”另三人不解，忙问：“那太便宜他了！杀了他吧。”高个子走到琼斯跟前，喝道：“站起来！”琼斯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饶命，饶命。”高个子说：“我们放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我叫徐保，我们黑水党不怕洋人！你们今天出来了七个人，死了六个。你回去向你的主子传我的话。”徐保放大了声音接着说：“官府怕洋人，我们百姓不怕！”

徐保放走了琼斯，转过头来，从老人手中接过刀来，望着胡四。胡四吓得连连磕头：“饶我这一次，我再也不当奸细了！”徐保大声说：“你是一条狗，放了你，你还要咬人。你的末日到了！”说罢，一刀砍下了胡四的首级。

那正踉踉跄跄逃去的琼斯听到响声，回头看到胡四身首异处，脖子里向外喷血，吓得哎呀一声，跌倒在地上，嘴里喊：“别杀我！别杀我！”

徐保他们几个望着琼斯的狼狈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那笑声震天撼地，那笑声撕裂着琼斯的心肝，他嘴里哆哆嗦嗦地唠叨着：“快逃，快逃。”仿佛晚走一步，他的头也会被砍下来似的。

咚的一声，他跳进冰凉的江水中，拼命向对岸游去……



## 第九回

江南提督壮烈捐躯  
道光皇帝惊慌失措

琼斯看到胡四被杀，吓得屁滚尿流。他返回镇海城，一五一十地向璞鼎查报告了自己的遭遇。璞鼎查听了，叹道：“太可怕了！”

卧乌古站起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祷告说：“天啊！他们六个葬身江中，太可怜了。上帝保佑，让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吧！”

璞鼎查让琼斯去休息，转身对巴尔克说：“将军，我建议，为了集中兵力尽快打到南京，我们可以从宁波、镇海撤兵，先打下乍浦，然后占领吴淞口。此地不可久留，要快些行动。”巴尔克点头应道：“阁下，我同意你的意见。”卧乌古说：“中国的道光皇帝最近任命杭州将军耆（qí齐）英为钦差大臣，请求与我们议和，阁下以为如何？”璞鼎查一摆手说：“不理睬他！”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公元 1842 年 6 月中旬）璞鼎查率领英军舰队逼近吴淞口。吴淞口位于长江入海口处。吴淞设有东西两座炮台，互为掎角。西炮台在海口上，距宝山六里，由江南提督（省里的绿营武装最高长官）陈化成亲自扼守。东炮台靠南一些，由参将崔吉瑞把守。海口外，璞鼎查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他问卧乌古：“让你探听陈化成的情况，可曾

搞清楚了？”卧鸟古掏出一个笔记本，边看边说：“陈化成字莲峰，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曾任总兵。与士卒同甘共苦，勤恳耿直，五十四岁时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六十四岁时，协助邓廷桢屡挫我军。道光二十年，擢升为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裕谦支持下，在吴淞设防。据说，他是与关天培一样的人物。”璞鼎查听到此处，不禁哦了一声，说：“我们要多加小心。”卧鸟古收起笔记本，又说：“阁下，还有一事，那个扬威将军奕经又派两江总督牛鉴来与我议和，并携带了大批贵重礼物，我们如何处置？”璞鼎查想了想，说：“礼物收下，议和妄想。”

两江总督牛鉴碰了一鼻子灰，来到宝山，召见陈化成。陈化成走进临时总督官邸，向牛鉴问安：“大人前来督防，下官不胜感佩。”牛鉴望望六十六岁的陈化成，见他精神抖擞，说：“请问将军，英军若来犯我，可有危险？”陈化成笑了，说：“敌人来犯，下官当以全力相拒，上下将弁，戮力同心，何愁不胜！”牛鉴摇摇头说：“将军差矣。本总督的意思是，能不打就不打，以和为上策。”陈化成也摇了摇头，说：“大人差矣！敌人来犯，反去求和，此与降叛有何区别？下官上受皇恩，下托百姓，以卫国为己任，虽死不辞！”牛鉴说：“大人万勿盲动，以免酿成后患。本总督一向佩服将军之为人，从今日起，命军需局每隔十天，给将军加送银子二百五十两。”

陈化成连忙摆手，说：“不可。下官衣食俱全，非分之财决不妄取，望大人谅解。”

说罢，拂袖而去。

陈化成回到吴淞炮台，召集全体将士，激昂慷慨地说：“本官与各兄弟在此扼守，风风雨雨，已有三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家还记得关



天培吗？他是我等之楷模。去秋，葛云飞英勇就义，我等均曾抛洒热泪。今日，大敌当前，我们应与阵地同存亡。武臣卫国，死于疆场，是我辈之光荣。”

六月十六日，天气晴朗。英军舰队向吴淞口逼近。轰隆隆一阵巨响，敌人向陈化成西炮台开炮了。陈化成挥旗上阵，指挥炮台回击英舰。两方火炮齐发，喊声震天，烟雾遮天盖日，炮声震耳欲聋。炮虽杀伤敌人数十，但无击中要害，陈化成飞跑到最大的那台炮后，亲自动手，瞄准一艘英舰，喊：“预备，放！”炮弹呼啸着飞向敌人，不偏不斜，恰好落在舰中大烟囱上，一声轰鸣，那舰晃了几晃，着起火来。

“打得好！”炮台上众人欢呼起来。

璞鼎查眼睁睁看着一只舰沉入海中，大声质问巴尔克：“将军，你是怎么搞的？赶快救人。”巴尔克一边命令救人，一边加强攻击的力量。嘴里在嘟哝着说：“这陈化成名不虚传，果然厉害！”

陈化成指挥各炮轮流轰击，接连打伤两艘英舰。英舰虽然受伤，不能迅速前进，但炮火未停。陈化成急了，再次亲手操炮。他瞄准了飞快驶来的左前方的一艘战舰，高声发令：

“放！”

轰的一声，炮弹直奔敌舰。那炮弹炸开了，但却没有多大杀伤力。陈化成放下望远镜，叹气道：“这些造炮弹偷工减料的家伙，太可恨了！耽误大事啊！”炮弹中少装炸药，甚至混入砖头瓦块的现象，时有发生。陈化成一跺脚，在弹箱中选出两颗炮弹，亲自搬运，亲自装炮，亲自发射。喝，这两炮打得真准，一炮击中那艘战舰的锅炉，一炮击中了那艘战舰的叶轮，霎时，那只战舰像打摆子一样，抖动着一仰一俯，如丧家之犬匆忙

逃走了。

将士们再次欢呼起来：“太漂亮了！”

击沉两艘敌舰的喜报，使牛鉴动了心。他想，战功不可错过。击沉敌舰，当奏禀皇上。赫赫战功，我牛鉴也应有一份。他披挂之后，带领一彪人马奔赴炮台。巴尔克在望远镜中，看到牛鉴这支援军，立即命令卧乌吉：“速命前卫炮舰射击！”牛鉴心想，陈化成一定已将英军击退，自己去摘个熟透了的果子吃，那该多美！想不到，炮火正浓。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在犹豫，轰隆一声，几颗炮弹在他前后左右炸响了。这可把他的魂都吓跑了，他慌忙跳下战马，混在兵士中，掉头逃去。炮台上的官兵忽见牛总督大人惊慌逃去，猜测是否英兵已经登岸，不禁慌乱起来。

陈化成心中骂道：“牛鉴呀牛鉴，你怕死也罢，可你扰乱了我炮台将士的军心，真是该死！”他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站在高处，喊道：“精神不可松懈，弟兄们，与敌酋决一死战！”

英舰见西炮台难攻，就转向东炮台。东炮台守将崔吉瑞见牛鉴逃走，本已心慌。现时，英舰炮火转向自己，西炮台处炮声渐弱。有一兵士猜问：“是不是西炮台已经失守？”崔吉瑞一想，可能。还未等他下令，将士们就纷纷弃台而逃。崔吉瑞叹了口气，无可奈何，也只好逃走。就这样，英兵轻易地登陆，占领了东炮台。

敌人占据东炮台后，前后夹击西炮台，陈化成处境更加艰难，英勇死伤甚多，他的一名参将周世荣劝告说：“军门大人，我炮台恐已难守，不如早早撤退为好。”陈化成大怒，拔剑呵斥他说：“胡说！你竟是个没有出息的家伙！我怎么看错了人，该死，该死。”周世荣急忙躲开，悄悄换了百姓服装，逃跑了。



陈化成环视了一下战场，只见自己的将士所剩无几，大多都战死了。他看到前边海上逞凶的敌舰，又见背后有冲过来的敌兵，心中的愤恨之火烧得更加猛烈。他跑到一门大炮前，将受了重伤的炮手背到一旁，然后，装上炮弹，瞄准了背后攻上来的敌兵。没想到，他一施放，轰然一声，炮身竟炸裂了。霎时，他的脸上、胸膛、大腿伤痕累累，鲜血淋漓。他忍住疼痛，挥剑迎击冲过来的敌兵。

敌兵见陈化成浑身是伤，狞笑着挥刀砍来。敌兵以为这一刀即可结果对手性命。岂料他面前的陈化成身经百战，且大义凛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陈化成见敌兵举刀砍来，连忙用剑一挡，当的一声，冒出一簇火星来。陈化成挡开敌兵战刀，略一侧身，忍住腿部锥心疼痛，向前探身，来了一个海底捞月。那宝剑刷的一下，像闪电一样，扎进了敌人心窝儿。哎哟一声，那敌兵一命呜呼了。陈化成转身，见一敌兵冲向他的部下守备韦印福，急忙去拦，不幸，恰在此时，一颗炮弹在他跟前爆炸了。他噗的一下，吐出一腔热血，含着无限挚爱，含着无限怨恨，含着无限愤怒，倒下了。

武进士刘国标见陈提督阵亡，热泪盈眶，冒着弹火冲过来，背起陈化成的尸身，躲进芦苇荡中。炮台上活着的陈化成部下，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等高喊着：“为陈军门报仇！”继续与敌人拼搏，最后英勇地战死了。

炮台失守和陈提督阵亡的消息传到宝山，牛鉴大吃一惊，慌忙命令亲兵：“炮台已失，屏障不存，英兵会速攻宝山，继而上海，进入长江。我等无能为力，速速退去。”说罢，收拾了行李，匆匆逃走了。走了一段路程，参军问他：“大人，我们逃往何处？”牛鉴说：“先去镇江。”第三天





走到了新丰，走到一片树林处，他们停下休息。忽见树林后一群儿童在嬉戏，听他们在有板有眼地唱诵童谣：

一战甬江口，  
制台死，提台走。  
二战吴淞口，  
提台死，制台走。  
死的死，走的走，  
沿海码头多失守。

牛鉴听了，大怒，命参军说：“去把他们赶走，然后找些吃的来。”参军赶走了那些孩子，又到村子去找吃的。不一会儿，参军端着一大碗白米饭走来，递给牛鉴，说：“请大人用饭。百姓不错，一听说是大人要的饭，痛痛快快地就端了出来。”牛鉴很高兴，接过饭碗和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突然，他不吃了，直眉瞪眼地望着饭碗里米饭盖着的黄澄澄的东西，大声问参军：“这是什么？”参军摸不着头脑，上前一看，忍不住惊叫起来：“什么？牛屎？嘿！”牛鉴大骂：“浑蛋！”骂着，啪的一声，连碗带牛屎一齐扣在参军的头上。没几天，这一带就又有了一首童谣流传：

好饭该给好汉吃，  
牛鉴只配吃牛屎。

牛鉴逃回江宁（今南京），立刻给道光皇帝写了奏折，讲述英国人如何厉害，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只能议和，不能硬拼。

道光皇帝看罢奏折，心中不禁一阵紧张。他想，英夷指哪打哪，我大清朝屡屡受挫，折兵损将，欲打不胜，欲和不能，这可如何是好！眼下，他们攻下了吴淞口，若是继续沿江而上，就深入我国腹地，后果不堪设想。

想！想着想着，不由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叫道：“来人，把皮衣拿来！”太监一听，连忙答应：“喳。奴才这就去取。”不一会儿，太监取来皮衣，看着半闭双目的皇上，轻声说：“皇上，皮衣取来了。不过，现在可是夏天啊！”道光睁开眼睛，一想，对呀，现在正是大热天，我要什么皮衣啊！他伸手摸摸脑门儿，脑门儿上有一层冷汗。他这才意识到，年龄不饶人的道理，自己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平静了一下，挥了挥手，说：“把皮衣送回去吧！”打发走了太监，提笔写了一道御旨：牛鉴等呈递奏折，朕已详加披阅。我大清与英夷频繁交战，积年累月，未见功效，恐是天命。加之英人狡诈，又持优等之兵火，屡挫我部。当前只有靖难息民，待到元气恢复，再行图谋。前朕已遣杭州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偕同伊里布，前去议抚，乞愿能够功成。

道光写罢御旨，放下笔，叹了口气，斜靠在龙椅上，微微闭上眼睛养神。他越来越感到身体不行了。他想，我年事已高，皇储当定，如若延误，有愧祖宗。他平日最喜皇四子奕𬣞。说是皇四子，实际上是老大。因为皇长子、次子及皇三子统已夭殇（yāo shāng 妖伤），更何况奕𬣞又是道光宠幸的钮祜禄氏所生。事隔有日，钮祜禄氏亡故，道光皇帝渐渐有了变化，喜欢起皇六子奕忻（xīn 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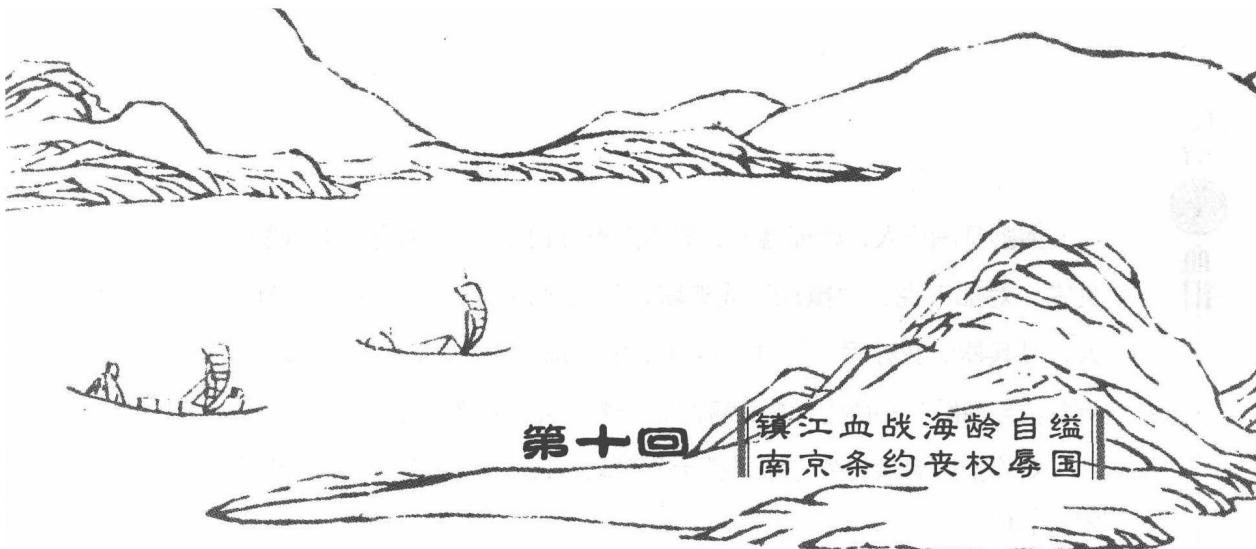
道光皇帝觉得疲劳极了，正想站起脱衣就寝，猛然，门忽地被风吹开了。他喊：“来人，把门关好！”话声未落，又从门外跳进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个个披头散发，手持洋枪，冲了过来。道光皇帝吓呆了，他喝问道：“大胆蠻（máo 毛）贼！你们可知朕是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那洋人听了，哈哈大笑说：“找的就是你，看枪！”洋人那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道光皇帝。砰！枪响了。道光皇帝啊呀惊叫一声，他醒了，原来做



了一个噩梦。他的心还在咚咚地跳着，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汗。

恰在这时，皇四子奕𬣞和皇六子奕䜣来向父皇请安。奕𬣞忙问：“父皇陛下怎么了？”奕䜣忙上前替父皇擦汗。道光说：“没什么。我只是有些累了。”奕䜣乖巧，又连忙说：“父皇要多保重。”道光让二位皇子坐下，问：“洋人猖狂，屡发兵取衅，你们说，怎么办才好？”奕𬣞说：“我看，敌强我弱，还是以安抚为好。”道光听了，脸上现出不悦。奕䜣连忙说：“我大清皇威，岂能受辱！我看要打，打他们个哭爹喊娘。”道光听了，眉头皱得更紧了。是打？是降？是和？他心中烦透了，于是，摆了摆手，说：“你二人去吧！”

两位皇子刚刚离去，太监就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皇上，不好了，洋人已经打到镇江了！”



## 第十回

镇江血战海龄自缢  
南京条约丧权辱国

英国舰队在璞鼎查、巴尔克、卧乌古的率领下，沿长江而上，来到了镇江码头。遥望金山，璞鼎查扬扬得意地说：“这镇江是南京的门户。我们要给中国皇帝以足够的压力，必须攻下镇江，决不可半途而废。你们知道那镇江市区西北的金山上叫什么名字？”卧乌古为了显示自己也是半个中国通，连忙说：“叫金山寺。那金山寺还有一段极优美的传说。”他刚想将他知道的“水漫金山”的白蛇传的故事讲一讲，一名英军参谋走过来报告：“镇江城外只有数营清兵驻扎，由中国镇江的参军齐慎和提督刘允孝统率。我们轰了几炮，他们就全部逃跑了。”璞鼎查点点头，说：“好。现在，传我命令，包围镇江城，然后把它攻下来。”“是。”参谋去布置了。

镇江城中有驻防旗兵千余名，另有绿营兵六百多人。清代军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八旗。驻防京师的叫做禁旅八旗。汉族人建成的清军，旗用绿色，与八旗兵区别，故称绿营或绿旗。这一千六百多人老弱者多，兵械也陈旧残缺。统率这支部队的是副都统海龄。



海龄是满族人，姓郭洛罗，原为满洲镶白旗人。他听到城外两处高地失守，对部下说：“镇江已成孤城，恐怕难以抗敌。英夷兵士多达七千人，且兵器比我亦强。不过，吾等奉命守城，当全力以赴，与城共生死。祈各位与海龄齐心协力，拼死御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众将士见海龄誓死守城，都十分感动，说：“吾等愿听大人吩咐，决不后退！”

海龄挥了挥胳膊，说：“敌兵已经包围了镇江。我等万万不可懈怠，要备好炸药柴草，敌人攻城，放炮放火，将他们打回去。把百姓中能打仗的，赶快组织起来。”他派好兵力之后，急忙登上城墙。他看到几处城门外，英军大炮一排一排，英兵黑压压一片，心中默默地说：“但愿江宁牛制台能派援军来助我一臂之力。”正想着，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后，他哈哈一笑说：“死何惧哉！”说罢，督使部下还击。各城门处都展开了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整整两天，英军使尽了气力，对镇江城却无可奈何。

璞鼎查吃罢晚饭，来到舰上的指挥部，不满意地说：“巴尔克将军，小小镇江，你竟花费了两天时间，耗去了无数弹药，对它毫无办法，简直使我不可理解。”巴尔克十分尴尬，说：“此事亦出乎我之预料，那守城的中国将军名叫海龄，十分厉害。”卧乌古眨巴着眼睛说：“我们的目的是打到南京，在镇江不可耽误时间太多。镇江城虽不大，硬攻亦非易事，不如声东击西，诱敌上当，然后拿下它。”狡诈的卧乌古喝了一口用中国龙井茶叶沏成的茶水，压低了声音，向璞鼎查和巴尔克讲了他的诡计。

次日，天布满了乌云。气温很高，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镇江城的守兵个个手持长矛大刀，注视着城下英兵的动静。由于天气太热，许多兵士光着脊梁。海龄从南门来到东门，询问有无伤员。突然，随身参军报告

说：“大人，敌兵集结北门，开始攻城。”海龄擦了擦汗说：“通知北门，打退敌兵。我随后就到。”

海龄来到北门，果然有数千敌兵，呐喊着，放枪放炮，来势凶猛。海龄急忙调动预备力量支援北门。一个时辰以后，敌兵攻势渐弱。此时，海龄发现敌兵在树丛中向西南移动，他正想派人去探听情况，猛然听到西城门外一阵隆隆炮声。他一拍胸脯，喊道：“敌人佯攻北门，声东击西，我上当了！”说罢，正欲奔赴西城，可举头望时，西南城池已是一片火海。参军来报说：“大人，不好啦！英军施放火炮，燃起大火，他们已攻入城里。”海龄说：“快去疏散百姓。”待参军去后，他急速回到家中，唤来了妻子儿女，说：“快，到内室去，我有话说。”他的妻子儿女不知何事，都急忙进了内室。海龄望着妻儿老小，含着热泪说：“英夷已攻破城池，烧杀抢掠，凶狠毒辣，谅尔等必不能免。我决心一死报国，现在送你们先走一步，免得受贼人欺辱。”说罢，将门关上，上了锁，放起火来。霎时，大火燃起。室内，他的小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喊着：“爹爹，火，火，热啊！热啊！”那哭声撕扯着海龄的心，他禁不住双膝跪下，泪流满面，大声喊道：“儿啊，为父随后就到。”那火声噼噼啪啪，淹没了女儿的哭喊声。院子里浓烟滚滚，海龄站起身，透过泪眼，面前已是一片火海。他转过身，踉踉跄跄来到前院大堂，站在那里，默默念道：“海龄愧对全城百姓！”他听到不远处英国兵的喊叫声，他听到了孩童和妇女的呼救声，他的心碎了。他从抽屉里取出绳子，搭在侧梁上，系好了环扣，套上自己的脖颈，上吊自杀了。

镇江失守，南京失了门户，所以，没过几天，英军舰队就到了南京下关。牛鉴自打从吴淞口逃回江宁，以为英军暂时不会威胁自己。想不到，



他们竟如此神速，转眼跟了来。他正不知如何是好，道光皇帝派来的与英兵谈判的代表来到了江宁。这代表一个是耆英，一个是伊里布。耆英，姓爱新觉罗，满洲正蓝旗人。曾在京师任宗人府主事、盛京将军，后又派赴浙江任杭州将军，前不久被道光皇帝委以钦差大臣，与伊里布一起与英军议和。伊里布也是满族，曾中进士，任过云贵总督。三年前，调任两江总督，后亦曾为钦差大臣，在浙江办理抗英军务。他攻击林则徐“烧烟起衅”，主张对英妥协。

“耆英大人、伊里布大人到！”

牛鉴的亲兵呼喊着。卫队排列在甬道两侧，躬身垂首。五十二岁的耆英，未老先衰，咳嗽着走在前面；七十岁的伊里布甩着已经灰白的辫子，皱着核桃皮似的面孔，跟在后边。牛鉴急忙迎上去，拱手说：“两位大人到，镜堂有失迎迓（yà 讶），祈望见谅。”耆英回礼，说：“奉圣上之旨，我等与英人议和。请速通知英人璞鼎查，万勿再动干戈。”牛鉴笑了笑，说：“不忙不忙。镜堂设酒席，请二位大人入座，边吃边议。”耆英拱手说：“制台之心，我与伊里布大人由衷感谢。”

三人入席，议论与英人战和事宜，十分投机。这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乌龟找王八，猪背上落只黑乌鸦。他们议定，次日由钦差大臣耆英率领，到英军高华利号军舰上去与璞鼎查谈判。酒足饭饱，他们又叫来了歌伎，载歌载舞，忘了城外江上停泊着八十艘敌舰，敌舰上的大炮，一门一门都把炮口对准了南京城。

第二天，在高华利号军舰上，璞鼎查趾高气扬地让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入座，说：“我们英国人酷爱和平，从不无故侵扰别人。此次我军进入长江，兵临城下，是你们大清国逼出来的。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国商人

到中国经商？”

耆英连连摇头，说：“不，我国愿意与贵国通商。”

璞鼎查也摇摇头，说：“不。你们既然愿意通商，为什么销毁我国商人的鸦片？”

伊里布拱手说：“那是林则徐搞的，与我等无关。再说，我大清皇上已经免去他的官职，充军新疆去了。”

卧乌古瞧了璞鼎查一眼，说：“你们是战败国，我们是胜利者。你们想要议和，那就要答应我国提出的条件。”

耆英点头说：“请讲。”

璞鼎查将翻译好了的条约书扔到耆英面前，命令似的说：“看吧。”

耆英一看，心中一惊，顿时脑门儿上浸出了冷汗。原来那纸上写着十三条，主要的有六条：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

二、赔款军费一千两百万元，鸦片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共计两千一百万元；

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四、英商关税优惠；

五、英商在各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

六、为英军效劳之华人，不得惩罚他们……

这条款在伊里布和牛鉴手上传递着。看罢，谁也没有讲话。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些条款都是有关国家领土、主权的，稍有疏忽，不是抄家，就是杀头。他们并不是顾虑百姓、国家，而是怕皇上怪罪。耆英征求伊里布的意见：



“伊里布大人，你看——”

伊里布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忙转脸问牛鉴：“牛制台，你说呢？”

牛鉴眨眨眼，又将条款递回给耆英，说：

“钦差大人，你，你，你说呢？”

耆英无奈，抬头带有歉意地望着璞鼎查，说：“这，这，这条件太、太苛刻了。能否再、再、再降低一点儿。”

璞鼎查板着脸说：“实话告诉你，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没什么可说的，你就签字吧。”

耆英掏出手绢抹了抹脑袋上的汗，吭吭哧哧恳求说：“能否宽限一些时日？不是我不愿签，只是这等大事，需奏禀我大清皇帝陛下，请皇上批示以后，再作定夺。”

璞鼎查想了想，说：“那好吧。请你转告你们的皇帝，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如若不同意这些条件，就别怪我，让我们的大炮说话了。这炮不仅轰击南京，还要北上轰击你们的京师。”

“明白！明白！”

耆英点头哈腰地说着，慌慌忙忙站起身，与伊里布等下了英军兵舰。回到南京官衙，他们急忙给道光皇帝写了奏折，飞速送去北京紫禁城。

道光皇帝读了奏折，既生气，又无可奈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召来穆彰阿及军机处其他官员，共同商议。有人说，耆英与伊里布无能，应严加查处。也有人说，英兵已兵临城下，先签约停火，再图报复。道光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他自觉有愧于列祖列宗，有愧于几百年社稷。他问穆彰阿：“爱卿以为可以签约？”穆彰阿答：“奴才以为可以签。”道光望着穆彰阿，脸上没有表情，双目呆滞，久久地久久地望着。穆彰阿以为触犯





了龙颜，慌忙跪下，说：“皇上，奴才考虑欠周，望万岁恕罪。”道光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话了：“照你说的办吧！”

圣旨传到南京，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大喜，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 1842 年 8 月 29 日）又登英军兵舰，正式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条约一公布，就激起了许多爱国志士的反对，大骂卖国贼可耻。道光皇帝越想越憋气，也觉得自己这个皇上脸上无光，于是连下谕旨：牛鉴临阵脱逃，有负圣望，革去官职，捉拿问罪。同时逮问查办的还有奕山、奕经、文蔚等人。耆英和伊里布却升了官，一个去任江浙总督，一个去任钦差大臣。

道光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太监劝他：“皇上，春日将近，南苑校猎，恰是最好去处。龙体终日操劳，若能前去走动，可除疲劳。”道光点头说：“明日前去。告知皇子，陪朕校猎。”皇四子奕𬣞发现父皇越发喜爱皇六子奕䜣，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肚子里的话告诉了他的侍读学士杜受田。杜受田教奕𬣞读书，心想，奕𬣞若能当上皇帝，自己不也会沾光嘛。如果这皇位让奕䜣抢了去，那就白费心思了。他悄悄地对奕𬣞说：“四阿哥，你要按我说的去做。”奕𬣞问：“如何做？”杜受田捋捋花白胡子，说：“去到校猎围场，你随众观看别人奔驰捕猎，自己万勿射箭砍杀，并劝告跟从的人，也不要捕杀生灵。”奕𬣞纳闷儿，问：“这是为何？”杜受田附在奕𬣞耳边说了好一会儿，奕𬣞频频点头。杜受田说罢，站起身在屋里踱步，又叮嘱道：“四阿哥一定照我说的去做。事关重大，万勿大意。”

次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春风习习，已无寒意。道光皇帝带领皇子与众文武大臣来到了南苑。这里树茂草丰，各种动物奔跑嬉戏。道光情

绪极佳，说：“开始吧。”诸皇子和一些大臣兴高采烈，策马奔驰，挥刀发矢，追赶着动物。唯独皇四子奕𬣞立马不动，静静地观看，他的随从也垂手侍立。诸皇子见四阿哥不动，问：“阿哥为何不动？”奕𬣞答说：“今日身体略有不适。”各位皇子见四阿哥身体不适，也不强求，各自追捕猎物去了。狩猎一天，道光在行宫中休息，看到各皇子喜气洋洋，问道：“今日围猎，谁猎获最多？”皇六子奕忻指指脚下猎物，扬扬得意，说：“父皇容稟，儿猎物最多。”道光看了，微微一笑，他听了皇子一一答话，最后看到奕𬣞两手空空，怒责说：“四皇儿为何一只猎物都没有？”奕𬣞温顺地说：“父皇容稟。儿虽不肖，驰猎一日，当不至一物无获。儿只是想，现在正是春日，鸟兽正在孕育，捕杀它们，心中着实不忍。再说，诸皇弟兴致极高，儿也应让他们尽兴，不能与他们争胜。”道光皇帝听了奕𬣞的一番话，转怒为喜，说：“甚好，甚好，心肠慈悲，又有大度，儿所语令人深思。看到你的长进，朕心中甚喜。”当日，他秘密将皇四子奕𬣞的名字写在皇位继承人的谕旨上，藏入金匣之中。

转眼半年过去了。道光移居圆明园慎德堂，常卧病不起。前不久广东密报，说有一个叫洪秀全的人，联络了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等人成立了拜上帝会，图谋不轨。他正惦记此事，军机处送来了紧急奏折。奏折里讲：洪秀全造反了！

看罢奏折，道光皇帝大怒，大声喊：“速速捉拿洪贼归案！”话音未落，咕咚一声，他栽倒在龙床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



## 第十一回

道光驾崩奕𬣞继位  
天王创教金田起义

道光皇帝一头栽倒在龙床上，人事不省，吓坏了众宫女太监，他们急忙请来太医诊治，中午时分，才渐渐苏醒过来。后妃皇子们来恭请圣安后，道光召宗人府（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宗令（机构长官）载铨（quán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等人，来到圆明园慎德堂病榻前。道光双目无光，有气无力地说：“你们速至紫禁城正大光明殿殿额后，取来秘匣。”众大臣跪伏在地，齐声说：“请皇上放心，奴才们马上就去。”未时过后，众大臣策马归来，开匣宣旨，只见黄缎子上写着七个大字：传位皇四子奕𬣞。

宣旨完毕，道光再次昏迷，待他醒后，立即立皇四子奕𬣞为太子。道光声音极微地说：“尔等众臣，均为朕之栋梁，忠心耿耿，有目共睹。朕久病在身，自知不起，遂立太子，承继嗣业。尔等当竭力辅佐，注重民生国计，切记切记。”说罢，渐渐断了呼吸，驾崩了。人死了，但眼睛却还睁着，仿佛还有许多事不放心似的。六十八年前，他降生在紫禁城内，三十八岁登基，做了三十年的皇帝。这三十年啊！他如何能闭上眼睛呢！殿堂里哭声震天，载铨哽咽着伸手抹了抹道光那睁着眼睛，嘴里叨念着：

“皇上，放心地去吧！皇上，放心地去吧！”

道光亡故，奕𬣞继位，次年改元，称咸丰元年。咸丰皇帝登基年已十九岁，颇怀壮志，很想整顿基业，做一代英主。他封奕䜣为恭亲王，封奕𫍽（xuān 宣）为醇亲王；封杜受田师傅为协办大学士。免去穆彰阿军机大臣职，永不叙用。耆英也被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忙了几个月，大概有了个头绪，咸丰皇帝才算松了一口气。这一天，他来到御花园，看到百花已开，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禁不住心中一阵喜悦，暗暗向青天祈祷，望上天保佑，能有一个太平盛世。他正遐思，太监来禀报说：“皇上，杜协揆杜受田大人有要事奏禀。”咸丰点头说：“朕即刻来，让他稍候。”

养心殿里散发着一股香味，咸丰将桌上的奏折推到一旁，说：“让杜师傅进来吧。”太监传旨，杜受田进来，行过大礼，赐座一旁。咸丰仍称师傅，说：“有何事来奏？”杜受田说：“容臣奏禀。广西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据官府密报，他们会有更大举动。”说到这儿，他从衣袖中取出一张纸帖，双手呈给咸丰，说：“这是密报送来的洪秀全写的诗，是一首反诗啊！”咸丰接过纸帖，读了起来：

手持三尺定山河，  
四海为家饮饭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  
收残奸宄（guǐ 鬼）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  
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



### 太平一统乐如何！

这首七律诗抒发了洪秀全豪迈的胸怀和理想。意思是：我手握三尺宝剑，决心平定山河。和百姓在一起战斗，四海为家。我要斩尽杀绝害人的妖魔坏蛋，把他们都打进天罗地网中。待到天下统一，高奏凯歌的时候，那将是一个何等光辉灿烂的世界啊！

咸丰读罢，皱着眉头说：“此人好大胆子！明明是要造反，要与朕争夺天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杜受田说：“皇上所言极是。洪秀全之事，早有密报，只因先帝归天，皇上登基，无力顾及，现在不能再放任他胡闹了。”咸丰想了想，说：“传旨广东、广西，对洪贼严密监视，及时向朕报告情况。”杜受田点头说：“好。”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他出生在县城以北一个叫福源水的村子里，父亲名叫洪镜扬。村子不大，背靠层峦叠嶂的大山，土地贫瘠，生活十分艰难。他兄弟姊妹五人，大哥叫洪仁发，二哥叫洪仁达，姐姐叫洪辛英，妹妹叫洪宣娇。就在洪秀全出生那年（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那里闹了一场旱灾。第二年，他父亲为了糊口，只好拉家带口，逃到花县县城西南极偏僻的官禄布（bù 布）村，开垦荒地，以求活命。这官禄布村距县城约有五十里路，到广州城有一百多里。村子里住着巫、钟、凌、洪四姓人家，因为都是从外地逃荒来的“客家人”，所以互相帮助，邻里极为和睦。他家迁到官禄布以后，开垦了几亩荒地，修建了几间房屋，日子渐渐好过了一些。不久，他父亲又将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两头耕牛，喂养了一些猪和鸡鸭。放牛和喂猪喂鸡喂鸭的活计，全由洪秀全兄弟姊妹担负起来。官禄布的荒地全属于大地主毕福的财产，每年需要交租纳税。一天，毕福带着家丁来收租，对洪镜扬说：“你家地租涨价了，加上你拖欠的开荒

费，共计六十五两银子，此次一定要还清。”洪镜扬一听，吓了一跳，说：“哪有这些？先生一定是算错了，将十五两算成了六十五两。”毕福眼一瞪，骂道：“混账话！难道我还能坑你不成！这样吧，你有两头牛，抵债吧，我们牵走一头，算你还欠三十两银子。”说罢，硬是牵走了一头牛。洪秀全跑过去拉住牛，说：“这牛是我家的，不能牵走！”毕福猛地把他推开，骂道：“小兔崽子，滚开！”洪秀全这晚没有吃饭，躺在屋角悄悄地流泪。

“火秀哥——”妹妹洪宣娇在叫他。

原来，洪秀全小名火秀。长到七岁，按家族“仁”字辈排列，起名叫洪仁坤。后来长大之后才又改名为洪秀全的。

洪宣娇终于找到了哥哥，劝他说：“别哭了，等我们长大了，报仇雪耻，杀了这些财主。”

长到七岁，他进了邻村一家私塾读书。他遵守老师要求，勤奋好问，老师十分器重他。在私塾认真读了四书五经，练习写八股文，一心想参加科举考试，取个举人进士，不枉此一生。不幸，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父母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了。哥哥洪仁达对他说：“兄弟，要说读书，你我兄弟中，你读得最多最好。现在，父母去世，家里生活紧迫，实在无力再供你读书了。”洪秀全听罢，含着眼泪说：“我明白了。从明天起，我回家种田。种田归种田，读书我可不会放弃。我还要去应试呢！”

洪宣娇在一旁说：“哥，算了吧，我家无钱无势，哪能考上什么秀才举人进士的！你还是跟我一块练习武艺吧，这是真本事。”

洪秀全摇摇头说：“武艺要练，考试也要去。反正我是射出去的箭，只往前，不拐弯！”他怎么说就怎么做，白天拼死拼活地干，晚上灯下苦



读苦练。忽然有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捎话给他说，请他到离县城不远的鹫岭古寺的一个私塾里伴读，共同钻研学问。他欣然同意了。带上平日积攒的一点钱，告别了兄弟姐妹，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鹫岭古寺。一年后，他果然大有长进。回到家乡，乡亲们都很敬佩他，决定聘请他担任本村私塾“书房阁”的老师，管教村里的孩子。他一面认认真真教书，同时，一面准备去应试。清朝的科举制度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出人头地的必经之路。要想一举成名天下扬，那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一般分为三级。先考秀才。考中秀才以后，再去考举人。考中了举人，才有资格去考进士。考秀才是在府里进行，考举人是在省里，考进士则是在京师举行。读书人凡是沒有考中秀才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均统称为“童生”。洪秀全曾两次到广州参加府试，希望榜上有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惜都失败了。但他没有气馁，在朋友和乡亲们的鼓励下，决心刻苦攻读，再去考试。

一晃四年过去了。他二十二岁，再次取得了参加府试的资格，来到了广州。考试前两场，他成绩不错，对朋友们说：“总算沒有白费工夫。”可到最后公布名单，榜上仍无他的姓名，屡次失败，使他明白了，他并非沒有真才实学，也不是他沒有认真考试，而是科举制度的弊端和那个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参加考试的童生，不仅要找一个已经取得功名的人作保，还要在报考名单上填写自己祖宗三代的历史。那些考官有的徇私，有的贪贿，有的只看家庭门第。洪秀全出身贫苦农民，正如他妹妹讲的，既无权，又无势，怎能有他的份儿呢！

这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像失去了魂魄，在街上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在珠江边上，他仰天长叹；在越秀山上，他诅咒人间。他想过自

杀，他想过复仇。他恍恍惚惚来到广州布政使衙门口（省里掌管财政、民政和人事的官府），看到基督教传教士在向人们宣讲教义。他听了一会儿，很有兴趣，就走上前去，问：“先生，请问，我的命运今后将是什么样？”那传教士望着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已猜着了几分，就安慰他说：“人生苦海无边，你不要难过，因为有上帝在注视着我们，他会帮助你，帮助我，帮助所有的人，拯救人的魂灵。”第二天，他又去听那传教士讲经。传教士对他笑了笑，说：“来，送你一本《劝世良言》，这是你们中国人梁发写的，好好看一看。”他回到住处，仔细阅读，越读越觉得人间不平。由于悲苦失意，他终于病倒了，病得十分沉重。几个乡邻看他可怜，就用竹竿绑了一只抬轿，将他送回了乡间。在家里，他卧床四十多天。他因为精神创伤太甚，又加之极端抑郁愤恨，常常使他昏迷过去，神志不清。这时，他脑子里就产生了许多光怪陆离的幻觉。他狂喊：“神来了。我看上了上帝。”一会儿又嘟嘟囔囔，嘴中念念有词。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流着泪对哥哥和妹妹说：“我不行了，我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洪宣娇佯装生气的样子，大声说：“哥哥，你过去性格刚强，为何今日遇到一些挫折，就如此没有志气！你哪里配做我的兄长！”妹妹的话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洪秀全的心，他猛然觉得妹妹的话十分有理，不禁泪流满面，说：“妹妹说得对。我从此之后，再也不去参加清朝的考试了。等着吧，有那么一天，我来开科考试，招录天下真正有才华之士。”也许是由于他逐渐解除了思想上的枷锁，所以身体慢慢康复起来。他将那些四书五经一齐掷在地上，大声骂道：“害人的东西！都滚蛋吧！”他打开砚台，拿起笔，蘸了墨，在纸上写下了一首抒发襟怀的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



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

飞腾六合定乾坤。

诗中讲的是，他要像一条龙，暂时潜藏在海底，尽情地游；等待风云变化的那一天，百姓们聚集起来，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他找出几个月前那位传教士送给他的那本《劝世良言》，再认真阅读起来。恰巧他的族弟洪仁玕和朋友冯云山来看望他，一起议论起这本书来。洪秀全说：“当今清朝腐败已极，人们呼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我们不如都信了上帝吧。”洪仁玕点头说：“洋人都信上帝，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孔子和什么天地君亲师都滚他的吧！”冯云山望着洪秀全说：“我们可以传教，组织起来。大哥再仔细琢磨琢磨。”

几天后，洪秀全找来了洪仁玕和冯云山，还有他表哥李敬芳，他沏了茶，摆在他们面前，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皆是，无一例外。因此，人们应该平等相爱。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解除人们的苦难。我是耶稣的弟弟，也受命来到人间拯救人们。现在人间有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违背破坏上帝的真道。崇信上帝的人，要起来赶走这些妖怪，夺回自己的权利。”

洪仁玕说：“讲得好极了。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别的神仙圣佛统统都是妖魔。清朝那些官就是阎罗和阎罗派来害人的妖徒鬼卒。不清除他们，人们就不能平等。”

冯云山一拍手说：“我看，事不宜迟，我们就拜上帝吧。”

洪秀全哈哈笑了，说：“我早就准备好了。来，你们看——”他一指里屋桌子上。洪仁玕和冯云山顺他的手望去，只见桌上摆着灯、茶、忏悔

状等，问：“大哥，这是什么？”洪秀全说：“洗礼用的物件。我们明天到石角潭去举行洗礼仪式，你们看如何？”洪仁玕和冯云山一齐答：“一言为定！”

第二天一大早，东方彩霞绚丽，清晨的风徐徐吹来，摇动着竹枝树叶。青山脚下的石角潭，小溪流淌，发出哗哗的悦耳声响。洪秀全领着洪仁玕、冯云山走到潭边，神情肃穆庄严地摆好两盏明灯，点燃了；又斟上三杯清茶，三碗清水；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分别写在三张忏悔状上，放在灯上燃烧掉，一边烧一边说：“上帝啊，我们永远皈依你——皈依你这万物的主宰。我们永生永世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说罢，洪秀全先端起一碗清水淋在自己头上，然后，又端起另外两碗，分别洒在洪仁玕和冯云山的头上，嘴中念念有词：“洗净从前的罪恶，除旧生新，上帝宽恕……”接着，他们又将清水擦洗了胸口，喝下了清茶。

从此，洪秀全开始向人们宣传拜上帝的好处，他对来听传教的人们说：“我是上帝的次子。那次我大病四十天，昏昏沉沉，是因为上帝来接我到了天堂。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接待了我。天父赐给我一台金玺、一把宝剑，让我再回到人间，扫除妖魔。”听了洪秀全的宣传，信上帝的人越来越多了，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砸毁了孔子的牌位，公开咒骂孔子也是妖贼，激怒了当地的财主和乡绅。他们免去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私塾教书的工作。于是，他们二人商议，分头到广西各地传教。在传教过程中，洪秀全发现拜上帝会还缺乏系统的令人信服的理论。他和冯云山商议说：“我回花县，再研究一下传教理论，你意如何？”冯云山点头说：“好。我到紫荆山去，那里穷苦人多。”

洪秀全回到花县，又到私塾去教书，同时刻苦用功，写出了《原道救



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为拜上帝会找到了理论根据，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久，他又来到广州，希望在耶稣教堂里能有一席之地，潜心研究教义。不料，教堂对他十分冷淡，他只好重返广西，去寻找冯云山共谋大计。离开广州时，他身无分文，幸亏得到了朋友朱道兴的帮助，赠他一百枚铜钱作为路费。

他上路了。

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热得人嗓子眼儿冒烟。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着：热呀，热呀。路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放牛的孩子，赤着上身，穿一条短裤，吆喝着几只懒洋洋的牛，钻进了路南的丛林中。洪秀全默默地走着，走着。汗水湿透了他的已经破旧的衣衫，挽起的裤腿时不时地脱落下来，和腿上的汗水粘在一起。太热了。他心烦意乱地走到路旁一堵破残墙壁下，躲进巴掌大的一小片阴凉下，掏出汗巾擦拭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取出干粮袋，拿出一点米团和一小节甘蔗，心不在焉地吃起来。

太阳渐渐偏西了。

他打听了一下，知道已到了肇庆府境内。他看天时不早，急忙整理了一下东西，又匆匆上路了。远处草丛中传来牛叫的声音，洪秀全转脸看去，只见那放牛娃唱起了山歌：“过了黄土村，就到梅子汛，走了四十里，活活累死人。”他想，要快快赶路，不然，赶不上村子，没有住处，那就又要露宿了。约走了一个时辰，来到一片树林，一群乌鸦被惊动，嘎嘎地叫着，从洪秀全头上飞去。此时，一阵凉风吹过，他不禁叫起来：“好舒服！”突然，当啷啷一阵声响，从树后跳出几个彪形大汉，他们手持刀棍，横眉怒目，挡住了洪秀全的去路。那大汉中为首的说：“要过此处

并不难，行人留下买路钱！”洪秀全暗暗叫苦：“糟糕！遇到劫路的强盗！”他扫视了一下对手，说：“诸位好汉，在下乃一贫弱书生，姓洪名秀全，外出传教，奉劝世人同拜上帝，斩妖除恶，共建太平盛世。诸位，请高抬贵手，放了我去。”那头目把刀一挥，喝道：“你少啰唆，我们不管你什么教不教。要命要钱，由你挑！”洪秀全无可奈何，只好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铜钱掏了出来，放在地上。那伙人围了过来，拾起地上的钱，互相瞧了瞧，脸上现出鄙视的神态。他们又将洪秀全身上下搜了一遍，说：“饶你一条性命！行李和钱我们留下了，放你逃命。滚吧！”洪秀全懊恼地向前走去。背后那首领吼道：“向前走，不准回头！如若回头，挖去你的眼睛！”

他气愤地向前走着。因为没了行李，走起路来倒轻松了。夜幕即将降临之际，他来到了肇庆府。借了纸笔，写了一份状子，递给了肇庆府衙。肇庆知府大人对他说：“你被拦劫之处，并非肇庆管界，应是德庆州所管。因此，呈告遇盗状子，本府不受。不过，念你一个书生，走投无路，从官库中救济你四百文铜钱。”就这样，他被打发走了。从肇庆出发，他乘船走水路，怕旅费不够，就限制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餐风沐雨，日夜兼程，整整走了将近一个月，终于来到了阔别三年的赐谷村。

自从冯云山与洪秀全分手以后，冯云山就在紫荆山一带宣传拜上帝会。这里山峦重叠，绵亘起伏。他人生地不熟，就帮人家种地、挑土、拾粪，以帮工为生。他心中明白，不取得当地百姓的信任，休想有任何作为。他吟诵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

孤寒到此把身藏，

举目无亲也着忙；



执粪生涯来度日，  
他日得志姓名扬。

这首诗被当地古林村的曾槐英赏识，就把他介绍到曾玉珍家当塾师。有了职业，他宣传拜上帝教更方便了。他走访贫苦人家，深入到烧炭工人中间，经过三年努力，拜上帝会发展到两千多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杨秀清、萧朝贵等人。

冯云山看到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十分喜悦，拉着他的手，说：“你来，太好了！这里形势极佳。”洪秀全点头，说：“这是一个好地方。”他指着地图，接着说：“看，这是广西桂平县，县城西北这紫荆山区，方圆二百多里，峰高入云，草木莽苍，出可以攻，入可以守，真是上帝赐给我们传教的好地方。”冯云山说：“重要的是，这里的汉族、壮族、瑶族百姓生活极苦，交不完的税，纳不完的租，过着‘野菜做食粮，树叶做衣裳，烤火当棉被，熏烟代蚊帐’的生活。他们都愿意加入拜上帝会。”

“官逼民反啊！”洪秀全意味深长地说。从此，白天，他和冯云山深入到穷苦人家和烧炭工人中讲解“杀魔除妖”的道理；晚上，铜鼓一击，声传四方，会员们闻声而至，集在一起，练习习武。有一天，一位会员对洪秀全说：“先生，象州有座甘王庙，庙中供奉着甘王爷，可灵验了。”洪秀全问：“甘王是何许人？”那人说：“相传，甘王是象州人，生前曾杀死他的母亲，残害无数百姓，谁也不敢惹他。死后，他成了神，屡次显灵作祟。听说有一次，他附灵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向经过庙前的象州州官索取龙袍。州官惧怕，只好买了龙袍给甘王神像披上。据说，谁要不尊敬甘王爷，谁就会害病遭殃。”

洪秀全听了，生气地说：“只有天父天兄，哪有什么甘王！既然他坑

害百姓，我们就除掉他！”于是，他找来冯云山，对他说：

“我们去除掉甘王妖贼！”

冯云山拍手道：“好，说干就干！”

次日一早，迎着秋风，洪秀全带着冯云山、卢六、曾云正、陈利等人，雄赳赳地从高冲坑赶到了象州。甘王庙十分气派，有许多人在上供还愿，烧香磕头。洪秀全向烧香拜神的人讲了道理以后，走上前去，用手中的一根大竹竿敲打着那面目狰狞的甘王神像，大声说：

“我是真命天子，你认识我吗？”

旁观的人都为洪秀全捏着一把汗，担心甘王会显灵惩罚不敬他的人。

那神像默默无语。

洪秀全放大声音，讲道：

“你有十大罪状，天理难容，你打死亲人，欺人跪拜，迷惑上天，贪食烟火，残害妇女，唱邪歌，行淫乐，做邪事，为怪为妖。我要砸烂你这妖魔！”

说罢，一挥手，命令大家：

“上！”

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惊呆了。以洪秀全为首，他们争先恐后，冲上去一齐动手，拔去了甘王的胡子；摘下了神像的帽子抛在地上，用脚踩得稀巴烂；挖出神像的眼睛，撕毁了他的龙袍……

不大工夫，那甘王神偶，只剩了一座残缺不全的泥胎。洪秀全又命令大家，“扭掉他的胳膊，砸烂他的头！翻倒他……”他们用力一推，轰隆一声巨响，甘王神偶倒下来，摔得粉碎。

人们惊呼起来：“哎——呀——”



洪秀全哈哈大笑，拿起笔在庙墙上题诗一首：

题诗行檄斥甘妖，

该灭该珠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

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女雷当劈，

害累世人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

腥身岂得挂龙袍。

诗的意思是：我写一首诗来讨伐斥责你这个甘妖，应该砸烂你，不能饶恕！你罪恶累累，打死过亲人，犯了国法；你欺瞒上帝，违犯了上天的条令；你迷惑男女，为非作歹，该当天雷劈顶；你残害世人，该用火去烧你；你速速到地狱里去吧；你沾满血腥的身躯怎么配穿龙袍！

洪秀全大闹甘王庙震惊了这一带的百姓。人们越发相信上帝，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兄弟，是个天下奇人！

紫荆山地区有个石人村，村中有一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叫王作新，外号王老虎。王老虎平日无恶不作，残害百姓。他纠集了一批打手流氓，组成了团练，随便抓人杀人。他看到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贫苦人们抱成了团儿，心惊胆战地说：“不得了，这些穷鬼明着是拜上帝，暗地里明明是图谋造反。”他密报给府、省官府衙门，希望官兵出头镇压。不久，王作新听说他父亲主持修造的一座庙被冯云山砸毁，气急败坏决定派出团练，袭击拜上帝会，逮捕冯云山。

这时，洪秀全到贵县赐谷村去了，留在紫荆山高冲坑村的只有冯云

山、卢六等人。季节已到冬季，晚上山风一吹，真有些寒冷。村头郑家有一次拜上帝会的洗礼仪式，冯云山参加了。仪式完毕，已是深夜。他举着火把沿山路走回住处。安静极了，只有山风的呼呼声和树枝摇动的沙沙声。走到拐弯处，猛地从山坡阴影处跳下十几个团练，一下子包围了冯云山。

王作新说：“冯云山，你猖狂造反，今日捉拿你，送往官府。”

冯云山昂首挺胸，斥责王作新：“你们无故抓人，后果你们要负。”

王作新冷笑一声，说：“负，怎么样？不负，又怎么样？”说罢，就把冯云山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上了。然后，押解着他，往官府走去。

拜上帝会的卢六这天晚上见冯云山还未归来，就迎上去接他。走到拐弯处，听到王作新正命令爪牙捆绑冯云山。他吓了一跳，心想，赶快报告拜上帝会的兄弟们，解救冯大哥。想着，转身飞跑，一户一户通知。一会儿，几十个拜上帝会的弟兄们抄起砍刀斧子，走小路跑到了前面，待王作新押解冯云山走到路口时，卢六率领大家冲了上来，大声呐喊：“救下冯大哥！”王作新一看，自己人少，不是卢六的对手，只好扔下冯云山，喊了声：“撤！”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王作新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时刻寻找机会报复。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清晨，趁天冷，村中人等尚在睡觉，他带领团练再次偷袭高冲坑。这一次，冯云山和卢六一起被捉走了，关进了大湟（huáng 黄）江巡检司监狱里。王作新向官府行贿，企图让官府处死冯云山和卢六。果不其然，卢六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一位烈士。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封他为嘏（gǔ 古）王以示悼念。

拜上帝会的弟兄们一面派人去通知洪秀全，一面想办法买通监狱的狱



卒。冯云山被打得遍体鳞伤，衙门的捕快以为他无法行走，逃不了啦，于是把他一人关在单间里，都去喝酒赌博了。拜上帝会的弟兄们趁此机会，潜入监狱，救出了冯云山。洪秀全赶回紫荆山，见到了冯云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兄弟，你吃苦了。”冯云山忍住疼痛，硬撑着坐起来，说：“我已想了好久。我以为清妖气数已尽，我们拜上帝会人数越来越多，不如反了吧。”洪秀全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待兄弟的伤养好了，我等再作商议。”

几个月以后，冬去春来，百花开放。冯云山的伤已痊愈。洪秀全召集了拜上帝会的领袖人物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一起商议起兵之事。冯云山说：“此事机密，万勿大意。我等要齐心协力才是。”洪秀全说：“云山说的极是。我看，我等今后同生死，共患难，结为金兰之好，情同手足为好，不知众兄弟意下如何？”大家听了，均表示同意。于是燃香点烛，跪拜上帝，六人从此成为异姓兄弟。他们委托洪秀全和冯云山撰写《太平天日》一书，阐明起义的意义，研究了队伍的编制。然后安排武器铸造，筹措钱粮，制作旗帜和军服。

拜上帝会的行动很快就被官府的探子知道了，急忙报告了桂平县，县衙写了报告，又急报府道，府道又申报巡抚。广西巡抚郑祖琛看了报告，急忙给咸丰皇帝写了奏折。奏折尚未发出，参僚又呈来了一张纸，纸上有四句话。郑抚台不看便罢，一看可不得了，顿时脸色苍白，连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他不敢怠慢，连同这张写有四句话的纸与奏章一起飞送北京。

咸丰皇帝这一日正与杜受田大学士在圆明园观赏盛开的月季花，太监手捧奏章来报：“皇上，广西紧急奏折。”咸丰转过身，坐在石凳上，接

过奏章读了起来，然后又打开那张纸，原来是四句流传在广西各地的谶语（chèn yǔ 趁雨，将来要应验的预言）。咸丰皇帝一句句看罢，顿时，脸色煞白，勃然大怒，喊道：“逆贼！逆贼！”

杜受田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那纸上写的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轻声说：“皇上息怒。”咸丰把那张纸扔给杜受田，说：“你看看，这还得！”

杜受田哆哆嗦嗦地拾起那张纸看，只见上面有四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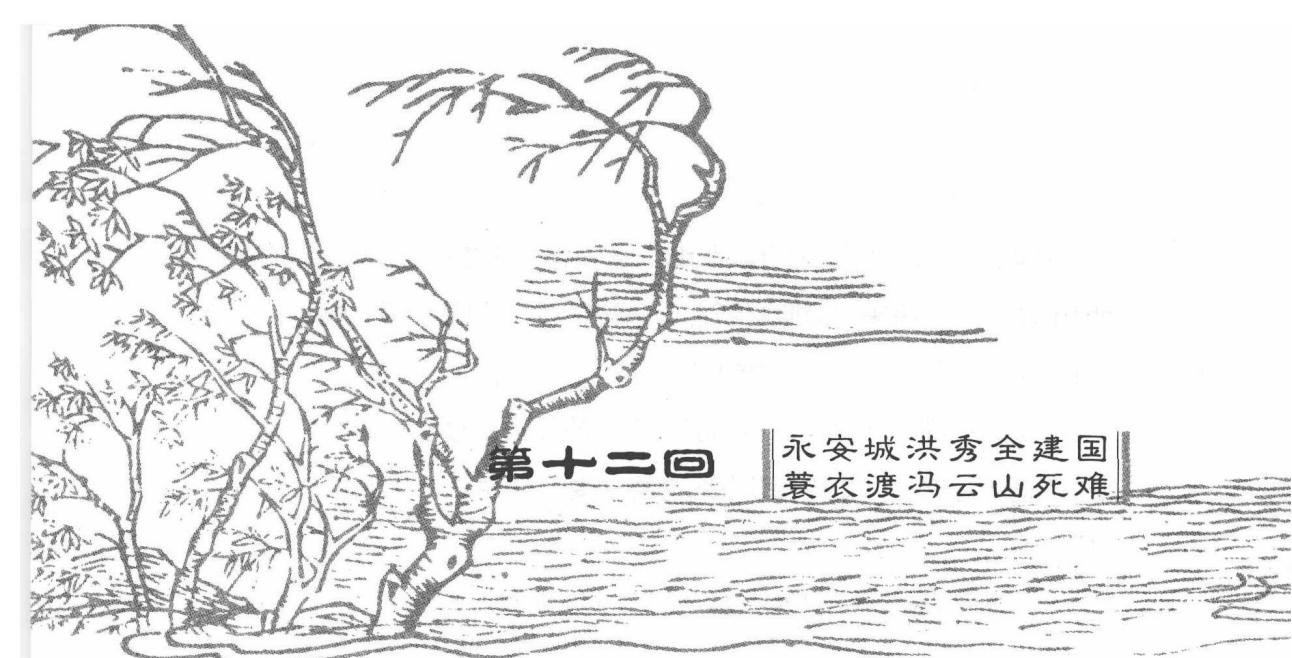
三八二一（洪）

禾乃玉食（秀）

人坐一土（全）

做尔民极（称王）

看罢，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说什么才好。



## 第十二回

永安城洪秀全建国  
蓑衣渡冯云山死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洪秀全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脸上带着微笑想着。门忽的一下开了，洪宣娇似一阵风一样飞了进来。洪秀全抬起头，注视着春风满面的妹妹，说：“妹妹，这么大了，还是风风火火的！我看呀，得给你找个婆家，让婆婆管管你啦！”洪宣娇扑哧一下笑了，圆圆的双颊飞起两片红晕，那双丹凤眼一斜，真有一股媚劲儿。她嗔怪地说：“哥哥，瞧你说的。”洪秀全拉住妹妹的手，说：“不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看萧朝贵怎样？”洪宣娇害羞地低下头，用手抠着樱桃似的嘴唇，小声问：“你说呢？”洪秀全弯下腰，侧身仰面望着妹妹的眼睛，说：“我当然是说好啦。”洪宣娇眨眨眼睛说：“哥哥说好，那就好呗！”说罢，银铃般地咯咯笑着，转身跑了。跑到门口，她猛地站住，回头说：“哥，瞧你一打岔，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一件大事。”洪秀全收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问：“什么事？”洪宣娇说：“我今天见到了苏三娘。”

洪秀全几天前就派妹妹洪宣娇去找苏三娘，见上一面，传达自己的问候，并希望苏三娘来参加拜上帝会。这苏三娘，也有人叫她苏三妹的。广东灵山（今属广西）人。父母被地主逼死，走投无路，流入广西觅生。不

久，加入了苏三领导的横县天地会，反清诛吏，并和苏三结了婚。苏三起义军失败，苏三遇害，她召集散众，转战于桂平临近各县。所到之处，锄强扶弱，杀官诛吏，劫富济贫，有侠义肝胆，名传遐迩。洪秀全听到妹妹见到了苏三娘，十分高兴，忙问：“百闻不如一见。你猜，她是何样人物？”洪宣娇一跷大拇指说：“是位英雄，女英雄，外柔内刚。听她讲自己身世，我都流泪了。她没有哭，她说，她的泪已经流尽了。再流，只有一腔热血。”洪秀全点头，说：“她愿意和我们合作吗？”洪宣娇说：“是的。她说，她很佩服哥哥，她愿意和我们合作。”洪秀全想了想，又问：“她有多少人？据说有上百人？”洪宣娇答道：“你呀，说错了。不是上百人，而是两千多人。”

洪宣娇说罢，正要离去，洪秀全挥了挥手，说：“等等，你去告诉苏三娘，我们拜上帝会将在十月的第一天‘团营’，欢迎她来参加。”

洪秀全说罢，回到书桌前，提笔起草了“团营”命令，然后召集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首领前来商议。

杨秀清，瘦高个子，稍长的脸形上有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原名杨嗣龙，广西桂平人，以种山烧炭为业。五年前就参加拜上帝会，是紫荆山一带有影响的首领。三年前，洪秀全回广东，冯云山被捕时，会众动摇，他假托天父下凡附体，取得了代天父发言的权力。此时，他坐在洪秀全身旁，说：“我同意大哥的意见，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团营就是我们起事的准备，是和清妖决一死战的时候了。”

冯云山端起一杯茶，喝了几口，点头说：“秀清说得对。这次团营一定搞好。我看，还是把兄弟姐妹们集中起来，按军事组织编起队伍。以军为单位，每军设军帅一人，下辖师帅五人，旅帅二十五人，卒长一百二十



五人，两司马五人，伍长两千五百人，伍卒一万人，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

洪秀全用笔在纸上记着，听到这里，抬起头来，说：“就是说我们每军有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为了节制军帅，我们还要派出监军、总制、将军。”

萧朝贵望了望洪秀全，说：“团营是拉家带口的，除去正规军队之外，这些老弱妇幼，是否也要组织起来才好？”萧朝贵从来都十分谦和，不发火，不大声讲话，总是与人商议。他是广西武宣（今象州）人，贫民出身，是冯云山发展的最早的拜上帝会会员之一。在五年前，就显示出了他的组织才能，特别是三年前，冯云山被捕，洪秀全离去之时，他假托天兄耶稣下凡附体，与杨秀清一起安定众心，起了很大作用。别看他身材不高，总是面带微笑，可与敌人拼死时，却英勇无畏，极为刚强。他的问话引起了争议。首先是韦昌辉表示反对。韦昌辉，二十八岁上下，原名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他家有良田数百亩，是当地有名地主。父亲早死，母亲参加了拜上帝会，他也成了最早的拜上帝会的会员。洪秀全和冯云山见他十分热心，就与他彻夜深谈，计议反清起事的抱负，他与母亲商议之后，说：“灭掉清妖，秉天父天兄之意，建起太平世界，我愿意献出我的全部家产。”他说到做到，拿出许多银钱，铸造兵器，筹备粮饷。这时，他用手抚摸着微胖的下巴颏儿，白净的脸上十分严肃地说：“打起仗来，东征西杀，拉家带口怎好作战？我看，老弱妇幼就不要随军移动了。”

杨秀清挺了挺腰，说：“我拜上帝会之宗旨，是解救所有苦难之芸芸众生。为灭清妖，建起圣兵圣卒，与妖魔决战。如若放弃老弱妇幼，有违

天父之意。”

石达开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是广西贵县客人，祖籍广东和平县。家中十分富有，自幼喜欢习武，练就了一身武艺，经常打抱不平。他对清朝的腐败无能极度不满，认为不灭清妖，难以强国。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有一次，他带领家丁去山中打猎，遇到一群豹子正在袭击一只山羊。那山羊可怜巴巴地咩咩叫着，吓软的身体，跪在地上等死。石达开见状，大喝一声，冲上前去，挥着大刀，挡住了闪着凶光的饿豹。家丁们喊：“小心背后！”原来，他挡住前边一只正要扑向他的豹子时，另一只从树后腾空飞起。石达开猛一侧身，豹子扑了空，落在他的左前方。他抽刀抬脚，一个海底捞针只听咔嚓一声，那豹子鼻梁骨被砍成两段。豹子晃了晃脖子，呜呜地叫着，倒在地上。另外几只见同伙被杀，鲜血流淌，一边回头一边灰溜溜地钻进了林子里。他二十多岁，说话也冲，从不拖泥带水。去年，他参加了拜上帝会，率领一千多人来投奔洪秀全。

洪秀全见石达开想说什么，就问：“达开兄弟，有话请讲。”

石达开瓮声瓮气地说：“我等秉承天意，除妖杀魔，解救苦难。我意应将全体弟兄姐妹、父老兄弟组织起来，有大力出大力，有小力出小力。除正规军队外，老弱妇幼亦编组起来，战时作战，无战则务农，如此，我们的力量就会强大百倍。”

洪秀全想了想，说：“好，就这么定了。”

团营（集中待命，进行军事演习）命令，会众必须在十月初一（公元1850年11月4日）以前赶到金田村。

会众个个心情振奋。有的放下手头上的活计，有的变卖家产，扶老携幼奔向金田村。谷架塘赖元伟的女儿已经办好酒席，准备出嫁，接到团营



通知，处理了嫁妆，跟随大伙出发了。还有个叫翁振三的地方官看到拜上帝会会众纷纷出动，不知为何，就抓来了三个人，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还有多少同伙？”那三个人一齐回答：“除妖斩怪。站起来的都是我们的人，倒下去的都是你们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到金田村。会众人营后，一律按军事编制，男女分营。妇女一部分编入女兵营，一部分担任缝制工作。全体官兵的衣食都由“圣库”公款开支，人人平等，不得私藏财物。

洪秀全视察了团营各部，看到秩序井然，心中十分高兴。月光当头，明亮如洗。他回头看了看跟在身后的萧朝贵，含笑说：“朝贵兄弟，我看，你和宣娇的婚事可以办了。”萧朝贵嗯了一声，说：“听大哥的。”洪秀全说：“我看，就定在下个月吧。”说罢，停住脚步，望着明月沉思起来。萧朝贵知道大哥有了诗兴，所以悄然站立一旁，不去打搅他。一会儿，洪秀全朗声念道：

明主敲诗曾咏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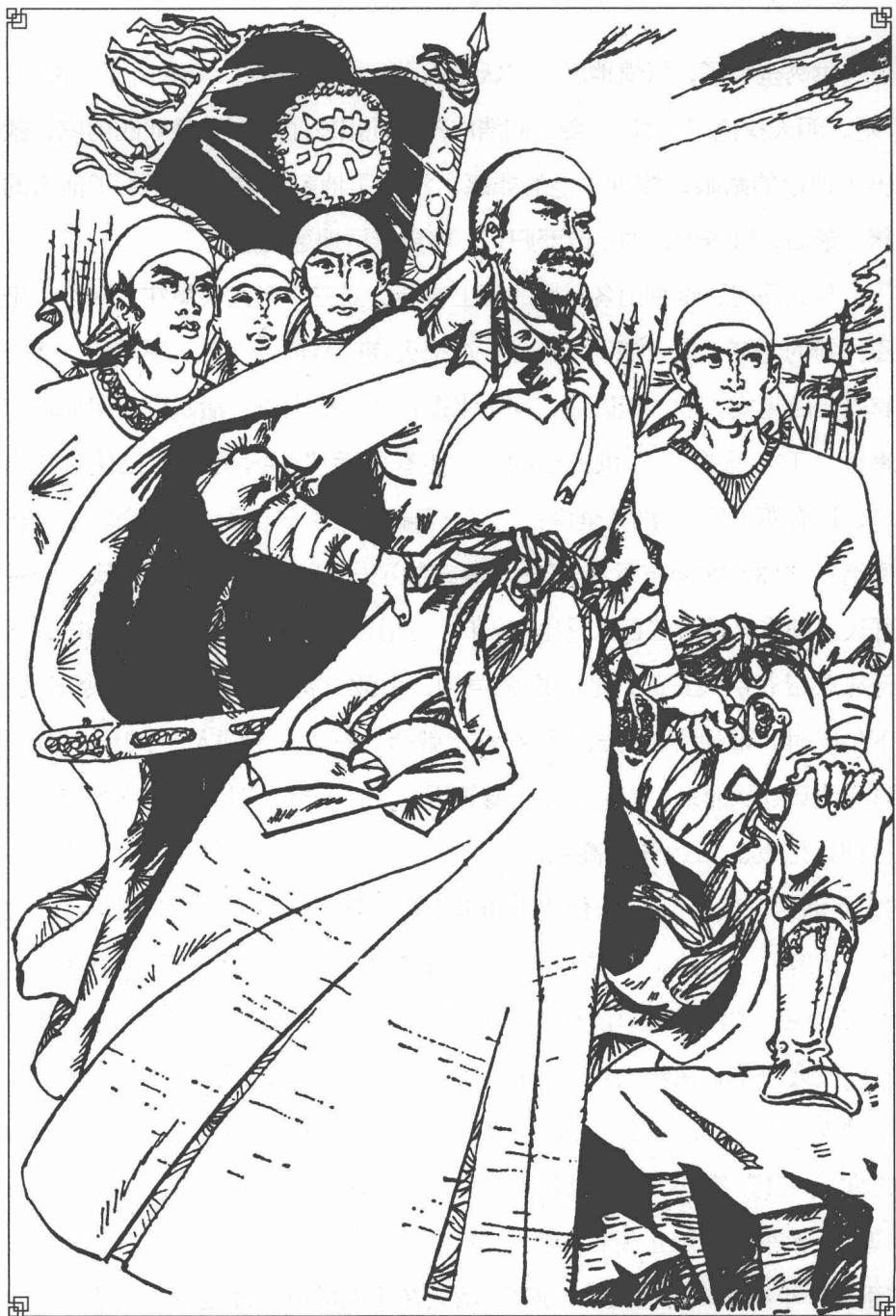
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

黑雾收残一鉴中。

萧朝贵不懂诗意，问：“大哥的诗是何意思？”洪秀全笑了，说：“我是说，要像朱元璋、刘邦那样，干一番大事业！”

他们正说着，听到附近似有哭声。两人循声找去，只见一棵大榕树下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大伯，向几个年轻人哭诉：“甘皇岭村那个地主吴亚四好狠心呀！他抢走了我的女儿，活活把她折磨死了。团营前，他又抢了我家邻居的女儿……”





洪秀全听了，气愤地说：“妖魔害人，找他算账！”众人听了，都说：“对，明天找他。”次日，会员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了吴亚四的家，救出了他抢的姑娘，控诉了他的罪恶，没收了他家的粮食，还杀了他家的猪。最后，警告他，如不改邪归正，将更严厉地惩罚他。

与此同时，紫荆山各村寨的拜上帝会会众三千多人聚集在三江圩，把王作新的老窝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这把火烧得穷苦人心里热乎乎的，烧得官府坐卧不安。七八天以后，探子来报：“禀报大哥，清妖副将伊克坦布率领一千人马杀来。”洪秀全问：“还有多远？”探子答：“已快到红山口，还有四十里。”洪秀全说：“好，再探。”探子走后，洪秀全转头问杨秀清：“你看如何布置？”杨秀清略想了一下，说：“设下埋伏，一举歼灭。朝贵兄弟带五百人马出东山口，云山兄弟带五百人马出西山口，达开兄弟带五百人正面迎敌，虚张声势，引敌上钩。”各路兵马遵令出发。下午申时，萧朝贵和冯云山已经埋伏就绪。石达开带领人马到枣树村口，只见清兵列队而来。伊克坦布全身铠甲，手持长柄大刀，威风凛凛骑在马上催兵进发。石达开居高临下，站在山坡上，勒住马缰绳，大声喝道：“大胆清妖，来此何干？”伊克坦布似乎根本就不把石达开放在眼里，一边走一边答：“哈哈，一群乌合之众，聚集造反，个个该杀！”石达开哈哈大笑，说：“贼子，口出狂言，老子正等着你和你较量呢！”伊克坦布看看已接近对手，猛然大声命令：“杀上去！”清兵冲杀过来，石达开率众枪对枪，刀对刀，战了一刻。突然，他打了一声口哨，喊：“清妖，有种的你们来！”霎时，石达开的人马一齐退进了山口。伊克坦布下令：“追！”参军连忙阻止说：“大人不可，穷寇勿追呀！”伊克坦布大声喊：“不。小小蟊贼，有何惧哉！追！”清兵在伊克坦布的督促下，冲进了红山

口。山口内树茂林密，似乎并无什么动静，只是石达开的人马突然全部消失了。伊克坦布率军向左侧移动，行不到二百米，只听轰隆隆几声炮响，无数拜上帝会的人马从天而降，刀枪如林，喊杀声震天。伊克坦布勒马高喊：“我们中埋伏了，速速退出山口。”清兵惊慌，乱了阵脚，连方向都没弄清，就在山沟里四处乱窜。石达开、萧朝贵、冯云山合兵一起，越战越勇。石达开拨马飞奔，来到山口，看到伊克坦布正策马逃跑。他高呼：“清妖，哪里逃！”呼声刚落，伊克坦布的马已经飞奔到山口外蔡村江桥旁。那马可能前脚失蹄，打了一个趔趄。马身一抖动，伊克坦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此时，石达开已经飞马赶到，飞起一刀，结果了伊克坦布。

伊克坦布被杀的消息传到北京，紫禁城里气坏了咸丰皇帝。他握拳猛击书案，大声喊道：“召杜受田入议！”

杜受田不慌不忙地来到养心殿，行了大礼，禀奏道：“皇上召见奴才，一定是为了广西拜上帝会之事。”

“你怎知晓？”咸丰纳闷儿地问。

杜受田微微一笑，说：“皇上容禀。军机处大小奏折，奴才都看了。最近，虽有湖广交界的雷再浩造反，广州十万团勇阻止英国人进城，湖南新宁李沅占有县城杀知县，俄国人涅维尔斯科伊乘舰潜入黑龙江和库页岛等事件，唯独洪贼拜上帝会闹得最凶，因而奴才猜想，皇上一定是为洪贼之事召见下臣。”

咸丰皇帝点了点头，说：“不错。朕正是为了此事与爱卿相商。洪贼越来越大胆，那什么拜上帝会愈演愈烈，不尽力剿办，后果不堪设想。前次，你荐林则徐到广西查办，朕已降旨，命他为钦差大臣，他可曾动身？”杜受田连忙答道：“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流放新疆，三年之后，道光二



十五年，先帝重新起用他，署陕甘总督，次年授陕西巡抚。又一年，改任云贵总督，可他多年颠沛流离，身体渐渐不支，终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官回籍。皇上圣明，前降旨任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办，他甚感圣恩，已经登程赴任。”咸丰皇帝点头说：“好，我想，林则徐一定会不辱使命，使朕放心。传朕旨意，命他速行，尽快剿平洪贼，你快去办吧。”杜受田行了礼，说：“奴才遵命。”

林则徐受命出发赴广西征讨洪秀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拜上帝会。冯云山听了，心中大惊，慌忙报告了洪秀全：“大哥，那林则徐领清妖钦差大臣职前来攻我，如何是好？”洪秀全双眉紧锁，没有讲话。他对林则徐当年抗英销烟，曾经由衷地钦佩。那年他才二十六岁，多次想投奔林公，未能成行。后来林公被贬新疆，他心中愤恨清廷腐败，但又无计可施。想不到，今日，清廷竟派林公前来，这可怎么办？打，我并不怕，只是……

唉！洪秀全心中闷闷不乐，整整一天，他极少讲话，饭也吃得极少。傍晚，他正站在院中发愁，洪大全跑了进来。洪秀全以为有军情相报，忙问：“何事紧急？”洪大全跑得虽急，脸上却带有笑容，只是迟迟不讲话。这洪大全，本名焦亮，是湖南天地会首领，只有二十七岁。年龄虽轻，但却机灵。他曾投奔过清廷两江总督李星沅，没有成功。后来见拜上帝会日趋强大，就参加了洪秀全的组织。这时，洪秀全见他只笑不语，有些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讲。”洪大全这才大声说：“喜讯，喜讯。”洪秀全不快地把脸一沉说：“愁还愁不过来，哪有什么喜讯！不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洪大全嘻嘻笑道：“大哥勿急嘛！告诉你吧，林则徐死了！”洪秀全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什么？林公他？”洪大全说：“他死了！消息说，他日夜兼程，走到广东潮州普宁县，身体不适，又泻肚又发热，一病

不起，死了！”洪秀全问：“当真？”洪大全答：“绝无虚假！”洪秀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转身望着东方，默默地说：“林公，你瞑目吧！愿我上帝保佑你灵魂升天。你我幸未交战。那样的局面，是何等的不幸啊！”洪大全见洪秀全嘟嘟囔囔，问：“你嘟哝什么！依我之见，趁清妖没有布置齐全之际，速速发兵为好。”洪秀全说：“好吧，让我想一想。你去吧。”

三天以后，萧朝贵和洪宣娇结为伉俪。婚礼上，众位首领频频祝酒，为新郎新娘祝福。杨秀清坐在洪秀全身旁，问：“起事的意见，各位首领没有异议，我看按计划办吧。”洪秀全点头说：“好，按计划办。”

咸丰皇帝登基的这年十二月初十（公元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三十七岁生日。这一天，整个金田村万众欢腾。全体拜上帝会的将士都集中在金田村前韦氏宗祠门前的空场上。一杆崭新的大旗猎猎飘扬。大旗是黄绸制成，上面绣四个大字：太平天国。旗下一队队汉、壮、瑶各族战士手执大刀长矛，男女分列，个个精神抖擞。不一会儿，洪秀全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首领的簇拥下，来到广场，登上祠堂门前高台阶上。全场一片欢呼声，声浪震天动地。

庄严的仪式开始了。众人默默祈祷。祈祷后，洪秀全举起手，高声宣布：

“我们拜上帝会今天起义了！众人皆知，当今世界，豺狼当道，日月无辉。朝有奸臣，署中酷吏，甚于盗贼。上下交征，生灵涂炭。我等志士仁人，伤心侧目，环顾同胞，义难袖手，因之举义讨逆，再造升平。我们定国号为太平天国即取此义。我等齐心协力，让天下众父老兄弟姐妹过上太平年月。要达目的，就要杀尽妖孽，倘有谁等助纣为虐，怙恶不悛，天



兵所到，必予诛夷！”

“杀妖灭贼！”

“天国万岁！”

众将士高呼起来，呼声在山村上空回荡。洪秀全微笑着又说：“我们太平天国有众多安邦定国的人才，文臣二百，武将上千，雄兵三万，杀妖建国，势当无敌！我宣布五条军纪：一、听从命令；二、男女分营；三、秋毫莫犯；四、财产归公，团结和睦；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脱逃。”

两天后，一月十三日，蓄起了头发（清朝规定所有男子要剃掉头顶的头发，头后留辫子），头包红色头巾的太平军战士从金田村出发了。首先向东进发，占领了距金田二十多里的江口圩。江口圩又叫大湟江口，是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广西提督向荣继续调兵遣将，企图从东、北、南三面包围聚歼太平军。洪秀全为了取得军需给养和扩大战果，在江口圩驻军两个月后，于三月八日深夜，下令秘密撤离江口圩，全军向西转移。

命令刚下，洪宣娇匆匆跑来向洪秀全报告：“哥哥，好消息！苏三娘率领两千人马来到了。”洪秀全十分喜悦，急忙随妹妹去迎接苏三娘。苏三娘从此随太平军出广西，转战两湖，一直打到南京，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封称女军帅。

夜。山里，安静极了，只有军士们行军的脚步声和小声的话语声。五天行军，大家都有些疲劳。天气渐渐热起来，有人问：“翻过了紫荆山，这是到了哪儿？”另一人答：“已经进入武宣县了。”洪秀全走在中间，他从马上跳下来，对一位身体不适的军士说：“你的腿有病，骑上我的马。”那军士再三推辞，洪秀全不答应，非要他上马。他只好骑上马，说：“我唱首山歌可以吗？”洪秀全点头说：“可以。”那军士放声唱起来：

天国起义在金田，  
穷人个个乐连连，  
率领大家除清妖，  
从此穷人见青天。

歌声一停，大家叫好，远处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军士说：“我也唱一个。”大家齐声喊：“一定要赛过前边的。”那老军士唱道：

换个朝来立个王，  
带兵最好数洪杨。  
吃饭官兵同张桌，  
睡觉官兵同个房。  
洪杨带头打天下，  
哪个穷人不跟来？  
生死紧跟洪杨走，  
哪个反心不是人！

唱罢，叫好声后，人们在咀嚼歌中唱的意思。是啊，命运变了，从今日起，自己不再受官吏恶霸压榨，用刀枪血汗创建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太平日月，那有多甜美啊！

太平军在东乡设立了大营。洪秀全洗了洗脸，展开地图查看。他用红笔在太平军主力驻扎的莫村、灵湖、台村上画了红圈儿，说：“请各位首领前来议事。”侍卫去传了命令，众位首领来到军帐中，汇总了情况，洪秀全说：“众位兄弟，那清妖向荣带兵尾追而来，已经在东岭扎营了。”杨秀清说：“清妖刚刚扎营，我看，趁他立足未稳，不如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杨秀清的建议，大家一致同意。石达开说：“我也如此想。只是可



以等到天黑，我等原本都是山中生长，山道路熟，可以趁敌兵熟睡之时，一举歼灭。”洪秀全微微闭目思考，点点头说：“好，就照此行事。一切由秀清兄弟安排。”

东岭夜战，清兵死伤大半，广西巡抚丧气地说：“长毛贼厉害呀，今后决不可轻敌！”

太平军在祝捷声中，洪秀全发布诏令，宣布登极，正式称作“天王”。与此同时，清廷继续集中军队，围剿太平军。太平军获悉永安城空虚，众首领商议，趁机攻城。永安城官吏闻风丧胆，早就逃之夭夭。在永安城，洪秀全下令整顿军队，进行休息，并封王建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秦日纲、胡以晃等四十余名首领，各称丞相军师。军队由东王统一调度。

清兵统帅赛尚阿率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督精兵四千多人配合广西地方军队进驻了离永安不远的阳朔县，然后又包围了永安县城。洪秀全召集众将领商议后，决计突围。他带领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出北门，林凤祥、罗大纲出西门，洪大全、秦日纲出东门，萧朝贵、韦昌辉出南门。趁着黑夜，静悄悄地突开城门，像洪水一般杀出。清兵原以为太平军死守城池，毫无准备，挡也挡不住，围也围不了，无可奈何。

东门外清兵守将是乌兰泰，他见洪大全等冲出城门，急忙率兵抵挡。洪大全和乌兰泰交手，酣战多时，不分上下。洪大全有突围任务，不敢恋战，着急之时，稍一失手，被乌兰泰活捉了去。秦日纲忙来解救，时已太晚。清兵将秦日纲团团围住，极其危险。恰在此时，只听有人大喊：“日纲兄弟，我们来了！”原来是萧朝贵和韦昌辉赶来了。他们为秦日纲解了

围，合兵一起，向东杀去。

洪大全被捉以后，钦差大臣赛尚阿对他严刑拷打，然后解送北京。六月，被凌迟处死。死时才二十九岁。

北门、西门突围都较顺利。太平军各路军马汇集一起向东进发。乌兰泰率向荣等部进入永安城后，慨叹道：“围城数月，兵亡将伤，只得了一座空城。”他们不敢怠慢，又急忙整顿军队，向桂林进发，以防太平军窥伺省会。路上，探子报告，太平军已进驻墟中一带。乌兰泰命令清兵说：“长毛贼已踞六塘墟，想必休息几日之后，出犯省城。我等务必奋力击之，挫败他们的阴谋。”部将劝告乌兰泰说：“都统大人，天已渐黑，墟中又道路难行，不如明日再攻。”乌兰泰发怒道：“天虽晚，路虽难，然我士气高涨，今日不攻，还待何时！命令将士，奋力冲杀就是。”清兵进入墟中，越走越险，越走越暗。突然，一阵鼓响，太平军将士从天而降。两军拼杀，各施兵威。乌兰泰终因地理生疏，越战越败。他带领军士只好向将军桥方向转移。正行间，猛听一阵炮响，铅弹似雨滴泼来。乌兰泰身中三弹，扑通一声，跌下马来。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当时一命呜呼。

洪秀全集合队伍，直逼桂林城。桂林城有向荣等防守，誓攻不下。正犹豫时，忽报鸬鹚（lú cí 芦磁）洲有妖兵前来。洪秀全命冯云山前去迎敌，说：“一路要多加小心。若有难处，速来报告，我立刻前去接应。”冯云山拱了拱手，说：“兄长放心。云山跟随天王多年，今日分离，突有难舍难分之感。天王也要多多保重，我们面前是像虎狼似的敌兵啊！”

冯云山率部日夜赶到鸬鹚洲，恰遇清兵清晨拔营进发。他命令将士说：“妖兵拔营进发，不知我等已至，毫无戒备。各路兵马听我进攻鼓声，一齐杀将过去。”命令传下之后，过了片刻，战鼓咚咚敲响，太平军



将士个个奋勇杀了过去。清兵还没转过向来，只好逃窜而去。冯云山命令：“追上去，全歼敌妖。”到了中午，清兵到了蓑衣渡。这蓑衣渡下有大河，岸旁立一百尺山丘。树木丛生，道路崎岖。冯云山率军来到山丘下，驻步观察。他想，此地易有伏兵，不可不防。正欲发令后退，猛然，山上炮响，一弹正中他的胸部。他大呼一声：“当心！”话音未落，跌下马来，人事不省。众将士拥上去，抬起他，呼喊着：“南王，南王！”

南王冯云山双目紧闭，血流满身，没有一丝反应。将士们心中犹似烈火燃烧，吼道：“为南王报仇！”他们忘了危险，忘了一切，冲上去，把清兵杀得大败，只有跑得快的跳入大河，游向对岸。

冯云山，太平天国的创始人之一，战死在沙场上。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不痛哭失声的。消息飞快地传给天王，洪秀全一听，当时两眼发直，脸色苍白，一下扑倒在地，昏了过去。



众人救醒了洪秀全，他双目垂泪，说：“大全兄弟惨死在北京，云山兄弟又不幸战死，愿他们灵魂早升天堂。我要为他们复仇，不灭清妖，誓不为人！”杨秀清劝他说：“天王勿过度伤悲，有害身体。我军虽有伤亡，但发展也极迅速，力量日益强大。我们稍事休整，即可攻打永州。”

永州是进入湖南的门户。太平军势如破竹，一举占领了永州城。然后，分兵破江华、永明、蓝山等县，转入桂阳州和郴州。

警报飞快地传到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心急如焚。这骆秉章原是广东人，与洪秀全不仅同乡，而且还是同学。有一次，他们同游鱼池，情绪极佳，洪秀全说：“秉章兄，我有一对之上句，下句望兄补对如何？”骆秉章说：“秀全兄请讲。”洪秀全说：“夜游鱼池，摇动满天星斗。”骆秉章听罢，略略思考，对道：“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在旁边的朋友同学都极佩服，赞道：“好对，好对。有气魄，气吞山河！”今日，两军对垒，誓不两立。洪秀全说：“这骆秉章足智多谋，万勿大意。”萧朝贵摇了摇头说：“天王何必壮他人志气！量骆妖无非会些笔墨文章，打仗恐非我们的对手。我看，不可久等，要速速发兵攻打长沙。”



洪秀全没有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望着各位首领。杨秀清站起身，在帐中踱步。一会儿，回到座上，说：“不可。长沙骆妖仍有重兵，且向荣率军正向长沙进发，那个江忠源已经到了长沙。这些妖兵与我军久有接触，十分了解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现在若去攻城，怕会遭到挫折。”石达开说：“有理。这骆秉章我也听到过。今日我还不想见他。来日方长，以后定和他较量较量！”

萧朝贵不服。平日他很少高声讲话，今日却大声辩解说：“我军起事，除蓑衣渡失利，其他均所向无敌，战无不胜。诸位怕那骆秉章，我萧朝贵却不怕他！我去攻长沙，若攻不下，决不活着回来；若能攻下，为我太平军壮军威，打开北上的通道。”

洪秀全见萧朝贵态度坚决，求战心切，说：“你既要去，就多率领人马，一路小心。”萧朝贵说：“不用。我的精兵千人足矣！”大家虽不再说什么，但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萧朝贵回到他的军帐，告别妻子洪宣娇说：“宣娇，天王已允我去攻打长沙，你放心等我捷报。”洪宣娇拉着朝贵坐下，倒了两杯酒，说：“朝贵，为妻虽说放心你去，可这是打仗啊！我去求天王允许，陪你去吧。”萧朝贵摇头说：“不不，爱妻不可同去。我一人够了。”洪宣娇端起酒杯说：“为妻祝你马到成功！”说罢，二人同时饮下杯中酒，心中无限留恋。萧朝贵为宣娇抹去泪花，依依不舍地去了。

萧朝贵率领千名勇士，出永兴城，直奔长沙。果然如他所讲，太平军将士一路上犹如秋风扫落叶，先破安仁县，继陷攸县、醴陵县，来到了长沙城下。骆秉章早有准备，长沙城防守极严。骆秉章昼夜巡逻，不敢怠慢。朝贵连续攻城，均无结果，只好暂时扎营城外。

城中江忠源对骆秉章说：“抚台大人，你看到了，那萧朝贵驻兵城外

天心阁，居高临下，对我十分不利。只是他兵少，尚无大作为。如若后边再来大军，我长沙危险了。”骆秉章点头说：“江大人所言极是，你意如何？”江忠源说：“我率军夺回天心阁。”骆秉章点头说：“大人忠心耿耿，可敬可佩。这只好有劳大人了。”江忠源点好人马，杀出城外，直扑天心阁。萧朝贵见清妖来攻，急率众勇士抵挡。你冲我杀，一场恶战！萧朝贵兵少，渐不能抵挡，只好且战且退。他想，既然战，干脆去攻打南门。他手执令旗，指挥将士奔向长沙城南门。南门上的清兵见太平军来攻，放箭抛石，抵挡了一阵。江忠源夺回天心阁，留下部分将士守天心阁，又率领其他将士返回城中。

萧朝贵攻城心切，大声喊道：“弟兄们，我在前，你们紧紧跟上！”他身先士卒，率先攀上城墙。眼看快要到达缺口，不料上面砰的一声枪响，一片铁砂飞来，恰好击中朝贵头部。顿时，他头破血流，手无力把住城墙，从上边跌下，坠地而死。众将士见西王战死，心中无比悲伤，上前抢了他的尸体，且战且退，急急返回永兴城。

洪秀全看到萧朝贵的尸体，禁不住跪下大哭。众将领也纷纷跪下，泪如泉涌。大家都记得，朝贵平日是那样谦和、热诚、勇敢，今日，却离开大家永远去了。正哀伤之际，洪宣娇跑进帐来，扑到朝贵身上，痛哭得晕倒了。她后悔，没有跟丈夫同去，要是和他同死在疆场多好啊。洪秀全让人将妹妹扶去休息，派人隆重为西王操办丧葬。

西王战死，使天王终日闷闷不乐。杨秀清率众王劝说道：“大哥不要过于悲伤。我等灭除清妖，完成大业，那才是为朝贵兄弟报仇了。”石达开说：“秀清讲得有理。我看，太平军影响日益扩大。今日安徽有友人到来，讲安徽捻军张乐行起义反清，与我太平天国呼应。”北王韦昌辉点头



说：“我军数目已达几十万，浩浩荡荡，前途无量。”又过数日，洪秀全精神渐好，去看妹妹，洪宣娇明显消瘦，她流着泪说：“我要亲自率兵去攻长沙，为朝贵复仇。”此时，苏三娘戎装而进，给洪秀全行礼，劝道：“好妹妹，朝贵英勇战死，为了天国，我们怀念他。你知道，我丈夫比朝贵死得更惨，我也挺过来了。战事哪能感情用事呢！我们的女兵还要靠你率领呢！”洪秀全也说：“苏三娘说得对。你和苏三娘带好女兵，杀灭清妖，那才是真的报仇呢。我听说，外面还流传着唱你的民歌，哦，是这么唱的。”说着，轻声唱起来：

天字旗号当空飘，

天国出了女英豪。

你若要问她名字，

天王妹子洪宣娇。

桃树花开花结桃，

人人爱跟洪宣娇。

会打火枪会耍刀，

杀得清兵跑断腰。

洪秀全唱罢，望着妹妹微微一笑，说：“妹妹记得吗？你曾夸赞苏三娘是巾帼英雄，现在，你也成了英雄了。振作起来，为了天国，和清妖斗下去。”正说着，杨秀清前来禀报：“天王，大队人马已准备开拔，先攻宁乡，然后再打益阳、湘阴。”

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攻到了湘阴，然后渡过渺渺洞庭湖，占领了岳州府（今岳阳）。在岳州，得到一批甲胄炮械，据称是吴三桂的武器库。洪秀全大喜，迅速装备部队，传

令征集船只，不几日，寻到船只五千多艘，载全部官兵，沿江而下，直抵汉阳。汉阳知府董振铎守城三日，终于被太平军攻破，董振铎巷战被杀。六天后，太平军又攻下汉口。

时值十一月，朔风渐起，又下起了一场大雨，阻断了清兵向荣援城的部队。洪秀全下令攻打武昌，恶战一日而未拿下。杨秀清对石达开说：“兄弟，你辛苦一趟，尽快攻下武昌，我军即可休整。”石达开领命，悄悄准备了炸药，让军士化装成当地百姓，潜入城下，挖坑埋雷。准备停当，点火放雷，轰隆隆几声响，城墙被炸开了几个窟窿。太平军呐喊着，奋力冲杀，终于攻入城中。

阴历年快到了。武昌城中一片节日气氛。洪秀全贴出了安民告示，心中暗暗考虑着战争的打法。他端起茶碗，喝了口茶。韦昌辉进天王临时府邸报告说：“天王，有一姓钱名江的书生求见，可否让他进来？”洪秀全想了想，说：“有请。”

钱江年近五十，但看去好似四十出头的人。白净面皮，长眉细眼，口齿伶俐。他原是浙江人，字东平，监生出身。初，他确有爱国思想，对《南京条约》的签订无比气愤，在广州草拟了《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控诉英兵侵略者“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不久，即获罪判刑，流放新疆。后被释放，返回内地，恰遇太平军攻占武昌，即来求见，希望能受到重用，封王加爵。洪秀全问：“钱先生有何指教？”钱江长揖不拜，昂首挺胸，道：“钱某曾拥林公则徐之主张，痛恨卖国。为此，那些混账官吏竟诬我有罪，充军边陲。幸而获释，听说天王至此，特来献策。”

“请讲。秀全洗耳恭听。”洪秀全说。



钱江坐好，慢条斯理地说：“大王欲攻天下，建立大业，此武昌不宜久留。”

“为何？”洪秀全问。

钱江答道：“武昌攻守皆不易，加之向荣部已到，此地不宜久留。

洪秀全问：“我想效三国孔明，入川攻蜀，建立基地不知可否？”

钱江摇头说：“不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清兵势力强大，割据之势难以久长。不如一鼓作气，取江南后，继而取中原，然后取山东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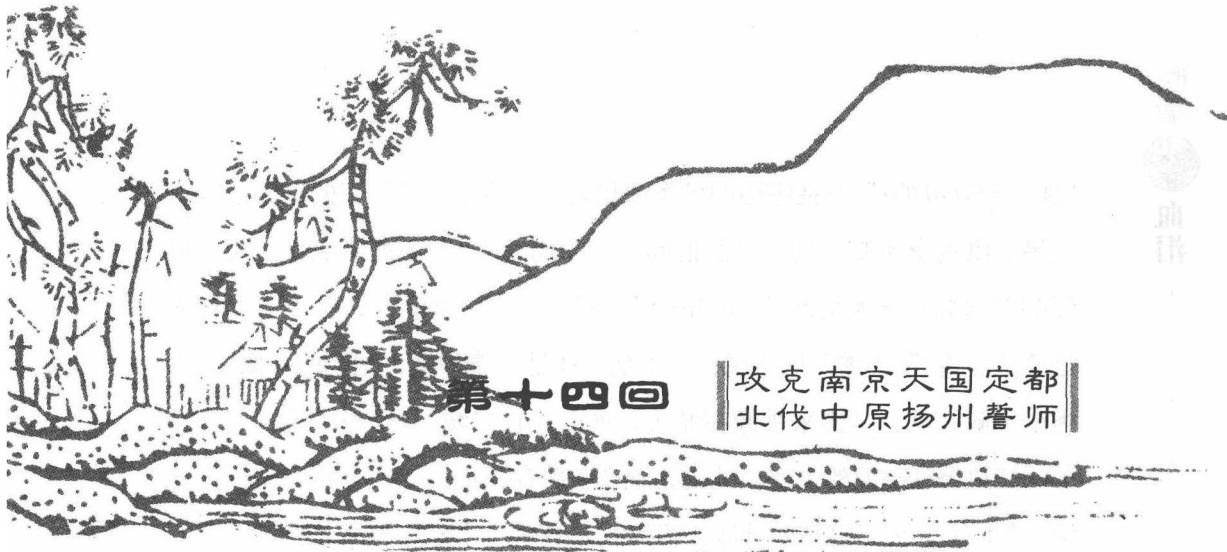
洪秀全拱手：“钱先生高见，本王感谢至极。但有一事相问，不知可否？”

钱江说：“请讲。”洪秀全说：“先生若不弃，请留我军中如何？”钱江大喜，说：“谢大王。”钱江留下，洪秀全封他为军师。起初，钱江甚喜。不久，他了解到，军师职务并不高，天王亦无意再有加封，心中郁郁不乐。半月之后，悄悄离去，又投奔清兵去了。

洪秀全积极准备东下，备粮草，造兵船，整军队，终于在咸丰三年正月（公元1853年1月）水陆并进，直趋南京。一路上犹如霹雳闪电，破九江，陷安庆，然后兵临南京城下。

洪秀全坐在中军船上，遥望石头城，心中暗暗高兴。正想赋诗，北王韦昌辉慌慌张张跑来禀报说：“大哥，不好了，有船尾随我军，鬼鬼祟祟，不知何等人物？”洪秀全一惊，命令说：“速使秦日纲将那些可疑之人拿下。”

“遵命！”韦昌辉急忙退下。



不多时，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来报说：“大哥，那些可疑之人已经捉到。”洪秀全问：“是否审问清楚，是何等人？”秦日纲答：“已审问清楚，原来是湖南的清妖礼部侍郎曾国藩的团练。”洪秀全没有听明白，又问：“团练？”秦日纲点头说：“对，团练。曾国藩奉那咸丰的命令，举办团练。团就是保甲，练就是乡兵。在团绅乡勇的基础上又组织了湘军。这些人是湘军的探子。”洪秀全皱皱眉头，说：“我天兵已临江宁（南京），指日可下，但也要防范那湖南的曾国藩。”秦日纲说：“小弟明白。”说罢，辞别天王，匆匆离去。

洪秀全喝了一杯茶，走下龙船，恰巧碰上东王杨秀清。洪秀全问：“攻打江宁，准备得怎样了？”杨秀清说：“南京有内城外城。清妖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湖北广济老鼠峡被我天兵打败之后，就龟缩江宁城中。来来来，你随我去看一奇特之事。”说罢，杨秀清拉着洪秀全骑上战马，带上侍卫，来到江宁城北边的仪凤门下。

站在城下树丛中，遥望仪凤门城楼上，一群群的清兵在巡逻。仪凤门城墙的高台上，好像端坐着一个青面獠牙、面目凶狠的人。洪秀全问：



“那人十分可怕？”站在旁边的杨秀清和太平军战士听了天王的话，都哈哈大笑。洪秀全不知为何，又急忙问：“为何大笑？”杨秀清说：“天王再仔细看那端坐之人是谁？”洪秀全仔细看去，心中纳闷儿，问：“那难道是清妖守将？”杨秀清摇头说：“不是。那是一尊神像，泥胎的神像。”洪秀全不解，问：“搬来神像在城头，难道让它守城？”杨秀清说：“这是那两江总督陆建瀛的主意。他说，观音菩萨在保佑他们。他特意将这尊神像抬到城头，说，这丧门神能吓唬我们太平军。”说罢，杨秀清哈哈大笑。

洪秀全也忍不住笑起来，信心百倍地说：“不出半个月，我们定能攻下这南京城。我听见那泥菩萨对我说：我就怕洪秀全，我就怕洪秀全！”

杨秀清向洪秀全靠近了些，小声说：“我们打算从这里挖一条通道，直达仪凤门，然后用炸药轰开城墙，杀进去。”

“好！好办法！”洪秀全完全同意这个方案。

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公元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城战士悄悄来到了仪凤门下，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在城墙脚上挖了三个二尺见方的洞，借着星光，将地雷放入洞中，点燃了火绳之后，他们飞速离开现场。那火绳在黑暗中冒着火星，哧哧哧地燃烧着。伏在远处的太平军将士们心中在默默祈祷：但愿炸药爆响，炸塌城墙！

突然，轰轰轰，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划破夜空，撼动着大地。哗啦啦，浓烟中，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豁口。埋伏在城下的太平军将士，不约而同地高呼：“好呀——冲——冲啊——”霎时，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无数头包红头巾的将士冲进了城，与清兵展开了枪对枪、刀对刀的肉搏战。天官副丞相林凤祥踏过一堆清兵死尸，冲向一处高台。忽然有人喊：“钦差大臣陆建瀛，看你哪里逃！”林凤祥转头观看，果然看到一个

中等身材身着清廷朝服的官员正举刀与太平军战士拼杀。此人正是陆建瀛，他花白胡须，六十多岁，但刀法纯熟，左挡右砍，气喘吁吁。林凤祥大声喊：“活捉陆建瀛！”他的喊话声音未落，只听啊呀一声，负隅顽抗的陆建瀛一下子被刀砍中，倒在血泊中。林凤祥摇了摇头，瞪了那英勇无畏的几名战士，说：“死就死了吧。我要再早到一步就好了。”

接着，捷报又频频传来：“太平军攻入了城南聚宝门。”“太平军殿右二指挥蒙得恩率女营攻入水西门！”“清妖江宁将军祥厚和副都统霍隆武被杀死！”几天的激战，清兵渐渐败北，被杀的被杀，投降的投降，逃亡的逃亡。十二天过去了，南京全部为太平军占领。

南京的百姓们痛恨清廷官吏的压榨，早就盼太平军早日到来。他们悄悄送粮、送盐、送银给太平军，还有不少人家送孩子到太平军中，要求参加拜上帝会，拿起刀枪去杀清妖。太平军攻下南京以后，定于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消息传开，人们说：“太平军人人头裹红头巾，我们感谢太平军救了我们，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欢迎太平军和洪天王进城，都戴上红头巾。”霎时，南京城里的红布卖光了。有的人翻箱倒柜找不到红布，就用红纸代替，包在头上。啊，南京城，成了一个红色的城！

1853年3月29日，天刚亮，人们就梳妆打扮，穿上新衣，戴上红头巾，来到街上，迎接天王。杨秀清率领各位太平军攻城将领也站在原清总督衙门前迎接。“来了，来了！”人们呼喊着。洪秀全身穿黄色绣龙袍，脚踏黄色绣龙鞋，坐在十六人抬的黄色大轿里。那抬轿的舆夫也都身着崭新黄马褂，头戴黄礼帽，个个神气十足。大轿前方几百面彩旗招展，还有数百人的大鼓铜锣和各种响器，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轿后是一万多人的护卫队伍，二十五人一队，手持刀枪，雄赳赳气昂昂，精神抖擞。



南京新生了！

当天，洪秀全命令杨秀清召开众王众将军会议。已是未时，两江总督衙门暂作天王府，门前护卫森严，众王和将军陆陆续续来到。大殿上，正中坐着洪秀全，他的东侧身边坐着杨秀清。下面摆着半圈儿十几把太师椅，韦昌辉、石达开、林凤祥、胡以晃、赖汉英、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赖文光、秦日纲、杨辅清、吴如孝、陈得才、黄文金、黄呈忠、汪海洋、洪仁发、洪仁达等依次就座。洪秀全环视了一下在座的诸位，不快不慢地说：“天父天兄护佑，我等顺利攻下南京城。诸位汗马功劳，史册永垂。这金陵地处南北之中、长江之间，城高池深，食足民富，吾意在此建都，不知各位有否异议？”他说罢，瞧了瞧杨秀清，杨秀清说：“诸位可以议论一下。”石达开正了正身子，咳嗽了一下，说：“这南京城确系帝王之城，在此建都，亦无不可。不过，我看，是否再等一等，继续北伐，打到河南，那里还有洛阳、开封，也可建都。”韦昌辉点头说：“翼王所言有理，我们可以打到北京，在那里建都。”杨秀清脸上掠过一丝不悦，说：“接着议。”洪仁发是洪秀全的大哥。他声音有些沙哑，操着浓重的广东话说：“南京是个好地方，可攻可守，建都极宜。我看，就依天王之意为好。”素以虎将闻名的林凤祥抬头望着洪秀全，想讲，但又没有讲。

洪秀全说：“凤祥，此次攻打南京，你应获重奖啊！你是第一个登上仪凤门的。你一定有话要讲，说吧。”

林凤祥微微点头，说：“小弟之言不知当不当讲。我意，建都南京，或是洛阳汴京，或是北京，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天国务要除妖净尽，占据全国，斗争不可半途而废。如若建都南京，稍事休整，就应扫清



南京周围，下攻镇江、扬州；上取安庆、九江。最最重要的是北伐，打到清妖老窝去。”

洪秀全用手捋捋胡须，说：“有理，有理。”杨秀清说：“我看，定都南京，大家并不反对，就这样定了。”洪秀全想了想，说：“南京可更名天京。我们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不几日，即可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京城内诸人分为男行女行，设男馆女馆。待局势平稳后，再恢复家庭制。男人除编入军营者外，有手艺的编入诸匠营、百工衙；女的编入女营或绣锦营。农人耕种收获，留够吃用外，一律上缴国库。婚丧生育等，由国库按统一规定的标准发给银钱和粮食。总之，我们要建起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禁止买卖婚姻，禁止缠足，禁止吸鸦片，禁止赌博，此天条违反者，将受到严惩。从金田起事至今，已三年矣，虽硕果累累，但终未杀尽妖孽。现那清妖钦差大臣向荣已在城东孝陵卫扎营，我等不可懈怠。”

杨秀清见天王说罢，急忙抢先说：“清妖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与我相峙。据说，他们还要在扬州建起江北大营，对我天京形成包围。”

洪秀全问：“江南大营由哪个统率？”杨秀清说：“仍是那钦差大臣向荣，共有一万七千多人马。”洪秀全咬了咬牙，狠狠地说：“这向荣老贼总是与我纠缠，我定叫他不得好死！”

大事议罢，各王、将军、丞相离去。只有东王杨秀清留下。他说：“天王，这总督衙门已改为王府，但需扩建，我看即日施工为宜。”洪秀全点了点头，说：“好吧。”

在杨秀清指挥下，天王府扩建工程开始了。与此同时，还修建了东王府、北王府、翼王府等等。扩建后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内外两重，外城名曰太阳城，内城名曰金龙城。城门朝南，额牌为真神荣光门，又称皇天门。二门为真神圣天门。左右设钟鼓楼。进二门后有大殿名曰金龙殿，又称天父上帝真神殿，极为壮观。殿后为内宫，宫后建有后林苑。

洪秀全对天王府十分满意，视察完毕，说：“我来写副对联，以表天威。”侍卫取来笔砚纸张，他写了对联，还写了府门外的告示。

对联是：

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

予一人，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告示是：

大小众臣工

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准进

否则云雪中

洪秀全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他是上帝封的天王，奉命下凡诛妖。他不称皇帝，因为拜上帝教教义认为“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上，才是帝”。天王者受命于天也。他开始处处讲究排场。临朝时，他头戴纯金精制的王冠，脖颈上挂着金项链，身上穿着纯金纽扣的绣金龙袍。出门时，乘宫女手牵的金车。他与杨秀清制定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官员均乘轿。天王用六十四人抬，东王用四十人抬。东王每次出巡，仅仅仪仗队就有一千多人。官吏士兵百姓遇到天王或东王，都要迅速回避。如若来不及躲开，就要跪在路边欢呼“万岁”“千岁”。诸王及文武官员见了天王，要下跪山呼“万



岁”。北王和翼王等及文武官员见了东王，也需跪下山呼“千岁”。

天京秩序渐渐稳定，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商议：“天国虽定都南京，但清妖仍未灭尽，南有江南大营，北有江北大营，那妖首咸丰仍盘踞北京。我们需派遣猛将北伐，直捣妖巢，你看谁能担当此任？”杨秀清想了想，说：“北伐任重，是否请北王前往。”洪秀全摇头说：“不可，杀鸡焉用牛刀。”杨秀清又说：“那，请翼王前去。”洪秀全仍摇头说：“不可，重任在身，需留天京。我看，请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前去为好。”杨秀清低头不语，好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好吧，还可派吉文元随他们一起去。”这吉文元是北王韦昌辉的姐夫，英勇善战，封春官副丞相。洪秀全沉吟一下，说：“可以，只是询问一下北王的意见才好。”杨秀清说：“不用了，派他去就是了。”

北伐命令发出以后，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以及吉文元各部共两万余兵马汇集在扬州东门外广场上。勇士们兴高采烈，为肩负重任而感到骄傲。一列列整齐的队伍，旌旗招展。阳光下，一片红头巾，衬着闪闪刀枪光芒，极为壮观。林凤祥对李开芳说：“请丞相讲话。”李开芳摆摆手，说：“你知道，我不善言谈，还是你讲吧。”吉文元也说：“凤祥大哥讲吧。”林凤祥点头说：“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林凤祥身高一米七八以上，魁梧刚强，犹如钢铸一般。他登上高台，挥了挥手，霎时，台下鸦雀无声。他声音洪亮地说：“全体将士们，弟兄们，我们奉天王之命，今日就要北伐，直扫幽燕，灭除妖孽，拨妖雾，重整江山，建立巩固的天国基业。我们过去战无不胜，今日军威浩荡，明天光明在前。让我们都来记住天王的嘱咐：师行间道，直捣清妖京城，万无贪攻城夺地，靡费时光。”

大军出发了。扬州地区百姓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北伐大军。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将一筐鸡蛋送给太平军战士，他说：“去吧，好好打仗！清朝太腐败了，我们受够了他们的迫害压榨。”留守的太平军战士也唱起了歌，鼓励自己的战友英勇杀敌。他们唱道：

争天下，打天下，  
穷爷们儿天不怕来地不怕。  
杀到天津卫，  
朝廷快让位。  
杀到杨柳青，  
咸丰吓得发了蒙。

北伐军像一道闪电，也像一把尖刀，迅速地占滁州，克凤阳，据亳州，北趋河南。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一个月之后，他们归德府（商丘）一战，逼近了中原重镇开封。由于清兵已有准备，攻城二日，未获成功。李开芳对林凤祥说：“凤祥兄弟，”他们都是广西人，他比林凤祥仅仅大一岁，“开封若难攻，即可转移。我军深入北方，孤军无援，不可在一地久留。”林凤祥说：“开芳兄长讲得有理。”正说着，吉文元走进来，身后跟着几位壮汉，吉文元介绍说：“这几位壮士是近处煤工，他们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打起了太平军的旗号。”林凤祥和李开芳拱手施礼，请壮士们坐下。凤祥说：“有各位壮士协助，我们就好办了。”壮士们一致表示：“我们是一家人，不用客气。需要我等做什么，尽管吩咐。”凤祥说：“我们准备渡过黄河，攻怀庆府（今沁阳），只是苦于没有船只。”那壮士中为首的说：“不难，我们有运煤的船，可以使用。”林凤祥、李开芳高兴地说：“太好了，真是及时雨啊！”



在煤矿工人的帮助下，太平军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越了黄河天险，包围了怀庆府。

消息由军机处禀报给咸丰皇帝，他大惊失色。他狠狠地一跺脚，传旨：“回紫禁城。”从西郊圆明园到紫禁城用不了半日时间。一到养心殿，他就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惇亲王、恭亲王等也都在场。惇亲王奕誴说：“皇上容奏。长毛贼长驱直入，万万不可大意。”恭亲王奕䜣说：“要派遣得力兵勇堵截围剿才是。”杜受田也奏道：“臣以为当今勇将首推僧格林沁，可派他前去防堵。”咸丰皇帝满面愁容，说：“事态益发紧急，我朝勇将不多，难啊！你等建议都甚有理，朕当慎思。朕以为派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会同钦差大臣胜保，率兵马围堵长毛北窜之贼。另，授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会同尚书恩华，驰赴河南，解怀庆府之围。各路兵马，要奋勇杀贼，若有闪失，严惩不贷。”圣旨传下，讷尔经额首先率精兵数千奔赴怀庆府。

林凤祥率领太平军包围了怀庆以后，攻打了几次，没有成功。傍晚时分，探子来报告说：“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带兵前来，离怀庆只有七十里。”李开芳建议说：“敌人援兵快到，我们宜迅速北上。”林凤祥说：“大哥说得对。我们立即进入太行山区，然后进入直隶省。”吉文元眨眨眼睛，出主意说：“临走之前，再与敌拼杀一场，然后虚晃一枪，迅速撤去，甩去尾追，进入山西。”三位太平军将领商定之后，分头去准备应战。次日，清兵讷尔经额、恩华以及托明阿、胜保等大军已形成半包围状态，向太平军发动进攻。太平军全力抵挡，英勇拼杀，毙清兵将士不下数百人。清兵见太平军英勇无敌，遂命开炮轰击。顿时，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流弹飞炮，烟焰蔽空。林凤祥见势不好，大声命令：“向西突围！”吉文元抹去

头上的血迹，喊：“你们速去，由我随后。”话音刚落，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他的肩头。他头脑一阵眩晕，差点儿倒下。林凤祥连忙跑过来扶住他，另一手挥动百余斤大刀，杀出一条血路，率领大军且战且走。

天渐渐暗下来，夜幕降临，清兵不敢恋战遂鸣金收兵。林凤祥集合部队，虽有伤亡，但大军元气尚存，心中稍安。他与李开芳商议，开芳说：“我等不可久留，宜速转入山西为好。”凤祥说：“我军战中拾获清兵旗帜及军服多件，不妨使前卫化装，以骗过清妖，你意可否？”李开芳想了想说：“古语道，兵不厌诈，可以可以。”议罢，太平军稍事休整，即连夜向山西进发。

山西巡抚哈芳，原想太平军直奔北京，不会向西来犯晋地，因而毫无准备。太平军从垣曲出曲沃，攻平阳城，很快进入了洪洞县。此时，天京天王洪秀全传来战讯，派出援军两万人，由曾立昌、许宗扬率领已进入山东。林凤祥十分高兴，决定立即东进，出临洛（míng 名）关，转入直隶。临洛关在直隶省邯郸县北，系著名关隘，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此时，钦差大臣讷尔经额正驻扎关内。这一天，雾气茫茫，虽是夏天，却无暑意。讷尔经额吃罢早餐，正要外出巡视，探子报告说：“西南山间来了一队人马，树大清旗帜，着清兵军服，不知何人。”讷尔经额说：“想是胜保兵至，待我去迎。”不大工夫，那突如其来来的部队已飞速登关。关上清兵还来不及询问，那些来兵就挥舞砍刀一齐下手，将关上守关清兵杀得一个不留。讷尔经额走出房门，猛听外边一片喊杀声，不知为何，急忙飞跑上关观看，此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太平军到了！他们前卫统统伪装成清兵，后边大队人马一片红头巾。讷尔经额叫苦不迭：“长毛来了，我们受骗了！”讷尔经额的兵勇因无准备，纷纷败退下关，躲的躲，逃的逃。讷尔



经额见大势已去，只好带了几个侍卫，骑上战马，夺路逃去。

不到半年时间，北伐的太平军转战数省，行程达四千里。他们临洺关大捷后，十月二十七日占沧州，二十九日占静海。当太平军进驻离保定只有六十里的张登镇时，北京城里就乱成了一团。“太平军快打到北京了！”“清朝气数已尽，将来是太平军的天下了！”“听说皇帝要逃跑了。”各种传闻不胫而走，老百姓当然暗暗高兴，盼望太平军早日到来。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就吓破了胆，纷纷准备逃走。咸丰皇帝坐卧不安，他召来军机大臣，大骂：“你们全是饭桶！传旨僧格林沁和胜保，速速堵截长毛，如若京城有失，朕决饶不了你们！”有的大臣哭道：“皇上所言极是。要让他们确保京城安全，不然，我等家小休矣！”咸丰大声申斥道：“哭有何用！废物，朕养你们，可你们在紧要时候，只会哭。跪安！跪安！”说罢，一阵胸痛。他伸手抚摸几下，叹了口气，让太监搀扶，走出厢殿，躺下休息。

太平军的探子回来报告林凤祥：“天津空虚，无有大量驻军。”林凤祥听罢问李开芳：“我们是否先攻天津，取得给养，然后进兵北京。”李开芳想了想说：“进攻北京，我军力量欠弱，若能等来援军，才有把握。此时攻打天津，补充给养，亦无不可。”于是，太平军乘虚东进，攻打天津。天津清兵不多，知县谢子澄听说太平军已经占领了杨柳青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正束手无策，皱着眉头想办法时，三姨太和四姨太打起架来，为的是准备逃跑，分财分物不清，争来争去，竟揪成了一团。丫鬟跑来喊：“老爷，不好了，两位姨太太在地上打滚儿呢！”谢子澄听了，有名火起万丈，迅步走入后堂，朝滚在地上正在厮打的两个小老婆狠狠踢了两脚，骂道：“不知死活的东西！长毛来了，砍了你们的头，看你们还

打！”一听长毛来了，那两位姨太顿时放开了手，瞪直了眼。待明白了长毛尚未到时，就又哇的一声，放开喉咙号啕起来。丫鬟突然在门外喊：“下雨了，下雨了。姨太的衣服淋湿了。”谢子澄急忙跑到院子观看，哦，好大的雨！犹似瓢泼一样，豆大的雨滴敲打着屋顶、树木、大地。哗啦啦，乒乓，就像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场雨，真怪，一下就是几天。几天的大雨，使河水猛涨，天津城外成了一片汪洋。

天不作美，大雨阻挡了太平军攻打天津城。林凤祥对天长叹，下令放弃杨柳青，退兵静海县和独流镇。

天渐渐冷了。朔风骤起，落叶飘飞，从南方远征而来的太平军将士还穿着薄衣单衫。供给十分困难。不要说大米了，就是面粉粗粮也十分短缺。林凤祥脱下一件外衣，披在比自己年长的李开芳身上，凄然地说：“我不怕清兵，我也从不畏征战死亡，可我最怕苦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们！”李开芳站起身，抚摸着林凤祥的肩膀说：“兄弟，你我一样，随天王征战，人称虎将，可今日，虎落沙滩，有威使不出啊！悔当初我没有进言天王，万不该据天京而固守，不全力以赴攻取北京。我等四月离开扬州，转眼七个多月了，孤军深入，后无援军，与天王失去了联系，取胜，难啊！”已经养好战伤的吉文元摇了摇头，说：“后悔药难吃！如今不必叹息，只是去拼一死报答天王！”林凤祥点头说：“文元说得对。我们只好暂时驻守，等待援兵。我倒不曾想到死，死有何惧！我想的是待援军一到，齐力攻克北京，杀了那咸丰妖贼，解救北方父老兄弟，让天下人同享太平天日。”正说着，一位卒长来报告：“胜保前日被我军打败，今日命天津知县运来四尊神威大炮。”林凤祥说：“好。我这就来。”他急忙走出军帐，到前沿观看。清兵开炮了，一阵轰击，打坏了不少民房。林凤祥传



令部分将土埋伏在村口树林田埂后，其余兵将佯装战败后退。清兵一阵呐喊，冲杀过来。刚过村口，太平军伏兵杀出，挥刀猛砍，清兵措手不及，慌忙败走。那谢子澄正疾步奔逃，被一名太平军卒长追上，大喊：“狗妖官，哪里逃！”一刀劈下，砍去了谢子澄的半个脑袋，登时他就断了气儿。清兵战败，僧格林沁和胜保密谋，挖开运河大堤，放水阻隔了静海与独流镇之间的联系。

寒冷里，太平军在清兵包围中，艰难地度过了三个月。眼看进入了正月，天寒地冻，老天竟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盖上了房屋，盖上了大地，漫天皆白。狂风呼叫，卷着雪团，在地上、在空中，扑打着，搅得周天寒彻。太平军的将领们聚在一间小屋中商议决策。大家一致认为需要撤离此地，突出包围，退到山东，等待援兵。咸丰四年一月八日（公元 1854 年 2 月 5 日），午夜，寒风呼啸中，茫茫雪地里，一队队人马偃旗息鼓，悄悄走出静海县。踏过土地庙土丘，走出光秃秃的一片随风飘摇的梨树林，猛地听到几个清兵惊呼：“你们是什么人？”那人马并不回答，继续向前走，只是加快了脚步。清兵呵斥说：“站住！”那人马飞速跑上去，几刀砍倒了那几个清兵。远处的另一队清军哨兵借着雪光见自己人被砍倒，当当当敲起锣来，大叫：“长毛突围了——长毛突围了——”喊声不久，清兵冲出营房，拦截太平军。林凤祥传令，扫除敢于拦路者，冲出重围。大队人马冲了出去，吉文元在最后掩护。胜保和僧格林沁不敢穷追，只是尾随在太平军后边。太平军且战且退，一个月后，到达阜城。林凤祥、李开芳攻打阜城，吉文元拦阻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尾追部队。一天激战，林凤祥、李开芳攻开了城门，占领了阜城。吉文元见阜城已被攻下，心中甚喜。他登上一土丘，想瞭望一下尾追的僧格林沁军队，突然，嗖的

一声，一支箭飞来，正中他的前胸。接着，几名清兵从土丘下的凹处跃出，挥刀向他乱砍。吉文元来不及回击，就被砍死了。

林凤祥、李开芳听到吉文元战死，无限悲痛，他们侦得消息，太平军援军已到山东临清，就决定迅速退到山东，与援军会合。商议之后，率军来到山东东光县连镇。然后分兵两路，李开芳带一部人马突围去迎接援军，林凤祥在连镇坚守。

林凤祥在连镇挖壕筑栅，打退了清兵多次进攻，但援军却无消息。在连镇，他们坚持了将近一年之久，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没有粮食，就以树皮充饥，但没有一个投降的。最后，林凤祥率军突围，他们虽然疲乏无力，但个个英勇。由于力量悬殊，寡不敌众，他们失败了。太平军战士几乎全部被杀死。林凤祥在与几个清兵搏击中，被撞倒在地，被俘了。僧格林沁审问他，问：“林凤祥，你若投降，并去劝说李开芳也归降于我，本帅可以免你一死。”林凤祥哈哈一笑说：“妖帅，我太平军从不知晓何谓投降！”僧格林沁吼道：“大胆，阶下之囚，如此猖狂！那好，我把你送往北京，看你如何下场！”当日，林凤祥就被押解上路。咸丰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公元1855年3月15日）他在北京英勇就义。八年以后，太平天国追封他为求王。

其实，洪秀全派出的北伐援军，在山东临清就遇到强大的清兵阻拦，只好退回，至冠县被清军击溃。李开芳是到达高唐州时听到这一消息的，他就驻守高唐，筑营垒，挖地道，与清军周旋。胜保与僧格林沁束手无策，就调重炮轰击，仍无济于事。不久，林凤祥失败的消息传来，李开芳声泪俱下，他率剩下的八百名太平军战士面向北方跪下，说：“凤祥兄弟，我们要为你报仇！你是英雄啊，我们会像你一样：至死不屈！”他们



商议以后，决定南下，退到茌平县的冯官屯的时候，被追上来的僧格林沁部队包围了。几次交手，僧格林沁不能取胜，就下令掘开运河大堤，把大水引入冯官屯。冯官屯被大水淹没了。李开芳的八百名战士只好分散守在几处高地上，处境险恶，组织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他心急如焚，最后想出一个计策，带领心腹部将黄懿端和一百多人诈降僧格林沁，然后，里应外合，击败清兵，再继续南下。他派出两名战士带了信函给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答复说，可以前来谈判。李开芳率领黄懿端等百余人来到僧格林沁大营，挺身而立。僧格林沁问：“你就是李将军李开芳？”李开芳拱手施礼：“正是。我等处于艰难之中，愿意降归僧帅。”僧格林沁又问：“你部尚有八百余人，为何只来了百人？”李开芳说：“这百人是我心腹，其余不愿随我归降大帅，只好由他们去吧。”僧格林沁阴险地一笑说：“恐怕并非如此。你既来降，就应除掉那些仍死不悔悟之人，我看，你并无诚意，归降是虚，脱身是实呀。”李开芳佯装愤怒的神态说：“大帅既不相信，我等亦无他谋。这样吧，我们回去除掉那些不愿归降之人，然后再来听候大帅命令。”说罢，即转身准备离去。僧格林沁站起身来，说：“慢。你等只怕是来得去不得了！来人，把他们拿下。”诈降被狡猾的僧格林沁识破了。李开芳率领来诈降的百余人与清兵厮杀起来。但寡不敌众，全部被扣押起来。三天以后，他们被押赴北京。两月以后，在北京英勇就义。八年之后，太平天国追封他为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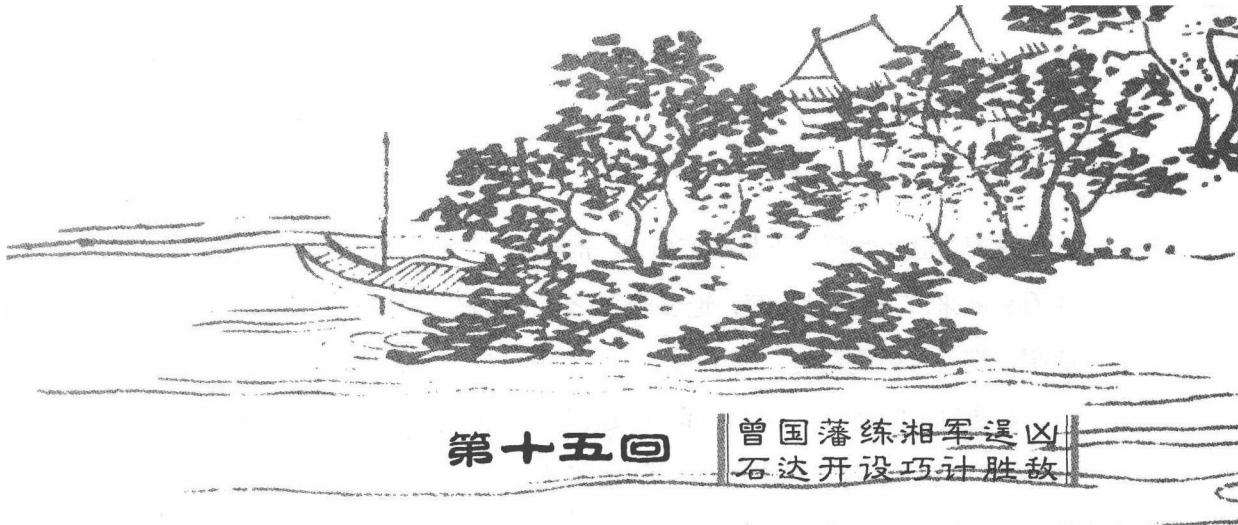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攻击清廷老窝儿的时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林凤祥、李开芳被害，使清廷解除了眼皮下的危机，京城没有威胁了。咸丰皇帝心情骤然欢悦，来到圆明园散心。春日艳阳，草绿花红，清溪碧涧，一派生机。忽然，他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动

听的歌声，驻步倾听，不禁心旷神怡。他对太监说：“你们在此等候，朕去看看就来。”他穿过曲廊，走过柳荫花丛，在假山处看到一女子在轻轻吟唱。那女子听到动静，闭了嘴，慌忙遁去。咸丰只觉得此女体态动人，就快步走过去叫道：“是谁在那边唱歌？”那女子停住脚，连忙跪下，说：“奴才不知圣上驾到，罪该万死，望皇上恕罪。”

咸丰皇帝这才看清，眼前的美人是二十岁的懿嫔。他连忙上前搀扶，却发现这位名叫兰儿的懿嫔脸色苍白，额出虚汗，吃惊地问：

“你怎么啦？”

“奴才，奴才不敢说。”懿嫔媚眼下垂，霎时又羞得满脸通红。



## 第十五回

曾国藩练湘军遇凶  
石达开设巧计胜敌

这位懿嫔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名字叫兰儿。她家在北京锡拉胡同，父亲名叫惠征。她是长女，下有一妹三弟。惠征是个世袭的三等承恩公。早年他花银子捐了个候补道员，靠领官俸过着不富裕的日子。不久，他被任为安徽安庆关道台（管辖府、州的行政长官），携全家赴任。没过几年，他死在任上，兰儿随母亲富察氏返回北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被选中秀女入宫，六月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又晋封为懿嫔。她生性活泼，素好修饰，身上有一股诱人的风韵；又加上自幼聪慧，能说会道，还粗通诗书，因而渐渐取得了咸丰皇帝的宠幸。只是近半年来，太平天国闹事，使得咸丰坐卧不宁，无心与他的嫔妃取乐，今日遇到懿嫔，心中高兴，可又不知她为何羞羞答答，似身体不适。他扶起懿嫔，让她坐靠在亭子石凳上，轻声问：“爱卿是否身体不适？”懿嫔摇头。“那，是累了？”懿嫔仍摇头。“哦，是饿了。我让公公给你取点心来。”懿嫔仍摇头。

咸丰纳闷儿，又问：“到底怎么啦？”懿嫔见皇上有些急了，就一下倒在咸丰怀里，撒娇地说：“我，我有了。”咸丰还没明白，问：“有什

么？”懿嫔斜眼一瞟，说：“我肚里有喜了。”咸丰哦了一声，龙颜大悦。他连忙扶懿嫔坐好，说：“感谢上天赐我皇儿。快快回宫休养，来来来，朕亲自搀扶你。”懿嫔连忙跪下说：“奴才不敢当。皇上不必为奴才担心。国家大事，已够圣上操心，只愿圣上日理万机之时，还需注意调养龙体。奴才自己回宫，不愿牵扰圣上时光。”她的一番入情入理的话，使咸丰心中着实佩服，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中说：“你若为我生下儿子，我就封你为懿贵妃。”咸丰皇帝正想着，太监急匆匆走来禀奏：“皇上，军机处有奏章呈来。”

咸丰回到宫中，展开奏章观看，原来是湖南湘军曾国藩的战报。这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地主家庭出身，公元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后任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因母亲死亡回乡守丧。咸丰三年奉命在湖南办理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太平天国出师北伐的同时，还派遣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将领率的西征军沿江而上，占领了安庆、彭泽。兵锋所至，望风披靡，连战连捷，又攻下了九江、庐州（今合肥）、汉口、汉阳、武昌等重镇。接着攻打岳州，进攻长沙，与曾国藩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长沙北面的靖港一战，湘军大败，曾国藩带领残军败将在江岸上叹息道：“想不到，我曾某会败在长毛手下，还有何脸见人！”说罢，一头扎进江中，以死洗辱。部下大惊失色，急忙把他救上来。他伏在船上，赌咒说：“曾某与长毛誓不两立！”

太平军连连取胜，当地百姓编了顺口溜赞颂：

破了锣，

倒了塔，



杀了马，  
飞了凤，  
淹了曾，  
徒留（刘）一个也无用！

破了锣，指打败了湘军头目罗泽南，罗泽南被击毙。倒了塔，指湖南提督塔齐布在九江失利，呕血而死。杀了马，指太平军在南昌附近杀死了清军总兵马继美。飞了凤，指湘军副将周凤山在宁州被太平军击溃，逃之夭夭。淹了曾，指曾国藩投水自杀而未遂。徒留一个指还剩下一个光杆司令清廷道台刘于淳。

在秦日纲与胡以晃攻打庐州时，清廷钦差大臣安徽巡抚江忠源战败，也跳水自杀身亡。太平军战士也编了一首歌，唱道：“江大人，孬上天，打不过咱们往河里钻。”

曾国藩被救起之后，上书咸丰皇帝报告军情，并自责请求严议。军机大臣文庆对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确是忠臣，与长毛作战，十分尽力。此次略受挫折，尚无损大局。”咸丰点头说：“你去草拟上谕，就说，他请严议，朕加恩宽免。略受小挫，不必在意，要重整团练，扫清长毛，不可怠慢。”曾国藩接到上谕，又纠集残部，招兵买马，扬言：“肃清江面，直捣金陵。”湘军在湘潭打了一个胜仗，又攻下了武昌，太平军西征出现了紧急情况。东王杨秀清进见洪秀全，说：“天王，那清妖曾国藩的湘军沿江而下，已经到了九江，九江是我天京门户，不可掉以轻心。我意派翼王石达开前去主持西线战事，天王意下如何？”洪秀全点头说：“还可让罗大纲同去。”杨秀清说：“好。我立即前去分派。”

杨秀清设宴为石达开送行。他为石达开斟满一杯酒，说：“翼王此

去，重任在肩。为兄为你祈祷上帝，马到成功。”石达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千岁所嘱，达开牢记在心。那曾妖之湘军，实力很强，只可计取，不可强攻。达开此去，一定尽力。”

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迅速开拔，于咸丰五年年底抵达江西湖口。湖口地势险要，扼长江与鄱阳湖之咽。石达开携罗大纲登上瞭望台，眼前是浩浩荡荡奔腾的长江流水，江面上一望无际的大小战船依次排列，隐约可见旌旗上的大字：湘军。石达开用手捋了一下被江风吹动的头发，对罗大纲说：“大纲兄弟，你看，这曾国藩的舰船阵容整齐，确实与众不同。”罗大纲点头说：“据说，曾国藩把他的水军战船宽形的叫快蟹，较长的叫长龙。”石达开一指江面上的曾国藩船阵，说：“对。那快蟹和长龙等大型战船摆在阵势中间，指挥作战。那些轻便舢舨快船穿插其中，直接执行守卫和攻击的任务。不能不说，曾国藩是挖空了心思啊！”罗大纲说：“翼王所言极是。对付曾妖，要巧取才是。”石达开笑了，说：“你看，他快蟹长龙，又协配小型战船，是其长处。世界上长处有长处的好处，可长处也有短处，犹如长矛可刺，而短针可缝。”他伏在罗大纲耳边讲了自己的作战设想，罗大纲听了，大声说：“好极了！此计极妙。”

石达开传令，太平军驻扎湖口，要求战士好好休息。另派部分部队扼守小池口，只守不攻，等待军令。

曾国藩的大军泊在江面上，布好阵势，准备与太平军决战。等了数日，并无动静。于是遣人攻打湖口，却未成功，败阵而归。曾国藩再作准备，打算再战。这一天，天气晴朗，傍晚时，刮起北风。江面上白浪滔滔，远处是点点灯光，一片连着一片。夜渐渐深了，灯光也渐渐稀疏。突然，一队队战船静悄悄地飞驶在江上，靠近湘军。猛听一阵战鼓敲响，小



船上的太平军战士齐声呐喊，边呼喊边把无数支火箭射向湘军。一团团火球在江面上，在那些快蟹长龙上滚动，照亮了夜空，照亮了江水。

从睡梦中惊醒的湘军，以为是太平军前来攻击，慌忙起来应战。待到他们应战时，却发现江面上突然渐渐安静了。太平军在哪儿？连影子都没有。从此，这样“燃烧呐喊”的夜晚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在前夜，有时在午夜，有时在凌晨，捉摸不定。一个月的闹腾，搞得湘军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曾国藩几次出战，石达开只是坚壁高垒，不肯应战。眼看年节快到，石达开派人散布说：“太平军要撤兵返回金陵了。”“停战过年，欢欢喜喜。”

探子面带笑容，跑来中军战舰报告曾国藩：“主帅，那长毛贼今日从湖口撤兵了。”

曾国藩哈哈大笑说：

“翼贼有自知之明，敌我不过，惧我湘军，逃之夭夭了。”

他下令水军急速进入鄱阳湖，追歼石达开。几百艘湘军大小战船向鄱阳湖进击。一百多只轻便灵活的舢舨战船争先恐后地冲到了前边，首先进入湖口。长龙快蟹速度慢，渐渐落在后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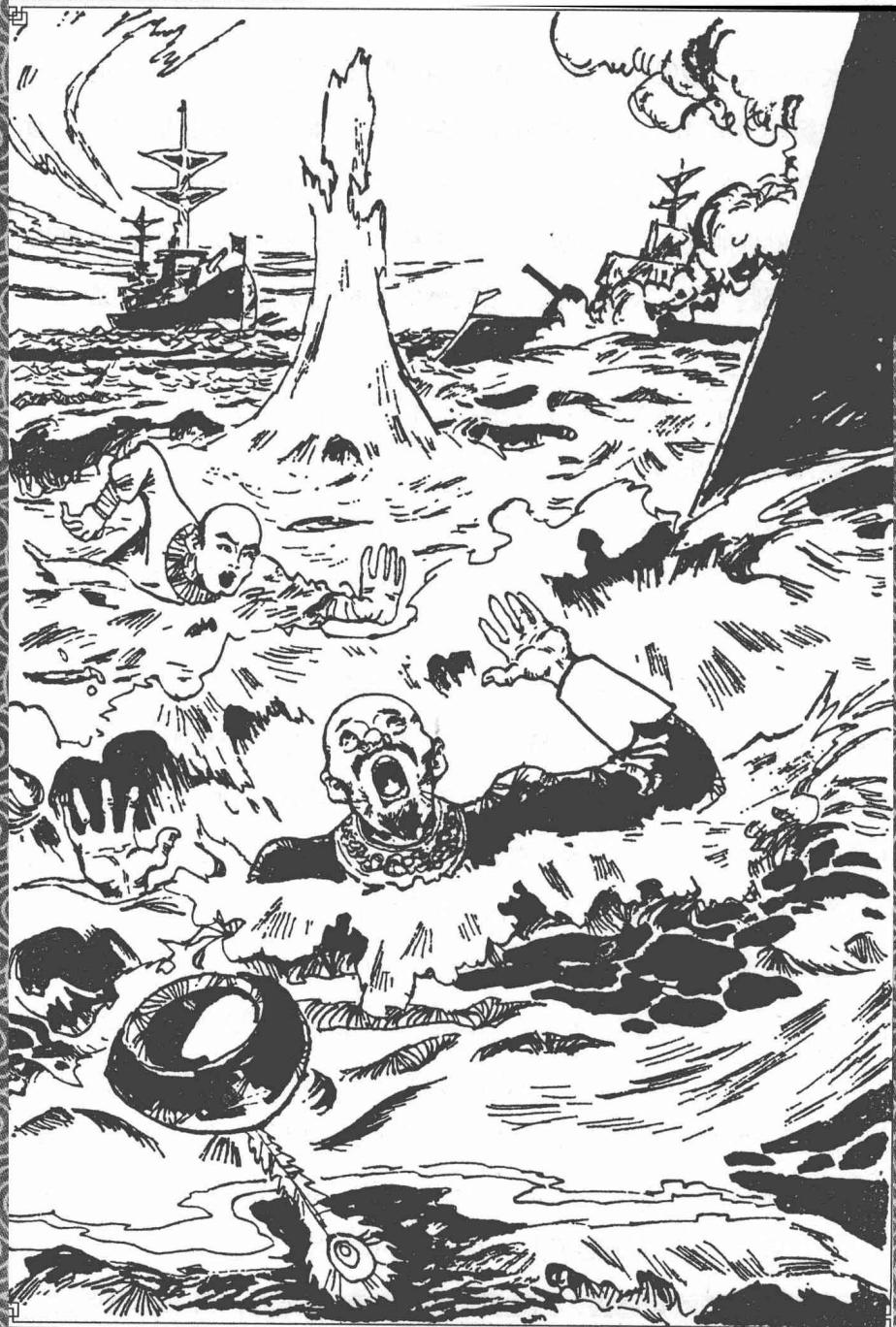
曾国藩下令：“长龙快蟹速速前进！”

石达开下令：“埋伏在湖口两岸的各太平军，迅速进入阵地，用火炮切断长龙快蟹与前边已进入鄱阳湖的舢舨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下令：“注意前后方联系和长毛伏兵。”

石达开下令：“堵塞湖口水卡。全军发动攻击！”

轰隆轰隆，炮声响了。湖口内外，太平军以逸待劳，全军出动。湖口





内，太平军大小战船配合行动，围杀湘军舢板。火球、利箭、枪炮同时发射。舢板船没有遮拦，人少力单，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就乱成了一团，翻船的、着火的、跳水的、被杀的，几乎全军覆没。湖口外，那些长龙快蟹船没有舢板船配合，行动迟缓。太平军的小艇飞速展开攻势，像离弦的箭，靠拢那些大船，从艇上抛出无数燃烧着的火球。那些长龙快蟹一只只燃起了大火。

天渐渐黑了。火光燃亮了夜空。只有那一弯月牙儿挂在天上，仿佛钦佩石达开的英勇机智，向他深深地鞠躬。

有人喊：“左边，第三条大船，妖头曾国藩在那里。”

石达开指挥战船，向那条曾国藩的指挥船发动攻击。战士们高声呐喊：“别让曾妖逃跑！”

曾国藩看到大势已去，自己的指挥船也陷入重围，急得浑身发抖。侍卫劝他说：“帅爷，赶快换船吧。”曾国藩点点头，在侍卫的搀扶下，踏过跳板，登上另一条船，迅速向江中退去。杀声与火光中，太平军越战越勇，湘军彻底溃败了。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追赶了一阵敌兵，缴获了大量船只武器，俘虏了许多湘军官兵之后，传令收兵。

东方鱼肚白，江面上硝烟渐渐散去。湘军残部集中以后，曾国藩面对狼狈的将士，满面悲伤，他说：“国藩练兵数年，耗尽心血，本想此战能一举歼灭长毛，扫平江面，不想，竟遭惨败。曾某愧对皇上，愧对众将士，只有一死明志！”说罢，就要纵身跳入江中自尽，众将士连忙上前拉住他，劝他说：“帅爷要往宽处想呀，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等重整旗鼓，不信打不败长毛！”曾国藩挥泪说道：“惭愧惭愧。”

曾国藩率领败兵遁去，石达开和罗大纲乘胜西进，第三次攻克武汉三

镇。接着又进攻江西，几个月内，就攻克了大半个江西。曾国藩龟缩在南昌，既不能攻，又无法逃回湖南，犹如釜底游鱼，旦夕可灭。

石达开与罗大纲商议，进兵南昌，彻底消灭湘军。命令尚未发出，突然天京形势紧张，洪秀全下诏，调西征军速回天京，抗击江南大营的清兵威胁。

石达开叹气道：“西征取胜，太平军之声威壮大，穷寇不追，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

自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清廷就在天京城外设置军营，一在江北扬州城外，一在江南天京城外孝陵卫。江北的名江北大营，江南的名江南大营，遥相呼应，对天京形成包围。江北大营初由卖国贼琦善于公元1853年3月建立，目的是阻挡太平军北进，威胁天京。不久，琦善病死于军中，由钦差大臣托明阿代替。公元1856年4月被太平军击溃。托明阿被咸丰皇帝革职。随即，又命钦差大臣德兴阿重建江北大营，过两年，又为太平军摧毁。

江南大营初由钦差大臣向荣从广西尾追太平军至孝陵卫，于公元1853年4月建立。它的目的是阻止太平军东进，守卫清廷苏州、常州、杭州和湖州等粮赋重地，包围天京。天京太平军数次攻击江南大营，因向荣与总兵张国梁拼命抵抗，终不能破。江南大营像一块绊脚石，阻挡着太平军东进，使太平军的给养受到严重影响。天王调回石达开，说：“达开兄弟，此次西征，你功高无比。”石达开跪拜之后，说：“天王过奖了。达开此次西征，有两事遗恨：一是未能除掉湘妖曾贼，留下后患；一是返回天京前，罗大纲兄弟援兵芜湖，攻打秣陵关负伤，返回天京不幸仙逝。”说罢，心中难过，双手握拳。天王劝道：“达开功高过人，虽有遗恨，但忠心可



鉴，上帝明察。现调你回京，是要你解除江南清妖兵营之害。”

石达开领命之后，去见东王杨秀清具体计议。然后，领兵前去。石达开探听明白，总兵张国梁正在九华山与太平军激战，孝陵卫大营只有部分妖兵由向荣率领驻守。石达开命令太平军战士悄悄靠近孝陵卫，埋伏下来。天黑以后，突然一齐点火，举着火把冲入清营。喊声震天动地，霎时，清军兵营成了一片火海。

钦差大臣向荣慌忙从床上爬起来，举刀率军抵抗。太平军英勇无敌，毙伤敌兵无数。同时，将向荣团团包围在大营东南角上。

张国梁从九华山返回营地，尚未到达，就见前方一片火海。他大惊失色，叫道：“不好，营中有变！”飞速驰回大营，见太平军遍地皆是，个个英勇。他想，向荣大人不知怎样，赶紧救他要紧。他边杀边喊，终于冲到了营地东南角。这张国梁原是广西天地会首领之一，后投降清兵，随向荣征战多年。他对向荣喊：“国梁在此，保大帅突围。”

正在绝望的向荣见援兵来到，慌忙拼杀一阵，与张国梁会合一起，冲出重围，向丹阳逃去。向荣逃到丹阳，心中忧愤，卧床不起，病倒了。张国梁劝他一阵，见他只是郁闷不乐，时而流泪，时而狂呼：“吾负朝廷之恩！”亦无他计。向荣病了几日后，略有好转，众人也就放心了。第五日，中午，向荣闭目养神，人们暂时离去。待午后来问他是否喝茶之时，推门一看，人们惊呼：“向大人自缢身死了！”

向荣死后，咸丰皇帝命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为帮办，重建江南大营，再困天京。公元 1860 年，再次被太平军击溃，和春逃到浒墅关（在今江苏吴县）自杀。张国梁逃到丹阳，落水淹死。

太平天国西征胜利，以及摧毁清兵南北大营，达到了鼎盛时期。杨秀

清主持军务，节制各部，每日都有捷报，心中无限喜悦。忽一日，东王府门前来了一个壮汉，操一口山东话说：“俺要见东王，快去禀报！”

侍卫见这壮汉身高七尺，像铁塔一样，不敢大意，说：“壮士稍候，待我去禀报东王。”



第十六回

刘丽川众英杰起义  
洪秀全诸首领内讧

侍卫禀报东王：“府门外有一山东壮汉求见。”杨秀清说：“让他进来。”那壮汉大步走进正殿，见殿上正座之上，坐着一位身穿黄缎王服、头戴金冠之人，慌忙跪下，说：“在下张圣，奉山东捻军总目张乐行之命，致书太平天国。”说着，取出书信呈上。杨秀清看信，知道张乐行已举起义旗，愿与太平军齐心协力，扫除清廷。杨秀清说：“壮士暂且下去休息，待本千岁修书向捻军兄弟问候，着你带回复命。”

杨秀清写完信，心中想，自金田起义至今，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福建黄威率众起义；上海刘丽川率小刀会起义；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广西天地会胡有禄起义，贵州张秀眉领导苗民起义；广西李文茂建大成国；贵州徐廷杰起义等。

他最关心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因为长江下游，不管从战略上讲，还是从粮饷上讲，对天国存亡都事关重要。上海小刀会原是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青浦县知县余龙光下令，限期追收已免征的粮食银钱。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率领百姓至衙门斥责余龙光，余龙光令人逮捕周立春，关进监狱。消息传出，青浦县二十多个

村子的百姓集合起来，攻进县城，救出了周立春，活捉余龙光，举旗起义。苏州知府钟殿选慌忙率兵镇压，结果，在塘湾一带，被周立春和他女儿周秀英率领的起义农民打得落花流水，不久，他们就攻占了嘉定县城。上海道台吴健彰见小刀会势力日益扩大，心中害怕上海的小刀会也会起义，就采取收买办法，让小刀会会众参加他的团练。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将计就计，利用团练藏身，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和周立春取得联系，约定中秋节前后起事，夺取吴健彰搜刮来的四十万两白银，在上海举起义旗。咸丰三年八月初五（公元1853年9月7日）是孔子诞辰日。上海城的孔庙里热闹非凡，官僚士绅聚集在此，等待知县与道台前来参加祭孔老夫子的典礼。与此同时，小刀会会众也都在城外集合起来，头上裹戴红巾，举着武器攻进城来。一阵冲杀，一路攻进了道台衙门，活捉了吴健彰。另一路冲进县衙门，知县袁祖德挥刀抵抗，几个回合，被小刀会乱刀砍死。

当天，小刀会就在城隍庙召开首领会议，建立大明国。大家推举刘丽川为大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陈阿林为左元帅。接着，起义军又攻下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地，与周立春的起义军会合了。

刘丽川对众首领说：“我等举义，与太平天国同样，都是为了灭清除恶。因此，我们应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请他们派兵来援。”大家一致同意他的主意。于是，修书一封，向天王洪秀全致意，并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可惜，此信未能送到天京，中途被清兵截获了。

清兵开始反扑了。他们首先集中兵力攻打嘉定县。周立春负伤被俘，就义于苏州。起义军退守上海孤城，被清兵团团围住。天渐转暖，艳阳当空。守城将士发现围城清兵在城下鬼鬼祟祟，派人侦察，原来是清兵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城墙下边。地道里装满了炸药，企图炸开城墙。刘丽川笑



了笑，对潘起亮说：“你看如何对付他们？”潘起亮也笑了，说：“以其道还治其身，我们也挖一地道，通到放火药之处。”说到这里，他不讲了，望着刘丽川。刘丽川接着说：“往里灌水，让他们的炸药都泡成烂泥，对不对？”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地道很快就挖好了，战士们把清水一桶一桶地灌进地道。清军计谋已定，准备点火炸城，却发现地道里冒出汪汪大水，炸药哪里还能点燃！他们哭笑不得，以为是地下渗出的水，无可奈何，炸城计划只好作罢。

清兵攻城不下，就求洋人帮助。法国、英国、美国均出面劝降，甚至威胁小刀会放下武器，被小刀会首领们严词拒绝。法国领事艾唐通知起义军说：“不许你们架炮轰击清兵，你们如果打中了我们，我们就向小刀会宣战。”他们与清兵勾结起来，时而诱降，时而胁迫，均未得逞。法国舰队司令拉厄尔照会小刀会说：“你们速速退出上海，否则，我们将驱逐你们。”

刘丽川斥责拉厄尔说：“天下奇谈！我们中国人占领中国的上海，你们有何权利说什么驱逐？告诉你们，我们决不害怕你们的威胁！”

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秋高气爽时节，小刀会起义一年了。城中缺乏粮食弹药，起义军十分困难。潘起亮捋起袖子，生气地说：“我们不能在此等死，让我出去抢些粮食进来。”刘丽川思忖半天，说：“危险太大。只怕孤军出城，寡不敌众啊！”正说着，起义军战士来报告说：“报告将军，那法国拉厄尔从舰艇上搬来两门山炮，准备轰城了。”刘丽川、潘起亮大吃一惊，说：“快，准备抵抗！”

潘起亮阻住刘丽川，说：“大元帅不要前往，由我去处理。”说罢，快步跑上城墙。不多时，山炮开火了。炮弹在城墙上爆炸开，一段城墙哗

啦啦坍塌了。法国领事馆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原来是法军官兵敢死队，在海军大尉杜伦率领下，向城墙坍塌的豁口冲来。潘起亮将战刀一挥，喊道：“打！”土枪火炮一齐对准豁口轰击，霎时，法军敢死队倒下了一片。一个矮个子法国兵举着一面法国旗子，竟绕道登上了北城。潘起亮几步跨上城墙高处，大吼一声：“妖贼，见鬼去吧！”一刀砍下了那法国兵的脑袋。只听扑啦啦一阵响，那法国旗跌下城去。起义军战士英勇杀敌，打了一个大胜仗。活着的法国兵像兔子一样逃之夭夭。起义战士清理战场，发现死者中间有两名军官，其中一名就是那指挥官海军大尉杜伦。

又是几个月的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粮绝了。刘丽川、陈阿林、潘起亮一起商议，刘丽川说：“起义至今，一年多了。我们坚守上海，不曾退却。现今粮绝弹尽，实难继续守城。我看，最近就突围出去，奔赴天京，与天国将士会合，不知你们意下如何？”陈阿林点头说：“此是上策，别无他计。”潘起亮想了想，说：“敌兵近日包围得愈发严固，我等可趁大年除夕敌兵戒备稍松之机突围。”公元1855年2月17日夜晚，城外时而响起鞭炮声。潘起亮故意点上一些花灯挂在城头。夜半之时，起义军人马悄悄杀出城外。出城不远，就听清兵大呼：“小刀会跑了！”接着，锣鼓声齐鸣，清兵大队人马追赶上来了。

潘起亮率领一队人马在前边开路，边杀边走，到达虹桥的时候，他发现四围全是清兵。他大声喊：“我们被包围了，冲出去！”刘丽川、周秀英与敌兵拼杀起来。潘起亮杀开一条血路，寻找刘丽川和周秀英，待他砍缺了大刀，身上多处负伤，定睛观看时，一位农民一把拉他躲在一处凹地，含着泪说：“将军，丽川大哥和秀英姑娘都归天了。”潘起亮听罢，双拳捶地，哭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那农民擦擦泪说：“将军，



事不宜迟，快换上我带的衣服，装成百姓，去投太平天国吧。”潘起亮点了点头，说：“谢谢大哥救命之恩。请告我姓名，日后当报答于你。”那农民帮他穿好衣服，说：“自家人，何言报答。快去吧！”

潘起亮终于脱险，参加了太平军。后来，他打听到，陈阿林辗转到了新加坡，在那里继续从事秘密反清活动。

东王杨秀清召见潘起亮，听他讲述了小刀会艰苦的斗争，连连夸赞：“英雄，英雄。只可惜我太平天国鞭长莫及，没有及时援助你们，真是惭愧呀！”送走潘起亮，他想起捻军首领张乐行，最近在安徽蒙城雉河集被各路捻军推为盟主之事，连忙进宫报告天王。他对洪秀全说：“雉河集会盟，捻军力量更大了。前不久，他们派人前来，表示愿意归附我太平天国，我意，请天王封他为征北主将，不知可否？”洪秀全想了想，说：“可以。九千岁尽管下诏就是。”

杨秀清离开天王府，乘上自己的四十人抬的大轿，心中有一阵扬扬自得的感觉。他想，天国建立，我杨秀清汗马功劳，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他想，我和洪秀全坐镇天京，指挥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曾天养、赖汉英、罗大纲以及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取得辉煌胜利，谁的功劳大？当然是我东王。他洪秀全自从建都之后，不就深居简出，过着和清妖皇上一样的生活了吗！从金田到天京，他确实干得漂亮。可定都之后，不都是我干的嘛！

东王出身贫苦，才干出众，这是千真万确的。众将士都颂扬他的军事才能，连洪秀全也让大家称东王为“九千岁”。一切奏章都由他转呈。他修建了豪华的东王府，仅手下供他使用的官员就有两万多名，连他的助手的权力，有的都超过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热天过去，秋风乍起，使人顿时感到凉爽。洪秀全手中捧着一杯喷香的龙井茶，喝了一口。不想，茶水甚烫，不由得火起，指着恭立在旁的几名年轻貌美的女官骂道：“真该死！滚下去。”

近来，他脾气越来越不好了。常常为了别人的一点儿小过错而给予严厉的惩罚，事过之后，他又十分懊悔。

前不久，他就无故责罚了一些女官。对此，杨秀清很不满意。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怒责洪秀全。原来，洪秀全创办拜上帝教时，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和耶稣的弟弟。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东去，冯云山被捕，杨秀清为了团结信徒，就假托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以天父名义教训信徒。他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后来，萧朝贵又假托天兄即耶稣下凡附体，他成了天兄的代言人。洪秀全后来承认了这些。这样，他的上面有了两个地位更高的天父、天兄。每当天父、天兄下凡附体时，他也要恭恭敬敬地听取教训。

杨秀清假托上帝附在自己身上，嘴中说着天父（上帝）的话：“我有话要对秀全讲。”人们急忙接来洪秀全。洪秀全只好跪下听着。杨秀清又说：“你性气太烈，实不像话，即杖四十。”

要打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四十大板，试想，已经自命为“天子”的天王会服气吗？可是，谁也不能违背天条（教规）。韦昌辉等人慌忙跪下再三恳求，请天父饶恕洪秀全，但天父不允。洪秀全无奈，只好承认错误，跪着说：“儿遵命。”说着，趴下准备挨打。

此时，“天父”才说：

“你既已承认错误，今日不再杖责。你今后要牢牢记住：用性要宽，气要悠扬。”



对此，洪秀全十分不满，两人开始面和心不和。

还有一次，东王府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庆祝太平军西征胜利。突然，杨秀清脸色发紫，大声呼喊：“天父下凡了！”大家知道，天父附在杨秀清的身上，有圣话要讲。顿时，鸦雀无声，都跪下洗耳恭听。杨秀清说：“我是天父，快去叫你二兄来听我训话。”

洪秀全慌忙赶来，跪在杨秀清面前。“天父”说：“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你称万岁，为什么东王只能称九千岁呀？其实，东王的智慧和功劳都比你天王高。你必须封东王为万岁。这是天意，不得违抗！”

洪秀全听了，又急又气，但他知道，他久居宫中，不问政事，大权早已旁落在东王手中。他不敢妄动，只好顺着杨秀清的话说：“天父所言极是。东王功高慧，早就应该加封万岁。此事重大，要择佳日进行。待东王诞辰之日，我一定当着众官员之面加封东王万岁。”

杨秀清听了，心中暗喜。接着仍以天父口吻说：“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天父我退去了。”

洪秀全返回天王府，心中闷闷不乐。他骂道：“杨秀清忘恩负义，想要与我争位，若不除掉他，后患无穷。”于是，他找来亲信东殿尚书、自己的妻弟赖汉英密商。赖汉英说：“天王之话甚对，不除杨贼，后患无穷。”洪秀全当即书写了诏书，秘密派人分头送给正在武昌、江西、丹阳作战的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令他们速返天京，杀掉杨秀清。

韦昌辉，原名韦正，金田村人，地主出身，是拜上帝会早期会员，外号花头鸭。入会后，变卖家产，铸造武器，筹备粮草，做了不少工作，后封为北王。冯云山、萧朝贵阵亡后，他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和杨秀清。他对杨秀清早就不满，杨秀清对他也极不信任。但表面上，他对东王毕恭毕

敬，唯命是从，他常常跪下对东王说：“小弟才疏学浅，要不是兄长教导，怎能懂得这些道理！”其实，他比杨秀清还要年长三岁。还有一次，他哥哥与杨秀清的小老婆的哥哥为房屋事争吵，杨秀清命韦昌辉处理。韦昌辉为了讨好东王，竟将其兄判处五马分尸的极刑。现在，有天王密诏，诛杀东王，时机来到了。韦昌辉一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三千亲信部队，日夜兼程，趁夜晚悄悄回到天京。此时，燕王秦日纲也接到命令回京，二人经过密谋，决定在咸丰六年八月初三（公历 1856 年 9 月 1 日）午夜动手。

韦昌辉和秦日纲派亲信部队迅速封锁了通向东王府的街道，三千多名战士将东王府团团围住。初四凌晨，韦昌辉率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东王府。杨秀清尚在睡梦中，听到动静，急忙翻身起床。正待要问，韦昌辉已经快步走到他的跟前，举刀就砍，杨秀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毫无准备，当时就倒地死去了。韦昌辉的部队在东王府见人就杀，不仅全部杀死了杨秀清的家属和侍从人员，连东殿文武官员、杂役人员和婴儿也不放过。霎时，东王府中死尸遍地，血流成河。韦昌辉滥杀无辜，洪秀全很不满意，指责韦昌辉说：“你杀了那么多无辜之人，应受到处罚。”韦昌辉说：“昌辉有罪，甘愿在天王府前当着众人受杖责处罚。凡是东王杨秀清的亲戚、下属都可以前来观看，以示我之歉疚。”其实，韦昌辉愿意受罚是假，诱杀东王部下是真。那一天，他早就先将亲信兵士隐藏在暗处，准备将东王部下一网打尽。杖责那天，东王五千多名部下全来观看。他们见韦昌辉真的跪在台阶上，信以为真，就放下武器，走进安排好的大房子中。杖责尚未开始，猛然，一阵呐喊，伏兵杀出，将东王部下亲戚全部砍死。由于杀人太多，城中尸体无法掩埋，韦昌辉下令：“把死尸扔进秦淮



河里，让河水冲走。”无数具死尸漂在河上，顺流而下，惨不忍睹。

石达开此刻正在武昌洪山军营中，听到天京事变，心中大惊。不顾一切，日夜兼程赶回天京，试图解决内部矛盾，以避免更多地杀人。一到天京，他就找到韦昌辉，气愤地问：“杀死东王也就够了，退一步说，再杀了他的主要亲信，这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连太平军兄弟姐妹也杀？他们多年征战，没有死在清妖刀下，却死在你的手中，这样做合情合理吗？”韦昌辉无言可答，停了一会儿，蛮横地说：“我北王奉命行事，你敢反对吗？”说罢，转身走去。他感到，石达开的存在，是他夺取更大权力的一个障碍，于是暗暗想：“不诛石达开，日后必当受其害。”他派人侦察石达开行踪，积极策划杀害他。石达开感到处境危险，急忙连夜爬上城墙，让人用绳索将他从城上吊下来，从小南门匆匆逃去了。果不其然，就在当天晚上，韦昌辉就派兵包围了翼王府，把石达开的妻子儿女和部下，全部杀死。同时，派兵追捕石达开。

石达开逃到安庆，集合了自己部下四万多人，声讨韦昌辉。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说：“太惨了！太惨了！这韦昌辉穷凶极恶，危害天国，罪该万死！”战士们听了，无比气愤，不少人哇哇地痛哭失声。他们愤怒地喊：“杀死韦贼，为天国报仇！”石达开忍无可忍，带领大军回天京讨伐韦昌辉。

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带兵前来，立即派遣燕王秦日纲统率大军去剿灭石达开。秦日纲见已总揽大权的北王态度坚决，不敢违抗，只好率兵离开天京。一路上，他看到太平军战士个个同情石达开，对北王不满，心中矛盾得很。再说，翼王统率大军，他哪里是石达开的对手！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不执行韦昌辉的命令，将部队带去帮助石达开打仗，希望将功赎罪。

韦昌辉倒行逆施，遭到太平天国军民无比愤恨。他自己以为大权在握，就扔掉拥护洪秀全的旗帜，率军包围了天王府，企图加害于洪秀全。韦昌辉的丑恶嘴脸完全暴露了。洪秀全看出，韦昌辉比杨秀清更危险，于是，他令全军将士一起动手，抓获韦昌辉及其党羽。天国军民也已渐渐识破韦昌辉的阴险，合朝同心，与韦昌辉展开了斗争。死心塌地追随韦昌辉的人极少，战斗进行了两天，北王心腹二百多人被杀。韦昌辉众叛亲离，完全失去了人心。他见大势已去，就化了装，逃出天京。逃了不远，就被守城的太平军战士发现了。他们大声呼喊：

“捉北贼啊！”

四处守卫的太平军将士们听到喊声，都飞奔过来，很快捉获了这个双手沾满了太平军官兵鲜血的凶犯。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韦昌辉被杀了，秦日纲也被判处死刑。

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走到宁国，见到了洪秀全派人送来的韦昌辉的首级，心中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

一场风暴平息了。转眼已经到了十一月。秋天渐渐过去，即将到来的是严寒的冬天。初冬的太阳，发射出淡淡的不再灼人的光芒。气温逐渐下降，看来，朔风起处，翻起片片乌云，说不定会飘起雪花呢……

洪秀全一个人坐在天王府空旷的大殿里，头脑里翻腾着三个月来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是震撼大地的霹雳，还是一场不可理解的梦？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石达开身着戎装，一脸严肃的表情，骑着马在返回天京的路上走着。身后跟着的众将领也默不作声，只是走啊走啊，谁也没有打破这路途上的沉寂。马蹄的声音，踢踏踢踏。一位旅帅将马赶快了几步，对石达开说：



“翼王，天京变乱，东王已死，北王被杀，天国只有靠您力挽狂澜了。”石达开沉默一会儿，说：“什么力挽狂澜的话，千万不要再说了，效忠天国天王，是达开的本分。”一阵凉风掠过，马儿“咴咴”叫了几声，竟小跑起来。石达开伸手抹了抹脸上的尘土，扬起鞭子，轻轻在马背上抽了一下，那马嗖的在道路上飞奔起来。

十一月下旬，石达开回到了天京。

洪秀全立即召见石达开，他说：“达开兄弟，此次变乱，北孽作怪，为害不小。扪心自问，我也有责，实感惭愧。事变平息，你是有功的，特加封你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太平天国官兵百姓见石达开返回天京，并被天王加封为义王，处理朝政，无不欢欣鼓舞。大家公认他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过去，他是太平军中举足轻重的军事统帅；现在，他是活着的太平天国首领中唯一能使天国转危为安的卓越领袖。但是，天王洪秀全汲取东王和北王对自己不忠的教训，对石达开也不放心。他怀疑所有的异姓将领，总担心重演天京变乱的悲剧。

石达开很快就察觉到，天王对他存有戒心。洪秀全授权石达开理政时，没有给他用兵的军事权力，而且不允许他离开天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封他哥哥洪仁发为安王，封洪仁达为福王，让他二人掌握军政大权，控制石达开。石达开与既无才又无能的安王、福王经常争吵，许多文武官员也对天王重用安王、福王不满，洪秀全担心石达开有异心，石达开又时时怀疑天王有谋害自己之意，两人的矛盾渐渐尖锐起来。到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夏天，石达开终于带领二十六万太平军愤然离开了天京，出走了。途中，他贴出布告，声称他的出走，是因为天王怀疑他，使他无法立足，一言难尽。他决心离开天王，离开天京。石达开的离去，又一次震惊

了洪秀全。他心中矛盾极了，不知如何是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以天国大局为重，毅然下令免去两个哥哥的王位，赶制了一道上边刻有“义王”字样的金牌，火速派人给石达开送去，并请转达他的话：“翼王出走，我心中悲伤万分。现削去安、福爵位，愿尽弃前嫌，同理朝政。”留在天京的满朝文武也都为石达开的出走感到痛心，联合写了一份恳求书信，希望翼王回归天京。对此，石达开置之不理，他决意脱离太平天国，独树一帜，自行抗击清妖。

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等省。他不反对天王洪秀全，甚至表示，一如既往尊奉天王，但坚决不回天京。几年转战，许多将士渐渐对石达开的分裂行为产生了不满，要求返回天京，共谋大业。三年后，彭大顺等六十七名将领率二十万军队脱离石达开，万里回朝。石达开只剩下五万人马，最后进入了贵州，准备入川。

自从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均未奏效。他常常感到胸口不适，食无味，睡不香。从金田村起事到翼王离去，七年的艰难历程啊！他恨杨秀清，更恨韦昌辉； he 觉得对不起石达开，可也认为石达开过于绝情。夜渐渐深了， he 从寝宫步出，王妃把一件夹袍披在他的肩上，说：“外边寒冷，天王不要在院中久留。”洪秀全不耐烦地说：“你不要管，自去歇息吧！” he 站在院中，望着天空那密密的星斗， he 心中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救救我吧，我的魂灵，我的天国！”

他在院中站了好久好久，直到一阵凉风吹过， he 才觉得浑身已经凉透，不能再在院中停留了。 he 慢慢回到寝宫，王妃已经睡着了。 he 走到书桌前，坐在龙椅上，翻看着各种报表和奏章。



猛地，他看到一份报表上写的几个大字，不由得吃了一惊，骂道：  
“好可恨的鬼子啊！”



## 第十七回

英法联军纵火焚园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洪秀全看到一份报表上写着“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城，广州城失陷”，心中暗暗吃惊。他喝了一口凉茶，揉了揉双眼，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

原来，早在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法国神父马赖不经允许，私自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并招收了一批地痞流氓当教徒，抢东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忍无可忍，逮捕了马赖和他的两个教徒，判处死刑，斩首示众了。法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通知英国政府说，他们要派远征军进攻中国。英国政府极力想配合法国，趁机捞到更多的利益，于是，就挑起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是中国的一艘商船。船长是船的主人肖成雇来的英国人，目的是可以领到香港的通航证以便贩卖私盐。船上的水手全都是中国人，其中有做过海盗的李明太和梁建富等人。广州水师千总梁定国为了捉拿海盗，依法缉捕了船上的十二名罪犯。英国领事巴夏礼赶来指责梁定国说：“你们知道吗，这船在英港领了通航证，还挂过英国国旗，它是英国船，你们没有权力逮捕船上的人！”梁定国说：“巴夏礼先生，这船明明是中国船。我们搜捕海盗，是中国内政，你们无权干涉！”巴夏礼蛮横地说：



“必须释放十二名水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说罢，带着人马回了香港。第二天，他给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了最后通牒，说：“中国方面必须立即释放被捕之人，并书面向英国道歉，二十四小时之内若不答复，英国将以武力解决。”

英国领事巴夏礼和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的最后通牒吓坏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年）由广东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在首领陈开率领下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自称红巾军。叶名琛率兵镇压，杀死起义军及百姓十余万人。但他在洋人面前却胆小如鼠，奴颜婢膝。见了英军的最后通牒，慌忙将逮捕的十二人送给巴夏礼。巴夏礼故意挑衅说：“你们来送人的官员级别太低了，这是对大英帝国的藐视。我们决定用武力报复你们！”英国海军开始攻击广州沿江炮台。叶名琛下令：“要忍让，不可放炮还击！”由于清兵步步退让，英军很快就打到了广州城下。他们用大炮轰塌了广州城墙，冲进广州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英军的暴行激怒了广州百姓，大家群起而攻之，硬是将英兵赶出城外。英国不肯善罢甘休，又联合法国，组成了一支五千六百七十九人的联军，再次攻占了广州城，并俘获了叶名琛。英军将俘虏叶名琛押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叶名琛忧愤交加，一年半后，病死在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为了使清廷就范，决定北上攻打大沽口，夺取北方重镇天津。咸丰十年八月四日（公元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攻占通州，十天以后，在通州八里桥发起总攻，清兵大败。户部尚书肃顺慌忙禀奏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惊，说：“看来事情紧急。朕决定启銮北狩，后妃皇子等随驾同行。肃顺、端华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等，一律扈跸

(hù bì 户必，跟随帝王出行)。僧格林沁、胜保各军，仍驻城外防剿。恭亲王奕䜣为全权大臣，留守京师。”

咸丰皇帝等百余人逃往承德行宫去了，留下北京城任敌宰割。英法联军以为咸丰皇帝仍然住在京郊的圆明园，便绕过北京城的安定门和德胜门，向圆明园逼近。

圆明园原建于明朝，位于北京城的西郊海淀以北。清代乾隆、雍正年间又加以扩建。乾隆皇帝喜爱游山玩水，六下江南，每见奇景怪石，就在圆明园内仿造。经过乾隆以后各代清廷近一百五十多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周长二十华里，占地五千多亩的世界上最壮观最美丽的皇家花园。这座花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等。四周有澄怀园（今东北义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勺园（现在均为北京大学校舍）、近春园、熙春园（现为清华大学）、一亩园、自得园（现在是中共中央党校）、清漪园（即今颐和园）、静明园（今玉泉山）等等。

圆明园内建筑宏伟，风景如画，还收藏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法国侵略军首先闯入圆明园，进行抢劫。仅一名法国军团指挥官劫掠的金刚石和珍奇异宝价值就达八十万法郎以上。接着，英兵也开始大肆抢劫。仅英军陆军军官赫利斯一人，抢到的黄金就价值两万两千英镑。疯狂的英法联军抢够了，为了掩饰罪行，也为了逼迫清廷投降，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下令说：“烧毁圆明园！”大火燃起来了，霎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火之后，这座举世闻名的花园变成了一片焦土和残砖破瓦。

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又修筑工事，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城。恭亲王奕䜣吓坏了，连忙通知英法联军说：“我们愿意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并打开安定门，请联军进城。”英法联军进城以后，又大肆抢劫。



奕䜣祈求和谈，答应了英法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洪秀全看罢英军攻占广州城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报表之后，心中更是无比难过。他恨洋人的猖狂无礼，更恨清妖的腐败无能。次日，他召见主持朝政的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最早的拜上帝会的会员。金田起义时，他在广东，听到起义的消息，立即奔赴广西寻找太平军，但没有找到，只好又返回广东。次年，他去香港，在一所教堂办的学校教书。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他离开香港北上，一路上乔装打扮，经广东、江西、湖北，然后顺江东下，抵达天京。洪秀全自天京变乱以后正乏人佐政，因而对洪仁玕到来喜出望外，封他为军师，不久又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后来，洪秀全又起用久经考验的拜上帝教老弟兄，如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干王、英王、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辅佐天王的杰出领导者。洪仁玕拱手谢坐，说：“天王召见，想有要事相商？”洪秀全摇头，说：“为兄有一问题，望你释疑。”洪仁玕说：“请讲。”洪秀全说：“英兵肆无忌惮，攻占广州，继而北上，占天津，逼通州，火烧圆明园，进入北京城。那清妖头子望风而逃，躲到承德去了。你说，为何英法如此厉害？”洪仁玕哈哈一笑，说：“臣以为英法所以厉害，依仗的是洋枪洋炮，国家实力。他们科学技术发达，而中国却处处落后。因而，要办工业、交通、银行，禁止鸦片，破除迷信，移风易俗，革故鼎新，斩邪留正，把我天国建成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到那时，富国强兵，还有何惧！”洪秀全连连点头说：“你讲的极是。你写的《资政新篇》里就阐述此等观点，可惜，连年征战，尚不能贯彻实行。”洪仁玕满有信心地说：“终有一天，会有新的局面。天王已知，我太平军最近连连取胜：常州已经攻克，江南提督和春逃至苏州，在浒墅关上吊身亡；继而我军攻下

苏州，建立了苏福省。东征顺利，西征仍在继续。但愿上帝保佑，能捷报频传，斥退洋人，杀灭清妖，太平盛世早日到来。”

火烧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承德，住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急得犹似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他常常叹息说：“朕逢艰世，外患洋人，猖狂无忌；内患长毛，危及基业。大好江山，不可收拾！”又急又气，他身体渐渐衰弱下去。又加上，他宠幸懿贵妃及其他美女佳人，好色无度终于病倒在床。

咸丰皇帝虽有许多妻妾，但唯有懿贵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因而那些答应、常在、贵人、嫔、妃，甚至皇后都眼巴巴地看着那拉贵妃一天天得宠。她甚至常常替咸丰批阅奏章，代写御旨。咸丰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性情温和，因为没有生下皇子，在那拉贵妃面前，也常常退让三分。现在，咸丰病危，气喘吁吁地召来了在承德的八位大臣：肃顺、端华、载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他说：“朕感不适，恐难康复。朕决意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你八人为顾命大臣，尽心竭力，夹辅幼君。”八位大臣跪下谢恩。他们走出避暑山庄，暗地里商议说：“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那懿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除掉她。”肃顺没有说话，停了好一会儿，冷笑说：“一个女人家，虽有些歪才，不足为惧，谅她一只耗子翻不起大浪来。我觉得，要防备的倒是那恭亲王奕䜣，那鬼子六与叶赫那拉贵妃眉来眼去，不是个好东西！”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死了，这一年他三十一岁。死前，他特意召见皇后和懿贵妃，说：“天下不宁，朕虽去但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要多找他们商量。”说罢，昏了过去。在众人的哭声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载淳即位，年



仅六岁。改年号为“祺祥”。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帝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后来又尊谥咸丰奕訢（大行皇帝）为文宗显皇帝，并敬上皇太后徽号慈安，称慈安太后；懿贵妃为慈禧，人称慈禧太后。对于这些，慈禧太后并不满足，她很想独揽大权，因此对肃顺等人耿耿于怀。而肃顺等顾命大臣也早想掌握朝政，对慈禧存有戒心，想尽办法，阻止她干涉朝政。

慈禧太后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她却阴险狡诈，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大做手脚，她首先拉拢慈安太后与自己结成同盟，挑拨说：“八个顾命大臣，处处与咱们为难，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可靠。我觉得，得把他们处置掉才好。处置了他们，由咱俩共同垂帘听政，再不受他们的窝囊气！”慈安太后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虽然比慈禧大两岁，但处处都听慈禧的。

慈禧太后利用八大臣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矛盾，秘密送信给奕䜣，请他速到承德奔丧。奕䜣在北京城里一面与大学士桂良主持总理衙门（处理与各国事务），一面盯着承德的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一接到慈禧密信，喜出望外，立即奔赴承德。到了承德，奕䜣与慈禧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商议除掉八大臣的办法。慈禧太后问：“如果我和慈安皇太后垂帘听政，洋人会不会干涉？”奕䜣摇摇头说：“不会的，再说，我还可以去向他们解释。”慈禧太后擦去伤心的眼泪，转哭为笑，说：“那就好，明天，你就回北京按计划安排吧！”

奕䜣回到北京城，立即指示御史董元淳向八大臣上奏折，希望皇太后听政。同时，又让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直接给皇太后上奏折请安。肃顺等八大臣十分恼火，一面下令严禁各级官员直接向皇太后问安，一面准备处置胜保等人。慈禧太后与慈安商议以后，召见八大臣，满脸怒



气，斥责说：“董御史之见，有何不可？皇帝年幼，太后听政，理所当然。”肃顺跪在地上，抬起头，说：“不。大清朝从未有太后听政之先例，而且，太后也不应擅自更改文宗皇帝的遗诏。”慈禧大发雷霆，站起来，用手指着八大臣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吗？皇上刚刚升天，尸骨未寒，你们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安的什么心？”说着，大哭起来。小皇帝也吓得哇哇哭了起来，慈安太后连忙把皇上搂在怀里，擦着眼泪说：“他们太霸道了！”肃顺等八大臣跪在地上，无动于衷，还是那句话：“太后不要干涉朝政！”慈禧太后气得浑身发颤，喊道：“都给我出去！”慈禧太后知道，在她尚未掌握兵权之前，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她和奕䜣暗地里拉拢僧格林沁和胜保，控制了北京地区的军权。天渐渐凉了，她催促八大臣动身，早日将咸丰皇帝的灵柩护送到京城去。她对肃顺说：“一切都依了你，现在也得依我一件事。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以及端华、载垣等七人先从小路走。肃顺你率领军队护送灵柩走大路。我们先到北京，好率领文武大臣迎接梓宫。”肃顺和另七名顾命大臣不知是计，就答应了。原来，慈禧是为了将载垣、端华等七人与八大臣的主脑人物肃顺分开，一个一个收拾他们。肃顺与其同伙商议说：“这那拉氏凶恶无比，我们要先下手。我看，到古北口即可动手，派侍卫兵丁刺杀她，以除后患。”大家都觉得肃顺的话有理，同意这样做。慈禧太后机警得很，她知道，稍有疏忽，就有杀头危险。她密令侍卫荣禄带兵日夜守卫，沿途保护。直到北京，肃顺派的人无从下手。

慈禧太后比肃顺早四天到达北京，奕䜣对她说：“太后只要降旨，一切都可顺利进行。”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给皇上请安以后，奕䜣突然着侍卫将载垣、端华拿下，宣读谕旨：

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钦此。

拿下载垣、端华，奕訢令侍卫将他二人押送宗人府。然后入官见慈禧太后复旨。慈禧太后想了想，说：“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𫍽，速速捉拿肃顺。”睿亲王和醇郡王奉了懿旨，遂调侍卫兵丁一百多人，连夜出了京师，假装是去迎接咸丰的灵柩，在密云县驿站遇到了肃顺。二人早已商议妥当，见到肃顺不可硬拿，只可诱擒。肃顺问：“两位王爷辛苦了！”睿亲王拱手说：“尚书大人也辛苦了！我二人来迎先王梓宫，理应先拜叩为是。”肃顺将二人领至梓宫前跪拜之后，至驿站歇息。晚间，趁肃顺入寝之时，睿亲王和醇郡王突然带兵闯入卧室，喝道：“有旨捉拿肃顺归案！”肃顺大惊，喊道：“敢！肃顺乃先主亲命之辅佐大臣，我何罪之有？”奕𫍽说：“少废话，回京师再说。”

慈禧太后果然逮捕了八大臣，将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因此，人们称此历史事件为“辛酉政变”。慈禧逮捕了这八大臣之后，在皇宫的王公大臣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了肃顺等人的罪恶，诸如他们欺上瞒下啦，飞扬跋扈啦，不守祖制啦，欺负皇上年幼啦等等。她呜呜地哭着，双肩随着哭泣微微抖动。哭了一阵，咳了几声，抬起泪眼扫视了众大臣王公一眼，委屈地说：“其实，老皇上并没有让他们八大臣赞襄政务，完全都是肃顺他们为了独揽大权，私下搞的鬼把戏！”她转过头望着小皇帝载淳，接着说：“你们要不信，可以问问当今皇上。”载淳眼含泪花，按母后事先教给他的话说：“肃顺等人忘恩负义，着实可恶，应当杀头！”慈禧太后点点头，遂降旨说：



肃顺跋扈不臣，招权纳贿，种种悖谬，当经降旨将肃顺革职，派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𫍽，即将该革员拿交宗人府议罪。乃该革员接奉谕旨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悖逆情形，实堪发指。且该员恭送梓宫，由热河回京，辄敢私带着属行走，尤为法纪所不容。所有肃顺家产，除热河私寓，令春佑严密查抄外，其在京家产，着即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隐匿！钦此。

查抄完毕，慈禧又降旨说：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应重治其罪，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唯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现着加恩改为斩立决。

根据旨意，强迫载垣、端华自杀，肃顺菜市口斩首示众。其他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五人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新疆。慈禧太后终于除去了心腹之患，独揽大权。不久，她重新安排六岁的载淳在太和殿举行即位礼，受文武众臣朝贺。废除八大臣定的“祺祥”年号，第二年改为“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假惺惺地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自古有之。我不愿一人临朝视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两个太后一同治理天下之意。”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垂帘听政。所谓同治，实际上慈安懦弱无能，不久就什么也不管了，成了慈禧专断万事。慈安太后常住紫禁城内东边的钟粹宫，所以，人们叫她东太后；慈禧太后住在皇宫内西边的长寿宫，所以，人们又叫她西太后。

这一年京师特别冷，雪也下得早。慈禧太后早晨起床，几十个太监宫

女伺候她梳好了头发，穿好了朝服，坐下来吃早膳。她望了望桌上摆的膳食，有火锅二品：炉鸭炖白菜，羊肉炖豆腐；大碗四品：燕窝福字锅烧鸭子，燕窝寿字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什锦攒丝；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溜鲜虾，三鲜鸽蛋，脍鸭腰；碟菜六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翅子，口蘑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此外还有片盘二品，饽饽四品。她每样吃了几口，就饱了，然后乘金銮肩舆临朝垂帘听政。以议政王任军机大臣领班大臣的奕䜣奏道：“臣奕䜣启奏太后万岁，万万岁。我大清兵击败长毛，收复安庆，毙长毛一万余名，取得大胜。那长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率部窜入江西，转攻浙江，现已攻克杭州。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军务的曾国藩自请严议，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听罢，想了想，说：“曾国藩忠于朝廷，连年征战，颇多功效，今杭州失陷，自请责罚，可以豁免。为嘉其功劳，授他协办大学士衔。”奕䜣说：“太后英明，所议极是。另，曾国藩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太后明察妥否？”慈禧太后说：“左宗棠、李鸿章与长毛作战，均有战果，曾国藩举荐，当无差错，可以旨准。”

曾国藩驻节安庆，接到圣旨，心中大喜，对清廷感恩戴德，望北跪拜。刚刚站起身来，突然，一位副将匆匆走进大帐，禀报道：“大帅，驻守庐州的长毛贼英王陈玉成，被他们的天王革职留用了！”

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



## 第十八回

陈玉成大战三河镇  
李秀成痛打洋枪队

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给清廷曾国藩造成了养精蓄锐的机会。洪秀全自从进入天王府，就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每当临朝，跪拜朝仪，三呼万岁，仅几位王可以进见，其他百官只能跪在大门以外。他从不出宫，整日与王后和一百多位妃子厮混。石达开的离去，向他敲了警钟，免去了平庸贪劣、暴虐恣横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位哥哥的王位，由洪仁玕总理朝政。但是，不到四年，他又封洪仁发为信王，洪仁达为勇王。由于安庆被湘军攻占，洪仁达向天王洪秀全进谗言说：“兄弟，这安庆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占了去，洪仁玕应当受罚，那英王陈玉成也应革职查办！”安庆失陷，确实是一大损失，使天京失去了屏障。洪秀全叹了口气说：“就依兄长所言，陈玉成革职留用，戴罪立功。至于干王，我看就不要处罚了。”

其实，陈玉成并无什么罪责。

在湘军猛攻安庆的时候，是洪仁玕向洪秀全建议的：加强安庆的防守力量，同时，组织兵力，再次西征，攻取武汉，扫清长江上游的威胁。于是，洪秀全就让干王下令，派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同时进

发，要求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公历 1861 年 4 月）在武汉会师。英王陈玉成，生于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 年），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出身贫农，十四岁随叔父陈承鎔参加金田起义。年龄虽小却英勇无比，而且足智多谋。十七岁时曾率五百人奇袭攻破武昌城，次年又随秦日纲潜入镇江，解该城之围。不久，又参加破江南大营之役，一马当先，追敌至丹阳，迫使提督张国梁落水溺死。他在自己的军队中还建立了一支由少年组成的精兵，叫做小儿队五旗营，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头缠红巾，腰围绿带，个个轻捷矫健，无惧无畏。五旗营的军旗分为红黄白黑青。作战时，陈玉成依次调动各营，屡立战功。此次西征，小儿队五旗营冲杀在前，势如破竹，提前攻下黄州（今湖北黄冈），离武汉只有一百里路。陈玉成暂驻黄州，等待南路军李秀成到来，一起攻打武汉。三月过去了，到了约定的会师日期李秀成仍未到来。四月过去了，望眼欲穿，仍没有南路军的踪影。原来，李秀成留恋自己经营的苏州、常州地盘，延误了发兵日期。在征途上，又行动迟缓，直到六月才抵达武昌城外，离会师日期已超过了两个多月。陈玉成因等不到南路军的接应，再加上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黄州威胁说：“英王殿下，我大英帝国在武汉有许多利益，因而反对太平天国攻打武汉。如若不听劝阻，我们就加以干涉。”陈玉成正在犹豫之际，得到安庆形势危急的消息，就留赖文光率部分人马驻守黄州，自己率军援助安庆。李秀成到了武汉城下，又违背诺言，不与黄州太平军联系，竟回军江西，致使第二次西征失败，同时也给安庆保卫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陈玉成率部赶赴安庆，奋不顾身，攻克集贤关，设法解除安庆之围。但终因敌人兵力强大，安庆失陷了，以守将叶芸来为首的一万多名太平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陈玉成悲愤交集，无奈退守庐州。



早晨，一阵绵绵秋雨渐住，云际深处透出几片蓝天。陈玉成练了一套自编的天国神路剑，擦了擦额上的汗水，穿上军服，准备到城头巡视。刚刚迈出辕门，一位军帅来报：“禀报英王殿下，天王圣旨到。”

陈玉成连忙将天王使臣接进大殿，跪聆圣旨。使臣读道：“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援军安庆解围而不克，指挥不力，作战不勇，天王不悦。继而安庆失陷，复入清妖魔掌，太平军勇士万人遇难，天王哀痛万分。玉成责任难卸，应予追究。但念及长年征战，战功赫赫，登武昌城，解镇江围，大战三河镇，因而从轻发落，革职留用，戴罪立功。”听到革职留用，陈玉成仿佛当头一棒，脑子里轰然一声，下边念的什么，他再也听不见了。一刹那间，他热泪盈眶，一阵难以忍受的心酸，差点儿晕了过去。无数次征战，出生入死的场面，在他的泪眼前闪过。

天王还记得大战三河镇？他想，难得难得。不错，那一仗打得确实漂亮。他清楚地记得，曾国藩派他的虎将浙江市政使李续宾率最精锐的部队，围攻三河镇。三河镇就在这庐州的西南，那里有太平军囤积的武器和粮食，用以接济天京。庐州，是个十分重要的军事基地。李续宾的大军将三河镇团团围住，扬言不攻下三河镇决不罢休。三河镇告急，陈玉成急忙亲自率兵前去解救。

湘军虎将李续宾正加紧攻打三河镇，副将来报告说：“藩台大人，长毛贼陈玉成率兵来援三河镇，离此只有七里路。”李续宾冷笑一声说：“陈玉成今年好像只有二十一岁，乳臭未干的娃娃，本藩台倒要教训教训他！”副将说：“那陈玉成来势凶猛，听说他十分厉害。”李续宾哈哈大笑说：“厉害？厉害的，我见得多了。长毛占了武昌，是不是我收复的？还有他们占的九江，不也是我攻下的！厉害？哈哈，屁个厉害！传令：明晨

一早，趁陈玉成尚未站稳脚跟，先打他个措手不及！”

陈玉成扎寨安营以后，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手托下巴，默默想着什么。他看到一队队蚂蚁匆匆忙忙从石缝中爬过，钻进湿漉漉的一片青苔中。他抬头望望天空，淡淡的一层乌云压在天上，没有一丝风。猛地，他站起身，吩咐身边侍卫说：“去唤五旗军各位首领来。”不一会儿，五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到了陈玉成面前。陈玉成问：“你们说，明天早晨天气如何？”五位小将几乎一齐抬头看天空的乌云，也几乎同时回答：“阴天。”只有红旗军小首领杜德佑补充说：“明晨有雾。”陈玉成问：“有雾如何？”杜德佑说：“防贼妖偷袭，我亦可偷袭清妖。”陈玉成点了点头说：“刚刚得知，清妖营中炊烟早升，作何解释？”杜德佑答：“早吃晚饭，提前休息，或今晚，或明晨，清妖将有行动。”陈玉成如剑的目光在五位小将脸上掠过，命令说：“听我命令：无论今晚，或是明晨，你等要加强戒备。若有清妖来袭我营，红旗营要伪装败走，将妖兵引到此大石头处。其他四营在此埋伏，俟敌过后，从背后杀出。”五位小将领命道：“是，主帅放心！”

一夜无事。第二日清晨，果然漫天大雾，十步之外全是白茫茫一片。探子来报红旗营首领杜德佑：“清妖李续宾率左中右三军来攻。”杜德佑挥刀说：“好，小爷爷在此都等急了！”半炷香的光景，雾中冲杀来了李续宾的部队，他们捣毁营垒，三面出击。红旗营小将们一阵呐喊，迎了上去，拼杀几个回合之后，纷纷后退。李续宾见太平军败下阵去，大声喝令湘军：“捉住陈玉成，我有重赏！放跑长毛，从严治罪！”湘军呼喊着追上去。大雾中，方向难辨，霎时，太平军全无了踪影。李续宾登上一块巨石正在观望，忽听背后一阵杀声，冲出了无数太平军。那刚刚退去的一队



也返转头来，前后夹攻。湘军乱了阵脚，左中右军混在了一起，你呼我叫，兵找不到帅，帅找不到兵。搏杀中，湘军死伤无数，尸首遍地。李续宾见大势已去，连忙率一部分亲信和散兵冲出重围，败回营中。

李续宾被打得晕头转向，坐在大营中发愣。他心中像挂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败得如此惨，如何向曾大帅交代？原是包围三河镇的，现在自己却被太平军包围了，如何突围出去呢？他正在想着，副将慌慌张张来报告说：“大人，不好了！”李续宾呵斥道：“何事如此惊诧，该打！”副将单腿跪下，连忙说：“末将该死！藩台大人，三河镇里的长毛冲出来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军队也到了。我们被包围了。”李续宾双眉紧锁，说：“知道了。”他见副将跪着不起，就问：“还有何事？”那副将抬眼瞅了主帅一眼，说：“藩台大人，您往我跪的地下瞧！”李续宾低头一看，禁不住啊了一声，眼前一黑，几乎倒在地上。他扶住椅子扶手，问：“这水是从哪里流来的？”那副官这才站起身，战袍下摆已被水浸透了，滴着水。他说：“那陈玉成挖断镇外河堤，大水漫了我军营地！”李续宾这才感觉到，自己的战靴已被水浸透了。他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望着渐渐升高的水流。副将走上前说：“大人，快，末将背你到高处去。”李续宾摆了摆手，说：“不，你先去吧。”

几个时辰以后，湘军营内营外，一片汪洋。太平军的火炮开始轰击了。李续宾自嘲说：“成语曰：瓮中捉鳖。今日，应在了我的身上！想不到，我身经百战，到最后败在了一个娃娃手中，惭愧！”第二天凌晨，军营高处的一棵柳树上吊着一个人。湘军兵士看到了，惊呼：“有人上吊死了！”他们蹚着水走过去一看，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上吊的原来是自己的主帅李续宾。

三河镇一战，湘军精兵被歼六千多人，仅大小官员就有四百多位。

难忘的三河大战！陈玉成的眼泪悄悄流了下来，他用手抹了去，低头跪着，脑子里无数死难的太平军战士仿佛在呼喊他：“陈玉成，站起来！站起来！”

天王使臣读完圣旨，见陈玉成跪着默不做声，十分同情，连忙上前扶他：“英王请起！”陈玉成站起来，说：“请转告天王，玉成至死效忠天国！”使臣安慰他说：“惩戒下臣，亦是常事，天王也是出于无奈。我想，不用多久，天王就会撤去责罚。”

陈玉成送走天王使臣，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说：“安庆失陷，这庐州城已成曾国藩攻打的目标。我们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坚守。”果不其然，曾国藩派遣荆州将军多隆阿攻打庐州。陈玉成孤军奋战，守城半年多，终于弹尽粮绝，庐州成了一座死城，他决定突围出去。恰在此时，驻守在寿州（今安徽寿县）将领苗沛霖送信给陈玉成，说：“英王殿下，昔日之情，今日难忘。沛霖虽有反复，实出无奈。现驻守寿州兵多粮足，庐州孤城，坚守无益。沛霖拜请英王速来寿州，共谋大业。英王威名，众望所归，来寿州之后，兵马均由英王指挥，粮草亦由英王支配。固守寿州，合力反抗，他人岂能奈何吾等。沛霖祈拜再三。”苗沛霖，陈玉成是认识的。他是安徽凤台人，秀才出身，当过塾师。咸丰六年督办团练，割据一方，清廷曾因他屠杀农民起义有功，封他为四川川北道的官职。咸丰十一年，他又投奔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封他为秦王。次年，他又暗地里投靠了清钦差大臣胜保。陈玉成不知是计，又急于为太平军战士解决粮饷，就率领四千人奔赴寿州。

寿州城，城门紧闭。陈玉成命人进城通报，苗沛霖在城上拱手相迎。



放下吊桥，陈玉成骑马走在前边。苗沛霖喊道：“先请英王进城。”陈玉成刚过护城河，那吊桥就撤去了。太平军战士被隔在护城河以外。陈玉成正在犹豫，一声呐喊，伏兵冲出城门，将陈玉成拿下。

苗沛霖与胜保合谋，诱捕陈玉成成功了。苗沛霖知道陈玉成厉害，不敢和他见面，就指使他的侄子苗景开劝降：“英王只要降给清廷，我叔叔担保，让你荣华富贵一生。”陈玉成气得青筋暴涨，怒斥道：“你叔叔是个没有志气的无赖奸贼！像墙头草一样随风摇摆，软骨头。我陈玉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知道什么叫做投降！”

劝降不成，苗沛霖只好将陈玉成交给了胜保。胜保心中十分高兴，他可以向朝廷请功了。陈玉成被押到胜保面前，昂首挺立，毫无惧色。胜保不悦地问：“陈玉成，在太平天国，你是英王。在这里，你是阶下之囚。见了本帅，你应该跪下！”

陈玉成冷冷一笑，说：“正因为我是天国堂堂英王，而你曾是我手下败将，所以不跪！你不会忘记吧，白石山一仗，我打得你全军覆没，仅剩十几个人落荒逃去？”

胜保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不一会儿，由红又变成了白。他呵斥道：“大胆！你现在不是被我捉到了吗？”

陈玉成哈哈大笑：“你？哈哈哈哈，你和苗贼设下圈套捉人，算什么本事！”

胜保吁了一口气，压了压火，态度变得温和些说：“你降了吧，与我一起攻打天京，我向皇上保荐你，皇上决亏待不了你。”

“你死了心吧，我陈玉成决不会投降！”

“你今年才二十六岁，如此年轻，如果不降，只有一死，那太可惜

了！”

“我既参加太平天国，就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不，不，我十分同情你。来人，摆上酒席！”

胜保说罢，亲自解下捆绑英王的绳索，摆上酒席，请英王入座。陈玉成愤怒地说：“你们骗了我一次，还要骗我？大丈夫死就死了，何必啰唆！”说罢，转过身去，连瞧都不瞧那桌上的美味佳肴。胜保再三请求，陈玉成冷冷地说：“算了吧，别再演戏了。我是决不会降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胜保脑门儿上的青筋暴起老高，喝道：“陈玉成，给你敬酒不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人，把这不知好歹的家伙打入囚笼，押送北京。”

陈玉成被装进囚笼，解往北京。胜保立即写了奏章给慈禧太后，述职表功。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太平军和捻军将乘机营救陈玉成，就下令在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公元1862年6月4日）在河南延津将他杀害。陈玉成死时仅二十六岁。

英王陈玉成被杀的消息传到忠王李秀成军中，无不悲痛万分。李秀成午饭没吃，只是闷闷不乐，在营房外空地上踱步。猛地站住，拔出长剑，右手握剑拄地，跪下左膝，面向西北，含着热泪轻声说：“英王，兄弟，为兄大你十四岁，可你却先升天了。我们一起攻破清妖江北大营，三河镇也一起打了胜仗。只是为兄心中惭愧，西征武昌误了会师，对不起你！你未竟之业为兄去完成，以报忠魂！”说罢，站起身，满腹惆怅，走向营房。

李秀成刚刚坐下，慕王谭绍光匆匆走进营房，施礼后，说：“忠王，那李鸿章已被清妖慈禧太后任为江苏巡抚，他的淮军七千多人马也已全部抵达上海。据消息讲，他让那个洋妖华尔组织了一支叫‘洋枪队’的部



队，狼狈为奸，与我天国为敌。”李秀成皱起眉头，说：“这李鸿章与我同岁，安徽合肥人，办团练，编淮军，投靠曾国藩，是曾妖得力爪牙，阴险狡诈，我们不可小瞧他。”慕王建议说：“我们可以先下手为强，打下上海。不过，那华尔的洋枪队也着实讨厌。这个洋流氓，一定不得好死！”

这华尔，生于公元 1831 年，美国人。他父亲是个船主，他大学没有毕业，就投身于海上冒险生涯，当过海盗，当过鸦片烟贩子，流窜美洲和中国沿海。清朝官吏吴煦见太平军攻克了苏州，逼近上海，就勾结华尔将流亡在上海的外国人组成了一支洋枪队，由华尔任领队。他曾趁太平军主力离开松江之时，一举占领了松江。清廷十分喜悦，赏给他三万两银子。不久，他又配合清军参将李恒嵩，联合进攻太平军占领的青浦。

矮胖的李恒嵩骑在马上，几乎是乞求地说：“华尔先生，攻打青浦，全靠你们洋枪队啰。”华尔把手中的绣有双刀交叉图案的蓝色军旗，递给副司令白齐文，转过头来，眨巴着蓝眼睛，说：“参将放心，我们是常胜军，攻下青浦，就像放个屁一样容易！”

华尔仗着武器优良和海盗的胆量，来到青浦城下。他先命令火炮轰击南门，然后大声喊：“伙计们，冲上去，拿下青浦城！”洋枪队和清兵一起呐喊着扑向城门。严阵以待的太平军战士见洋鬼子和清兵冲了上来，突然集中举枪射击，拉弓放箭。一阵哇啦哇啦乱叫，跑在前边的鬼子倒毙在地上。接着，城上的火炮响了。鬼子兵和清兵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你撞他，我挤你，乱成一团。华尔双目怒视，骂道：“不许后退！你们这些兔崽子，老子崩了你们！”他喊也没用，只好跟随着退兵往后跑。枪声渐渐稀疏，他们才发现太平军并未追来，这才停住脚。华尔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对清军参将李恒嵩说：“今天运气不好，等我重整旗鼓，不攻下

青浦我不是人！”他派人催促运大炮的队伍快速前进，找来各支队长重新布置了任务。第六天，天色朦胧，晨雾弥漫，华尔刚刚睡醒，猛然军营外响起了枪炮声。他正纳闷儿，白齐文跑来说：“不好了，李秀成率领援军来攻打我们了！”华尔急忙命令：“快，通知各支队打退李秀成的进攻！”华尔举着枪冲出营房，只见太平军喊着“杀鬼子兵啊！杀清妖啊！”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洋枪队和清兵被打散了，纷纷后退。华尔大声命令：“打退他们！”几十个鬼子兵向华尔靠拢，依靠一堆碎砖，向太平军频频射击。华尔声音嘶哑了，像破锣似的说：“瞄准，坚持住！”话声刚落，猛听身后扑通一声。急回头看，见他的部下法国人雷金被太平军砍倒在地。原来，青浦城的太平军也杀了出来。华尔慌忙命令：“向左方撤退！”他举枪正要射击，突然，一颗子弹先击中了他的右臂，一松手，枪砸在他的脚上，他啊呀一声，就在这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他吓破了胆，喊：“快救我，撤，快！快！”他的部下连忙抬起他，向左边一片树林逃去。忠王李秀成骑在马上，见鬼子兵和清妖退去，传令说：“清理战场，就地休息。”不一会儿，几位旅帅来报告说：“禀报忠王，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洋枪三千多支，大炮一百多门。”

洋鬼子华尔逃回上海，心中难过，躲进一家洋妓院中，鬼混了三天，整日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美国领事列维联好不容易找到了他，问：“胜败乃兵家常事，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华尔垂头丧气地说：“我真没有想到败得这么惨，我的兵士竟死了三分之一！”列维联摘下眼镜，一边用手绢儿擦着，一边说：“是啊，这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我倒有个主意。”华尔连忙走近几步，问：“什么好主意，快说。”列维联说：“让中国清政府出钱，找些想发财的中国人参加洋枪队。”华尔笑了，双手一拍说：



“好办法！打胜了，功劳归我们；打败了，死的是中国人，妙，妙极了！”

上海的清廷官绅接受了华尔的建议，给了他一大笔钱，准许他招收中国人加入洋枪队，实际上都是些流氓地痞。英国新任海军提督贺布给他补充了一大批新式武器，让英、美、法等国现役或流窜的军官充当大小头目，美其名曰“常胜军”。太平军慕王谭绍光听到“常胜军”成立的消息后，立即报告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这些洋鬼子公开与我们作战了，我军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谭绍光问：“那，我们再次攻打上海的计划是否还如期执行？”李秀成想了一下，说：“按原计划进行。只是，我军主要攻击目标是那些什么常胜军、常捷军、洋枪队之类。”谭绍光说：“对付他们，只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李秀成点头说：“对，用这个办法打破他们在武器上占的优势。”

太平军一步一步向上海靠近。王家寺、龙珠庵一仗，打伤了贺布，然后进驻奉贤南桥镇休整。春去夏来，天气渐渐热起来。城外田野一片绿色，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前不久，清兵和洋鬼子天天抢粮抢人，吓得百姓们藏的藏，逃的逃。现在，太平军来了，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李秀成站在城头，望着城下农田里耕种的农民，想起了家乡的情景。他算了算，离开家乡已经十一个年头了。正想着，慕王谭绍光匆匆走来。李秀成问：“军情有变？”谭绍光说：“禀报忠王，刚刚获悉，那常胜军四千多人向我袭来。”李秀成一惊：“四千多人？我们如何对付？”谭绍光说：“我们可以把军队埋伏在城外，以逸待劳。”李秀成望着城外说：“你看，城外一片平坦农田，无法隐蔽。”说罢，在城头踱来踱去，一会儿站住，说：“我们也来学诸葛亮，唱一出空城计，如何？”谭绍光想了想，说：“就依忠王，唱出空城计。”说罢，二人哈哈大笑。

常胜军司令华尔和副帅白齐文率领四千六百多名常胜军突然出现在城下。华尔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纳闷儿地说：“奇怪，城头只有几个老弱残兵巡逻，是不是太平军风闻我军来到，主力逃跑了？”白齐文说：“也有可能。我看，管他逃跑不逃跑，先攻下城池再说。”华尔点头，命令部下：“三十门大炮同时轰城！”炮响了，隆隆炮声震天撼地，两个小时过去了，城墙被炸塌了一个几丈宽的口子。华尔的双手一直举着望远镜，他见城墙塌处，尘土飞扬，并不见太平军的影子。犹豫了一阵，终于下令说：“冲进去，占领南桥镇！”常胜军的官兵呐喊着，毫无顾忌地向城内冲去。他们穿过一条巷子，突然，城内一处房后轰的一声炮响，太平军伏兵四起，把常胜军拦腰斩为几截，展开了肉搏战，久经沙场的太平军战士个个奋勇杀敌，越战越勇，常胜军死的死，伤的伤，开始败退，纷纷逃出城外。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一面派人去报告华尔，一面指挥反扑。他抹了抹脸上的血，喊：“不要退！向我这里集中！”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太平军的一颗子弹从远处飞来，恰巧射中他的胸膛，他啊呀一声，只觉心口一热，噗的一声，血从嗓子眼儿喷出来，摇晃着身子，像猪一样倒下去见上帝了。

太平军继续前进，在太仓，在嘉定，都打了胜仗。洋枪队和李鸿章的淮军联合起来，疯狂地反扑，使太平军没有迅速攻下上海。到了初秋，华尔率领常胜军窜入浙江，进犯慈溪。慈溪城上的太平军英勇抗击，使华尔束手无策。第四天清晨，他走出兵营，到一处厕所解手，猛一回头，看到墙上写着一行字：“严惩洋鬼子华尔。”华尔只认识“华尔”，另外五个汉字不认识，但他知道，这行字与自己有关。于是，他叫来了翻译。听了翻译的解释，他气得哇哇叫起来：“严惩？我看，到底是谁严惩谁！”他决



心在这一天攻下慈溪，一旦进城，杀光烧光，决不留情！他的部队集中在城下，他站在一个小小土丘上，喊：“第一批攻入城的，我有重赏！”他挥动指挥刀，刚要再说什么，突然，慈溪城头射来一颗子弹。呵，真是神枪手！那子弹不偏不斜，恰巧击中了华尔的脑壳。一声惨叫，立时一命呜呼！

“洋鬼子华尔被打死了！”消息报告李秀成之后，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他罪有应得。听说，英国人戈登又当了常胜军的统领，我可以预言，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正说着，慕王谭绍光领着天京来的使臣走进营帐。那使臣先向忠王请安，然后说：“请忠王接旨。”原来，清兵陆军统帅、江苏布政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大军进驻雨花台，与水军统帅彭玉麟直驶护城河，对天京形成包围，天京形势极端险恶。天王洪秀全降旨命李秀成速返天京救援。

李秀成接了天王圣旨，脸色严峻，半天没有说话。谭绍光知道忠王心情沉重，就悄悄拉着使臣离去。李秀成心潮澎湃，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太平天国盛极的年月，想起了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他们都死了！还有翼王石达开，只有他，还活着，可他在哪儿呢？

翼王石达开，你在哪儿啊！你可知道，天京危急；你可知晓，天王在呼救……



## 第十九回

石达开大渡河兵败  
张宗禹高楼寨杀敌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离开天京出走，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

在广西庆远府的凤凰山上，他在白龙洞曾撰诗刻壁：

挺身登峻岭，

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上帝，

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

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

文光射日虹。

诗中说：我昂首挺胸登上峻岭，举目遥望天空，想起了我放弃崇尚佛教，信仰了上帝。打仗时我勇猛无比。到此游览，羡慕古代诗人。我自信不比别人差，我的宝剑的光芒直冲星空，我的诗的光芒与日光彩虹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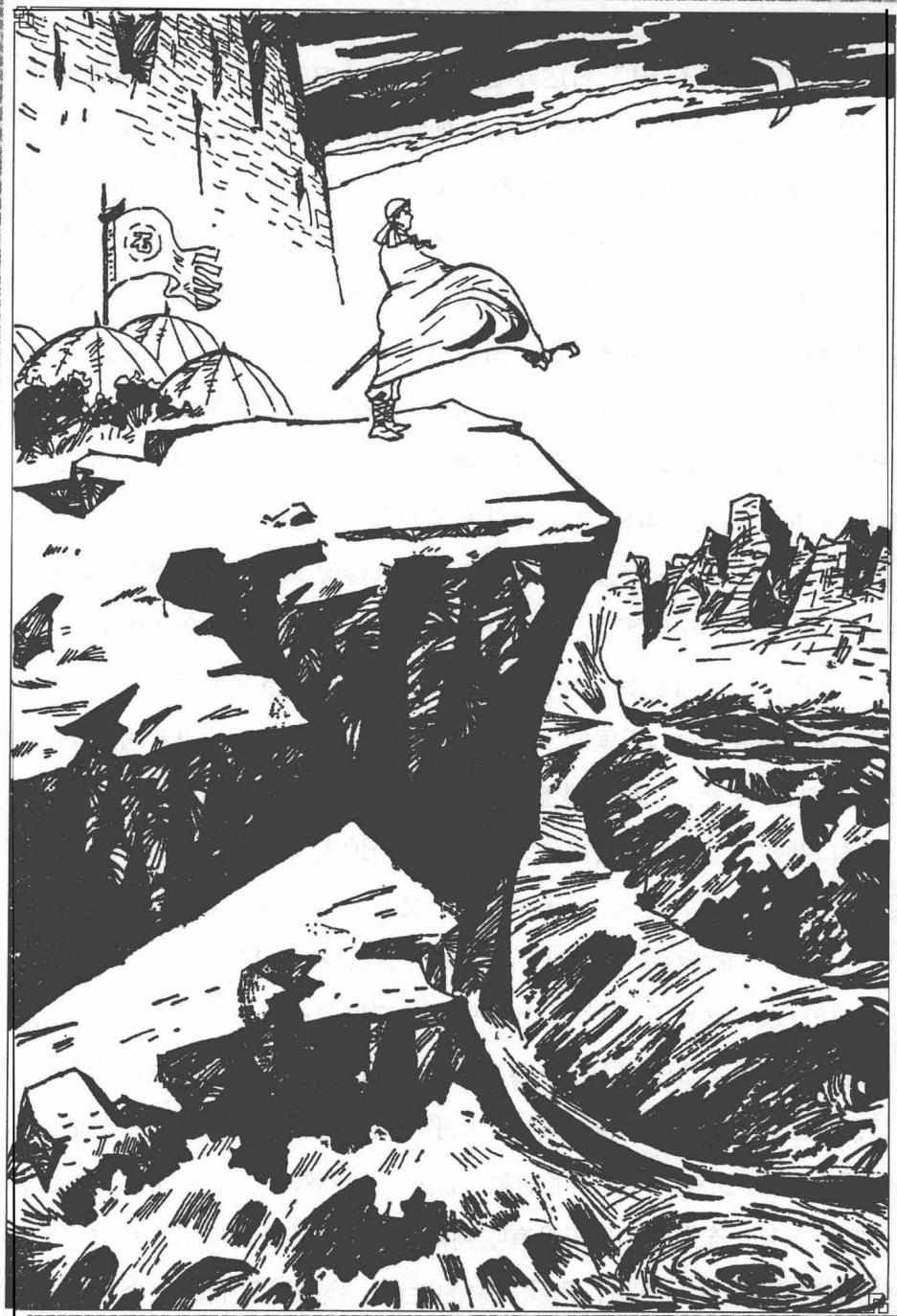
咸丰十一年（公元 1861 年），石达开部下朱衣点和彭大顺，率亲信的第一军、第二军脱离石达开，返回天京。部队的哗变，大大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严重影响了官兵的士气。石达开忧心忡忡。直到年底，他才重整旗鼓，振作士气，把剩下的兵马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曾攻入四川石柱，占领涪州。清廷此时，已调派骆秉章任四川总督。骆秉章足智多谋，急忙亲率大军阻截。石达开不敢硬拼，便绕道贵州，打到遵义，然后又杀到云南昭通。沿途太平军招兵买马，队伍又渐渐发展到十几万人。只是这些人多为散兵游勇、土匪流寇，战斗力及纪律均极差。石达开内心十分焦虑，但无法解决。同治二年一月（公元 1863 年 2 月），石达开经过周密思考，召集众将领来到临时翼王府，说：“这昭通非吾等久留之地，要速速进川，站住脚跟，效刘备孔明，再图中原，歼灭清妖。我决定派将军李复猷（yóu 尤）率三万人马，由贵州绕道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二万人马，绕入宁远府。你二人的任务是牵扯骆秉章的军队和四川清廷地方部队。我率主力七万多人从昭通出发，抢渡金沙江后入川。我们三支人马会师后，攻打成都。”众将领没有异议。石达开布置完毕，又协助两位将军准备粮草，临行时，又叮嘱道：“二位将军，身负重任，事关重大。此举成功，则大事成；此举失败，则大局败。因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位将军记住，随时通报消息，务必在五月二十日前，三路人马会师。”两位将军潸然泪下，同声答道：“殿下放心，我等一定成功。”

送走二将，石达开心中不知为什么，总不踏实。回至府中，王妃抱过来已满五岁的儿子，走到跟前，说：“叫父王。”石达开接过儿子，答应了一声，问：“你的大名叫什么？”他儿子答：“石定忠。”翼王又问：“你的乳名呢？”石定忠撒娇说：“叫龙兴。你知道我小名叫龙兴，还要

问，我不干，我不干！”石达开哈哈笑起来，抱起儿子，自言自语地说：“快快长大吧，好助父王一臂之力。”他转头问王妃：“我今年多少岁了？”王妃接过龙兴，答道：“殿下今年三十二岁。你，你累了吧？我带龙兴出去玩，你休息一会儿。”石达开点了点头，说：“好，我的确有些累了。”

三天以后，石达开率领大军出发了。三月初，渡过金沙江。五月到达四川重镇宁远府。骆秉章老奸巨猾，早已来到宁远。石达开攻城五日，伤亡惨重，心中焦急。急忙派人命李复猷和赖裕新前来会师，却杳无音信。他哪里知道，赖裕新率领两万人马进入四川后，中州坝一战，全军覆没，赖将军本人也中弹牺牲了。李复猷率领的太平军也连遭失败，又与翼王联系不上，只好退兵云南去了。就在石达开等待援军之时，骆秉章已调遣各路人马，将石达开包围了。石达开见势不妙，速令退兵。在猛虎岗，翼王中了埋伏，粮草辎重损失大半。他慌忙率军突围，整整走了两天，来到了安顺场，前边是一泻千里的大渡河。石达开站在峭壁上，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心中默念：“插翅难渡，天亡我也！”骆秉章各路大军，封锁了所有路口要隘。已经精疲力竭的太平军连遭当地土司奴隶武装的袭击，死伤大半，已经没有了战斗力。天不作美，又下起了大雨；又冷又饿，石达开仰天长叹：“救救我的部下吧！我石某甘愿粉身碎骨！”

战马被杀吃光了，太平军战士们只好靠野菜充饥。石达开眼见弟兄们一批批倒下了，心中如刀割一般。他唤来诸位将领，沉重地说：“我想明日去清营请降——”众将领大惊，几乎同时叫道：“翼王殿下，您是怎么啦？”石达开望着大家，热泪盈眶，说：“你们看到了，每天都有上百兄弟饿死冻死。连你们都几天没有吃到粮食了。达开惭愧极了！我对不起众位弟兄！我只有去请降，用我一家的性命，换取弟兄们的性命。”说罢，



双膝跪下，泪流满面。众将领听了翼王的话，肝胆俱裂，也都跪下，泣不成声。石达开流着泪说：“那骆秉章虽然狡诈狠毒，但终为读书之人，想必能答应我的条件，杀我剐我由他，但要保全我部下的安全。如若达开还能活着，有朝一日，达开将再与诸弟兄相聚，再举义旗。如若达开遭到不幸，也心甘情愿。”众将领齐声劝道：“殿下不可，此去凶多吉少，我等不忍殿下去遭酷刑！不如我们拼了吧。”石达开叹息一声说：“我等要面对现实。你们看，众弟兄早已疲惫不堪，清妖重兵封锁，插翅难飞啊！我早去一天，就能多救活不少兄弟。我过去已铸成大错，误了弟兄们；今日，我不忍心再让诸位白白送死。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说罢，退回寝帐去了。翼王石达开的话早已被三位王妃听去，她们见翼王进帐，忍不住哭了起来。石达开抱起儿子，亲了亲，说：“我平日戎马倥偬（kǒng zǒng 恳总），很少关心你们，心中惭愧。一日夫妻百日恩，只望你们原谅于我。为救众位弟兄，我已与清妖骆秉章联系，我们一家去清营请降，换取部下的生命安全。不知你们能否理解于我。”三位王妃哭着说：“我们跟随翼王，服侍翼王，受到恩宠，无以为报。今日，殿下打算舍生取义，我们愿随殿下，虽死无憾！”

夜，渐渐深了。毛毛细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雨声中，可以听到远处大渡河奔流的咆哮，可以听到更远处的清军隆隆的炮声。幼翼王石定忠躺在被褥上睡着了，脸上挂着微笑。三位王妃默默地坐着，眼泪时而流在双颊，时而流在心里。石达开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现在，主意打定，心中反而平静了。他闭上眼，蒙眬进入了梦乡。约有三更，帐外人声嘈杂，惊醒了石达开。他睁开眼，只见幼翼王仍在熟睡，只是不见了三位王妃。他猛地坐起，恰在此时，将军黄再忠跑进帐来，含泪禀报：



“殿下，不好了。三位王妃手拉手跳了大渡河！”石达开的心猛地一缩，仿佛重重地挨了一击。他冲出寝帐，奔向大渡河边，站在三位王妃跳崖之处，翼王的心碎了！他望着滚滚而下的黑黝黝的河谷，默默地呼唤：“王妃，你们理解了我，可我愧对你们啊！”

第二天，石达开在黄再忠、曾仕和、韦普成三位将军陪同下，领着儿子石定忠，携着翼王金印，到清营请降。六千多名官兵跪地相送，望着远去的翼王，哭声撼天动地。两个时辰以后，他们来到了骆秉章的清兵中军大营。骆秉章站在辕门外，明知来者是请降的石达开，但心中仍有一种惧怕。石达开，这个十几年来曾使清廷上自皇上，下至官吏听了都要发抖的名字，今日竟降在自己手中，他又惧又喜。喜的是捉住了石达开，他将名扬四海，皇上对他也会另眼相看。他接过金印，打开看了，问翼王：

“你就是石达开？”

“对。”石达开微微点头。

“这个孩子是谁？”

“我的儿子石定忠。”

“你的三位王妃呢？”

“昨夜投了大渡河。”

“哦。这话当真？”

“石达开从无谎言。”

“那好，那好。骆某与贵军多年交战，也可谓不打不成交呀。翼王威名，本帅久仰，今日终于得见，幸甚幸甚。”

“承蒙夸赞，实感惭愧。石达开前来，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祈望制台大人确保我部下六千余名将士的生命安全。”

“那当然，那当然。好，请进营帐叙谈。”

石达开一脸正气，昂首阔步向营帐走去。三位随将拉着幼翼王紧紧跟在后面。他们刚刚穿过营门，忽听一声信号，营门内外埋伏的清兵一齐跳出，吆喝着，把五个人捆绑了起来。黄再忠破口大骂：“骆秉章，你龟儿子说话算不算数？”骆秉章也大声喝道：“长毛贼，本制台是按大清圣旨行事的，先行拘捕，听候发落。”

石达开哈哈大笑说：“制台大人，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你们不讲信义！捕我、捕我儿子均可，我的部下，你不是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吗？”

骆秉章冷冷一笑，说：“安全？你等大逆不道，只有严惩，哪有什么安全！”

石达开知道上当了，只觉头脑轰然一声，差点儿晕倒了。他想大骂骆秉章一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恨眼前这个豺狼，他恨不公正的命运，他更恨自己……

同治二年五月二日（公元1863年6月14日），石达开及其他四人一起被押送到成都。十天以后，骆秉章接到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圣旨，说“发贼石逆等罪大恶极，着四川总督将石逆等就地凌迟，毋庸解京”。所谓凌迟，就是用刀一点一点分割犯人的肢体。五月十三日（公元6月25日），石达开、石定忠、黄再忠、曾仕和、韦普成五人被残酷地杀害了。石达开没有想到，就在他被押送成都的当天，骆秉章就派五万清兵，以接管为名，闯进紫打地（即安顺场），欺骗太平军将士，让他们缴了械。然后，对手无寸铁的太平军将士展开了大屠杀。六千多人，无一逃脱，全部被害。骆秉章下令：“将长毛贼之尸体一律抛进大渡河。”这个双手沾满太平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清廷的褒奖，加太子太保衔。四年以后，病



死在四川。

石达开惨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离成都不远的陕南汉中。在汉中驻扎着一支太平军，那就是遵王赖文光的队伍。赖文光，广西人。二十四岁时参加了金田起义，初任文职，曾随英王陈玉成转战安徽湖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封为遵王。次年，奉命与陈得才率部远征西北，进抵汉中。他不知道翼王石达开进军四川，更不知道石达开被诱捕后押送到成都。他叹了口气，对部下说：“要早知道翼王在成都，我们不管如何也要去解救他。他死得太惨了。可恨骆秉章，狠毒如狼，连没有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说着，不禁泪流满面。他摆上供桌，集合队伍，遥望成都，祭奠翼王。刚一跪下，陈得才就痛哭失声，接着，将士们一起痛哭起来，那哭声撼动着人们的心，撼动着高高的秦岭，滔滔的江河。赖文光默默地将酒泼洒在地上，说：“翼王在天有灵，文光若不为殿下报仇，誓不为人！”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春，洪秀全传令遵王速速回师援救天京。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赖文光率领太平军来到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山区。春寒料峭，山风阵阵，战士们围着篝火睡着了。赖文光没有睡意，他微闭双眼，想着大军粮饷如何筹集。忽然，他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看，原来是扶王陈得才，忙问：“扶王有事？”陈得才一指远处山峰，说：“遵王看那点点火把。”赖文光一惊，站起身来，说：“速派人探明是何等人，要防清妖偷袭。”陈得才点头说：“已派人去了。”不一会儿，山凹小道走来十几个手举火把的人，为首的打猎人装束，三十多岁，虎背熊腰，身体魁梧。他问：“听说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到此，不知可是二位？”赖文光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不速之客反问：“你是何人？”那人微微一笑，说：“我叫张宗禹，是捻军沃王张乐行的侄子。”赖文光听罢，连忙上前

拉住张宗禹的手，说：“喔，你是梁王张宗禹，久仰久仰。你怎么在此？”陈得才拉大家坐下以后，张宗禹凄然地说：“我叔叔张乐行雉河集会盟，被推为捻军首领，六年前归太平天国节制，天王封他为征北主将。三年前又晋封为沃王。去年年底，我们以二十万捻军与清妖僧格林沁决战于宿州，不幸兵败。由于叛徒出卖，我叔叔在蒙城被俘，被僧格林沁杀害于亳州周家营。”张宗禹双目含泪叙说了张乐行的英勇就义，深深感动了赖文光，他点头说：“你叔叔是一条好汉啊！”张宗禹伸出双手在火上暖了暖，诚恳地望着赖文光说：“遵王，我有个请求，不知当不当讲？”赖文光答道：“你我如同兄弟，有话请讲。”张宗禹迟疑了一下，说：“我们捻军，自打盟主归天，就像失去了顶梁柱。僧格林沁死死缠着我们，我们处境十分困难。我想，我们两支人马能否合并，由遵王率领，与那僧格林沁再决雌雄，为我盟主复仇！”赖文光听罢，为张宗禹的诚恳感动万分。他想了想，说：“捻军弟兄们信得过我，我由衷地感激。只是文光才疏学浅，不一定能带好队伍。”张宗禹双手抱拳说：“遵王万勿推辞。我们信得过您，兄长指东，我们决不往西。”

遵王赖文光同意与捻军合并之后，了解了清廷名噪一时的虎将僧格林沁的底细。僧妖原为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命他为参赞大臣，率骑兵防堵北伐军。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在山东击溃太平天国北伐军，晋封为亲王。自打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以后，他在河北、山东、河南等省，残酷镇压捻军，成为清重要的武装力量之一。僧格林沁摇着肥胖的脑袋，右手捋着下巴上的胡须，望着来报的探子，哈哈大笑说：“你说那张宗禹跟赖文光合并到一块了？还招兵买马，发展骑兵？笑话，天大的笑



话！我骑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马有几条腿呢！哈哈哈——”探子看到僧帅没有把赖文光放在眼里，就又禀报说：“大帅，听说那赖文光是文武双全的了不起的长毛贼呀！”僧格林沁推开正在为他捶背的两名如花似玉的侍女，瞪起双眼骂道：“混账东西，大胆！你怎敢长贼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探子吓坏了，连忙叩头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僧格林沁吼道：“滚！”

赖文光扩充队伍，发展骑兵，使清廷十分惊慌。在几次与清兵交战中，击毙了清廷副都统格绷额、徐州总兵滕加兴等。慈禧太后责备僧格林沁说：“据悉发逆赖文光张宗禹部发展迅速，已达十数万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责令僧格林沁加紧剿灭，不得迟误。若仍不见功效，当按律发落。”僧格林沁召集部下商议，内阁学士全顺说：“赖文光神出鬼没，拖着我们东奔西跑，这赔本买卖不能再做了。”总兵何建鳌说：“对。我们要赶快寻到他们的踪影，然后一举歼灭之。”正说着，副将匆忙走进军营，报告说：“禀大帅，曹州城外有一支举着‘太平天国遵王赖’大旗的部队向南而去。”何建鳌问：“你看得清楚？”副将点头答：“清清楚楚。”全顺转头询问僧格林沁：“大帅，不可坐失良机。是否追歼他们？”僧格林沁眼珠在眼眶里转了足有三四圈儿，最后说：“好，追！”

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左路军由总兵陈国瑞率领，右路军由副都统常兴阿率领。他们走到曹州府西南的高楼寨村外的三岔路口，看到两侧小路上扔有许多衣服、碎银子等。陈国瑞说：“看来这是捻子仓促逃命扔下的。我们兵分两路包抄过去，如何？”常兴阿说：“陈总兵言之有理。我们赶快追上去！”

半个时辰以后，僧格林沁率中路军也来到了高楼寨外的柳树林中。他

问：“左路军右路军联系上了没有？”全顺答道：“没有。”老奸巨猾的僧格林沁犹豫了一下，举起望远镜观察。他看到前边不远处有一堆马粪，隐约还看得出冒着热气。他说：“派探子速到林中观看。”不一会儿，探子回来报告：“林子深处确有长毛捻子，躺的躺，卧的卧，正在休息。”僧格林沁听罢，命令说：“杀过去，活捉赖文光张宗禹者，重赏！”

僧格林沁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钻进了赖文光和张宗禹布置的口袋。那丢弃的衣物银两都是事先布置好的。左路军右路军早在僧格林沁到来之前，在柳林两侧凹地，被铺天盖地的太平军消灭了。僧格林沁看到的一堆堆马粪，是赖文光安排的，浇上烧开的热水，仿佛是骑兵刚刚走过。僧格林沁的大军冲入林中，哪里有什么躺的躺卧的卧的太平军！僧格林沁刚要再举起望远镜观看，猛然，一阵战鼓，几声炮响，林子四周杀出无数太平军战士。僧格林沁看到正面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上写“太平天国遵王赖”。这是遵王赖文光率领的大军。东面是一杆蓝旗，上书“太平天国鲁王任”。这是鲁王任柱率领的大军。西边是一杆黄旗，上有“太平天国梁王张”。这是梁王张宗禹的大军。目空一切的僧格林沁突然觉得有些害怕了。他知道要面临着一场恶战。恶战，他并不怕，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见得多了。可今日，也许是出乎他的预料，也许是早已疲劳了，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身旁的亲信都已投入了肉搏。几个太平军冲杀过来，他举起刀迎了上去。战马嘶鸣着，兵刃相撞，发出当啷当啷的刺耳声响。张宗禹部下的小将张皮绠（gěng 耿）英勇无畏，利用自己的灵活，时而在僧亲王的左方，时而在右方，抡刀砍杀。张皮绠的战马绕过一棵大树，刚刚转过身来，僧亲王就拍马冲了过来。只见他红着眼，张着嘴喊着“啊——”，霎时，闪亮的大刀劈了过来。张皮绠一弯腰，马头一转，尘土



中忽然不见了。僧亲王勒住马缰，一个鲤鱼打挺，猛地转过身来，那刀，说时迟，那时快，已经从张皮绠头上劈了下来。张皮绠仿佛早就料到僧格林沁的这一招式，就在那一瞬间，来了个猛虎跳涧，只听嗖的一声，连人带马腾空而起。待马蹄落地时，恰遇僧格林沁转腰收刀。张皮绠趁此机会，举刀刺去。僧格林沁感到身后有刀，胳膊一屈，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把张皮绠的刀挡在一边，但他没有料到，张皮绠借着刀势，胳膊抡了个月牙儿半圆，刀尖从僧格林沁的肩头划过。哗啦一声，那刀尖挑破了僧格林沁的战袍。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僧格林沁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几十名亲兵冲了过来，保护着他，向林子旁的一处高岗退去。僧格林沁连忙脱下战袍，看到肩头被那个乳臭未干的小捻子划伤的刀口，肉皮向外翻着，鲜血直流。亲兵给他撒了伤药，急忙包扎起来，穿上战袍。此时，他定睛观看，禁不住头上冒出了冷汗。原来一场激战，遍地都是清兵尸体，土岗下面太平军战士黑压压一片，人欢马叫，他们这一小部分人被包围了。看到威震四方的僧亲王的军队遭到如此惨败，有几个亲兵哭了起来。僧格林沁发火了，骂道：“妈的，哭什么！”那几个亲兵吓得哆哆嗦嗦地说：“内阁大学士全顺老爷、何建鳌总兵都归天了。”僧格林沁听罢，咬了咬牙，不再说话了。他觉得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第一次体会到了项羽“四面楚歌”的滋味儿。天色渐渐黑了，僧格林沁纳闷儿，太平军为什么不来攻打这个小高岗。他们一定是认为，胜利在握，包围了我们，插翅难逃，待到明天天亮，好捉活的。僧格林沁越想越觉得自己估计得正确。不能束手就擒，不能等到天亮，那就全完了。他想起了他那草原上的封地，他想起了北京那豪华的亲王府，他想起了王府里那成群的妻妾和子女。不能死，要逃出去！他望望大家，仍以一统帅关怀部下的口吻说：“你们累

了，躺下睡一会儿。我年纪大了，觉少，为你们放哨。”早已疲倦极了的亲兵们听了亲王的话，一个个都进入了梦乡。两个时辰过去了，他看还有几个亲兵在守卫着他，说：“你们也睡一会儿吧。”那几个亲兵说：“不，我们不放心亲王。”僧格林沁说：“既然不睡，你们替我守候在这儿。我到林子那头去看看突围的路。”那几个亲兵说：“您一个人太危险，我们跟您去。”僧格林沁摇头说：“人多目标大，还是我一个人去。”亲兵不敢违抗，点头答应。僧格林沁悄悄骑上战马，趁着天黑，朝火把较稀的东北方向走去。大约走了半里路，来到一块高粱地边，突然听到背后有马跑的声音。他慌忙下马，躲在地边一浅沟中，连大气也不敢出。其实，他刚刚离开那个高岗，太平军小将张皮绠就跟上他了，张皮绠并不知道这位亲王是单身逃跑，以为他真的是探探路的。但当他看到僧格林沁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时，就猜到了，僧格林沁是一个人独身逃跑。张皮绠扬鞭驱马，赶了上来。到了高粱地，忽然不见了僧妖，张皮绠急忙下马，仔细寻找。他见不远处的浅沟中有一人蹲在那里。借着星光再看，那人酷似僧妖。张皮绠搬起一块巨石，猛地向浅沟下砸去，只听咕咚一声，那人被巨石击中，倒在沟里。张皮绠跳到沟里一看，被巨石砸死的正是僧格林沁。张皮绠跪在地上，对天说：“沃王盟主，我为你报仇了！”说罢，举刀砍下僧格林沁的脑袋。

张宗禹带领人马举着火把追了过来。张皮绠提着僧格林沁的头，面带笑容，喊道：“稟报梁王，您看这是谁的妖头？”人们借着火把，惊呼起来：“这是僧格林沁的狗头！”张宗禹叫来了被俘的清兵辨认，俘虏们哆嗦着，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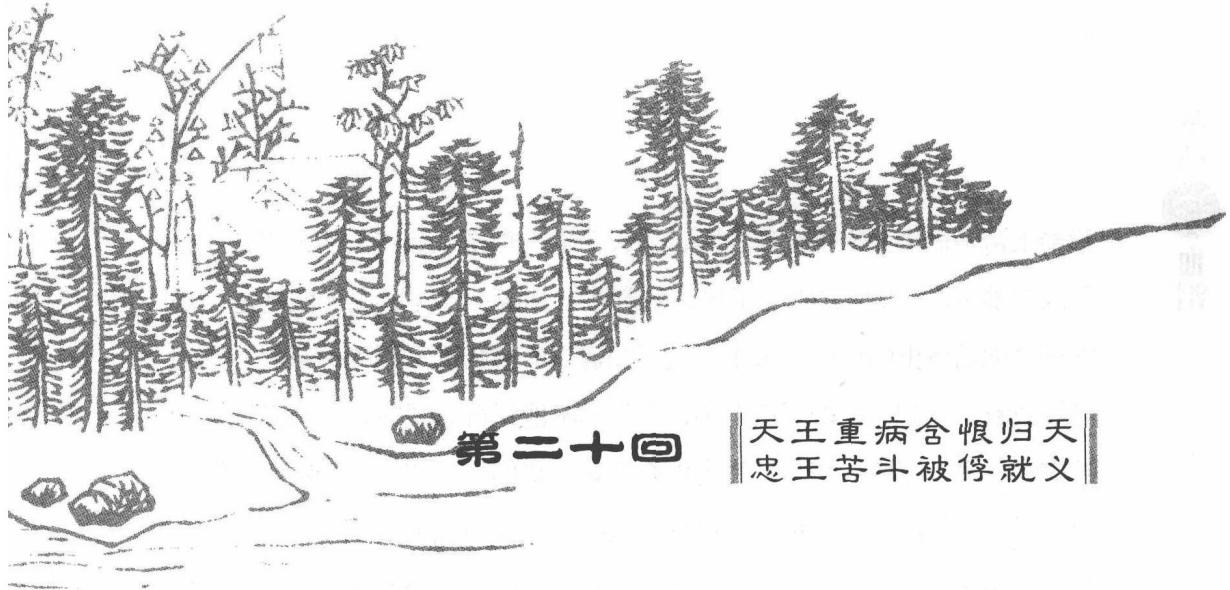
广大捻军官兵们欢呼起来！



不久，在曹州府一带就流传起了一首民歌：

亲王僧，  
山南海北发大兵。  
打河南，征山东，  
难躲安徽一条绠。  
.....

这支捻军在赖文光和张宗禹等起义领袖指挥下，转战湖北、安徽、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战功赫赫，使清兵“谈捻色变”。不幸的是，1868年1月，遵王赖文光在瓦窑铺一战受重伤被俘，不久，于扬州英勇就义；八月，梁王张宗禹在山东茌平战败后，乘夜突围，投水而去，不知所终。



## 第二十回

天王重病含恨归天  
忠王苦斗被俘就义

霹雳一声，天摇地动。雷声过后，一道刺眼的闪电，像利剑一样，把夜空劈成了两半。电闪中，一匹战马在驿道上飞驰。

天王洪秀全在一天里向李秀成发了三道急返天京救援的圣旨。

“忠王李秀成接天王圣旨！”洪秀全的专使皱着眉头喊。李秀成急忙跪下，听专使宣读诏书：“曾妖国荃驻兵雨花台，彭妖玉麟率水师已逼天京护城河，天京十分危急。我连发诏书，调你返天京救援，但你迟迟不动，不知何故？身为忠王，如此懈怠，实为不忠。秀成接旨后，望三思之，速率重兵回京。”李秀成与诸将领商议以后，决定留下慕王谭绍光守苏州，自己率军回天京解围。在天京城外，他与清军打了四十六天，由于敌众我寡，终于没有能够解除天京的危难。不久，又传来噩耗，慕王谭绍光被叛徒郜永宽等人刺死，苏州失陷。

李秀成心中焦急，赶紧到天王府朝见天王。他劝说天王洪秀全：“清妖重兵包围了天京，看来我们难以守住了。即使暂时能拒敌于城外，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怎能坚持？与其在城里等死，不如把城让出，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洪秀全双眉紧锁，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



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歼敌定能成功。”李秀成想了想，耐着性子又说：“秀成说让城别走，是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天王难道不知道吗？清妖已占领了雨花台，南门已被截断。他们还占领了江东桥，西门已不能通行。现在，清妖又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深挖战壕。下关也屯有重兵。我们的天京已被敌妖包围得水泄不通。我们虽有上帝佑护，可终究城中能打仗的战士很少，大都是朝官及妇幼病弱。我以为，我们已到了战不能胜，守不能稳的局面。如果不赶快让城别走，全城天国君臣百姓的性命都不能保了。”洪秀全听了李秀成的话，十分生气。他不相信天京会失陷，他相信最后上帝会来帮助拯救他的。他已厌倦了征战生涯，习惯于荣华富贵的宫廷生活。他眼睛一瞪，说：“我不愿听你说话！从今以后，朝政由勇王洪仁达执掌，不用你管，你愿意走你走，愿意留就留，随你便吧！”李秀成见天王发怒了，无可奈何，只好低头不语。

洪秀全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对众人说：“人怕死，人就会死。我不怕一切，我要坚持到底！”

好一个“坚持到底！”

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宫廷生活的过度享乐致使他精力不佳，身体患病，一天不如一天。李秀成再次恳求天王说：“天京粮食已经吃光，粮荒严重，难以再坚持下去。请天王放弃天京与江苏、浙江一带，御驾亲征，打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那里清兵水师到不了，洋人势力也达不到。我们在那里站稳脚跟以后，再向四方扩大，平定天下。”洪秀全说：“弃城他去，你以后再也不要提起。至于粮食短缺，可以让全城百姓以野草煮水充饥。”李秀成说：“那野草是不能吃的。”洪秀全坚持己见，说：

“你们可以拿来煮了，我先来吃。”

洪秀全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亲自在天王府中采集各种植物，捣碎煮熟，做成草团，带头食用。他深信全能的上帝在他危难之时，会派天兵来拯救他的。五月的天京，暖和的风，细细的雨。雨不大，却下个不停。乌云像厚厚的铅块压在人们的头上，压在人们的心上。

远处，近处，到处都是哭声。

洪秀全拖着疲软无力的病躯，在天王府慢慢走来走去。他向远处望去，看到天王府门外的空地上，跪了黑压压一片人群。有人在流泪，有人在号啕大哭。那老人，那孩子，那妇女，那受伤的兵士，他们已经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了啊！他们在祈祷：“上帝啊，拯救我们吧！”他们在呼唤：“天王啊，救救我们吧！”

听着那哭喊祈求的声音，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伤心落泪！洪秀全两眼含着泪，猛然觉得头昏眼花，胸口疼痛。他食用野草，已经有好几天了。

人们向天王祈求，没有结果，只好又去求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建议被天王拒绝。天王不仅怀疑李秀成的诚意，甚至怀疑他有可能叛变。李秀成心如刀绞，望着忠王府门外跪着的人群，吩咐道：“将家中存米取出，分发给百姓。”他决定再去求天王，请天王允许城中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出城，去寻条出路。洪秀全听了，斥责说：“一派胡言乱语！你不顾国体，竟敢要放我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出城，狂妄大胆，不能依你之言。传我旨意，多多采集野草，野草吃了可以长生。”李秀成无奈，只好自作主张，放走了成千的城中居民。这样，洪秀全重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越发怀疑李秀成存有“异心”，对他日夜防范，怕他叛变。

淅淅沥沥的雨，无休止地下着。下得人们心烦意乱。到处都有饿得奄



奄一息的老人、孩子。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倒在地上，任凭雨水淋浇。天王府里，洪秀全终于因为忧虑、劳累、紧张，加之又连日吃野草，病倒了。王妃们一边哭泣，一边求他：“天王身体欠安，快请医生来看一看吧。”洪秀全摇头拒绝。他既不服药，也不治疗。人们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一天比一天消瘦，常常昏过去。他闭着眼睛，微微张着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连着三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第三天深夜，他睁开眼，微微张动着嘴。仔细听，才可以听懂。他说：“传我旨意，天国臣民，大众安心，我现在就要到天堂去，向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禀报，领来天兵，固守天京，杀灭清妖。”说罢，又闭上了眼睛，胸口一起一伏，喘着气。那胸口的起伏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明显。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公元1864年6月1日），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终年五十岁。

天王府中一片哭声，人们将洪秀全遗体埋葬于天王宫后苑里，并拥戴十六岁的幼天王洪天贵即位。

清兵加紧攻打南京，他们挖地道到太平门附近，在地道中放了几千斤炸药。六月六日（公元7月19日）午后，清兵点爆炸药，一声天崩地裂巨响，太平门被轰塌了。曾国荃下令：“冲进去，占领南京城！”清兵呐喊着，冲进豁口，与城中的太平军展开了肉搏战。

李秀成得知城已被炸，敌兵入城，慌忙来到天王府，对幼天王说：“清妖已入城，望我主随我杀出城去。”洪天贵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地问：“就按忠王所言，但不知到何处去？”李秀成说：“先逃出去再作计议。”李秀成待幼天王收拾好，扶他上马，向西门跑去。他们身后跟随着王妃、宫女、文武大臣一千多人。李秀成身披重甲，手握宝剑，在前边杀

出一条血路。冲出城门时，身后已剩下不足三百人。出城后走了约半里路，他们陷入了清兵的包围之中。一阵短兵相接，李秀成左砍右杀，杀出重围，回头看时，幼天王已无踪影。他爬上一处高坡，看到到处都是清兵，天京城中大火熊熊，把天空都映成了红色。他禁不住热泪纵横，他的心里呼唤着幼天王，呼唤着来不及带出来的父母妻儿。他有心返回天京，但已是不可能了。

忽然，不远处传来清兵的说话声，李秀成这才意识到此处危险，不可久留。他慌忙骑上马，向深山逃去。两天后，他又饿又乏，倒在树林中一座小庙中睡着了。待他睡醒时，发现自己被人捆绑了起来。捆绑他的人，恰是曾在他部下当过小官的人，姓陈，名字他想不起来了。那姓陈的早已投降了清妖。他说：“忠王，请您不要怪罪我，各为其主嘛！您老老实实跟我走，免得陈某无理。”李秀成被清兵押回天京，来到曾是翼王府的曾国荃行辕。曾国荃喜出望外，连忙将活捉李秀成的消息报告了曾国藩。曾国藩急忙从安庆赶到南京，亲自审问李秀成。

半夜，公堂上灯火通明。刀斧手排列两旁。各式各样的刑具摆在大堂上。曾国藩、曾国荃坐在大堂中央。曾国藩望着不肯下跪的李秀成，问：“你是李秀成？”李秀成点头。

曾国藩冷冷一笑，又问：“你可知我是何人？”

“知道。”

“知道就好。你李秀成英勇善战，赫赫有名，今日落到如此地步，不曾想到吧？”

“想到过。秀成一生，戎马征战，常有惆怅。我误入歧途，今日获罪，是谓报应。当然，言悔言恨，今日已无意义。性命握在中堂大人手



中，任您发落。”

“你难道不想弃暗投明？”

“明不明，暗不暗，秀成已不可辨。”

“你对本帅有无要求？”

“如若允许，可让我缓死几天。”

“先不言死。你若投诚，本帅当向我皇上稟奏，宽大于你。”

“中堂不愧圣人胸怀。若宽限几日，暂缓定刑，秀成愿如实录供。”

“好。本帅答应于你。”

曾国藩明里答应李秀成的要求，心中却在骂他：“软骨头！录供以后，要你何用！你是亡国长毛，留你不值一分钱！”

李秀成关进牢狱，确实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他用六七天的时间，写成了几万字的供词，世称李秀成自述。供词中，写了洪秀全如何创办拜上帝会，几次大战，天京内讧的原因，他对诸王的看法及天朝十误。还向曾国藩出谋划策，写了投降十要。在供词中，他还流露了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他愿意为清廷去招降太平军残部，为曾国藩效劳。

李秀成没有想到，他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只是幻想。公元 1864 年 8 月 7 日，曾国藩下令：“将逆贼李秀成凌迟处死！”

四十一岁的忠王李秀成被杀害了。

曾国藩得知洪秀全死后葬于官后花园，遂令人掘坟挖尸，焚骨扬灰。

幼天王洪天贵逃出天京，被尊王刘庆汉送到湖州，会同洪仁玕等人，准备南下东山再起。不料，湖州很快被清兵占领，洪仁玕被俘，押送到南昌被杀。就义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临终有一语，

言之心欣慰。

天国虽倾灭，

它日必复生。

一个月后，幼天王洪天贵被俘，也在南昌被杀，死时年仅十六岁。

太平天国从公元 1851 年金田村起义开始，到公元 1864 年幼天王被杀，经历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八个省。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撼动了清王朝两百年统治的基础。

洪仁玕和幼天王被杀以后，太平军余部仍然在大江南北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四年以后（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才被镇压下去。



## 第二十一回

洋务派竞相办洋务  
阿古柏猖狂立汗国

江苏巡抚李鸿章站在后花园，手中拿着一支洋枪，爱不释手。他举起枪，瞄准着花园东北角竹栅栏里的一只兔子。突然，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那兔子应声倒地。霎时，地上流满了兔子的鲜血。李鸿章收起枪，问站在一旁的英国军医马格里：“谢谢，你送我的这支枪很好。我很想办起一个造枪炮的工厂，可惜没有人指导。”英国军医马格里想了想，说：“您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您不嫌弃，我可以帮您建起一所兵工厂，造枪造炮均可。”李鸿章问：“你懂造枪炮技术？”马格里点头答：“是的。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李鸿章高兴地说：“好极了。那就一言为定。我拨一笔款子给你，筹办一个兵工厂。”

李鸿章在几年之内，办起了兵工厂、制炮局，制造“开花炮弹”和“自来火”（一种引火器）。淮军占领苏州以后，李鸿章将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建为苏州制炮局，可以制造步枪、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移驻南京，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叫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

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扩大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炎热的夏天，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视察。他拿起一支步枪，哈哈笑着说：“过去，叫洋枪洋炮，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造了。有了这个，我的腰杆就硬了。”英国人马格里也来观看，点点头说：“听说，在福建，闽浙总督左宗棠也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若有所思地说：“有人把我们办的洋务事业，说成什么不正派，办洋务而自强有什么不好！马格里先生，请你把金陵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我想，应该把办洋务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向圣上禀报一次，以谢圣恩。”马格里笑了笑，说：“遵命。我一定尽快写好。”

李鸿章的奏章送到朝廷，慈禧太后读了，脸上有些不悦。她对总管太监安德海说：“小安子，传议政王奕䜣来见我。”

恭亲王奕䜣自从协助慈禧除掉八大臣之后，以议政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政外交。慈禧要见他，他急忙赶来紫禁城，向慈禧请安之后，坐在一旁，慈禧太后将李鸿章奏章给奕䜣看，奕䜣说：“奴才已经看过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办起洋务，修工厂，造枪炮，开矿制船，此举不能说错，可别忘了，他们都是汉人。天长日久，那还得了！”奕䜣听明白了，原来慈禧太后是怕办洋务的都是汉人。他故意问：“太后的意思是——”慈禧太后瞪了他一眼，说：“你是聪明人，还不明白。我不放心！我想，你也办点洋务嘛。”奕䜣想了想，说：“太后说得有理。我看就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管天津、牛庄、登州）筹办天津机器局，太后看是否可以？”慈禧太后说：“可以，要快些。还有，长毛造反彻底平息了，那捻子也灭了，还有什么回民造反也过去了。老天总算有眼，没让我下不来台。对有功人员要



重重奖赏。可以恩赏曾国藩一等侯爵，奖银十万两，朝珠五十副，黄马褂十件。”奕訢瞧了一眼慈禧，心想，我的这位皇嫂，精明至极呀！我今年三十三岁，她比我还小两岁，对对，她今年是三十岁。自从她垂帘听政，天下倒渐渐太平了，真是怪事！想到这里，奕訢又抬头瞧慈禧一眼，只见她乌发满头，白皙的脸上焕发着一股青春的光彩。他微微笑了笑，说：“太后想得周到。我看，还可以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之衔，将来可以调任直隶总督。其他有功之人，如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李鸿章为协办大学士。”慈禧点头说：“就依你说的去办吧。”

李鸿章接到朝廷恩赏的圣旨，感恩戴德。他心中高兴，在官邸举办了盛大的庆贺宴会。宴会上还请来了昆戏班子，粉墨登场。李鸿章坐在头排中央，后边坐着他的妻妾儿女。精彩的折子戏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叫好。在看《打金枝》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瞧，金枝公主和她的小丈夫十分恩爱，就为了给郭子仪祝寿，公主为难郭公子，结果打了起来。公主受了委屈，去向父王诉冤，不仅要求父王处罚她的丈夫，还要求父王处罚开国元勋郭子仪这个公公。她父王与母后商议，认为女儿不对，不仅不能处罚郭公子，更不可处罚郭子仪。李鸿章想，皇上为什么怕郭子仪，还不是因为郭子仪手中握有兵权？他联想到自己，心中默默地说：“需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啊！”

李鸿章积极发展自己创办的兵工厂、机器局。不久，他又积极参与海军的筹建。筹建海军，清政府早有打算。朝廷曾批准每年从海关税中提取四百万两银子作为海军军费，用十年时间，积攒四千万两银子建起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粤洋海军。可这些钱只有一半用来筹建北洋海军，另两千万两白银巨额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去建造颐和园为自己祝寿了。

为了保卫海军基地，李鸿章决心加固大沽口炮台。他命令金陵制造局造了七门海防大炮。炮造好后，运到大沽口炮台安装好试放。李鸿章坐在远处的观望台上。一位副将跑来禀报：“中堂大人，试放准备完毕。”李鸿章举起望远镜，看到威武的七门大炮像七位巨人，面对大海矗立着。他命令道：“试放开始！”第一门炮旁的四名士兵，将六十八磅重的炮弹装进炮筒，指挥官将手中旗子放下，喊：“放！”轰——一声震天巨响，浓烟滚滚，吓得人们哇哇乱叫。烟尘过后，再看那大炮，炮身炸裂成几截，四名试炮兵士个个血肉横飞，粉身碎骨。原来，那炮弹根本就没飞出去，在炮膛里就爆炸了。李鸿章脸色煞白，怒斥道：“怎么回事？没用的东西！”第二门炮的试放准备好了。李鸿章再次宣布：“试放开始！”三名士兵提心吊胆地装好炮弹，一声“放”的命令过后，又是一声震天巨响，烟尘中，人们惊叫着：“和刚才一样，炮弹和大炮一块炸了！”三名士兵也同样被活活炸死了。李鸿章目睹这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场面，气得双手发抖，好半天才说：“这，这，这太不像话了！命令监制马格里到天津来，让他亲自试炮！”

两个月以后，英国人马格里来到了天津。李鸿章生气地说：“你造的大炮，连试两门，都在炮膛里就爆炸了，使七名士兵无辜死去。你要负责任的！”马格里耸了耸肩膀，大言不惭地说：“我造了无数炮弹，打太平军，打捻军，威力无比，名扬天下，您是知道的。大沽口炮台发生的事，不可理解！”

“你仿佛不相信？那好，明天请你亲自去试炮。”李鸿章生气地说。

第二天，李鸿章陪他一起来到大沽口炮台。准备好以后，马格里望了李鸿章一眼，说：“中堂大人，可以放吗？”李鸿章点头：“放吧。”



“放！”马格里喊道。

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这第三门炮照旧炸裂了。幸好试放士兵早有思想防备，跑得快，才免一死。马格里满身灰尘，丧气地站在李鸿章面前。李鸿章说：“阁下，你难道不该负责吗？”马格里摇头说：“不，我不负责！你们中国人笨手笨脚，个个像猪一样——”没等他说完，李鸿章就呵斥道：“放肆！你要承认错误。”马格里态度骄横地说：“我没有错误。”

后来，李鸿章终于没能使马格里承认错误。为了挽回面子，李鸿章将马格里撤了职。

其实，马格里心中明白。打太平军，他们洋人与清政府联合一致，那大炮个个有效；可这大沽口炮台的炮口是对着海上的，洋人入侵，这大炮就要发挥作用了。他们没有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这大沽口曾经挨过打。所以，大沽口炮台试炮失败，他们英国人捣了鬼是无疑的。当有人把这种想法讲给李鸿章时，他皱皱眉头，捻着胡子说：“一派胡言。洋人虽有缺点，但他们的为人我还是十分敬佩的。洋人确实比我们高一头嘛！”李鸿章还想说下去，这时，侍卫来报告说：“中堂大人，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大人来访。”李鸿章听罢，连忙说：“有请！”

张之洞满面笑容，迈着大步走进大厅。他生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同治进士，字孝达，直隶（河北）南皮人。原任山西巡抚，现调任两广总督。他敬慕李鸿章，特来拜见。施礼之后，说：“中堂大人，之洞久仰大名，特来请安，望中堂大人不吝赐教。”李鸿章迎上去，拉住张之洞的手，说：“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鸿章早就听到了，妙极妙极呀！我一贯主张办洋务以求强求富，非如此不可。”两人坐下，

张之洞端起茶碗饮了一口，说：“之洞日后想效法中堂大人，办枪炮厂，继而办纺纱厂、织布厂、缫丝厂、制麻厂，还要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借洋人的办法，发展我们自己。”李鸿章点头说：“听之洞老弟一席话，深感佩服。办洋务，我步曾国藩老师之后尘，闹腾了十几年，成效不大。老弟比我小十四岁吧？可你的雄心，我是比不了的！”

李鸿章与张之洞各抒己见，有相同的主张，也有些不同意见。一个时辰之后，张之洞告辞了。送走张之洞，李鸿章板着脸对幕僚们说：“张之洞这小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不可等闲视之！”

李鸿章也还算有眼力，张之洞说的，果不其然，几年之后，他改任湖广总督时一件一件都实现了，使他成为洋务派官僚的首领。李鸿章当然也不甘示弱，一面积极开展洋务外交，一面筹建北洋海军。他说：“办洋务，首功应推恭亲王奕訢与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和曾国藩，其次才是我和左宗棠，再次才是张之洞。可惜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继而调任新疆督办军务，连年征战，失去了办洋务之地利人和。”

左宗棠，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字季高。家境贫寒，自幼努力好学。四十八岁时，由曾国藩推荐，率湘军五千人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由于镇压太平军有功，清廷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后又升任闽浙总督。两年之后，又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喜欢读诗，也喜欢书法。他的行书“肃括森立，劲中见厚”；他的篆书，自然苍挺，是很有特色的。这一天，他来到酒泉，站在酒泉古迹前，不由得吟起唐代诗仙李白的诗来：“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吟罢，赞道：“有趣，有趣！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太妙了！”他看到酒泉古迹周围有些残败，就对都统金顺说：“花点钱，把酒泉修整一下。你们



看，这方井池中有一泉眼，泉水汩汩，水清微蓝。此泉之清澈不正是圣人提倡的清廉吗？”不久，酒泉泉池翻修一新，还修了一座二重门牌楼和酒泉井亭。金顺对左宗棠说：“大帅，我们商议了，想请您为牌楼写一楹联，为井亭写一楹联，不知可否？”左宗棠犹豫了一下，笑了笑，说：“好吧，写得不一定好，就算当众献丑吧！”说罢，拿起笔来，写了两副楹联。

二重门牌楼楹联：

甘或如醴，淡或如水；  
有则学佛，无则学仙。

酒泉井亭楹联：

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  
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

书罢，他解释说：“《汉书》上说：‘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我以为做官要清廉，这水之清恰是此意。名曰醉翁亭以发思古之幽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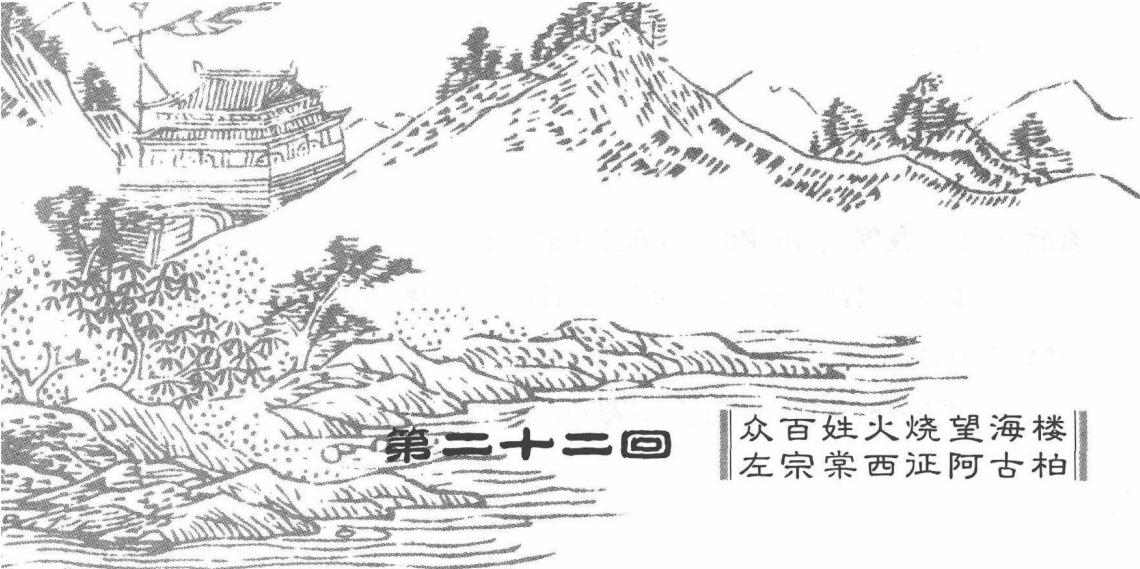
正说着，提督张曜急匆匆走进大厅，说：“禀报大帅，前传闻，中亚回教王国浩罕接受了新疆喀什噶尔酋长之请求，派浩罕汗国陆军司令穆罕默德·阿古柏（一译亚库普）率兵进入南疆，侵占喀什之事属实。又据刚刚获得消息，这阿古柏已自立为汗（即君主），建立了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沙俄与英国都极力支持他。事态关系到我大清版图荣誉，十分紧急，请大帅定夺。”左宗棠听罢，啪的一声，将笔掷入笔筒，发怒道：“可恶，这个强盗！黄鼠狼咬死了鸡尚知拖走了吃，这个恶棍连黄鼠狼都不如，竟在我国土地上称起什么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张曜说：“大帅所言极是。这阿古柏并不以侵占我南疆为满足，他蠢

蠢欲动，已在觊觎（jì yú 季鱼）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左宗棠双眉紧锁，脚一跺，嗖的一声抽出锃亮的腰刀。诸位将领吃了一惊，忙往后退，问：“大帅，您？”

左宗棠没有理会大家的惊讶，举着刀哈哈大笑起来。



## 第二十二回

众百姓火烧望海楼  
左宗棠西征阿古柏

左宗棠哈哈大笑，说：“阿古柏，阿古柏，你想在新疆称汗，要先问我左某的这把刀答应不答应！”众将领被左宗棠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几乎是异口同声喊：“大帅，除掉这个强盗，收复国土！”左宗棠捋捋胡子，朗声说道：“好。左某虽年过花甲，但壮心不已，愿为国效忠，死而无怨！”他答应大家，立即向朝廷奏请发兵新疆，征讨阿古柏。

就在阿古柏入侵乌鲁木齐前后，天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天津不断发生儿童失踪的事。丢失小孩儿的父母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却无踪影。不久，人们终于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骗子，在群众的威逼下，他承认，他拐骗儿童是望海楼（地处天津东门外三叉河口北岸的法国天主教堂）里的人指使的，那人是在教堂里做事的中国人，名字叫王三。接着，老百姓又发现法国教堂办的仁慈堂（即育婴堂，或叫孤儿院）专门接受被拐骗的儿童。仁慈堂每天都有几个孩子被折磨死去，等到天黑，他们就把死去的孩子送到乱葬岗埋到浅坑里。白天，野狗就成群地来到这里，撕咬着被叼出来的残肢断臂，惨不忍睹。人们愤怒地议论着法国教堂的缺德行径。在百姓的要求下，天津地方官到教

堂查问王三。无数百姓也跟随在后，团团围住了望海楼。法国传教士手持洋枪、棍棒，蛮不讲理，放狗咬伤群众。群众怒不可遏，就捡起石块、砖头向那些洋人砸去。传教士们心虚理亏，就向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求救。

丰大业气势汹汹地手持洋枪找到了清廷通商大臣崇厚。崇厚是个软骨人，害怕洋人，就派了一小队清兵去镇压群众。但丰大业认为崇厚派兵太少，办事不得力，就携带秘书西蒙来到崇厚的衙门。丰大业一见崇厚就破口大骂：“浑蛋透顶！让你派兵镇压，可你为什么只派了那么一丁点儿人？”崇厚刚要辩解，丰大业就发疯地向他冲过去，喊：“你们老百姓想要我的命，我先要你的命！”说着，砰砰，就是两枪。由于崇厚躲得快，子弹没有击中他。丰大业见崇厚藏了起来，就在衙门里大打出手，乱砸一顿。丰大业枪击中国官员的消息很快在天津传开了，人们愤愤不平，纷纷来到街头。丰大业行凶未遂，又冲到街头。西蒙手握利剑在前，丰大业手持洋枪在后，大喊：“谁敢阻挡，就让谁死！”

恰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侍役高升迎面走来，丰大业举枪向刘杰射击。刘杰一闪身，子弹击中了侍役高升，当场死去。这时，群众忍无可忍，呼喊着：“打这个恶棍！”成千上万的人一拥而上，一阵乱打，西蒙和丰大业就一命呜呼了。人们余怒未消，又鸣锣聚众，冲到东门外，一把火烧了望海楼法国教堂以及法国领事馆、英国和美国教堂，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十九人，从仁慈堂放出了被诱拐的一百多个孩子。

火烧望海楼，吓坏了法、英、美、俄、德、比利时和西班牙。他们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调动军队，进行恫吓。清政府非常恐慌，连忙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不久，又让崇厚到法国去谢罪。



曾国藩不顾事实真相，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一会儿承认错误，一会儿向洋人致歉。他不仅答应为洋人重修教堂，而且还表示“一定要捉拿和惩处凶手，以慰友邦”。结果是向法国赔偿了四十六万两银子，把天津知府、知县等二十五名官员充军，杀害了马宏亮、刘黑儿等二十位无辜爱国百姓。

天气炎热，热得人口燥心烦。曾国藩媚外卖国，屠杀无辜，遭到各界人士唾骂。有一天，他在官邸散步，看到地上有一支竹箭，他弯腰拾了起来。他想，可能是从高墙外射进来的。忽然，就发现上边用毛笔写着一行字：“曾国藩该杀。”他看罢，心中不禁一颤。又是怒，又是气，可又不好发作。他悄悄把竹箭折断成几截，扔进花圃之中。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湖广总督李鸿章大人来访。”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唔，请他在客厅稍候。”

曾国藩觉得心口像堵了什么，走进内室喝了几口烫在温水中的汤药，漱口以后，走到客厅。李鸿章见他的老师走来，连忙起身行礼，说：“中堂大人，学生来打扰你了。”曾国藩吩咐下人沏茶，说：“鸿章前来，有何事相告。”李鸿章说：“有一事求教老师。中堂大人一定得知了，新疆近来多灾多难，有个叫阿古柏的家伙率兵侵入南疆，据说，还要进攻乌鲁木齐。还有，俄国也有侵占伊犁的意思。朝中有人议论，要派兵镇压阿古柏，抗击沙俄。依我之见，这均不妥，简直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曾国藩听了，沉吟一会儿，说：“鸿章可能记得，前几年我曾讲过，中国之大，内乱不断，皇室浩恩，鞭长莫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治理内地，那新疆就放弃算了！”李鸿章点头说：“我记得，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之议论，切合现实，确系上策。”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他发现

老师脸色不好。那瘦长的脸上笼罩着一层灰色。李鸿章连忙站起身来说：“中堂大人太累了，学生不便久坐，告辞了。望老师多多保重。”曾国藩自己确实感到浑身不适，也就不留客，说：“我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今日我就不留你了，隔日你再来叙。”

李鸿章告辞曾国藩，回到住处，洗了洗脸，吃罢晚餐，坐在院中乘凉。夜晚，阵阵海风吹来，比白天爽快多了。摇了一会儿扇子，起身回屋，点灯铺纸，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奏折中说：“新疆多事，朝中有人主张派兵征讨，我意不可。该地偏远，路途不便，征讨之举，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另外，俄国人亦不好对付，恐费周折。当年曾国藩就曾讲放弃新疆，臣以为此议为上策。”

李鸿章的奏折内容传到了甘肃兰州。左宗棠了解了朝廷中关于新疆的争议，十分气愤。他从书房走到院中，望着西北，心中想，新疆虽远，可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土地啊！它是大清国土，怎能让贼人宰割！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老了？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驰骋疆场吗？”他多么想疾驰西北，冲锋陷阵，赶走虎狼！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左宗棠，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左宗棠双手一拍，转身回到书房，仰头望去，墙上有一副对联，书道：

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

他默默地望着，望着，热血澎湃。他自言自语地说：“心忧天下，岂能言老！”说罢，坐下身来，草拟给朝廷的奏章。提笔铺纸，一泻千里，字字如珠玉，句句似江河；慷慨激昂，感人肺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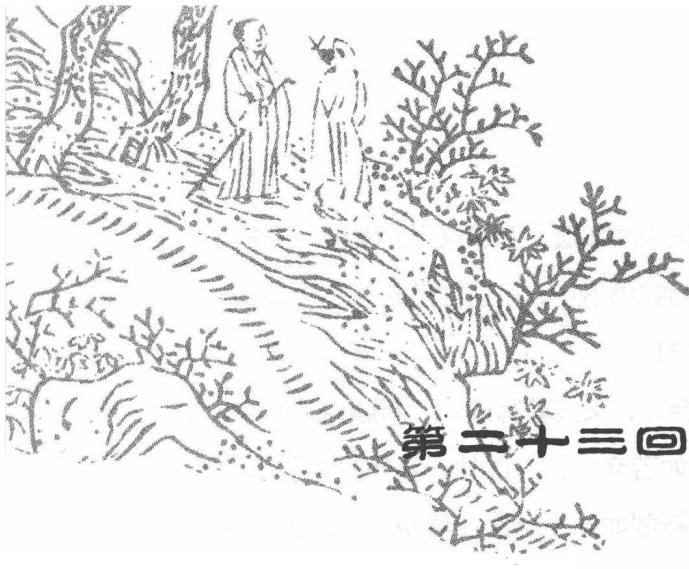
察俄人欲据伊犁为外府，为占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假

不归，布置已有成局。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

他取过新疆地图，观看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新疆自古以来，本即为我神圣领土，决不能丢弃。如若弃之，不仅甘、陕暴露在敌酋面前，而且蒙、晋亦不得安宁。北京和新疆如同手指连在臂膀之上，皆一整体，不可分割。我虽老朽，但不能容忍俄盗霸占伊犁、阿古柏侵我疆土，欲率兵远征，收复国土。臣虽衰庸，敢不勉旃（zhān 沾）！”

写到这儿，他放下笔。刚要站起身来，都统金顺匆匆走进书房，说：“大帅，同治皇帝不好了！”

左宗棠一惊，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你说什么？同治皇上他，他怎么啦？”



## 第二十三回

光绪皇帝四岁登基  
慈禧太后二次听政



同治皇帝载淳怎么啦？原来载淳六岁当了皇帝，由慈安慈禧两位太后垂帘听政。一晃十年过去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载淳十六岁。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姐姐，眼看皇上长大了，也该给他册立皇后了。”慈安认为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合适，这年十九岁，比载淳大两岁半。慈禧觉得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合适，这年才十四岁。最后慈安和皇叔恭亲王都同意阿鲁特氏，慈禧虽心中不悦，但不便再说什么。慈安说：“还是年岁大些老成。至于富察氏，可迎为慧妃。”

不久，同治皇帝大婚，慈禧降旨全国庆贺。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了媳妇要当家。同治在人们的眼中算是大人了。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慈安太后对慈禧说：“皇上长大成人，册立了皇后，我们应该归政于他了。”慈禧心中虽不愿意，但嘴上不好再讲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从此，两宫撤帘，同治皇上亲政。慈禧太后虽然不再听政，但却让太监严密监视同治，处理国家大事凡不合她意，她就把皇上叫来训斥一顿。屡屡如此，同治就十分气恼，对母后产生了反感。他心中懊丧，就微服外出，在宫外寻花问柳，对国事干脆甩手不管了。这倒合

了他亲生母亲慈禧的心意。对儿子的放荡，她睁一眼闭一眼，却与恭亲王奕訢控制朝廷。半年过去，同治就染上了脏病，渐渐严重。御医未识皇上病因，按天花痘症诊治。到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公元 1875 年 1 月 12 日），在坤宁宫崩逝，死时形同骷髅，满面疮疤，年仅十九岁，在位十三年。

慈禧太后这一年正巧四十岁，中年丧子，不可谓不伤心。她召集皇亲大臣来到养心殿，对他们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依我看，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tián 田）可以继立。”这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醇王福晋（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她想，让载湉继位，他是自己的外甥，自己是他的亲姨；若论父系，他是自己的侄子。他来继位，亲上加亲。再说载湉这年才四岁，他不能亲政，自己仍可独揽大权。为此，她逼死了同治已怀孕的皇后阿鲁特氏，骂道：“狐媚子，你媚死了我儿子，还想当皇太后，做梦！”

公元 1875 年 1 月 12 日载湉继位，改元光绪。因光绪年幼，15 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转眼间，冬去春来。河边柳树首先挂绿。左宗棠的奏折送到北京，呈给慈禧。副本在军机处传阅后，满朝文武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军机大臣文祥向慈禧太后举荐左宗棠，说：“左宗棠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的主张有理有据，多数人拥护。请太后委以收复新疆的重任。”慈禧和慈安商议了一下，又征求了大臣们的意见，说：“准文祥的保荐。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左宗棠率领大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沿途可以看到行行杨柳，绿叶茂密，生长茁壮。大将刘锦堂指着一行行杨



柳对左宗棠说：“大帅，您看，这行行杨柳就是遵照您的命令栽种的，现在已成活发芽了。”原来，左宗棠来到西北以后，深感西北水土流失严重，树木砍伐没有控制，心中十分忧虑，因而命令军队植树。顿时，西北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的壮丽景象。在肃州（今酒泉），他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对部下将领说：“新疆地大山多，人烟稀少。一条天山横贯东西，将新疆分割为南疆北疆。我们此次进军新疆，先北后南。新疆民族众多，有汉、维、哈及其他，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尊重他们，严禁胡乱杀人，更不许奸淫抢掠。但是对抗上谋反者严惩不贷。对来犯之敌，则要坚决消灭之。”众将领点头，齐声说：“大帅所言我等记下了。”左宗棠分派任务说：“大将刘锦堂与都统金顺率主力，担任主攻；提督徐占彪、张曜进驻哈密。其余部队驻守敦煌、安西、玉门一线，严防敌军侵入。”

各部接了左帅命令，分头行动了。刘锦堂率主力直向乌鲁木齐杀去。驻守乌鲁木齐的阿古柏的大将是中国白彦虎。他听说左宗棠的大军到来，连忙报告阿古柏。阿古柏命令他坚守乌鲁木齐，等待援军。白彦虎派重兵死守乌鲁木齐城外的古牧场。刘锦堂率军佯攻，待天黑之后，鸣金收兵。哪知，这些全是给敌军看的。时至后半夜，三更过后，刘锦堂率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牧场。敌军以为清兵白日来攻，夜晚不会有行动，却不知清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刘锦堂一举攻下古牧场，然后准备包围乌鲁木齐。白彦虎见清兵节节胜利，就带领一家大小先逃跑了。其他部队见主帅逃去，也都溃不成军，清兵一举攻下了乌鲁木齐。

阿古柏见清兵不断取胜，心中十分惊慌。他抚摸着脸上长长的伤疤，愁眉苦脸地说：“俄国逼我入侵中国，现在，中国又来打我，我怎么办呢？”他儿子海克拉说：“父汗，不用发愁。我去守托克逊，大总管爱伊



德尔呼里达守达坂城，白彦虎守吐鲁番，与中国军队决一死战。”阿古柏点头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左宗棠命令各部：“作战要勇敢，行动要果断。尊重各民族，爱国皆欢迎。”不久，刘锦堂率军南下，张曜一部自西向东，夹击海克拉和爱伊德尔呼里达。阿古柏节节败退，走投无路。最后，众叛亲离，他跪在地上，对着上天哭泣道：“真主啊，你惩罚我吧！我不该走进这个东方的大国的土地上，我恨俄国人，我恨英国人，他们骗了我！”他精神崩溃了，预感到末日已到，就吞服毒药，一命呜呼了。他一死，他的儿子和白彦虎一起逃到俄国去了。至此，除去伊犁以外，清兵收复了全部疆土。

要不要收复伊犁？左宗棠慷慨激昂地说：“要，一定要收复失地！我老了，征途中随时可能捐躯，可我心甘情愿。”为了表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随军带着一口棺材。将士们见主帅如此坚决，都说：“我们和大帅一样，不取得胜利就不活着回来。”

左宗棠派军向西进发，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沿途艰难跋涉，历尽人间之苦。他始终坚持“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战阵，坚忍而求胜”的原则。两宫太后怕左宗棠与俄国人开战，会把事情闹得不好收拾，就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谈判，同时命令左宗棠停止前进。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了伊犁，却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

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退朝以后，已经长到十岁的光绪皇帝先向慈禧请安，再向慈安太后问候。光绪愿意和慈安太后亲近，一见慈禧（他的亲姨）就心情紧张，和当年同治皇帝一样。这使慈禧太后很不高兴。有慈安

在，慈禧总觉得头上压着块石头，因为当年咸丰皇帝活着之时，慈安是皇后，而她只是妃嫔。垂帘听政后，事事还要听听东太后的意思，她觉得实在碍事。几天以后，慈禧突然病倒了。据说病情严重，垂帘听政暂由慈安太后一人前往。大约有近一个月光景，慈安听政井井有条，深受大臣尊敬。忽一日，慈安退朝后，到了傍晚，宫中忽然传出噩耗，说慈安太后崩逝。众大臣奉旨进宫，见慈禧太后不像久病形状，淡淡说道：“东太后忽然崩逝，出人意料。你等去议事吧。”议完了东太后丧葬之事，大臣们退出，但个个心中纳闷儿。大家不解慈安太后怎会年仅四十四岁无病而亡，连御医都未请；也不解为何丧事草草了结。有人说，慈安暴死，定是慈禧加害于她，下了毒药。但宫中大事，未便揣测。自慈安太后死后，大权慈禧一人在握，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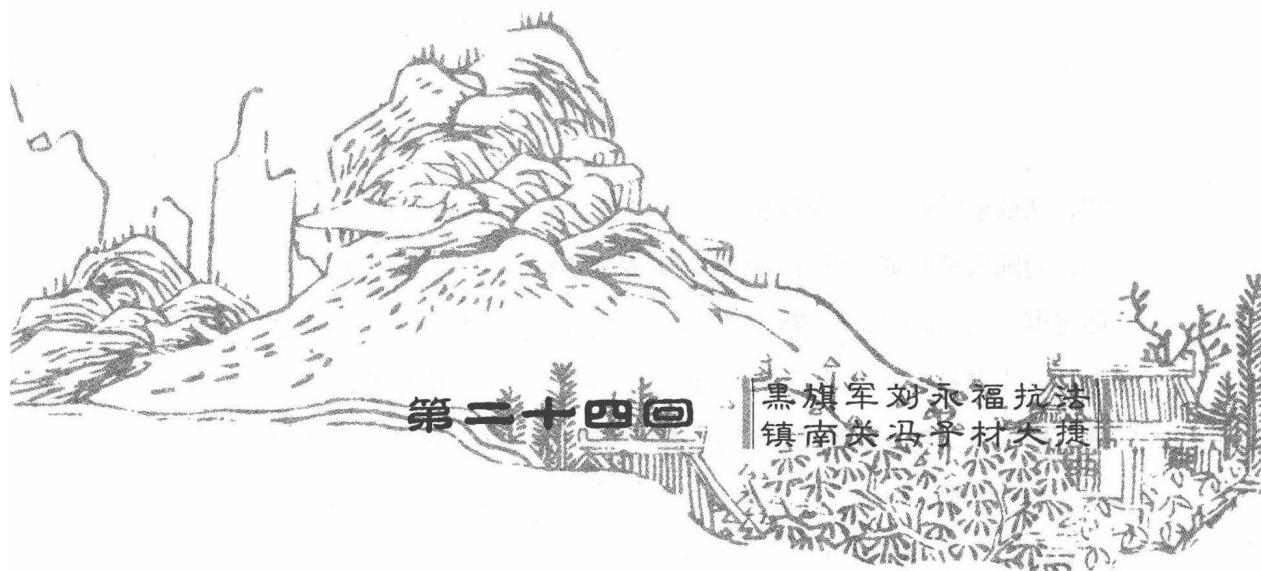
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的春天，恭亲王奕訢慌慌张张向慈禧太后禀奏：“太后，法国人在越南发动了战事，来者不善啊！”

慈禧太后大吃一惊，连忙说：“可别把事情闹大。”

奕訢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些洋人，个个像狼，贪得无厌。你不招它，它可招你呀。”

慈禧太后不耐烦了，提高了嗓门儿，说：“我就不信，天下有那么不讲道理的人。能跟他们讲和，就尽一切办法讲和。”

“是。遵太后旨意去办。”慈禧的话正合奕訢的心思。



早在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的那一年，法国军火商堵布依就乘船探测了发源于我国云南、流经越南入海的红河航道。

堵布依回到法国以后，向法国海军部建议说：“我国可以占领越南，开辟一条从西贡直达中国云南的新航线。在那里发展我们的利益。”

法国采纳了堵布依的建议，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条约，割占了西贡地区。从此，越南南方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两年以后，堵布依率领一支远征军，强行进入河内地区。接着，法国又派法军将领安邺（yè 业）率领一百五十多名士兵支援堵布依，打算彻底消灭越南。越南阮氏王朝无奈，只好向驻扎在红河上游的黑旗军刘永福求援。

刘永福，生于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 年），本名刘业，字渊亭。广东钦州人，后随父亲流亡到广西上思县。出身贫苦，做过佣工。公元 1857 年加入广西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军。起义失败后，率黑旗军（以七星黑旗为战旗）转移到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老街），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力量逐渐扩大。

他接到阮氏王朝的请求后，立即率部出发，翻过宣光大岭，进入六安

州，与越军会合，来到河内城外。安邺得到刘永福部队已到达城外的消息，不以为然地说：“刘永福有什么了不起！我军武器精良，无所畏惧。”堵布依较比安邺了解中国，说：“这刘永福可不简单，千万不可轻敌。”安邺撇了撇嘴，说：“那好，传我命令，趁刘永福部队初来乍到，我们先向他发动攻击。先下手为强。”午后，安邺的法国兵突然冲出河内，扑向黑旗军。刘永福望着冲过来的法兵，右手举起七星旗，向后一挥，再向两侧一摆。霎时，黑旗军哗啦啦向后退了三百多丈，然后，有条不紊地分到两侧。法国兵呐喊着，向前冲来。没有冲过二百丈，猛听一阵鼓声，黑旗军从两侧杀来。法兵霎时乱了阵脚，处于挨打的局面。刘永福举起黑旗向前进一指，黑旗军呐喊着，像潮水翻滚，杀向前去。法国兵见黑旗军个个勇猛，转身逃去。枪声乒乓，刀光闪闪，黑旗军把法军打得大败。法军逃回到河内城外，争着进城，挤成了一团。安邺大声命令：“不要拥挤！浑蛋，再挤，我开枪毙了你们！”任他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安邺眼见黑旗军杀了过来，心想：“上帝啊，我也得去挤了，先挤进城去再说。”于是，他顾不上喊叫，转身从高处跳下，向城门跑去。就在他跳下的一刹那，黑旗军先锋吴凤典一眼瞧见了他，举枪瞄准，砰的一枪，打死了这个亡命徒。

越南阮氏王朝与中国清朝政府一样，对洋人又恨又怕。他们害怕黑旗军的胜利招来更大麻烦，就悄悄与法国谈判，签订了盟约，规定越南由法国保护，允许法国船只进入红河。阮氏王朝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驻守越南北部。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扬言要为安邺报仇，要打通红河通道。第一步是派人给刘永福送一百万两银子，条件是请刘永福让出红河上游流域。刘永福哈哈大笑，指着银子说：“这银子



是一百万两？”来使说：“其中有金钱财宝，值一百万两，只多不少。”刘永福掀开箱盖，拿起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看了看，又问：“请问，你们法国还有多少银子？”使者不解其意，瞪着眼傻呵呵地问：“您是嫌少？我们还可以再加几千两。”刘永福慢腾腾地说：“我是说，把你们法国所有的金钱财宝都搬来，我也不让步。”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带着他们的金钱财宝灰溜溜地走了。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不久，在保胜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传单，上写：“谁能捉住刘永福，赏银一万两。”在黑旗军的演练集会上，刘永福拍拍胸脯说：“你们知道了吧？法国人悬赏一万两银子要捉拿我。说实话，我并不值一万两。他们要买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你们说，怎么办？”黑旗军兵士们呼喊起来，“把法国人赶出去！”“消灭他们！”

由于法国军队节节胜利，越南阮氏王朝只好又邀请刘永福率黑旗军抵抗法军。刘永福立即率军南下，与越南将领黄佐炎配合作战，将法军赶到河内。

黑旗军杨著恩一路小跑，来到中军大营，对正在读书的刘永福说：“军门大人，有消息说，法军趁西贡方向派来援兵之机，司令礼维叶准备突围逃跑。”刘永福想了想，说：“那好，我们也趁机会打他个落花流水。你率领部队速到河内城外的纸桥，挡住他逃跑的去路。”“遵命。”杨著恩答应一声立即退去。

黎明时分。法军在司令礼维叶率领下，偷偷溜出河内城。走到纸桥，迎面遇到了黑旗军杨著恩率领的先锋营，再看前面空地，啊，一片人马，那是黑旗军大将黄守忠率领的主力。杨著恩命令部下：“消灭鬼子，开

火！”一场决战开始了。

礼维叶吃了一惊，进退两难。他想，冲出去就有活路，于是命令道：“兵士把携带的酒全部喝下去，轻装战斗。”其实，轻装是假，壮胆是真。他们喝了酒，每十人编为一阵，乘着醉意，向黑旗军冲来。首当其冲的杨著恩不幸中弹，腿被打穿了。他忍住疼痛，坐在地上继续指挥。右手受伤了，就用左手射击。不一会儿，大道上死了一片法国兵。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杨著恩的胸部，他壮烈牺牲了。

纸桥战场上，杀声、炮声、枪声震天撼地。黄守忠率领的主力，吴凤典率领的伏兵一齐杀了过来。法国兵招架不住了，死伤无数。他们陷入了一片混乱，穿越稻田，四处逃散。礼维叶见大势已去，连忙退到一条小路上，在跳过一条田埂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肚子，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一名黑旗军战士冲过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三个多钟头的纸桥激战，黑旗军取得了大胜。

法国并不甘心失败。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派海军司令孤拔率舰队，闯入闽江，扬言要占领福州。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揭开了序幕。法国一面在福建攻打中国海军，击沉福建水师的全部七艘军舰，死伤一千多人；一面在越南中越边境上进行挑衅。光绪十一年一月（公元1885年2月）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军统帅尼哥里气焰嚣张，在镇南关前竖起木牌，用汉字写上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他们以为，通往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南部。

法军的猖狂激怒了边疆的中国军民。次日当地百姓就在关上书写了一行更大的字：



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抗击法国侵略的浪潮在全国掀起了。各地有志之士纷纷来到南疆，投入驻守镇南关的老将冯子材军中。冯子材，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参加过广东天地会起义。后被招安为清军将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任广西提督。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六十四岁时退职还乡。中法战争开始后，他以六十六岁的高龄重新入伍，次年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

冯子材率领粤军来到镇南关，他站在被烧毁的关前，愤愤然地说：“法国贼子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天地难容！”他下令在关隘的东岭和西岭修筑炮台，在两岭之间修起一条三里多长的城墙，挖了壕沟，以防敌兵进攻。

法军统帅尼哥里知道冯子材足智多谋，且英勇无畏，心想用偷袭的办法先制伏他。他悄悄派出队伍，绕道镇南关以西一百多里，从背后攻打冯子材。不料，冯子材早已派出军队阻击法军，致使尼哥里的阴谋失败了。

光绪十一年二月八日（公元1885年3月24日）晨，漫天大雾，冯子材很早就起床了，他练了一套枪法，又练了一套刀术，然后来到前沿。正走着，大雾中跑来了总兵陈嘉。他禀报说：“军门，法贼乘雾来攻了。”冯子材点头说：“果然是乘雾而来。你去吧，按原计划打。”说罢，又派人去通知各隘口山头守将。

尼哥里指挥法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打东岭炮台，一路正面攻打关隘长墙。攻打东岭的法国兵仗武器精良，很快占领了炮台。他们掉转炮口，用炮弹轰塌了长墙。正面冲锋的法军欢呼起来，喊：“塌了，塌了！冲上去，占领它！”冯子材手握长矛，心急如焚。他观看了一下敌人来路，高声对部下喊道：“弟兄们，为国报效之时来到了。如果让敌寇入关，我

们无颜去见两广父老！”恰在此时，部将王孝祺率一支部队绕到敌军后边，向法军攻击。部将苏元春则按计划率部去抢夺东岭炮台。群山中炮声震天，刀光剑影，激战双方，相持不下。

驻守在关东侧的王德榜听到炮声，立即按冯子材的部署，率部去围攻敌兵弹药粮草基地文渊城，截断法兵后路。这一着十分厉害。敌军的补给线被切断了，霎时，法兵人心慌乱起来。

冯子材看到战机已到，就下命令说：“冲出去！”长墙栅门打开了。冯子材穿着草鞋，手持长矛，像只猛虎奔下山去。兵士们个个奋勇无比，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尼哥里率领的法军主力。总兵陈嘉看到老将军的气概，也奋不顾身地杀向东炮台，他身上四处中弹，仍不后退。冯子材的两个儿子手舞大刀，紧紧跟在父亲身后，东砍西杀。突然，山谷中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喊杀声，原来，当地的中国和越南百姓也来杀敌了。法军阵势乱了，刹那间，全线崩溃，纷纷仓皇逃命。尼哥里气急败坏，正要集合败兵，重整旗鼓，一声炮响，他身上受伤了。他叹了口气，命令道：“撤退。我走不了啦，抬我走吧。”几个兵士抬起尼哥里，带着残兵败将逃跑了。镇南关大捷，歼灭了法军一千多人。

冯子材对部下说：“我们不要给法贼喘气的机会，打狼要打死，斩草要除根。让我们打到谅山去。”兵士斗志昂扬，士气高涨，一路追杀，三天后就攻占了谅山。

进攻福建的法国海军司令孤拔听到法军镇南关和谅山大败的消息后，急忙请求法国政府派兵支援；同时，索性率兵舰闯入浙江三门湾，想打个胜仗，以挽回法国面子。舰队进入三门湾，夜深月明，孤拔想窥探一下内地形势，就轻轻爬上桅杆。事也凑巧，岸上清兵炮台有一士卒，月色中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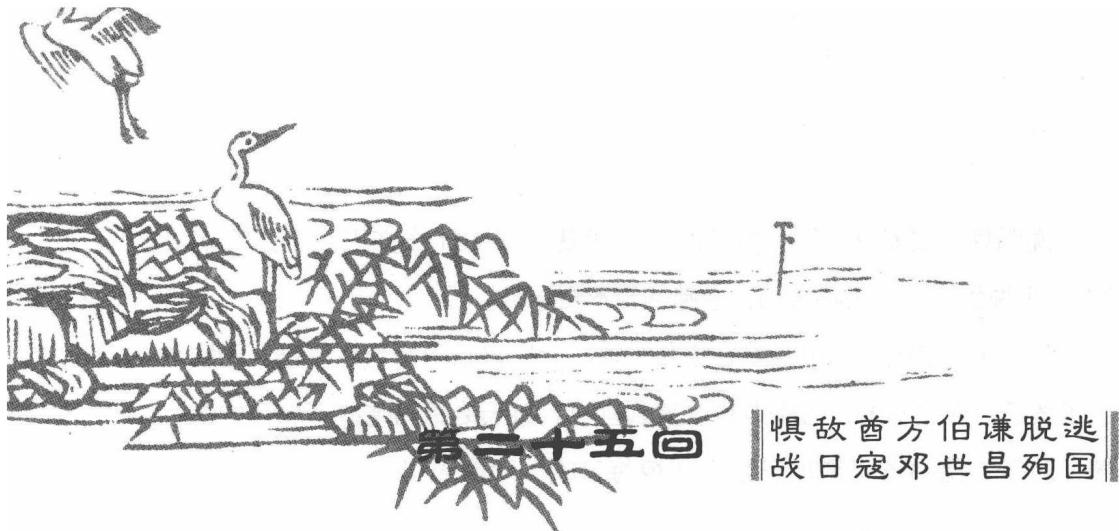
有敌舰驶来，心想来不及报告，先开炮轰击再说。他仗着胆子，开炮了。那炮弹不偏不斜径直向孤拔爬上桅杆的舰只飞来。轰然一声炮响，那孤拔中弹，从桅杆上掉下来，砰的一声，摔在甲板上。待法军将士来救，这位司令早就见了上帝。

在抗击法军入侵战争中，中国节节胜利，士气大振，可李鸿章却上书慈禧太后，说什么与法国人之战，应该“乘胜即收”，乘胜议和；否则，法国增兵再战，连求和的机会也将错过。于是，慈禧降旨，撤回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解散黑旗军，与法国签订《中法天津条约》。条约中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允许法国进入云南、广西贸易，减轻税收；中国若修铁路需经法国同意。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怪事！中国打了胜仗，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怪不得有人编了民谣讽刺慈禧太后和李鸿章：

门外来了狼，  
有人扔石头，  
有人去打枪，  
有人忙磕头，  
有人烧高香，  
吓坏臭婆娘，  
忙煞李蟑螂。



## 二十五

|| 帐故首方伯谦脱逃 ||  
|| 战日寇邓世昌殉国 ||

慈禧太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太好，长大成大姑娘后，又月经不调。中年时，不知什么原因，左眼下的脸上时不时地跳，一抽一抽的。那时叫眼跳，现在叫面部痉挛。每当眼跳时，她就烦躁不安。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她五十二岁，光绪皇帝也长到十六岁了。年底，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慈禧太后下午看了戏，吃罢晚餐，觉得有些劳累。她靠在凤床上微闭双目养神，大太监李莲英轻轻地给她捶着腿。她并没有睡着。她忽然记起，十三年前的这一天，光绪登基，那年他才四岁。时间如梭，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自己垂垂老矣，已是五十二岁的人了。皇上渐渐长大了，按理说，太后不该再垂帘听政了。可慈禧太后并不想交出手中的大权。怎么办呢？她闷闷不乐。顿时，感到左脸一热，眼睛下面的脸上就像有根无形的绳子牵引一样，一紧一松，抽搐着。李莲英看到慈禧脸色不悦，连忙说：“老佛爷，要说您有福，还真不假，您看，我头晚就梦见了您，您坐在莲花宝座上，好多神仙给您献礼献花。我还看见里头有孙悟空呢！”慈禧太后笑了，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猴儿吧唧地算什么神仙！”李莲英巧嘴八舌，连忙接着说：“哎，孙悟空连太上老君都不怕，给您献



花，说明您的恩德大。”慈禧又说：“我就不喜欢什么齐天大圣这个名称。”正说到这儿，奶妈来问，老佛爷要不要吃奶。

为了保养自己，宫中专雇有两名年轻妇女把自己的奶给慈禧吃，奶妈生了孩子，弃之不要，为赚点钱，来到宫中。每天给奶妈吃些不加盐的拐棒、肘子、猪蹄汤，增加奶量。慈禧每日吃一两次人奶，现在，时间到了。

“老佛爷，您该吃奶了。”李莲英提醒她。慈禧点点头。李莲英招呼奶妈走进宫中。一位很健壮美貌的媳妇，大约二十岁，走近慈禧，请安问好，跪在床前。她解开上衣，露出紧身红色的专用小褂，前胸无扣，只有两个窟窿，恰好露出两只乳房。奶妈向前靠了靠，将涨着的乳房伸到慈禧嘴中。慈禧太后慢慢吮吸着人奶。吃了右乳，奶妈急忙将左乳换过来，忽然，她手一挤，奶从乳头滋出来，滴了慈禧一腮帮子。慈禧伸手去擦，李莲英瞧见了，慌忙替她抹去，慈禧的左脸抽搐起来，她眼一瞪，将含在嘴中的奶妈的乳房狠狠一咬。奶妈猛地叫起来：“疼死我了！”再看自己的左边乳房，奶头被咬破了，鲜血淋漓，慈禧一生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说不吉利的话。她眼跳，又听奶妈喊“疼死我了”，大怒，伸手啪的一声，一记耳光打在奶妈的脸上，骂道：“滚，滚出去，丧门星！”奶妈连忙叩头请罪，哆哆嗦嗦地退了下去。李莲英劝慈禧道：“老佛爷，别生气，生气对您仙体不好。”李莲英编了前边神仙献花的故事取悦慈禧。现在，他知道慈禧为什么烦躁。他慢慢地说：“老佛爷，光绪皇上十六岁了，按老规矩该册立皇后了。”慈禧不高兴地说：“我知道。”李莲英又说：“不过，十八岁册立皇后也不算晚。”慈禧脸上有了笑容：“对，十八岁。再过两年十八岁，也不算晚。不过，皇上十六岁了，我还垂帘听政，似乎有点说

不过去了。”李莲英往前凑凑，附在慈禧耳旁说：“十六岁的孩子还不懂事。我去让大臣们上奏，仍然让老佛爷训政。让皇上事事听您的。”

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了两年以后，光绪十八岁了。至此，必须册立皇后了。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权，一面让光绪驯服，唯命是听；一面为光绪找一个可以控制、监视他的皇后。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她弟弟的女儿，也就是她的亲侄女合适，慈禧的这位亲弟弟名叫桂祥，曾任副都统。桂祥有一女儿叶赫那拉氏，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比光绪皇帝小三岁。于是，她降懿旨，立她侄女叶赫那拉氏为隆裕皇后，同时选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做妃嫔，均为他他拉氏。长女立为瑾妃，次女立为珍妃。次年二月，光绪大婚，迎皇后、妃嫔入宫。光绪不喜欢皇后和瑾妃，只有珍妃伶俐活泼，又积极支持光绪皇帝的主张，所以，深得皇上宠爱。

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个很貌美的妹妹，他很想让她成为光绪皇上的妃嫔，这样，他就可以更加官运亨通，荣华富贵了。他曾把妹子接入宫中陪伴慈禧太后，又让妹子向光绪暗送秋波，可光绪无动于衷。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使李莲英十分懊丧，于是，他更痛恨光绪，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

光绪十九岁的时候，慈禧宣布撤帘归政。说是退养颐年，其实事事仍由她做主。五年后，即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在颐和园排云殿受贺。不想，恰在此时，日本借口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向中国军队挑衅。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向朝鲜派出了近三万人的军队，由于朝鲜政府的请求及国内主战派的呼吁，李鸿章奏请慈禧、光绪，决定派左宝贵等率领的一万四千清兵，从辽东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平壤。

七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又雇用英国的“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三艘商船，运载陆军两千人增援驻牙山的清军。由北洋海军的“济



远”号、“广乙”号、“威远”号三艘军舰护航。日本特务用重金贿赂李鸿章的外甥，获得清兵用船增援牙山的情报，立即派出十五艘军舰，集结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堵截偷袭中国军舰。双方军舰相遇，日舰开炮，中国舰队被迫还击。激战中，“广乙”号舰小力弱，受了重伤，最后因撞了浅滩而焚毁。“济远”号船身大，炮火强，与日寇顽强对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济远”处于被包围之中。管带（即船长）方伯谦贪生怕死，慌了手脚。他急忙躲到船舱里，下令说：“我们已尽到了责任。敌强我数倍，不可久战。退回天津！”众将士不同意方伯谦的临阵脱逃的做法，掉转炮口，对准日本“吉野”号，连发数炮。

“打中了吉野！”大家欢呼起来。

方伯谦害怕日舰报复，再次下令：“速速退回天津，若不执行命令，从严治罪。”众将士无奈，只好退出战斗，运送中国兵士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失去了军舰保护，被日舰包围。日舰喊话：“‘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英国船长害怕了，表示愿意投降，但遭到中国将士的坚决反对。船上的近千名中国将士大义凛然，表示“宁死勿降！”日舰发炮轰击，施放鱼雷，中国兵士用步枪还击。最后，“高升”号被击沉。除三百名士兵遇救外，其余七百多人都壮烈牺牲了。

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公元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开始了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企图占领朝鲜，然后再侵入中国。他们对平壤发动了猛烈攻击。九月十六日，清廷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完成护航运送援兵后，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准备返航旅顺。十七日上午，丁汝昌召集各舰管带开会，说：“此次护航完成任务顺利，丁某当向朝廷为各位请功。现在返

航，大家要协同一致，顺利抵达旅顺。”话刚说完，一位副管带来报告说：“军门大人，西南方向发现有一支舰队驶来。”丁汝昌问：“是哪国舰只？”值班副管带答：“浓烟滚滚，看不清标志。”丁汝昌对大家说了一句：“要多加小心。”然后，迅即登上舰桥，举起望远镜观看。他看到，确有一支舰队驶来，舰上似乎是挂的美国国旗。他十分纳闷儿：“美国舰队开到这里来干什么？”对面悬挂星条旗的舰队越驶越近，忽然，那十二艘军舰降下了美国国旗，霎时，换上了日本国旗，鱼贯纵列，衔尾疾驶，向北洋舰队扑来。

丁汝昌大惊，心中骂道：“好狡猾的鬼子！”他立即将情况向管带们讲清，征询意见。“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说：“敌人有准备地来，来者不善，我等不可硬拼。依我之见，速速起航逃离为好。”“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一挥手，说：“不可！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也要打你。逃跑必然自取灭亡。我们只有一条路：奋起抗击！”丁汝昌点点头，说：“世昌之见极对。我们宁可战死，也不可逃跑！众位听我命令：我舰队分为两路，‘定远’号和‘镇远’号吨位大，铁甲坚、火力强，为前锋迎击敌舰。我在‘定远’号上指挥。其他各舰要随机应变。我们虽然弹药不足，但只要团结一心，是可以打败敌舰的。”

双方舰队都排开了阵势。北洋舰队的旗舰是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战斗一开始，它就成了敌人主要攻击目标。几颗炮弹飞来，击中了“定远”号的甲板、桅杆。帅旗被打落了，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镇定自若，毫不畏惧。他心中当然也充满了矛盾，因为李鸿章曾再三叮嘱他，不要与日本舰队正面交战。可今日，日寇寻衅，怎能逃去！顾不了这些了。他让信号手发出命令：“攻击日舰右翼！”大海上炮声轰响，水柱



升腾，硝烟弥漫。突然，又一颗炮弹飞来，落在丁汝昌身旁，轰的一声，舰桥被炸断了，丁汝昌一下子从舰桥上跌落下来，受了重伤。兵士们急忙抬他去船舱休息，他说：“正在激战，我怎能离开！”于是，他忍住剧痛，坚持坐在甲板上，督促旗舰官兵英勇抗敌。由于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北洋舰队阵势开始混乱起来，只好各自为战。这时，“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心中十分焦急，舰队不能统一行动，就有可能被敌舰分割包围。他曾与丁汝昌一起研讨战略，丁汝昌说过：“若旗舰被击沉，你要勇敢负起指挥舰队的重任。”邓世昌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广东番禺县人。幼年即目睹洋人侵略之凶残，深感中华民族之苦难，决心长大报效祖国。十四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历任北洋舰队“振威”、“扬威”、“致远”等舰管带。邓世昌治军严格，待人诚恳，深受官兵爱戴。他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英勇无畏。他命令旗手：“升起大旗！”这样，“致远”号就成了旗舰，成了日舰攻击的主要目标。邓世昌首先命令“济远”和“经远”两舰向“致远”靠拢。然后又发信号，让各舰集中火力，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和装备精良的“吉野”号。

“济远”号拒绝向邓世昌靠拢，企图逃跑。舰上官兵反对管带方伯谦逃跑的主张，方伯谦恼羞成怒，说：“退出战斗，先保住我等性命。谁再反对，格杀勿论。”在他强迫下，“济远”号慌忙逃跑，慌乱中竟撞伤了中国军舰“扬威”号，致使“扬威”号被日寇击沉。

邓世昌率领“致远”、“经远”两舰向日舰“吉野”冲去。此时，日舰“西京”号前来阻挡，邓世昌命令开炮，打折了它的舵机。“西京”号狼狈逃去了。日舰纷纷向“致远”号包围过来。邓世昌指挥战舰在海上灵活穿插，时而左，时而右，紧紧咬住“吉野”号。他对官兵们说：“‘吉

野’速度快，炮火猛，是日寇主力舰。打沉它，就打乱了日舰的阵脚。一炮、二炮瞄准，放！”炮弹呼啸着飞向“吉野”。打中了！“吉野”甲板上着起火来。“吉野”吓坏了，掉头逃去。邓世昌高兴地叫道：“弟兄们打得好！‘吉野’逃跑了，追上去，击沉它！”“致远”舰遵照邓管带之命，开足马力向“吉野”追去。一发一发炮弹从舰上飞出去，在“吉野”甲板上、船尾、左、右方炸响。突然，邓世昌发现自己舰上的炮哑了。他急问：“怎么回事？”炮手失望地回答：“大人，炮弹打光了！还有一些是打不响的炮弹。”邓世昌心中不禁一缩，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局面。日寇“吉野”舰发现紧紧追赶自己的中国“致远”号哑巴了，立刻明白了原因。他们返回头来，向“致远”扑来。

邓世昌头上浸出了汗珠。他双目闪着勇敢沉毅的光芒，召集官兵，说：“我们的炮弹打光了，怎么办？逃跑？退却？”

有几个官兵激动地答：“不，我们宁死不逃、不退、不降！”

邓世昌也十分激动，他为将士们的气概感动了。他慷慨激昂地说：“对，我们不逃，不退，不降。我们把那只狼一样的‘吉野’撞沉，好不好？”

二百五十多名官兵几乎异口同声回答邓世昌：“好！撞沉它！”

邓世昌稍稍停了一会儿，长长吸了一口海上带有咸味儿的湿润空气，命令：“弟兄们，各就各位！开足马力，目标——‘吉野’舰！”

“明白，目标——‘吉野’舰，开足马力！”

“致远”号像下山的猛虎、像腾飞的蛟龙、像出弦的利箭，冲向“吉野”。它无所畏惧，它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邓世昌穿着被战火烧焦的衣服，脸上、手臂上流着血，愤怒地注视着前方那艘敌舰。不少士兵跪在甲



板上，向自己的祖国、向养育了自己的家乡与父母亲朋告别。

“吉野”舰见邓世昌驾驶军舰像一条火龙似的撞过来，大吃一惊。他们立刻意识到了，“致远”舰要与他们相拼，相撞，同归于尽。“吉野”不知所措，只好掉转船头，再次逃跑，边逃边向“致远”放射鱼雷。

一枚枚鱼雷向“致远”舰飞来。邓世昌双手把住舵轮，一脸肃穆。

离“吉野”舰越来越近了。

突然，一枚鱼雷击中了“致远”舰身，锅炉爆炸了。轰然一声，霎时，“致远”舰成了一片火海。漂在海上的“致远”舰身开始倾斜了，渐渐下沉。舰上二百五十名官兵聚集在甲板上，紧紧地靠在一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祖国的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生命终止。

水淹没了脚、腿，淹到了腰、胸。

他们滑进了大海。战士们没有泪，没有呼喊，更没有惧怕。邓世昌闭上眼睛，心中默默地说：“永别了，亲爱的祖国。”他的随从刘忠游了过来，喊道：“大人，给你救生圈！”

邓世昌摆了摆手，说：“不要给我！事已至此，誓不独生。”这时，舰上的一只狗也游了过来。邓世昌平时极喜爱它，喂它食物，闲暇时抚摸它，和它一起玩耍。那狗游到邓世昌身边，用嘴叼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致下沉。邓世昌眼睛湿润了，是海水，还是眼泪？他心中说：“谢谢。不要救我了，我誓与军舰共存亡。”他毅然把爱犬按入水中，与自己一起沉沒了。

丁汝昌看到“致远”被击中，他的心如刀割一样。他含着眼泪用望远镜搜寻着海面。他看到邓世昌拒用救生圈，不禁潸然泪下。他命令道：“派去救生艇，抢救邓世昌！邓世昌不能死，他是我们舰队的中流砥柱

啊！”

丁汝昌受伤，代替他指挥的右翼总兵刘步蟾答应着：“是，我立即派人去救！”

天渐渐晚了。炮火仍然十分激烈。“致远”号官兵的壮举，震撼着各舰官兵的心。他们高喊：“为‘致远’报仇！开炮！”“为邓世昌报仇！”

“经远”号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继续与日舰“赤城”号激战。“经远”中弹起火。官兵们沉着还击，几发炮弹打中了“赤城”号。就在追击“赤城”中，不幸中了鱼雷，沉入海中。

“镇远”号也连连发炮，轰击日寇“松岛”号。击中了，松岛号上的日本官兵死伤一百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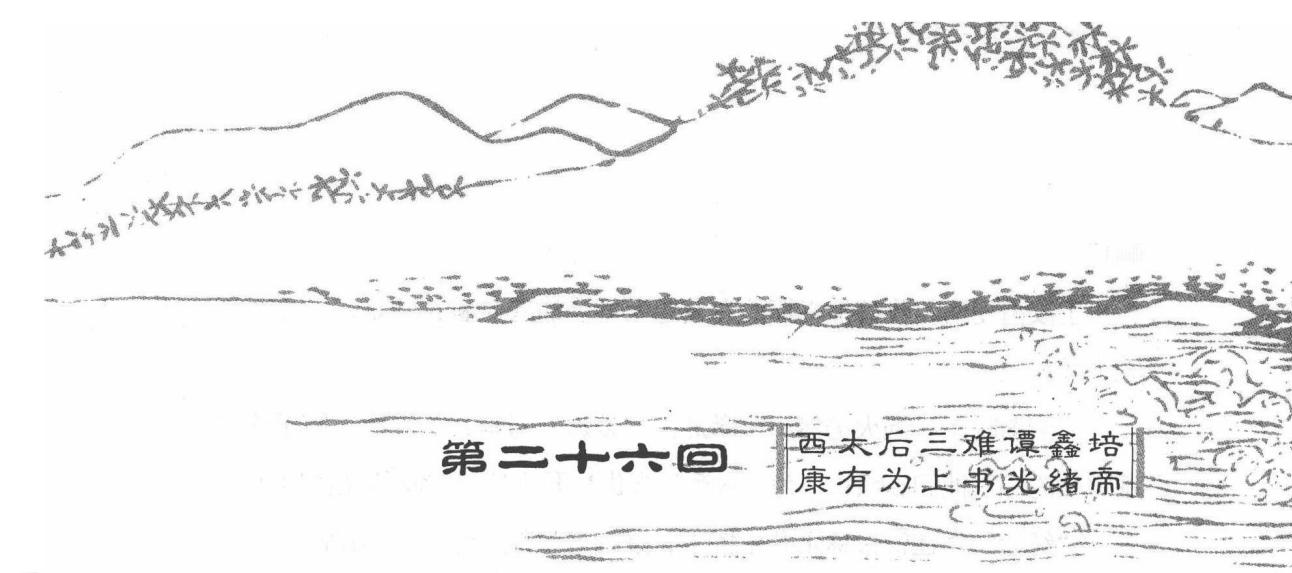
只有“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不听指挥，胆小怕死，临阵脱逃。

丁汝昌心口发闷，只觉眼前一黑，倒在椅子上。刘步蟾急忙扶他躺在甲板上，呼唤着他的名字：“丁军门，军门大人，醒一醒，醒一醒。”丁汝昌微微睁开双眼，嘴中仍然重复着：“快，快，去救邓世昌——救邓世昌——”

刘步蟾答应着说：“大人放心，已经派人去了。”

五点多钟了，大海上暮色苍茫。风声、涛声、炮声、喊声在这苍茫暮色中益发显得残酷凄凉，仿佛有无数只巨掌铁爪，撕扯着人们的心肺。中国北洋舰队的官兵，除去个别怕死者之外，牺牲的壮烈不屈，活着的战斗不息。日寇见天色已晚，已经重创了北洋舰队，又怕中国舰只都像邓世昌那样冲过来，就升起了集合返航的信号。

蓝色的大海渐渐变成了黑色的大海，在夜色中为牺牲的中华儿女号啕大哭着……



## 第二十六回

西太后三难谭鑫培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

不一会儿，派去营救邓世昌的人回来了，禀报丁汝昌和刘步蟾说：“大人，那邓世昌，邓大人不肯单独生还。他已经殉国了！”

丁汝昌热泪盈眶，叹了一口气，说：

“世昌不愧是条好汉！步蟾，这应了你的那句话：舰亡身亡，决不投降！”

刘步蟾点了点头，说：

“世昌壮举，天地敬之。我也会以他为榜样，实现自己的诺言的。”

日本军舰已经撤退了。北洋舰队集合编队，刘步蟾向丁汝昌报告说：

“军门大人，我北洋舰队被击沉四艘，损失严重。据悉，日方舰队损失也很严重，包括旗舰在内的五艘舰只受了重伤。”

海战情况奏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后，光绪皇帝竟十分激动。他双手握拳，斥责跪在地上的李鸿章说：

“太丢人了！我北洋舰队被击沉四艘，怎么闹成这个样子？朕很赞扬左宗棠，他督办新疆军务时，有策有略，善于用兵，不仅灭了叛贼阿古柏，还屯边开荒，成绩卓著。我听说有人写诗赞颂他：‘大将西征人未

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渡玉关。’看来这场海战不会有人写诗赞颂它了。”

光绪显然是在挖苦李鸿章。当年左宗棠西征阿古柏，李鸿章曾极力反对。他脸上一红一白地低着头，听光绪接着说：“对犯我之日本贼寇不能客气！”慈禧太后瞪了光绪一眼，说：“对付洋人，不可莽撞。”说罢，转过头询问李鸿章，说：“依你之见呢？”李鸿章跪奏道：“恕臣直言。黄海激战后，北洋舰队损失严重，我想，应该让他们暂驻威海卫休整。日本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尽力安抚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不仅看到外患，还要看到内乱。”

“什么内乱？”光绪问。

李鸿章轻轻嗽了一下嗓子，接着讲：“太后与皇上一定风闻了，广东有个孙文，字逸仙，又名孙中山的人，是个叛党。早在年初，他曾上书给臣，大谈什么改革，我不屑一顾。最近听说他活动频繁，组织什么革命党。另外，还有一个叫康有为的也倡导什么维新，望太后和皇上明察。”光绪皇帝提笔在一张纸上记下了孙中山和康有为的名字。光绪写罢，抬头对李鸿章说：“我看，我们常常受人欺负主要是因为国不强，民不富。日本国不大，为什么强起来了？”李鸿章垂下头，不敢回答，他不知道光绪皇帝是怎么想的。慈禧太后抬手按了按左眼皮，说：“皇上是不是可以派李鸿章任钦差大臣，赴日本谈判，不要打了，我们吃点亏也不要紧。洋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姓孙的叛党。”光绪不敢再说什么，点头道：“按母后讲的做好。”说罢，转过头来又说：“北洋海军一战受损如此严重，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咎亦难辞。”李鸿章顿时脸色煞白，汗都流下来了，连忙叩头说：“臣罪该万死。此次战败，实由于那方伯谦临阵脱



逃，涣散了军心所致。”光绪皇帝生气地说：“如此鼠辈，当加严惩，以儆效尤。”说到此处，转头问慈禧太后：

“母后看如何处置？”

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想，叹气道：

“杀了他吧。屡次临阵脱逃，着实可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九月下旬，方伯谦在旅顺被就地正法。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决策有误，应该自责。他请求拔去头上三眼翎，褫去黄马褂。光绪一一应允。

避战求和，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在洋人面前，他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仿佛裤裆里总揣着偷人家的一只兔子似的。他在甲午海战中，丢人现眼，此时又赴日本马关去和谈了。

赴马关途中，他聘请的顾问美国人科士达（曾任美国国务卿）拿了一份英文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说：

“你们中国，现在有两个人物，你可注意到了没有？”

“哪两个人物？”李鸿章问。

“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孙中山。”

“略略知道一二。一个国家，总有一些谋反者，康也好，孙也好，区区小辈，不必多虑。”

“不。这康有为，很有号召力，不可小瞧；这孙中山，外号孙大炮。这大炮口是对准大清皇帝的宝座的，更不可轻视。前不久，他和同党成立了兴中会。入会都要宣誓。”

“还要宣誓？”

“对。誓词是这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

心，神明鉴察。”

“大胆！逆贼无法无天。”

“你看，孙中山这样说，他以为他与康有为不同。孙中山认为，大清朝就像一棵枯死的树，不可救药，必须拔掉它，重新种上一棵茁壮生长的树。而康有为则不然，他认为大清这棵树虽已老朽，但为它浇点水，剪剪枝，还可以让它活过来。”

李鸿章冷冷一笑，说：“不伦不类，可笑之极！”

科士达沉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啊！”

李鸿章当晚将听到的消息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奏折。在折子中，他不无忧虑地写道：“逆党倡乱，危及大清基业，不可掉以轻心。臣以为对逆党宜早日清除，万万不可姑息。”

光绪皇帝读了李鸿章的奏折，对慈禧太后说：“叛党猖獗，着实可恼，可也要看到另一方面，我大清皇朝沿袭旧制数百年来，积重难返，有许多地方不合社会潮流。我看该改的就得改改了。”

慈禧太后点头说：“该改的就改。过去，汉人不能委以军机重任，现在，我不是就打破了那老规矩！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例子。朝政由你处理，大的圈儿别出，小小不然的，您看着办就行了。”

光绪瞧了瞧慈禧白净但肉皮已经开始松弛的脸，说：“嘛。”

慈禧回头看了李莲英一眼，转回来问光绪道：“皇上愿不愿意跟我去看戏？今儿个是谭金培唱《文昭关》。”她不认识“鑫”字，将“鑫”念成了“金”。光绪微微笑着说：“是谭鑫（xīn 欣）培，不是谭金培。”

原来，谭鑫培第一次进宫唱戏，慈禧念戏单点戏，点到谭鑫培的时候，她以为“鑫”读音为“金”，就念成了“谭金培”。她念错了，谁敢说



呀！就这样，谭鑫培有一阵子只好改名叫谭金培了。现在，光绪告知慈禧读错了字，她老大不高兴，翻了翻眼皮，说：“‘鑫’字我怎能不认识！我是说一个伶工干吗用三个金，一个就够他花的啦！”

慈禧心想，兴许是我念错了，鑫不念金。想着，气哼哼地来到了戏楼前，那里正等她点戏呢。真巧，谭鑫培正跟慈禧走了个对面。

慈禧有气正没地方撒，她站定，满脸怒色地问：“你是谁？”

“我是谭——”谭鑫培纳闷儿，心想，老佛爷认识我呀，今儿个是怎么啦？他刚说了自己的姓，忽然记起，慈禧一直叫他金培，是说鑫培呢？还是说金培？他犹豫不决了。

“谭什么？”慈禧逼了一句。

“谭——谭金培——老佛爷，您怎么不记得我了？”说着，谭鑫培跪在了地上。

“你那个‘金’字怎么写？”

“我那个‘金’字是一个金，两个金，三个金。三个金，一个金在上，两个金在下。”

“三个金搁一块儿念什么？”

“念金。”

“说实话！”

“老佛爷饶恕奴才嘴直，那个字，要一个一个分着念，念金；要合一块儿念，念鑫。我知道，您是分着念的。”

慈禧笑了。她用手指了指谭鑫培的头，嗔怪地说：

“人非圣贤，哪能不读错字。我读错了，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却将错就错，害得我当众出丑！”

“奴才不敢。奴才该死！”

谭鑫培，名金福，是京戏著名老旦谭叫天的儿子，因而外号叫小叫天。他原籍湖北江夏，演老生。

清代乾隆年间，各种地方戏盛行，如秦腔、昆曲，二黄、小调等。之后，嘉庆、道光年间，徽班进京，极受欢迎。经过变迁，在徽戏（以二黄调为主）和汉剧（以西皮调为主）的基础上，诞生了京戏。早期京戏有三大名演员：余三胜、张二奎、程长庚。十几年后，又出现了三位有代表性的演员：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以谭鑫培为佼佼者。他继承余派演唱艺术而有所融化发展，文武昆乱兼长，唱做并重。他善于学习先辈经验，又勇于革新。他将京戏老生的“安工”（唱工老生）、“衰派”（做工老生），“靠把”（武打老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京戏。有人说他“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他是京戏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演员。他所创造的艺术流派，人称“谭派”。

慈禧太后最喜爱谭鑫培的老生唱做，可今天，心中老觉得别扭，霎时，脑子里有了一个捉弄人的想法。她斜眼瞟了一眼谭鑫培，嘿嘿笑了一声，说：

“谭鑫培，今儿个我要听你唱一出戏。”

“老佛爷尽管吩咐。”

“唱《文昭关》，你扮伍子胥。”

“奴才遵命。”

“有个条件：我要伍子胥从城墙上翻跟头出城。”

“这——”

谭鑫培想，伍子胥明明是混出昭关的，怎么能翻跟头出城呢！何况城



墙那么高，一个跟头翻出去，谈何容易。他又想，既然慈禧这么说了，只好按她说的去做。

慈禧一挥手，说：“去吧。”

谭鑫培演过武生，功夫底子很好。他到后台跟大伙商量了一下，大家气得直咬牙。开演了，谭鑫培演到出城时，他猛一使劲儿，一个翻身，像燕子一样飞出了城墙（用布做的道具，有近三米高）。

慈禧看罢，冷冷一笑，让李莲英传话：

“下一出让他唱《盗魂铃》。让谭鑫培扮演猪八戒。”说罢哈哈大笑。

懿旨传到谭鑫培耳中，他叹了口气，说：“这不是难为我嘛！我没扮过丑角呀。”

李莲英眼睛一瞪，说：“怎么，你敢抗旨？我问你，你脖子上长几个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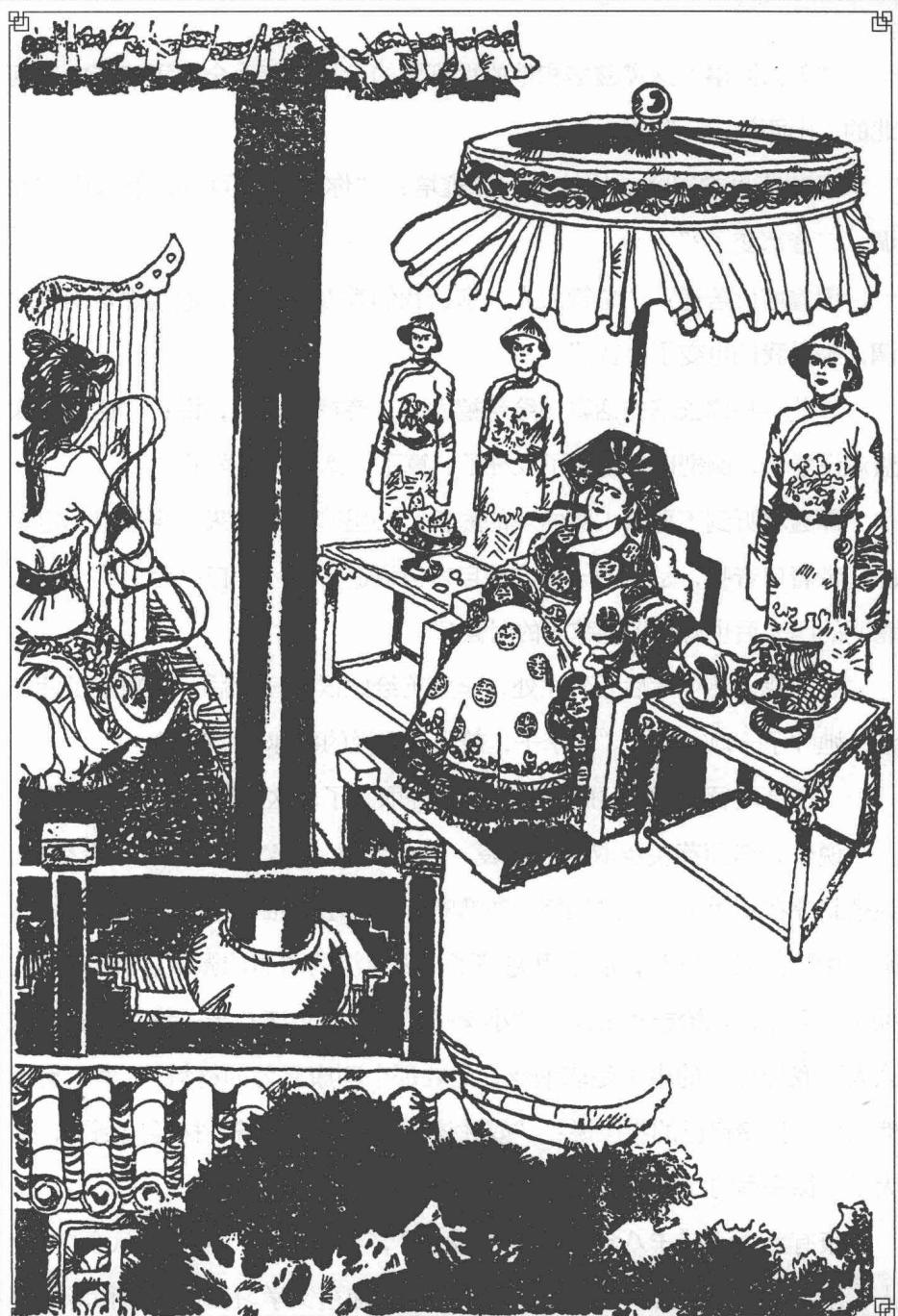
谭鑫培无奈，点了点头。他化了装，第一次扮丑角登场。他仔仔细细地一招一式地演着，直到收场。真想不到，他扮的丑角还真不赖，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称赞说：“这丑角还真没难住他小叫天！”说罢，转头告诉李莲英：“小李子，我有点累了，回宫休息去了。你传话给谭鑫培，让他带几个徒弟，限半个月出师。”

“徒弟？”李莲英问。

“对。挑几十个小太监当他的徒弟。”

谭鑫培只好领命，教了几十个小太监学戏。这些小太监又懒又馋，不认真学，可难坏了谭鑫培。十几天过去了，太监们长进不大。

七月七，宫里又唱戏，谭鑫培演拿手戏《定军山》，他扮黄忠。这天慈禧也来了。听着听着，她觉得不对味儿，就问：





“怎么回事？这谭鑫培和他的那班里的人马，怎么全变了口音？有河北的、山西的——”

李莲英也觉得怪。连忙去问谭鑫培：“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南腔北调，口音都变了？”

谭鑫培诉苦道：“总管大人，您让我们教太监学戏，他们都是南腔北调，染得我们也变了口音。”

李莲英将谭鑫培的话禀报给慈禧太后，慈禧想了想，说：“这些小太监戏没学会，倒把口音传给了戏班子。算了，算了，别学了。”

谭鑫培听到不再教太监学戏的懿旨，心里暗暗笑起来。原来唱《定军山》带着口音唱，是他的一计。他自言自语道：“哼，自以为永远比别人聪明的西太后也有瞎子骑瞎驴的时候！”

看罢戏，慈禧太后回到住处，李莲英给她揉腰捶背后，又端来了莲子汤。她呷了一口，说：“小李子，前几天我说的事你办了吗？”

“您是说吸水烟袋要的烟丝？我已经取来了，这烟是云南的贡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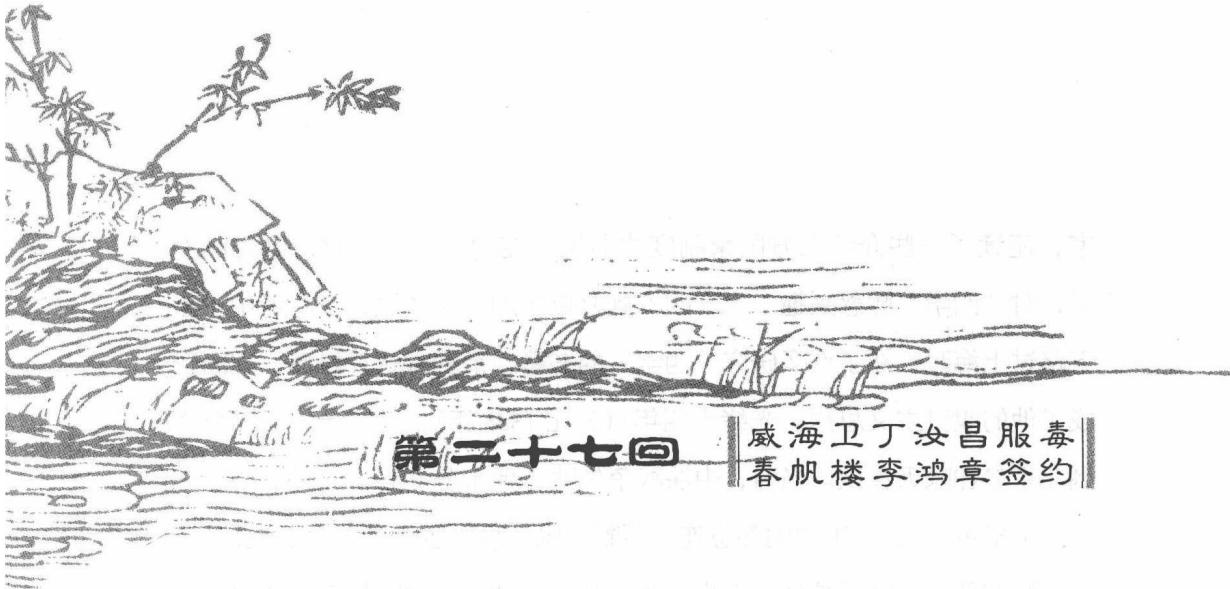
说着，李莲英疾步取来水烟袋，装上烟丝，点着一炷香，递给慈禧。慈禧斜靠在椅手上，接过烟袋，咕噜噜，咕噜噜，抽了起来。几口白烟从她口中喷出来，顿时，屋子里充满了一股淡淡的甜甜的微微刺鼻的烟味。抽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说：“小李子，你还没七老八十，怎么就忘性这么大。我让你办的事不是取烟丝，是要那个叫康有为的材料。”李莲英恍然大悟，打着自己的嘴巴说：“奴才该死！禀报老佛爷，材料找到了，是大学士徐桐写的折子。”

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号长素，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出身于地主小官僚家庭。父亲早逝，跟随祖父学习古代典籍和诸子百

家，还读了一些介绍西方国家制度的书报。在他二十一岁时曾到香港游历，对“西学”颇感兴趣。二十四岁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中。南下路过上海时，买了许多研究“西学”的书籍，带回家认真研读，逐渐形成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三十岁时，再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中法战争失败，他十分痛心。于是，写了一封《上皇帝书》，指出中国外患连年不断，国内百姓困苦贫穷，长此以往，不实行变革，国家不被外国灭亡，也将被百姓推翻。他呼吁皇上快快实行变法，再也不要迟疑了。康有为的《上皇帝书》立刻传遍了北京城，有同意的，有佩服的，也有反对的，咒骂他的。由于保守、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他的《上皇帝书》没能转递给皇上。这次应考康有为本应考中第三名，主考官徐桐是个极端守旧派，他读了康有为的试卷，看到他的名字，大骂道：“如此狂生，不可中！”提笔勾去了康有为的名字。

康有为上书皇帝未成，考试又名落孙山，心中只是怏怏不快。次年，他回到广州，在万木草堂讲学，宣传变法维新。这一天，他吃过早饭，正要去与众学生讨论变法宗旨，一位学生跑过来，面带笑容说：“老师，我给您带来了一位高徒，此人比您小十七岁，但在我们这些小字辈中可大名鼎鼎哩！”

康有为很喜欢结交志同道合之士，连忙问：“此人是谁？快请，快请！”



## 第三十七回

威海卫丁汝昌服毒  
春帆楼李鸿章签约

“学生梁启超拜见老师！”走进来的年轻人向康有为深深地鞠了一躬。康有为连忙伸手，说：“不敢不敢。你叫梁启超？”梁启超点头，说：“学生广东新会人，久闻先生大名，特来拜会，望老师收纳。”康有为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只见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一双浓眉，一双大眼，高高的鼻梁，透着一种机警聪慧。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学生。康有为一边让梁启超进屋落座，一边询问：“你有了功名？”梁启超答：“已经中了举人。”康有为说：“年轻有为啊！你愿随我主张变法，这可有危险呀，可能杀头，可能灭族，绝非儿戏！你难道不怕？”梁启超一拱手，说：“学生拜在老师门下，心诚志坚，虽死不移。”康有为很感动，连连说：“好，好。你已经看到了，中法之战，我国受尽屈辱。今日，中日之战，更是凄惨。日本占领了全朝鲜，又渡过鸭绿江，侵占了中国领土。这是陆路。海路上，他们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旅顺、大连进兵。如入无人之境。中国不变法，前途不堪设想！”梁启超点头说：“据说，日寇还要攻打威海卫呢！”

梁启超所说一点不假。光绪二十一年初（公元1895年初），日军向北

洋海军基地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进犯。北洋舰队黄海一战，虽损失五舰，但主力尚在。李鸿章强令北洋舰队的大小兵舰十五艘，鱼雷艇十三只藏于威海卫军港，不准出海迎敌，名曰“避战自保”。哪里想到，日寇并不让你“避战”，他们派出二十五艘军舰护送陆军两万多人，在威海卫以东的成山角登陆，抄袭威海卫炮台，同时派出军舰封锁了港口。海军提督丁汝昌十分着急，打吧，违背了李鸿章的命令；不打吧，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他对总兵刘步蟾说：“我们处境危险，你看如何是好？”刘步蟾无言以对，半天才答：“没有良方，我等只好忠于职守，与舰队同生死。”丁汝昌长长叹了口气，说：“我总觉得对不起众位弟兄们，也对不起社稷百姓！”

日军很快占领了南岸炮台，北岸炮台不战自溃，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被困在刘公岛，坐以待毙。日军派出舰只，大炮轰鸣，威远号与来远号两舰被击沉，定远号被击中失火，丁汝昌负伤。眼看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泪流满面，对天呼喊道：“天公有眼，汝昌走投无路矣！”说罢将杯中毒药一饮而尽，自杀了。刘步蟾正在组织扑灭大火，听到丁汝昌服毒自尽，连忙跑到岛上，一下子跪在丁提督尸体面前，泣不成声。他伸手轻轻抹了抹丁汝昌瞪着的双眼，心中默念：“丁军门，你死不瞑目啊！”说罢，猛地站起，奔到大火熊熊的定远舰甲板上，让人搬来炸药，说：“弟兄们，倭贼已至，我们已无力抵抗，丁军门也已归天了。我们不能把军舰留给敌人。”说罢，下令燃着炸药，轰隆隆一声巨响，定远舰猛烈地晃动着，慢慢沉入海去。刘步蟾此时心如刀绞，默默地掏出手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刘总兵壮烈殉国了。

至此，清廷经营了十一年的北洋舰队全部覆灭了。



再说李鸿章奉旨赴日本马关与日方议和，心中犹如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他想：“多烧香多磕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有如此，方能逢凶化吉。”日本派出全权大使、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谈判。谈判地点在马关的春帆楼。

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就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说：“我代表大清帝国向你致意，过去若有非礼之处，望多包涵。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伊藤博文冷冷笑道：“说得再好亦无用，要看你是否答应我们的条件。不要忘记，是你们求和，而不是我们。”李鸿章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伊藤博文说：“你可知道，我军节节胜利，占了大连旅顺，也占领了威海卫、营口。南边嘛，我们已经占领了澎湖岛。”李鸿章乞求道：“能否先停战，然后我们订约。”伊藤博文望着已经胡须花白、七十二岁的李鸿章，蔑视地说：“先停战？不，先订和约，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方能停战。”李鸿章苦笑了一下，问：“请讲停战条件。”伊藤博文狡黠地一笑，说：“你们把山海关、大沽口、天津三处割让给我国，作为抵押，我方即可停战。”这一条件吓坏了李鸿章。试想，若割以上三地，岂不是引狼入室，下一步该割首都了？他不敢反驳，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这不可，这不可，下官无法向皇上交代。再议再议。”伊藤博文讥讽道：“你这个白胡子老儿，前边讲诚心诚意，现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有什么诚意！”李鸿章又点头又摆手，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有诚意，有诚意。我若无诚意，也不来此。”伊藤博文好不厉害，进逼说：“那好。你国应将台湾岛、澎湖列岛划归我国。并且在一月之内办完交割手续。”李鸿章犹豫了一下说：“头绪纷繁，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眼睛一瞪，

恶狠狠地说：“这有什么奇怪！这块肉还没咽下去，我们饿得厉害！”说罢又哈哈大笑。李鸿章先是木然，继而也吃吃笑起来，他也不知道笑什么，是笑人家，还是笑自己。伊藤博文又说：“你方赔款，我意应赔五万两白银。”李鸿章一伸舌头，说：“太多太多，我国没有那么多钱呀！请让稍许，即可定议。”伊藤博文冷冷地说：“不能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让我考虑考虑。”他知道，如果日方提的过于苛刻的条件他答应了，回国后，皇上怪罪下来，他也是吃不消的。

李鸿章只好使用拖延的办法，谈不成就说，明日再议；明日不行，后日再议。几天过去了，这一日又有几项陷于僵局，他心中闷闷不乐。他心想，我在国内，两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名声赫赫，哪个敢在我面前放个屁！可在这马关，我简直成了孙子辈的下三滥！正想着，忽然他乘坐的马车一震，砰的一声枪响，他只觉得脸上一热，血流如注。原来有一日本人向他开枪，子弹恰好打中他的左颧。当时，李鸿章就晕倒了。马车夫把李鸿章送回到住所，病了几日，伤才渐渐好了。他挨了一枪，心中益发胆怯，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 1895 年 4 月 17 日）与日方伊藤博文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华各通商口岸自由开办工厂；中国承认朝鲜受日本控制，等等。

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片骂声。举国上下，凡有些爱国之心的，无不气愤。恰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一拍桌子，说：“岂有此理！这等丧权辱国之约，真是我等之奇耻大辱。”一些台湾籍、辽东籍的举人，听到家乡被出卖了，都泣不成声。于是，康有为、梁



启超联合了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皇上，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马关条约》。湖南籍的举人听说广东籍举人上书皇上，也纷纷报名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冒着北京暮春的风沙，集合了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去请愿。队伍足有一里多长。这些举人及学士满怀激愤，来到了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都察院是清廷最高监察、监督、弹劾和提出建议的政府机关。举人们上书请愿的壮举震惊了京城。康有为派梁启超把举人们召集到松筠庵开会，他对到会的一千三百多位举人说：“各省举人纷纷上书请愿，恐怕所上之书均被扣压起来，不上报皇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起草《上皇帝书》，大家签名，直接呈上皇帝。”大家一致同意康有为的建议，说：“那就请你起草！”康有为慷慨允诺。

会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起，用了两夜一天的工夫，写成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文中反对批准《马关条约》，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要求与利害。各省举人签名之后，康有为率领众人，将《上皇帝书》呈交都察院。都察院的官吏推托说：“皇上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事情已成定局，不能挽回了。我们不能再给皇上转呈你们的这份万言书了。”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呢？原来，中国汉朝时，凡是被征举的士人入京，都由官府备车（公车）接送。人们后来用“公车”来称呼入京应试的举人。所以“公车上书”，也就是“举人上书”的意思。

这次“公车上书”虽没有实现皇帝亲阅，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职务。他嫌这个职务太小，就没有就职，继续加

紧他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久，他以进士名义，又独自给光绪皇帝第三次上书。这一次，光绪读了他的文章，十分赞赏他的主张。一个月后，他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呈了上去。

几天之后，一个下午，康有为正在读书，佣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康有为一惊，说：“何事如此惊慌？慢慢讲，慢慢讲！”



## 第二十八回

光緒皇帝百日維新  
慈禧太后戊戌政變

佣人喘着气说：“门外来了一位大官，白胡子老爷，好气派啊！”

康有为纳闷儿，心想，会是谁呢？正要出去观看，一位中年官差已经跨进门槛。那差人问：“请问，康有为康大人在不？”康有为说：“我就是。”差人忙行礼说：“小人向老爷请安。”康有为问：“你有何事？”差人道：“我家老爷，唔，就是当今皇上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hé 和）老爷来看望您。”康有为听了，又惊又喜，一路小跑迎了出去。跑到门外，翁同龢正从马车上下来。康有为连忙上前搀扶，说：“有为不知大人到来，未曾远迎，敬请原谅。”翁同龢站稳脚步，抬起头打量康有为，说：“老朽久闻大名，今日得见，幸甚幸甚。”康有为把翁大人让进屋中，敬了香茗，说：“后生上书皇上，屡次而未果。不知我是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过于急迫了？有为自知，才疏学浅，还望大人多多指教。”翁同龢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说：“我们一见如故。对于维新变法，我不大懂，但我读了你的文章，觉得说得在理。”说到这儿，看到桌子上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的《中外纪闻》，说：“你们编印的《中外纪闻》，很受人们重视。”康有为说：“《中外纪闻》每天编印一期，每期印一千多本，宣传变

法，介绍西方各国国情。为了研讨西方社会，我们还组织了强学会，欢迎大人来参加活动。”翁同龢点头说：“我听说了，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研究救亡图存之法，很好。以后我也来参加。”康有为说：“来参加的人很多，连袁世凯大人也捐了会费，做了强学会会员。”翁同龢说：“皇上读了你的文章，十分赞赏。待老朽向皇上引荐，你即可直接向皇上陈述变法之见。”康有为感激说：“谢大人。晚生愿为维新变法竭尽全力。”

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的专权很不满意，对朝廷的日益腐败衰落也感到忧虑。他从康有为等主张变法的文章中看到振兴王朝的一线希望，感到只有依靠他们，才可打击太后的势力，巩固清朝统治和自己的地位。他降旨说：“将康有为的《上皇帝书》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另抄清四份，呈太后与军机处。”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对光绪说：“皇上，臣已去拜会过康有为，果然很有主见，是难得的经世之才。皇上可以召见他，听听他的变法主张。”

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但一些守旧的大臣坚决反对。恭亲王奕訢说：“按照祖制，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被皇上召见。皇上若有话要问，可以命大臣代传。”光绪有些生气，但又不好违背祖制，说：“那好，请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倾听他的意见，然后转述给朕。”

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公元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向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五位大臣申述变法主张。

先由康有为讲述了变法主张。主张中有许多触及了皇族的利益，揭露了官僚的腐朽，李鸿章、荣禄都十分反感。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听了康有为的申述，气哼哼地反驳说：“你可知道，大清祖宗之法，是不可



变的？”康有为摇了摇头，不慌不忙地说：“不对，祖宗之法，原是治理祖宗的疆土百姓的，现在，祖宗留下的疆土都快要保不住了，死守那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其实，制度不可能是不变的。比如说，这总理衙门，就是后来设置的，祖宗之法并没有这么一条嘛。所以，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康有为的话句句在理，荣禄无法驳倒他。顿时，他涨得满脸通红，张口结舌。廖寿恒怕荣禄太难堪，连忙打岔说：“你主张变法，那么，变法从哪里入手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说：“我认为应该从改革法律和官制入手。”李鸿章满脸傲慢，声色俱厉地质问道：“照你说，朝廷的六部衙门都要撤销，一切法律制度都应废除吗？”康有为并不惧怕，镇静地说：“诸位大人都明白，当今天下，已与过去不同了。过去的法律制度有些已经过时了。既然已经过时，就应该改革，或者废除。实际上，我们今日受害于列强，国危民穷，就是这些旧东西造成的。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都应随时势之变而变。墨守成规、保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李鸿章无言以对，脸上一白一红，笼罩着怒气。翁同龢怕引起麻烦，连忙换了个话题，说：“好了。康大人已经将变法主张申述明白了。下边再谈谈如何筹办变法所需的款项。”这次问话从下午三点一直进行到天黑才结束。

第二天，翁同龢将“舌战”的经过奏禀给光绪皇帝。光绪听后，变法的决心渐渐坚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他终于接受了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布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他在上谕中说：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众喙哓哓

(zhòng huì xiāo xiāo 重会消消。争辩不止)，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撃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五天以后，光緒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感激涕零，跪下向光緒请安：“皇上万岁，万万岁。臣康有为愿为皇上实施变法肝脑涂地。”光緒打量了一下康有为，说：“坐下讲话吧。”康有为再叩首：“谢皇上。”康有为侧身而坐。光緒问：“你的文章我读了，很有道理。你说变法如何才能顺利进行？”康有为从容应答：“皇上变法之心已坚，即要果断。先改订官制与法律，否则只能是事变法不变，于事无补。”光緒点头。康有为带有些疑虑地问：“恕臣大胆直言。皇上既知不变法，要亡国，为何迟迟不动？”光緒微微叹了口气，向门外扫视一眼，低声说：“一言难尽。我处处受人牵制，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康有为想了想，说：“皇上处境臣明白。皇上若变法，不可不专断独行。不然，受制于腐朽势力，断难变法。目前，可先做可以做到的事。现时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守旧的多，依靠他们不行，要重用维新人士。”光緒微微摇头，为难地说：“那些守旧大臣，我没有权力赶走他们。”康有为说：“慢慢来吧，维新大潮会冲走他们的。皇上可能知道了，全国变法维新之势可喜。各地的维新组织、学会、学堂、报馆、书局纷纷成立，有五十余家。湖南的谭嗣同写了《仁学》一书，提出冲决罗网。天津有一家倡导变法的《国闻报》，是严复创办的，他还译了《天演论》，讲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变



法维新，大势所趋啊。”光绪说：“我想，先任你为总理衙门行走（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并主持译书局事宜。变法诏书由你起草颁布。”康有为跪下谢恩：“皇上放心，臣为皇上变法虽死不辞。”

变法开始了。一份份变法诏书发布了，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因而这次变法被人称为“戊戌变法”。若从光绪下诏变法的6月11日开始到戊戌政变，变法停止之日止，共计一百零三天，因此，也有人把此次变法称为‘百日维新’。

慈禧太后起初是不反对变法的。当光绪将变法诏书请她阅示时，她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背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因为变法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洋务派的主张并实行了的。所以，光绪颁布了许多上谕，慈禧均不过问。可是，当她感到她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便立即出面干涉了。于是，在变法中，清廷就分成了两派，叫做后党（慈禧派）、帝党（光绪派）。光绪为了推行新政，下令革除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官职。这些守旧派吓得神志颓丧，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哭诉，要求慈禧重新执政，历数皇上，康梁之不是。慈禧笑而不答，但暗暗已在策划反扑。

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召见光绪帝来见，说：“皇上，变法变到祖制头上了？听说你只听那康有为、翁老头子的话？还有，宫里，你为什么整天跟珍妃那妖女人混在一起？皇后和瑾妃怎么惹你了，你不肯见她们？”光绪连忙跪下说：“母后勿听谗言，孩儿不敢。”总管太监李莲英在旁冷冷笑着说：“老佛爷，听说变法，要斥退宫中太监，那我们可就活不了啦。”慈禧瞪了他一眼，说：“多嘴！我跟皇上讲话，你插什么话！”李莲英连





忙说：“奴才不敢！奴才该死！”

原来，光绪皇帝大婚以后，十分讨厌皇后叶赫那拉氏，不仅仅因为她是慈禧的侄女，还因为她反对维新变法，屁大点儿事都要向慈禧报告。至于珍妃的姐姐瑾妃，也是如此，整日在慈禧面前讨好逢迎，光绪见了她们就厌烦，所以极少到她们两人那里走动。珍妃却不同，她比光绪小五岁，但很懂事。她关心国家大事，支持光绪变法。光绪亦十分爱她。因此，遭到皇后与瑾妃的嫉恨，继而又遭到慈禧的迫害。甲午战争时，慈禧曾把她贬为贵人，一年后，才恢复妃子称号。慈禧以此来羞辱珍妃和光绪。

光绪心中痛恨慈禧的专横与愚昧，但又惧怕她的阴狠毒辣。他战战兢兢地说：“儿都听母后的。”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那珍妃在哪儿？”光绪答：“在门外。”慈禧说：“叫她进来！”珍妃应召走进殿内，急忙跪下说：“奴才给太后请安！”慈禧讥讽道：“我可不敢当。我今儿要当着大伙说清楚，如果有谁敢惹我一时不痛快，哼，我可叫他一辈子不痛快！太不像话了，我还没死呢，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光绪连忙说：“母后息怒。儿不敢怠慢母后。”慈禧伸手按了按左脸，咳嗽了一声，说：“那好。你立即免了翁同龢的官，让他回家养老去吧！另外，今后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亲自来我这儿谢恩。再有，派荣禄任直隶总督。听清了吗？”光绪心中真像热火燃烧一样，眼泪往肚子里流。按她的说法，这就是说，砍掉了自己一只臂膀，拉拢大臣倒向她一边，兵权也掌握在她的亲信手中。他知道，眼下，他无力反抗慈禧的决定，只好说：“儿按母后的话去做。”慈禧点点头，假惺惺地说：“我早就说过，你实行变法，我不管，只要你不丢了祖宗的牌位，不剪去辫子，我什么都不管。”光绪叩头说：“谢母后。”慈禧摆了摆手，说：“跪安吧！我也该休息了。”

慈禧太后并没有休息，她时刻监视着光緒的一举一动。李莲英给慈禧出了个主意，让皇上到天津阅兵，阅兵时让荣禄发动兵变，逼光緒让权给皇太后慈禧。慈禧答应了，密令荣禄上折，请皇上九月初五（公历 10 月 19 日）赴天津阅兵。对光緒的变法，慈禧又多次斥责他：“你变法，我不管，但不许裁减大臣，任用维新派小人。你如此任性，该想想你还能不能当这皇上！”

光緒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召来康有为等人商议，康有为说：“天津阅兵，恐有阴谋。我们变法，没有兵权，处处被动，是否可以把袁世凯拉到我们一边，以对付荣禄。”袁世凯，河南项城人，生于咸丰九年（公元 1859 年）。早年投靠淮军，后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中，调任道员职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是荣禄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变法维新初期，他曾加入过强学会，一度支持变法。康有为的建议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同意。七月二十九日（公历 9 月 16 日）光緒召见袁世凯，赏他侍郎衔，说了他许多嘉奖的话。袁世凯千恩万谢，表示永远效忠皇上。次日，光緒降谕表彰袁世凯。这些，早有人密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之前曾有旨，凡升二品官者需面见慈禧谢恩。袁世凯升任侍郎，系从二品，理应照敕执行。袁世凯到颐和园向慈禧谢恩，慈禧问：“袁世凯，皇上封你侍郎，是件好事。你说说，皇上召见你时，都说了些什么？”袁世凯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连忙说：“太后容臣稟奏。皇上问我：‘倘让你统率军队，你肯忠心耿耿地效忠朕吗？’我说：‘臣当报答皇上厚恩。’然后又询问了新军的情形。”慈禧斜了斜眼睛，问：“没有再说别的？”袁世凯头上冒出了冷汗，答：“臣不敢隐瞒。臣永远效忠太后，虽粉身碎骨亦无反悔。”慈禧太后说：“整顿陆军，原



是重要，但皇上也太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需小心谨慎方好。”

荣禄为了防袁世凯，立即调自己的亲信部队进驻北京和天津，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他预感到事情不好，就写了一份密诏，交给杨锐，让他立即转交康有为。杨锐出宫后打开密诏看，见上面写着：“朕皇位难保，望你等设法解救。朕心中甚急，只指望你等了。”杨锐看罢，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知如何是好，犹疑不定，密诏也没有立即送给康有为。八月初二（公历9月17日），光绪皇帝又写了一封密诏，交给林旭，让他立刻交给康有为。林旭知道事情紧急，第二天与杨锐一起找到康有为。康有为把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等召集来，读了第一封和第二封密诏。第二封密诏上写：“形势大变，康有为要立即离京。你们要爱惜身体，将来为国办大事，立功业，也就不负朕之希望了。”大家读罢，面面相觑，急得抱头痛哭。康有为擦了擦眼泪，说：“要救皇上，只有杀掉荣禄。皇上已经召见过袁世凯，想他会忠于皇上的。他现在仍在北京，我们可去找他。”谭嗣同说：“皇上的意思，有为兄要离开北京。我看，有为兄、启超二位可以先走。在北京太危险了。袁世凯处我去，请他出兵勤王。”

八月初三（公历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密藏光绪密诏，单独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袁世凯有些吃惊，但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问：“谭大人深夜来访，定有要事相告。”说着，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请谭嗣同坐下。谭嗣同说：“袁大人原谅，如此夜间打扰，心中实感不安。听说皇上召见了大人，大人对皇上印象怎样？”袁世凯感慨地说：“圣上英明，袁某感恩不尽。”谭嗣同又说：“天津阅兵的阴谋，袁大人知道不？”袁世凯点头：“有些耳闻，但不知真假。”谭嗣同激动地说：“真的。太后及

荣禄等旧党欲加害皇上，确有其事。你看，我带来了皇上的密诏。”说着，取出光绪密旨给袁世凯看。谭嗣同说：“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有能力去救他。你既然忠于皇上，当竭尽全力营救才是。”

袁世凯说：“自然。袁某不会忘恩负义。”

谭嗣同瞧了瞧袁世凯的眼睛，说：“袁大人若贪图富贵，就去颐和园向太后告密，把我杀了，你即可升官发财。”

袁世凯站起身，满脸庄严，厉声说：“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有难，勤王救驾，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袁某万死不辞！”

谭嗣同说：“好。谭某佩服大人。现在荣禄与太后欲废掉皇上，靠他们手中有武力。你只有想办法杀掉荣禄，然后发兵北京，包围颐和园，请太后勿干涉朝政。此举成功，袁大人当是第一功臣。只是荣禄兵权在握，恐不好对付。”

袁世凯坐下，拿起水烟袋，抽了一口，说：“不难，杀荣禄犹如杀条狗那样容易！”

谭嗣同仍不放心，说：“此事人命关天，事关重大，万万不可大意。”

袁世凯说：“老弟放心。袁某需速回天津布置。事不宜迟，明日即走。”

谭嗣同站起身，双手抱拳，深情地说：“那就拜托了！愿袁大人一切顺利，我等候大人喜讯。”

第二天，八月初五（公历9月20日），袁世凯进宫上朝，请准返回天津。光绪再次召见他，对他说：“你返天津，朕甚满意，望爱卿抓紧军队训练，报效社稷。”他不能说得太多，更不能直说，他知道，到处都有慈



禧的耳目。袁世凯心领神会，说：“谢皇上圣恩。”光绪又叮嘱说：“变法维新，为了国家，爱卿一定尽力。”袁世凯再次叩头，说：“臣遵旨。”

袁世凯出得宫来，立即乘火车去了天津。他一下火车，就直奔荣禄府中告密，一五一十将谭嗣同夜访谈话报告了荣禄。荣禄听罢，脸都吓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让袁世凯再讲一遍，然后就火速进京，赶往颐和园报告了慈禧太后。八月初六（公历9月21日），天刚亮，慈禧太后就赶回紫禁城，怒气冲冲地闯进光绪皇帝的寝宫。光绪见慈禧满脸杀气，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跪下说：“向母后请安。”慈禧咬牙切齿地说：“你好大胆！你入宫时，年仅四岁，我立你为帝，抚养成人，至今二十年。如今你翅膀硬了，变法变到我的头上了。你忘恩负义，竟听信小人之言，妄图加害于我。你想想，你对不对？”边说边抹着涌出的眼泪。光绪跪伏在地上，又气又怕，不知说什么才好。慈禧长叹一声，又说：“我想，你命薄，没有福气当皇帝。传我旨意，就说皇上病了，今后不再理事。朝政仍由我处理。”

站在旁边的皇后、瑾妃听罢，都吓得脸色煞白，木然不知所措。唯有珍妃早已泪流满面，不忍皇上受气。她冒死上前跪下说：“母后息怒。皇上变法是为了大清社稷，若有过错，望太后饶他。”慈禧本就讨厌珍妃，认为光绪变法，有她教唆的一份。见她竟敢为光绪辩解，大怒，骂道：“不知害臊的东西，你也配跟我讲话吗！”珍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放开胆子讲：“皇帝为一国之主，太后怎能随意废立！”她话还没说完，慈禧就走上前，抡起胳膊，一记耳光打在珍妃的脸上。然后吼道：“把这骚货给我拉下去囚起来！”从此，珍妃被打入冷宫，终日以泪洗面，不见天日。

软弱的光绪皇帝被带到瀛台（今中南海内东南部分）幽禁起来，变法

失败了，他也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就是著名的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卷土重来，又临朝听政了。她降下懿旨，捉拿所有维新党人，不得放走一个。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乘船去了上海，之后又逃亡日本去了。政变之日，谭嗣同正和梁启超在自己家中商谈变法之事。有人惊慌来报告说：“不好了！皇上已经被太后软禁起来了。朝廷下令捉拿康有为先生，到处搜查。据说已将康先生的弟弟康广仁抓走了。”谭嗣同听罢，心如刀绞。他站起身，来回踱步，心情沉痛地说：“变法失败了。抓人，哼哼，我谭某并不怕死！”梁启超说：“我们还是逃走吧。”谭嗣同摇摇头说：“你应该走，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是不走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盛也。以身殉国，为变法而流血，就从我开始吧！”梁启超无法说服谭嗣同，只好只身离去，先逃到日本公使馆，然后又辗转逃去日本。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生，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谭嗣同自幼勤奋，崇敬龚自珍和魏源。十九岁即到新疆巡抚刘锦棠营中任幕僚。十年中来往于西北、华北及东南各省，结交了许多社会名士。他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一书中号召人们冲破封建罗网，同情太平天国，痛斥曾国藩助纣为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里的中坚分子。

谭嗣同十分惦念光绪皇帝。他想起了他的好友大刀王五，想请他去解救光绪皇帝。但朋友们说：“宫禁森严，且瀛台三面环水，无法接近，怎样救人？”听后只好作罢。八月初九（公历 9 月 24 日）荣禄派人逮捕了谭嗣同，押入死囚。在牢狱，他拾起地上的煤块，在墙上写了表达壮志的诗句：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两句中是以张俭（东汉人）和杜根（东汉人）借指戊戌政变后被迫害的维新派人士。意思是，我思念逃亡的张俭，等待忍死的杜根再回朝廷，推行新政。

第三句写他面向死亡，毫不畏惧，为国捐躯，感到自豪。最后一句是把走了的康有为和留下来的大刀王五比成两座昆仑山，屹立人间。表达了他对战友的怀念。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他与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康广仁谈笑自若，对谭嗣同说：“嗣同兄，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谭嗣同也面带笑容，大义凛然地对观看行刑的人们高声朗读了自己的绝命诗：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中午时分，六位变法维新的志士壮烈就义了。后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六君子被杀后的第三天，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福建人来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久久地站在那里沉思。忽然有人对他说道：“你好大胆子！”

那位福建人一惊，霎时出了一身冷汗。



## 第二十九回

黄遵宪写诗抒情怀  
李伯元撰书谴责时弊

那福建人名叫严复，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去英国学习海军。两年后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赴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积极支持康梁变法，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百日维新前，他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他听说谭嗣同等人就义，心中无限悲愤。恰值到北京办事，他抽暇来到菜市口凭吊英魂。不想，有人对他说：“你好大胆子！”他大吃一惊，转头看时，原来是梁启超妻子娘家的堂兄李端棻（fēn分）。他原任刑部侍郎，变法期间，任礼部尚书。他十分器重梁启超，经他撮合，将其堂妹嫁给了梁启超。今日他路过菜市口，看到周围遍布慈禧荣禄的密探，又一眼看到严复，冒着危险去提醒他。严复一看是他，说：“李大人，是你？”李端棻拉起他就走，边走边小声说：“你难道没有看到，那里尽是密探。那里不可久留。”李端棻找到一家比较安静的酒店，叫了二两酒，几个下酒菜，对严复说：“来，这两杯酒，让我们敬九泉之下的英灵。”严复点点头。二人端起酒杯，将酒悄悄洒在地上。严复说：“我来北京办事，特意去凭吊他们的。”李端棻说：“后党到处抓人，你别忘了你是维



新人物。”严复问：“李大人你怎样？”李端棻说：“我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杀头、坐牢、充军，早晚我得占一样。”严复问：“最近有人赴湖南去吗？”李端棻说：“有，你有何事？”严复说：“带一首诗给黄遵宪黄大人。”李端棻说：“我可以先睹为快吗？”严复取出给黄遵宪的信。从信封中抽出抄录的题为《戊戌八月感事》的诗，递给李端棻。李端棻轻轻读道：

求治翻为罪，

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

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

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

莫遣寸心灰。

这首诗讲的是，爱国志士为了国家而奔波，反而成了罪人，遭到无辜的杀害。连光绪皇上也遭到非难，实在令人悲哀。到处都是黑暗和恐怖，但有志之士决不会苟且偷安，也不会心灰意冷。

李端棻读罢，不禁流下了眼泪，赞道：“好诗！好诗！听说，光绪皇帝曾在变法时召见过你？”严复点头说：“是。圣上英明啊！改良政治，为了国家社稷，反而成了罪人，天理何在！”李端棻连忙捂住严复的嘴，说：“小声些！隔墙有耳。”两人又谈了许久，李端棻邀严复到家中做客，严复婉言谢道：“盛情心领了。我今日要赶回天津，就不登门拜访了。一则时间不允，二则省得给你带来麻烦。”李端棻说：“你的诗与信，我一

定设法送到。黄遵宪的为人与诗，我也非常佩服。他的诗开一代新风，堪为近世‘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严复点头说：“对。黄遵宪大人比我年长六岁，今年当是五十岁了。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他提出写诗要‘我手写吾口’，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真是高见！他的诗感情激越，形式多样，是我们的楷模。”

李端棻与严复酒店分手后，就让赴湖南的一位亲戚将严复的诗带走了。没有几天，他就被慈禧太后革去职务，充军新疆。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后中举人，捐资为道员（府、州的行政长官）。甲午战争前，历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公元1894年回国，次年参加上海强学会。公元1896年与汪康年、梁启超一起创办《时务报》，并捐资一千元为报馆经费。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黄遵宪。光绪帝问他：“西方政治为什么胜于中国？”他答道：“西方国家强大，原因都在于变法。臣在伦敦，听老人讲，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呢！”光绪帝点头称是。公元1897年由翁同龢推荐，赴湖南任按察使（省级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之事），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他被革去了官职。不久就传来了谭嗣同等被杀的消息。他痛哭流涕，无限悲痛，奋笔疾书，长歌当哭：

金瓯亲卜比公卿，

领取冰衔十日荣。

东市朝衣真不测，

南山铁案竟无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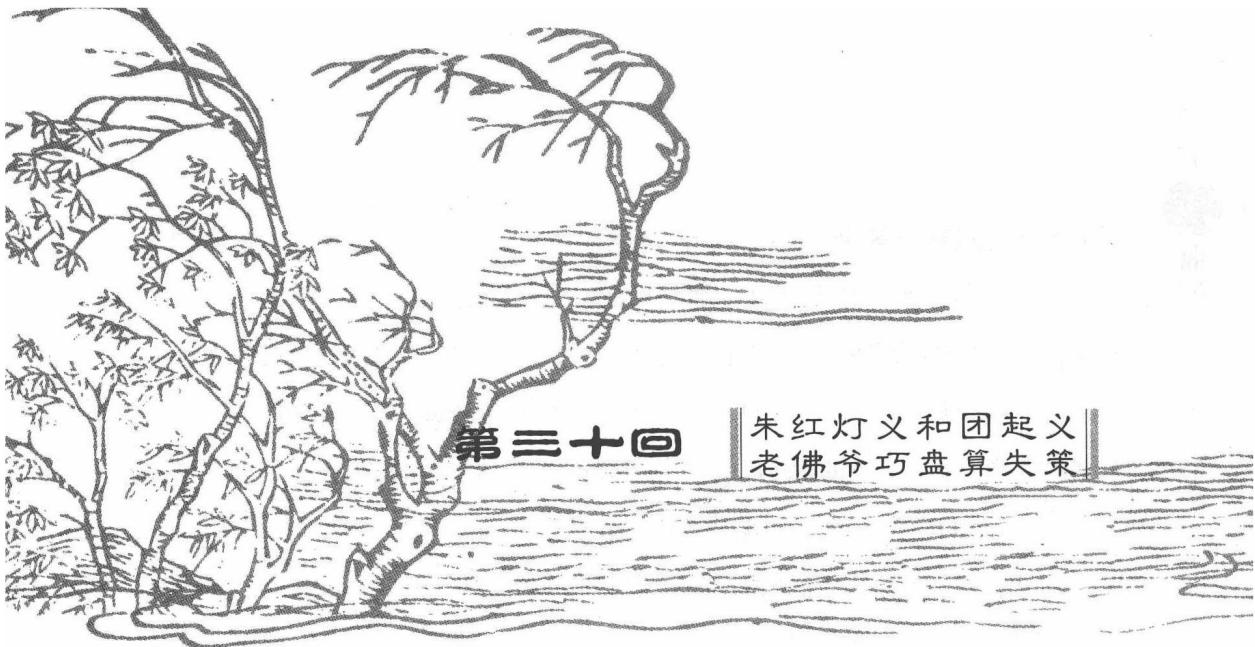


芝焚蕙叹嗟僚友，  
李代桃僵泣弟兄。  
闻道诟天兼骂贼，  
好头谁斫未分明。

当李端棻的亲戚将严复的诗带到湖南的时候，黃遵宪已经被免职回广东梅县老家了。在家闲居，写了大量诗作抒发情怀。有一天，他到一朋友家中，偶然看到上海出版的一份报纸，报名《繁华》。顺手翻开，一眼看到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是李伯元。这李伯元，他是认识的。七年前，他在上海办《时务报》，李伯元也在办报，先办《指南报》、《游戏报》，继而又办《繁华报》。李伯元名李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身于官僚家庭。三岁时父亲死去，由伯父抚养成人。曾中秀才，后举人落第，遂赴上海办报谋生。

黃遵宪读了《官场现形记》的前几回后，赞叹说：“写得好！写得好！”从此，他每回必读，还向别人推荐说：“诸君欲知当今官场弊端，请读读《官场现形记》。书中以讽刺手法，写了一群混账官僚，上自军机督抚，下至州县小吏，无不是见钱眼开、贪赃枉法、出卖国家、投靠洋人、残害百姓之徒，可恨可恨！”说到激动之处，禁不住热泪盈眶，拿起笔来，将他不久前作的一首诗书写出来，悬挂在墙壁正中：

沉沉酣睡我中华，  
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如醒宜今醒，  
莫待土分裂似瓜！



## 第三十回

朱红灯义和团起义  
老佛爷巧盘算失策

黄遵宪将诗句书写完毕，张贴在墙上之后，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此时此刻，感慨万千，立时又咏成一首新作：

沉阴噎噎何多日，  
残月晖晖尚几星。  
斗室苍茫吾独立，  
万家酣梦几人醒。

这首诗抒发了他胸中的郁闷。他说，天地阴暗，残月疏星。这个世界犹如我的斗室，只有我一个人在遐想：人们在这深夜中沉睡着，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呢！

其实，酣梦已醒的人是不少的。早在戊戌变法前，孙中山就策划了广州起义，可惜走漏了风声，失败了，他只好流亡国外。不久，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广袤的大地上，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夜半，月暗风狂，几声狗叫之后，山东省长清县（今齐河）大李庄村外闪过一个黑影。那黑影三跳两蹦，不一会儿，来到村西一间小屋前，伸手轻轻敲门，嘴中喊：“开门！”门开了，黑影嗖的一下跳进屋里。



墙上凹处点着一盏油灯，几十个人挤坐在一起。见那黑衣黑帽之人跳进屋来，异口同声说：“大师兄，情况如何？”黑衣人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答道：“徐家楼教堂的几个打手到县城去了，我们现在就去干掉它！”众人说：“我们听大师兄的。走！”几十个人手持刀枪斧镰，一个个跳出屋子，消失在黑夜里。一个时辰以后，两里地外的徐家楼教堂燃起火来。那火熊熊燃起，照亮了夜空。教堂里的洋人和为非作歹的教徒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从教堂逃出来。远处百姓们没有去救火的，个个拍手称快：“烧得好！这准是义和拳朱红灯放的火！”

那黑衣人就是朱红灯，他是山东泗水人，平日以卖药行医为业，暗地里组织义和拳，并发展拳众，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拳组织越发展越壮大，一两年时间，竟遍及华北各地。洋人惧怕，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拳。朱红灯不幸被山东巡抚毓贤诱捕被杀。义和拳活动中心由山东移到河北，由梅花拳教师赵三多（人称赵老祝）任首领。不久，天津地区以大师兄王德成、二师兄曹福田、三师兄张德成三人为首建立了义和拳组织。京津一带几乎家家设坛，人人演教，割电线，毁铁路，杀洋人，声势赫赫。总理衙门大臣端王载漪密奏慈禧太后说：“城里城外都是义和拳，他们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专杀洋人。我看不如利用他们扶清灭洋，治治那些狂妄的洋人。”由于慈禧痛恨日、英、美、法等国同情光绪皇帝，决意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说：“那好，总理衙门由你负责。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义和团，准备战守。”清政府允许义和团公开活动，并组织义和团众攻打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不几日，就发生了清兵杀死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的事件，端王拍手叫好：“杀得好！”德国使馆公使克林德穷凶极恶，率一队德国水兵开枪打死路过使馆门前的团民二十多人。两天后，

又打死清兵三人，激起了义和团和中国军队的愤慨。六月二十日克林德乘坐轿子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行经东单牌楼时，被清兵神虎营的一些士卒和义和团员看到了。砰的一声枪响，他受伤倒地。有人喊：“他就是打死我们弟兄的德国鬼子！”人们愤怒了，呼喊着：“打死他狗日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拥上去，拳头像雨点似的砸下来，不等那克林德喊声救命，就呜呼哀哉，见上帝去了。驻扎在使馆的侵略军恼羞成怒，疯狂地屠杀中国百姓。义和团也派出五六千人围攻使馆。他们没有枪炮，完全靠血肉之躯和最原始的兵器，从东西两面发起猛烈攻击。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冲上去，毫不畏惧。

义和团的斗争使各国公使胆战心惊，他们纷纷向各自的政府告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公历 1900 年 6 月 2 日），俄、英、美、法、日、意、德、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两千多人的联军开始进犯中国。他们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继而攻陷了天津。然后，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从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义和团立即行动起来，连夜拆毁铁路、桥梁，沿途堵击。五月十八日（公历 6 月 14 日），侵略军到廊坊。天已近傍晚，西摩尔下令扎营。天已渐暖，杨柳发芽，但风沙却大。侵略军沿途挨打，十分疲劳。除哨兵外，都早早进入了梦乡。突然，星光下，一片片火光冲天，一队队赤膊持刀的义和团勇士围了上来。火把闪亮中，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住来犯的敌人，冲上去，刀砍枪刺，杀了个敌人措手不及。敌兵边打边退，缩回到火车车厢中。义和团趁势包围了他们，使他们进退两难。连续三天，义和团奋不顾身，一次次直逼火车，持矛猛刺，使敌兵伤亡惨重。西摩尔无奈，决定退兵天津。五月二十二日（公历 6 月 18 日），当他们偷偷摸摸爬出已经损坏了的火车准备逃跑时，再次遭到义和



团和清军董福祥部的猛烈攻击，毙敌五十多名。他们节节败退，短短六十公里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半个多月。两个月后，八国联军经过补充，再次向北京进发。七月二十日（公历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协办大学士刚毅慌忙进宫报告慈禧太后：“不好了，洋鬼子已到了天坛。”慈禧吓得痛哭流涕，连夜召见军机商议，决定离京出走。慈禧太后连忙回至寝宫，脱去旗装，叫李莲英把她的头发梳成汉族人模样，伤心地说：“想不到我六十五岁了，竟有如此遭遇。”李莲英劝道：“太后不必伤心，就当老佛爷出外散散心嘛！”她吩咐光绪、皇后、瑾妃统统扮成村民村妇模样。她突然对崔太监说：“把珍妃带来。”珍妃拖着病身来到慈禧面前磕头请安。慈禧说：“我本想也带你同走，但途中艰险，你年纪轻轻，恐遭污辱。我看，你还是自裁为是。”珍妃听罢，双目流泪，恳求道：“皇上应该留在京城。”慈禧大怒，骂道：“你已死到临头，还废什么话！”光绪连忙跪下为珍妃求情，慈禧哼了一声说：“不用你求情，让她去死吧！”说罢，使了个眼色，崔太监扯住珍妃离去。珍妃边哭边回头张望光绪皇上，惨不忍睹。不一会儿，崔太监回来禀报：“禀老佛爷，奴才已将珍妃推入水井之中。”光绪听罢，差点晕倒。慈禧命令：“扶皇上上车。”说毕，她和其他数人也登车坐好，端王载漪等骑马跟随，从神武门一路而去。先逃到太原，然后又逃至西安。

流亡在外，慈禧太后心神不定。她的左眼频频抽搐，胃口也不好。有一天午后，她觉得浑身疲乏，就斜躺凤床，迷迷糊糊睡着了。正睡得香时，寝宫门窗忽然大开，一阵冷风呼地吹了进来，慈禧自觉浑身冰冷，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刚想用手抻抻被子，猛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吓得她一机灵，抬头看时，“啊哟！”她不禁惊叫起来。原来，她看到床前站

着一个人，煞白的脸，血红的舌头，愤怒的双眼，两只尖尖的大手向她伸过来。她认出了：是珍妃！她隐约忆起，珍妃不是早已死了吗！霎时，慈禧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大喊起来：“鬼，鬼！来人呀——快来人呀——”



## 第三十一回

瓦德西侵京师作孽  
李鸿章签和约卖国

慈禧太后惊呼：“有鬼了，来人呀！”坐在慈禧身旁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正在打盹儿，听到睡着的慈禧惊叫“有鬼了”，浑身一哆嗦，慌忙站起身来，四周观看，并无异常。转头看慈禧太后，只见她双手乱抓，气喘吁吁。李莲英自言自语地说：“老天爷保佑，这是怎么了，怪吓人的。”他急忙叫醒慈禧太后，问：“老佛爷，怎么了？”慈禧太后瞪着双眼，惊魂未定，说：“有鬼，快，快打鬼！”李莲英心中怦怦跳着，但脸上故作镇静，说：“大白天的，哪有什么鬼，您是做梦了。”慈禧这才清醒过来说：“唔，做梦了。啊，这个死鬼竟找到这儿来了。”说罢，心中仍然紧张。十分迷信而又怕死的慈禧这天晚饭都没有吃，始终闷闷不乐。李莲英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老佛爷，您若心中感到不安，就下个懿旨，安慰一下那个死鬼。”慈禧用手抚摩着跳动的左眼，问：“怎么安慰？”李莲英说：“奴才说得不对，老佛爷可别生气。”慈禧说：“快说，我不生气。”李莲英说：“可以降下懿旨说，珍妃因仓促之中，扈从不及，她于宫内殉节。特表彰她节烈可嘉。再追赠她一个封号，以慰死鬼。”慈禧听罢，点头说：“好吧。照你说的办。”后来，果然降旨追封珍妃为恪顺皇贵妃，以示褒

恤。

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此时，联军统帅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侵略军人数已增加到近十万人。瓦德西召集各国军队负责人开会，他说：“北京已在我们手中。这里是中国的聚宝盆，联军总司令部同意各部兵士放假三天。”六十八岁的瓦德西狡猾得很，他说的放假三天，就是允许他的部下可以公开烧杀抢掠三天！

没有能逃走的大学士徐桐正惶惶然地抽着水烟袋。他恨慈禧太后竟不带他西去。逃，他不愿意；死，对，尽忠于大清！他正想着，只听大门外嘈杂之声震耳。一名丫鬟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老爷，不好了，洋人来了！”话没说完，大门已被砸开，冲进来的有英国兵，法国兵，德国兵，还有日本兵。几个德国兵跑到后院搜出了徐桐的小妾，连拉带扯，脱光了她的衣服。她大叫：“老爷，救救我！救救我！”徐桐又急又气，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妻女被强盗侮辱，眼看着家中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他老泪纵横，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了。还有那位军机大臣荣禄，他镇压戊戌变法时，心狠手辣，可此时此地，却束手无策了。他如惊弓之鸟，连夜逃出北京，往西安而去。

荣禄逃到西安，向慈禧禀报：“奴才未能护祐老佛爷和拒敌于京城之外，罪该万死。京城陷落，损失惨重啊！”说到此，不禁流下泪来。慈禧叹了口气，说：“慢慢讲来。”荣禄接着说：“洋人大肆抢掠，英国人将抢的财物在使馆拍卖；法国主教樊国梁抢了立山的家，一次就搬走了价值一百万银两的财物；法国人把逃难的百姓赶进一处死胡同，用机关枪全部打死；他们还把抓来的妇女集中到裱背胡同，任意凌辱。”慈禧不耐烦了，急着问：“紫禁城和颐和园怎样？”荣禄答：“颐和园遭了劫，被洋人抢



去了无数财宝！仅颐和园，他们就用骆驼运宝物，运了一个多月。”慈禧听了，心中一阵难受。她问：“那，你说，怎么办？”荣禄想了想，说：“杀那些让义和拳闹事的人，像端王载漪、庄亲王载勋、毓贤等人，以谢天下，安抚洋人，然后请求议和。”慈禧太后点点头说：“好吧。命李鸿章进京与庆王奕劻（kuāng 筐）一同去和八国联军谈判，我们愿意认错，向他们道歉。”

李鸿章接到圣旨，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找瓦德西说：“由于我大清朝中有人听信谗言，使拳匪肆虐，有损大清外交，伤害了诸友好国家在华利益，我们愿意致歉求和。”瓦德西说：“求和可以，只是，因为我们是联军，要让我去和各国军队统帅商议。”送走李鸿章，瓦德西召集各国军队首领及使馆公使，说：“中国派李鸿章求和，大家商议一下怎么办？”英国的西摩尔说：“我们要中国投降！”一个德国军官说：“我们把中国分为几块，每个国家占一部分。”俄国的格尔斯说：“对，让中国彻底完蛋！”他们你一句我一句，争吵不休。瓦德西说：“我认为，随便什么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够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还是议和吧，条件可以高些，让各国得到足够的好处！”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历 1901 年 9 月 7 日）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头子，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十一国的公使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叫《辛丑条约》。条约共有十条：

- 一、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  
共赔九亿八千多万两银子；
- 二、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由各国驻兵守卫。中国人概不准

在界内居住；

三、拆毁从北京到大沽口沿途所有炮台。各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的十二个城镇驻兵；

四、凡有反对各外国的中国人，应受严惩；

五、因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政府必须谢罪并在东单立碑；

六、因杀了日本杉山彬，清政府必须派大臣赴日谢罪；

七、被义和团毁坏的外国人坟墓，一律修复；

八、严惩纵容拳匪之首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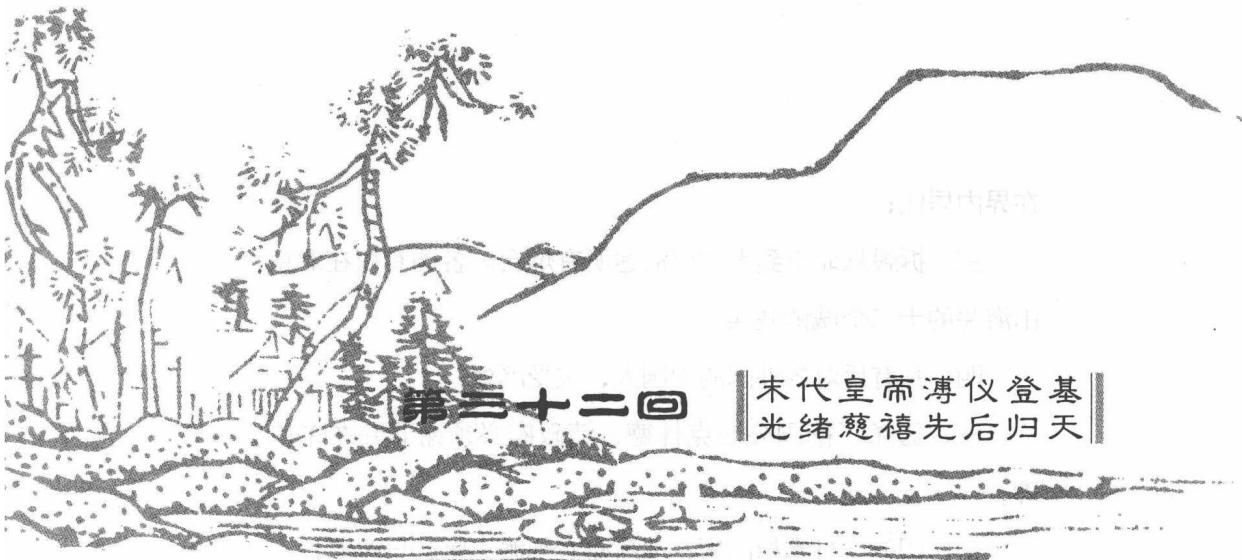
九、修改通商行船条例；

十、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专门办理外事。

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同意了以上要求，签了条约，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丢尽了人，成了洋人名副其实的走狗。

转眼间，慈禧从北京出走，西幸西安，已有十五个月了。不太平的一年啊！眼看新的一年快到了，慈禧吩咐：“和约签了，我们可以庆贺一下。大家一年愁苦，总算过去了。”

正说着，李莲英急急忙忙跑进殿来，说：“启奏老佛爷，不好了，他，他死了！”



第十二回

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光绪慈禧先后归天

李莲英扭着发胖的身躯，匆匆忙忙来禀报慈禧太后：“老佛爷，奴才禀奏一个坏消息，他死了！”

慈禧太后脸一沉，说：“你红口白牙，嘴上那个把门的去吃屎了？满口的不吉利！”

李莲英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急了。慈禧太后最忌讳人家说死呀亡呀这些不吉利的字眼。他清楚地记得，前些年一个小太监陪她下象棋，下得高兴了，就忘乎所以，说：“您死了，我赢了！”慈禧太后一愣，立即反目，气得双目圆睁，骂道：

“混账王八羔子，你说谁死？”

小太监知道失言了，连忙跪下求饶说：“老佛爷，我嘴上没毛，满嘴放屁，您饶了我吧。”慈禧太后哪肯饶他，吩咐下人说：“让我死？我也不能让你好活！拉下去打！”这个小太监被打得皮开肉绽，连气带疼，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李莲英抹了抹脑门儿上的冷汗，连忙跪下解释：“老佛爷，我是说那李相爷李鸿章大人升天了。”

慈禧一惊，反问：“李鸿章故去了？真的？”

“真的，一点不假。”

“唉，这是怎么说的。”慈禧叹息着说，“可惜，可惜！李鸿章一生为我大清出生入死，忠诚效力，贡献颇多。传我意思，厚厚优恤。”

“瞧！奴才立刻去传。”

李莲英去传懿旨，慈禧陷入了沉思。她想，谁来接任李鸿章呢？李鸿章死前，曾留下奏折，推荐袁世凯，请朝廷委以重任。袁世凯可靠吗？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不过，戊戌政变时，他还是立了功的。考虑再三，她下了决心，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她想好之后，心中稍稍踏实了一些。李莲英面带笑容走了回来，说：“老佛爷，听说北京平静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到回京，慈禧脸上露出一丝悲哀。她想，经过洋人劫掠，京城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李莲英看出慈禧的忧虑，说：“老佛爷放心，我已经打听了，北京城皇宫里的财富宝贝洋人没有敢夺。”慈禧吁了一口气，说：“那就好。”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 1902 年 1 月 7 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及其后妃等回到了北京。不久，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受宠若惊。自他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心花怒放。这个职位是他早就想得到的，现在终于成了现实。对此，他有预感，当然也曾担忧过，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有时反复无常。

袁世凯小心翼翼地走进仁寿殿，看到慈禧坐在正面龙凤宝座上，慌忙甩下马蹄袖，弯腰下跪，瓮声瓮气地说：“下臣袁世凯叩见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

慈禧太后微微一笑，有腔有调地说：



“袁世凯，袁大人，起来吧，坐着讲话。”

“噫。”

袁世凯坐在一旁，不敢正眼看慈禧，只是用双目余光望着慈禧的一举一动。

“朝廷委你署理直隶总督衙门和北洋军政要务，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慈禧慢声细语地嘱咐。

“臣以死报之，苍天明鉴。”

“这些年来，长毛、捻子、拳匪之乱，一件接着一件，真把人折腾得够戗！眼下叛党又蠢蠢欲动，十分猖獗。那孙中山成立了什么兴中会；有一个叫黄兴的，与宋教仁在长沙成立了什么华兴会；还有一个叫蔡元培的，和章炳麟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你听听，这些会没有一个是正当的，全是叛逆。天下不太平啊！”

袁世凯听着慈禧的话，心中暗想，这慈禧虽是女辈，却是不得了！她在危急之时，排除与自己不利的因素，除去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重臣，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接着是垂帘听政，大胆起用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慈安太后对她也无可奈何，甘拜下风。这个女流不得了！了不得！

袁世凯连连点头说：“皇太后所言极是，叛逆不除，天下不宁。”

慈禧叹息了一声，有些凄凉地说：“我今年已经是六十三岁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快到这个古稀之年了。这人生人死，没有办法！我担心的就是这大清的江山。”

袁世凯脸上一片忠诚，突然从凳子上站起身，跪在地上，恳切地说：“太后心扉，臣完全理解。袁世凯肩负重任，对太后感恩戴德。知恩不报非君子，我愿为大清江山肝脑涂地，虽死不辞。”

慈禧点点头说：“很好。这我就放心了。”

这时，清廷军机处已由奕劻负责。奕劻是道光皇帝的侄子。慈禧太后认为恭亲王奕訢权势过大（他曾协助慈禧皇嫂取得辛酉政变的胜利），罢去他军机大臣之后，就由奕劻取而代之。奕劻素以善于逢迎慈禧出名，四十八岁时封庆郡王。十年后，他五十八岁又封为庆亲王。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的上司，曾送巨额金銀给奕劻。因而，奕劻曾于光緒三十年被御史蒋式瑆奏劾他“细大不捐，门庭如市”。

转眼到了光緒三十三年。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早，刚过五月，北京就热起来了，人们穿起了单衣单褂。天气虽热，奕劻却仍然棉裤皮袄穿着。他说：“俗话说，春捂秋冻嘛！”

这一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这就像爆发前的火山。地下，烈火在滚滚运行，随时都可能积蓄力量，冲破火山口，将炽热的岩浆喷发出来；地上，火山口平平静静，但却潜藏着危机。慈禧太后是敏感的。人们都说什么“同光中兴”，似乎天下太平，江山昌盛，慈禧太后并不这样想。表面上她接受了人们的祝贺颂扬，可心中却十分担忧。她召来庆亲王奕劻，问：“那个叫徐锡麟的叛党在安庆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处理得怎样了？对对，还有那个女的，叫秋瑾，对吗？”

奕劻连忙奏禀说：“我正要向老佛爷报告。审问徐锡麟，要他招出同党，他说，‘革命党人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顽固极了，最后，只好杀了他。那个秋瑾也已在绍兴被砍头示众了。”

慈禧微微点头，又问：

“那个秋瑾死前说过什么吗？”

“她说：‘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但不能夺我的志。’”奕劻答道。



慈禧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停了一会儿，说：“说起来，这个女流也确实不简单。”

奕劻继续禀奏：“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镇南关反叛，占领了镇南关右辅山上的三座炮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有叛党闹事。依臣之见，要严厉弹压，防患于未然，不要闹出大事来。”

慈禧想了想，说：“镇压当然需要，该杀的杀，该砍的砍，不能犹豫。不过，光镇压也不行，该安抚的也要给他们点好处。软硬兼施，自古以来，即是如此。”

奕劻点头哈腰，说：“臣明白了。另外，那个改良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很活跃，他们倒是不想推翻大清朝，只是提倡君主立宪制。”

慈禧冷笑了一声，说：“他们是戊戌政变之中漏网逃脱的。这些人倒不可怕，一句话，忘不了他们的好主子光绪皇帝罢了。”提到了光绪皇帝，她皱皱眉头，问：“咱们皇上近来如何？”

奕劻迟疑了一下，答：“皇上这两年来，身体越来越差了。他原来就肾亏遗精，久治不愈。后来，又遭受些刺激，食欲睡眠都不好。近来，已经卧床不起了。我看，他就像一盏油灯，油快耗干了。当然，他是自作自受了。”

慈禧太后微微叹了口气，说：“我看，皇上不会久在人世了，该想想谁来立为嗣君了。”庆王听罢，心中一惊，顿时想起了当年慈禧讲过的另一句话：“你让我一时不自在，我让你一辈子不自在。”他战战兢兢地说：“是。太后若没有别的事，臣就退下了。”慈禧仰脸哈哈一笑，说：“你跪安吧！”

光阴如梭。公元 1904 年秋初。在颐和园，慈禧太后看罢京戏，来到湖

边。她说：“我们今天也来高兴高兴。新近我收到一架宝贝。”说到这儿，转头问李莲英：“那宝贝叫什么来的？唔，叫画相机。”李莲英记起地方上献给慈禧的宝物中有一台照相机。慈禧说成画相机，李莲英想告知她说错了，但一想，还是不说为好。他连忙点头说：“对对，有一架画相机。”慈禧突然想起来那东西叫照相机，就说：“李莲英，你也老糊涂了，那东西叫照相机嘛！”李莲英也急忙改口说：“还是老佛爷记性好。我是糊涂了，把照相机记成了画相机。”在慈禧带领下，妃嫔福晋等一律换穿古装，扮成龙女、善男童子，李莲英扮成韦驮护法神，她自己扮作观音大士。众人围在慈禧周围，咔嚓一声，照了一张相。游完时天已渐晚，气温下降，慈禧鼻孔一痒，啊嚏，打了个喷嚏。霎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李莲英忙说：“天色已晚，请老佛爷回宫用膳。”回到膳房，慈禧吃了一碗奶酪，又吃一个苹果。晚上睡觉，她觉得肚中涨痛，身上一阵一阵发冷。召进太医诊治。太医说：“太后受了风寒，饮食又欠周，滞留腹中。脾虚气滞，宜补脾滋阴，服药之后，当渐康复。”第二日似见些效果，病情减轻。恰值西藏班禅喇嘛在北京，听到太后有疾，就献上佛像一尊，说：“将此佛像放入陵寝，太后病即会好。”原来，慈禧太后在十年前就挑选遵化县菩陀峪为自己修建万年吉地，即地下宫殿，埋藏她的墓穴。地宫规模宏大，前后修建十余年，她曾数次亲自去观看。现在有病在身，她常常想到菩陀峪。当奕劻将班禅献的佛像呈奏给慈禧时，她十分喜悦，说：“庆王辛苦一趟吧，将佛像放置陵寝之中。”奕劻不敢违旨，说：“臣去按太后之言办理。”

光绪皇帝的病也一日比一日重，躺在龙床上，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他一日只吃极少的食物，常常失眠，睁着眼望太阳东升，再望太阳西落，



然后望着漫漫长夜。他常常想起珍妃，心中为她祷告。偶尔皇后叶赫那拉氏和瑾妃来探望他，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很好，不用你们挂念。”御医诊治，病象日趋恶化，束手无策。太监早将皇上病情禀奏太后。慈禧太后对李莲英说：“召醇亲王载沣（fēng 丰）来见我。”李莲英答应：“喳。”

已是冬初季节，朔风飒飒，绿中带黄的树叶随风落下，在地上滚动着，滚到墙旮旯儿，堆成堆儿。载沣坐在轿子里，双眉紧锁，透过不大的气窗向外凝视着，他想，慈禧刚刚过了七十四岁生日，听说她得了痢疾，病得不轻。现在召见自己，不知是祸是福。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他们的父亲，老醇亲王奕𫍽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慈禧太后是他的嫂子。慈禧太后又将她亲妹妹指婚给奕𫍽，生了载湉，就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死得较早。奕𫍽共有四位福晋（妻子），共生有七子三女。奕𫍽去世时，还遗有三子一女，其他均夭折。剩下的三子中最大的是老五，那年才八岁，即载沣，承袭了醇亲王爵位。载沣是奕𫍽的另一位福晋刘佳氏所生，所以，和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载沣成年之后，又由慈禧指婚，让他和当时红极一时的权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名字叫幼兰）结婚了。他们的长子叫溥仪。因此，从母系上说，慈禧是溥仪的姨奶奶；从父系上说，慈禧是溥仪的大奶奶。而光绪皇帝是溥仪的伯父。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908年11月12日），慈禧传旨，封载沣为摄政王，宣溥仪入宫。二十一日又召见载沣。载沣心中七上八下，犹如乱麻一团。载沣战战兢兢地走下马车，与庆王奕劻、世相、鹿祥、张相等人来到福昌殿，面谒慈禧。殿里光线阴暗，一张阴森森的帏帐，半

露出慈禧苍白消瘦的长脸。她半睁着眼望了望跪在凤床前的几位大臣，微微喘息了一会儿，说：“传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嗣。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光绪之祧（tiāo 挑，继承）。”慈禧太后断断续续地说完，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李莲英端来煎好的汤药，喂慈禧一口一口喝下。慈禧太后喘息着又说：“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以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载沣谢恩之后，来到瀛台看望光绪皇上。走到寝榻前，只见光绪睁着凹陷的双眼，骨瘦如柴。龙床前只有一两个老太监充当服役。载沣见到哥哥如此凄惨，不禁暗暗流泪。他向光绪请安后，光绪混浊的眼中含着泪，以微弱的声音说：“为兄一生，坎坷多难，临终有一言想告知你。”载沣擦了擦泪，向前靠了靠，说：“皇上尽管讲。”光绪艰难地移动胳膊，用手握住载沣的手，说：“有一人极恶，坏了为兄的事，想你应该明白。日后若有机会，务除此人为兄报仇。”载沣明白，他在说袁世凯。光绪说到这儿，嘴角抽动了一下，双目闭上，昏了过去，人事不省。载沣急忙退出，命御医速上前诊治。但因久病不起，体力衰竭，已无可挽回。几个时辰之后，光绪皇帝终于崩逝，终年三十七岁，在位三十三年，实际亲政不到九年。

摄政王载沣回到北京城内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后，醇亲王府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载沣带回来的懿旨还没有宣读完毕，他的母亲老福晋刘佳氏



咕咚一声，昏了过去。丫鬟和差役们忙作一团，有去端姜汤的，有替老福晋按摩揉捏的，有忙着请医生的。刚刚三岁的溥仪听说要把自己接到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去，离开家，离开父母，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大人们急了，小皇上受惊可不得了，于是哄的哄，劝的劝。老福晋慢慢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子伤心地哭泣，就一把抱了过来，边流泪边诉说道：“他们把咱家的孩子折腾死了，现在又要咱家的孙子，这不能答应啊！”她知道慈禧的狠毒，她看到了光绪的遭遇，她为溥仪的命运担忧。醇亲王载沣看到老的小的哭成一团，束手无策，他平日就胆小怕事，常常满足于“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的日子，把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绝句写在团扇上，当做座右铭。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善，不开口笑是痴人。”但现在他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载沣无奈，一边擦着脑门儿上急出来的汗珠儿，一边跪在母亲面前，结结巴巴地恳求道：“这懿旨，是，是不能违抗的。”老福晋点点头。载沣连忙让丫鬟搀扶母亲回寝室歇息。老福晋同意了，但小皇上溥仪却仍然哭闹不休。几位跟载沣来的内监给溥仪穿衣服，溥仪不愿意，连打带踢地哭喊：“我不——我不——嫫嫫，嫫嫫——我不去——”哭喊着，太监拽住他，他“呸”的一声，唾沫啐了太监一脸。太监苦笑着，放开手，望着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奕劻也苦笑着，无可奈何，只好问摄政王：“您看这怎么办？”载沣也没办法。虽然他是父亲，可现在，他一不能打，二不能骂，因为他是未来的皇上啊。三嘛，他不愿过于勉强，因为，他终究心疼自己的儿子。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在一旁看到孩子哭得可怜，就走上前去，将溥仪抱在怀里，喂他奶吃。溥仪透过泪眼望了望与自己朝暮相处的乳母，停住哭，吮吸着把他喂大的乳母的奶水，稍稍安静下来。看来，除



了乳母以外，谁也没有办法使未来的皇帝不哭不闹。奕劻跟载沣说：“我看，只好请乳母一同前往了。您看如何？”载沣点头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了。记得当年世祖皇帝福临（顺治）六岁入宫时，他的乳母也是差点儿随车同往的。”决定之后，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同乘坐轿子去中南海，然后再交内监，抱着他去见慈禧太后。溥仪稍稍熟悉了太监，不再哭闹了。内监抱着他，来到慈禧寝宫。溥仪瞪着双眼好奇地打量着这神秘的宫殿。突然，他看到半撩起的帏帐内有一张又黄又瘦的老太婆的丑陋面孔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他哭得十分伤心。慈禧皱皱眉头，有气无力地说：“去拿冰糖葫芦。”“嘛”太监答应了一声，取来冰糖葫芦，递给溥仪。溥仪接过冰糖葫芦，仍然大哭大喊：“我要嫫嫫，我要嫫嫫。”慈禧脑门儿上皱成了个疙瘩，不高兴地说：“别哭，别哭。”溥仪不听那一套，啪的一声，将冰糖葫芦扔在地上。慈禧太后轻轻摇了摇头，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外面玩儿去吧！”

太监把溥仪抱走了。慈禧太后觉得心中一阵疼痛，喘起气来。她慢慢闭上眼，一下子昏了过去。御医慌忙开了药，灌下去仍无济于事。几个时辰后，她曾睁开眼，直瞪瞪地望着远处，嘴中嘟嘟哝哝不知说些什么。第二天，她就一命呜呼，死去了。死时七十四岁。她与光绪皇帝一前一后在两天之内死去，引起了人们许多猜测。有人说，光绪是喝了袁世凯送来的药之后死的。言下之意是袁世凯毒死了光绪。有人说，慈禧说过：“我不能死在他的前头。”因此，慈禧死前，先害死光绪，自己第二天死去。还说，她恨光绪恨得咬牙切齿，连醇亲王妙高峰坟地里的两棵大白果树也被她下令锯掉了。因为白果树下埋葬着老醇亲王。王字上边加个“白”字，不就是个“皇”字嘛！所以，醇王府要出两个皇帝。这些传说没有根据，

不足为凭。光绪、慈禧之死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罢了。

半个月以后，即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经过准备，为三岁的溥仪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天好冷啊！西北风嗖嗖地刮着。天，湛蓝湛蓝的，只有几丝淡淡的白云。不时地有几只白色的鸽子和黑色的乌鸦在天空上像箭一样飞过。溥仪先在中和殿接受宫内侍卫大臣们的叩拜，然后，乘坐金顶黄轿来到太和殿。阵阵冷风吹过，人们哆哆嗦嗦。内监小心翼翼地抱着溥仪，将他轻轻放在太和殿正中央的高高的金銮宝座上。摄政王载沣一只腿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以防止他乱摆乱动。溥仪觉得好玩，好奇地望望大殿里外跪着的黑压压一片文武大臣，猛地，不知什么缘故，他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喊：“我不挨这儿，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载沣急得满头大汗。跪拜仪式正在进行，大臣们站起，跪下，叩头；再站起，再跪下，叩首。一次两次。大殿里安静极了，只有人们跪拜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和溥仪的哭喊声。那些鼓乐人等，呆呆地站立着，因为正是国丧期间，乐队只能设而不奏。

溥仪哭喊声越来越大。载沣无奈，只好劝说道：“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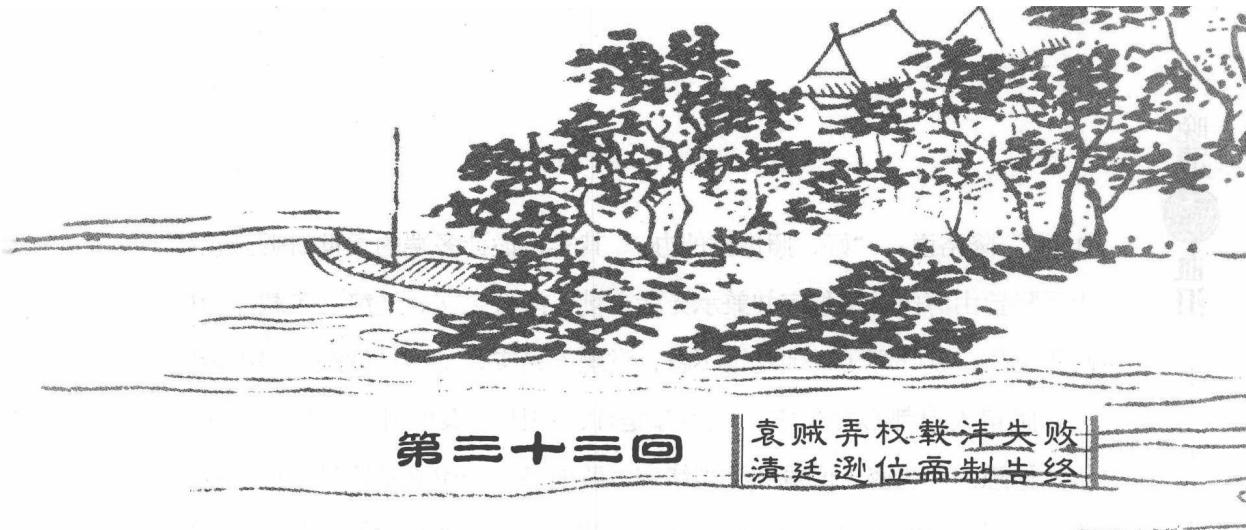
登基大典在溥仪的哭声中终于结束了。典礼完毕，大臣们慢慢离去，他们也都被这一天大典的压抑气氛闹得垂头丧气。边走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皇上哭喊‘我要回家’，这话可不吉利啊！”还有的窃窃私议说：“回家？回什么家？这里头可有点儿学问呢！”“摄政王说，快完了，快完了。这话可征兆不祥啊！”

溥仪三岁登基，成为清王朝第十代皇帝，次年改元宣统。当时，在民间也流传着一首民谣：



不用掐，  
不用算，  
宣统不过两年半。

大典礼毕，溥仪回宫，由隆裕皇太后照看。摄政王载沣回到醇王府，刚刚坐下，喝了几口茶，吸了一袋水烟，闭目养神。忽然，门被推开了，肃亲王善耆匆匆走进来在载沣耳边密报消息。载沣听罢，站起身来，发怒道：“我饶不了他！”



## 第三十三回

袁贼弄权 载沣失败  
清廷逊位 霸制告终

肃亲王善耆向摄政王载沣报告说：“据说，袁世凯逃跑了。他化了装，乘三等车到了天津。”载沣听罢，站起身，发怒道：“我决不饶他！”

袁世凯自从听说慈禧太后要立溥仪为帝，并封载沣为摄政王的那天起，就一直坐卧不安。其实，他也明白，逃也无用，但他还是化装逃跑了。他乘火车到了天津，想躲在他的亲信杨世骧家中。不料，他刚一下火车，杨世骧就打电话给他，说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性命可以无忧。来到天津，显得做贼心虚，事情反而更僵。袁世凯这才稍稍放心，乘车返回了北京。

袁世凯逃跑，更引起了载沣的疑心，想：“这家伙果然心虚。从他外逃说明，袁某心多计谋，并对我的计划已有防备，不可小看他。”于是，载沣与隆裕皇太后商议说：“袁大头有愧于光绪帝，致使光绪帝一生受苦，可恨至极。再者，他手握兵权，贪得无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图谋不轨。不如早日撤去他手中兵权为宜。望太后三思。”隆裕太后虽一生追随她的姑母慈禧，疏远光绪皇上，可终究夫妻一场，有不少同情。她听了载沣的话，点头称是。载沣说：“可以降旨，罢斥袁某官职，夺其兵权，



如何？”隆裕说：“好，照你讲的办。”其实，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听到慈禧太后降旨由溥仪承继穆宗并兼承光绪之祧，溥仪之父、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之后，就吓坏了，他吃饭不香，觉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跟几房小妾发火，闹得大家都心神不宁，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袁世凯绞尽脑汁寻找对策。他想：“我密告谭嗣同和光绪帝，致使皇上一生遭受监禁，戊戌变法泡汤，现光绪的弟弟执掌大权，他怎能饶过我？不如暂时躲一躲，避避风声，见机行事。”想好之后，就写了因脚有病，请求辞去职务的奏折。摄政王看到奏折，心说，你辞职，正好，我巴不得你早些滚蛋呢。他冷笑者，拿起笔来一挥，在奏折上写了四个大字：“开缺回籍。”袁世凯看到批示后，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了。他心中清楚，隐退老家，绝非他的本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待我袁某东山再起之日，让你们这些日暮途穷的家伙吃不了兜着走！他面上装着委屈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打点行李，带领一大群老婆小妾回河南项城去了。袁大头被载沣赶出朝廷之后，载沣与太后商议，任命新的直隶总督并剪除袁的余党。肃亲王善耆找到载沣，说：“你呀你呀，太软弱了，为什么不学老祖宗康熙擒拿鳌拜的魄力？让老贼开缺回籍，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袁世凯返回原籍养病，住在项城，眼睛却盯着朝廷。他不断派人探听全国形势，了解北京政局变化；同时，积极拉拢贪污成性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遥控着他的心腹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

就在袁世凯伺机蠢动之时，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震动了全国。迫于形势，清政府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奕劻一面发电两广总督：“剿灭叛党，斩草除根。”

一面进宫报告隆裕太后。太后听罢大怒，一拍桌子，吓了奕劻一跳。

庆亲王奕劻连忙抬起头来，吃惊地望着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想起了她的姑姑慈禧太后，自己不是处处都以她为榜样吗！该气就气，该怒就怒。她一拍桌子，说：“皇上年幼，天下不宁，叛党连连作乱，内阁要下令严办，不得稍有疏忽怠慢。”奕劻连忙答：“知道了，太后放心。”

这隆裕太后哪里知道，此时之中国大地亦非昔日可比，人们已不愿再做大清皇室的顺民，他们要国家富强，要跳出水深火热的非人生活，要民主，要共和。人们认清了以爱新觉罗氏为主的统治者已腐败透顶，对内残酷压榨百姓，对外投降卖国。全国各地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革命起义此起彼伏。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雄狮开始苏醒了！先是全国发生了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运动，长沙铁路工人罢工，四川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接着，清政府下令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斗争，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然后，清廷下令湖北清兵疾驰四川镇压起义，湖北的革命党人（文学社与共进社）趁清兵空虚，开始酝酿暴动。

公元 1911 年 10 月 10 日（农历辛亥年，宣统三年）爆发了划时代的武昌起义。起义领袖蒋翊武和孙武请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把国号改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开了中国一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缺口，革命洪流从这缺口一泻千里，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拦不住。接着武昌起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等省市，一个接一个地宣告起义。到十一月底，清王朝统治下的二十四个省区，就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清王朝。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辛亥革命。

全国各省革命烽火吓坏了清王朝的统治者。摄政王载沣连忙召集内阁会议。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及诸大臣个个惊愕万状，你看我，我看



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载沣搓着双手，面无表情地问：“时局艰危，你们看如何是好？”奕劻瞧了瞧大家的表情，说：“能指挥动北洋新军，与叛党抗衡的只有袁世凯。”载沣不以为然，冷冷地问：“你是说，让袁世凯出山？”奕劻点点头。载沣不言语了。奕劻似乎想好了言辞，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起用他了。我们不能等着那些叛党打到北京来，杀我们的头。”几位大臣木然地点着头。载沣仍然搓着双手，皱着眉头，说：“那，好吧，只好这么办了。”

在河南彰德洹（huán 还）上村一住三年的袁世凯，虽然自称“洹上钓叟”，装作悠闲自得，不过问政事的样子，但他心中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东山再起。他私下里做了多少手脚，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北洋军里的主要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全是他的爪牙，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军队。现在，时机到了。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继而又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指挥水陆全军大权。他不仅与奕劻勾结，排挤载沣，而且大肆活动，与英、日使馆打得火热。很快，他就把清王朝的军、政、财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王朝，要求溥仪退位，组织共和政府。

公元 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三天以后，在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一致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元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庄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袁世凯一方面与南方革命党进行谈判，希望孙中山将大总统的职务让他；一方面胁迫清廷逊位，退出历史舞台。在 11 月底，一个大风呼啸的日子，六岁的小皇帝宣统溥仪坐在隆裕太后的身边，望着对面紫檀木长几上的自鸣钟，那下垂的钟摆，摆过来，摆过去，仿佛永远也不知疲劳似



的。整个养心殿的东暖阁都很安静，只有那钟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伴着屋外呜呜的风声。总管太监小德张走进来，对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的隆裕太后说：“启禀太后，袁大人袁世凯到了。”

隆裕太后身子微微一震。长得有些像慈禧的脸形的双颊一下子泛红了，四十三岁的她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入宫二十五年，从没有像此时此刻浑身都觉得难受，仿佛无数钢针穿刺在她的身上。她有气无力地说：“让他进来。”说罢，把溥仪往身边拉了拉，好像害怕溥仪会突然失去一样。她抚摸着溥仪的肩膀，眼睛呆呆地望着门口。溥仪抬头看了一眼太后白皙的脸，似乎感觉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不由自主地向太后身上靠了靠，依偎在隆裕太后的身上。

门开了。从外边走进来一个个子不算高的大腹便便的胖子。打个比喻的话，这家伙简直像一头熊，一头黑色的熊。溥仪心中这样想着，“他大概就是太后都有些怕的袁世凯吧？”溥仪的两只小眼睛狠狠地盯住他。

袁世凯毕恭毕敬地跪在隆裕太后面前的红毡子垫儿上，假惺惺地挤出几滴伤心泪，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亦以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一句话，袁世凯咬文嚼字对隆裕说的话的意思是，清皇室已经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应速速退位，不然，你们就会像法国路易王一样，死路一条。隆裕太后听了，觉得一阵头晕，如同把她扔进了万丈深井，恐怖极了。忍不住，她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溥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他望望泪流满面的那个跪在地上的胖子，又转头看看哭个不停的皇太后……

袁世凯抹了一把鼻涕，微微抬起眼皮，看了溥仪一眼。他见皇上对他怒目而视，连忙又垂下眼皮。

隆裕太后擦擦眼泪，说：“大清天下断在我们手中，我们愧对祖宗啊！”

袁世凯叹了口气，说：“皇太后不要过于伤心，世事变迁，不能由太后承担责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况太后是个明白人呢！”

隆裕太后问：“如若退位，那民国将如何待我？”

“议和之后，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待清室绝无刻薄之理，一定优厚。”袁世凯解释说。

“我们不搬出皇宫。”

“紫禁城前边的三大殿归民国，皇上、皇太后等一切尊号不变，仍住乾清门后的官室。皇室财产仍归自己所有。这些优待条件均已拟好，请皇太后过目。”

说着，袁世凯从口袋中取出几张纸，递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细细读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

一、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皇帝退位后，暂住紫禁城。待以后再迁至颐和园居住。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三、皇帝退位后，每年可开支四百万两银子。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给；

四、“中华民国”负责保护大清的宗庙坟地；

五、光绪皇帝未完工的墓地按原计划修造；



六、宫内原来所用各项人等，照常留用，但以后不允许再招进太监；

七、“中华民国”应保护大清皇帝的私有财产；

八、原有的禁卫军，由“中华民国”陆军部管理，俸饷仍旧。

隆裕太后看罢，呜咽着，一下子将溥仪搂在怀里，轻轻说了一句：“可怜我们孤儿寡母。”

袁世凯大概眼睛里已经挤不出眼泪了，只是眨巴眨巴了眼皮，等待隆裕太后稍稍平静下来。他在想，大清气数已尽，瞧，最后落得个孤儿寡母。这天下应该属于谁？属于爱新觉罗？不；属于民国？不；现在还不好说。我袁某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决不后退。如果这个天下有一天姓袁，那我当然乐意……

隆裕太后终于平静了一些，说：“就这样罢，也无别的办法了。”

袁世凯点点头，说：“那就请太后颁布圣旨。”

隆裕可怜巴巴地摇了摇头，说：“树倒猢狲散！皇室亲贵一个个都躲起来了。我看，就请袁大人拟旨吧。”

“遵命。”

袁世凯退出来，当天就拟了三道谕旨：一道皇太后懿旨；一道皇上公布的优待条件的圣旨；一道告全国百姓书。

退位诏书这样写道：

……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以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

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zhì 至。大的）治之告成，岂不懿欤（yì yú 益于。很好吗）？

公元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股寒流刚刚侵入北京，气温急骤下降，冻得人们像掉进了冰窖。朔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霎时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辉，暗淡了，慢慢躲进了翻滚的乌云之中。

这一天，清朝宣统皇帝、六岁的末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退位了。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称帝开始，到宣统帝逊位，经历了漫长的二百九十六年的岁月。如果从顺治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入关建都北京开始，到溥仪退位，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末代皇帝溥仪仅仅在大清皇位宝座上坐了三年。

这风风雨雨的近三百年的春夏秋冬，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月月年年，是充满了血和泪的凄楚悲壮的日日夜夜。

正是：

回首坎坷几多年，  
血流成河泪斑斑。  
一池死水风吹皱，  
花开柳绿在明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晚清血泪

作者=马光复著

页数=357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30

DX号=000008046349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49&d=BE  
573C5C6E29B3CBFE24754A25AA53E7&fenlei=0903091202&sw=%CE%E5%C7%A7%C4%  
EA%D1%DD%D2%E5++%CD%ED%C7%E5%D1%AA%C0%E1